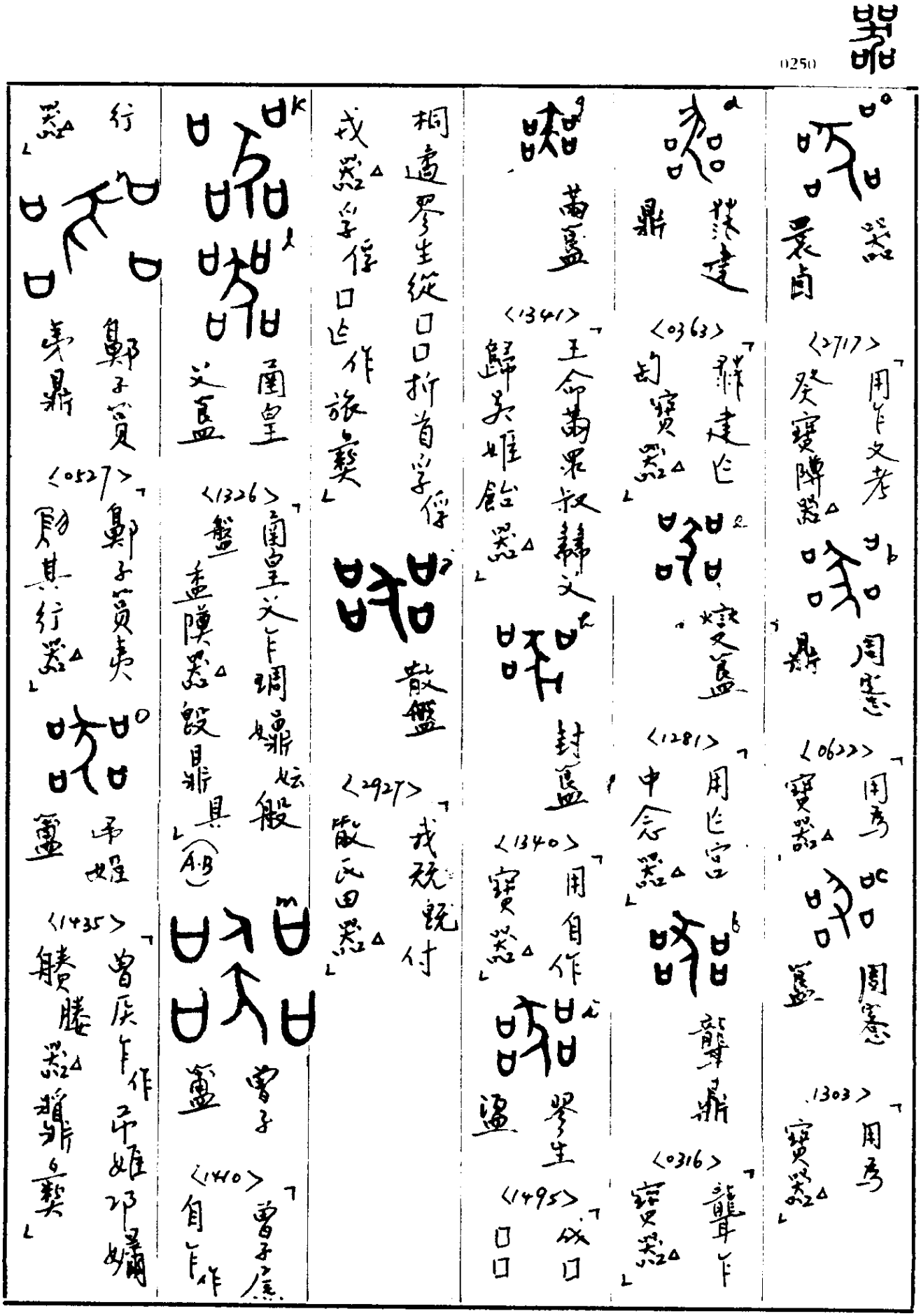
說文新證 三

文二百又七　重一千四百三十二



用乍文考
<2717>
癸宴障器△
周室
鼎
<0622>
用鳥
宴器△
周室
盨
<1303>
用鳥
宴器△

<0363>
鼎建
鼎
建已
<1281>
用已宮
中念器△
<0316>
龔乍
宴器△
<1495>
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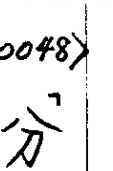
<1341>
王命曶眔敔歸
歸奐姬盉器△
<1340>
用自作
宴器△
<1435>
曾侯乍作
弔姬邛嬭
賸媵器△
媵簋

桐遹麥生從□□折首孚俘
戎器△俘□迄作旅簋
<2927>
戎既既付
敔氏田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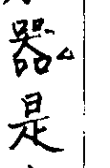
<1326>
圜皇文乍調嬭妘
盤
盂陳器△
設鼎具(A·B)
<1340>
曾子
自乍
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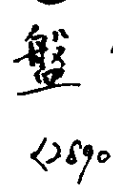
行
器△
鄭子黃夷
寽鼎
<0527>
鄭子黃夷
用其行器△
弔姬
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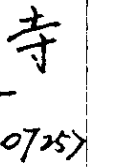
1160(3.2-0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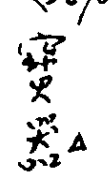

王壺 <2620>「以為祠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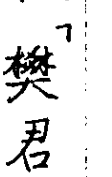
鄂侯馭方鼎 <2327>「作皇祖南公寶尊彝用享孝于皇祖考于中廷北鄉」


黃韋俞父盤 <2910>「黃韋俞父作飤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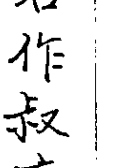

秦公簋 <3382>「自天子一斗七升人奉毀（重器底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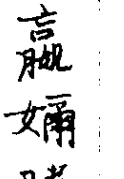

邾公華鐘 <0059>「元器」


陳侯午鎛 <1501>「陳侯午台（擇）擇其吉金作皇妣孟姬序人妃祠祭器鐘」


陳侯因資鎛 <1503>「用作孝武桓公祭器鐘」

子叔嬭內君鼎 <2011>「子叔嬭內君作寶尊彝」


仲盤 <0890>「用乍中寶尊彝」



<1502><0048>「分器是寺」<0705>「樊君作叔嬴媵器寶鬻」<1303>「用為寶器」「用匄平壽祈器嘉鐏」

林義光曰說文云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按犬守器非守器之口四日象物形見品字條以犬守之古作㹜日國客（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按此說恐誤皿下曰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蓋謂皿者器之形器者皿之用故械下曰凡有所盛曰器無所盛曰械其字从品ㄙ下曰眾口也眾口所因以飯食者器皿也又从犬犬者肉也犬肉即衆口所嗜食必盛于器皿故器字从品犬會意又猒字訓犬肉也从犬从肉會意又猒字訓飽也从甘从猒甘亦聲俗作厭餍是也夫周从禮有犬人又禮記月令食麻與犬又越語二壺酒一犬古者犬為常食可知也故器字从品从犬會意之指為至順矣轉為凡器用義老子天下神器王注器合成也』（古籀篇五十第一四至一五頁）

γ 高鴻縉曰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切去冀徐灝曰器不必犬守義稍可疑朱駿聲曰此說費解按器字从四口者象眾器之形非讀若戰之品字也犬聲古無撮口呼故犬器雙聲而其韵則陰陽對轉也又犬字古音亦同句故周秦間於犬旁加音符句作狗犬與狗實一字也句讀句讀之句變撮口為齊齒犬音同器讀句股之句則音同苟故器字此處實與訓假設之苟同用苟用為假設連詞論孟左傳習見但必有所承蓋假設連詞初借器字繼乃以同音之故通段艸也从艸句聲之苟字為之久而成習不復再借器字矣(散盤集釋六。頁)

高鴻縉曰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去冀切

徐灝曰口象器物形而非口齒之口器从品象眾器……器不必

犬守義稍可疑

按徐說是也器从品象眾器非文字犬聲也非犬守明矣例五篇

一六〇頁

朱芳圃曰說文品部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林義光曰按犬守器非守器之口四口象物形从犬守之文源六四一馬叙倫曰按皿也者盧飯器之訓山器雙聲古書多借器為山耳器為狷之轉注字狷聲談類品下曰讀若戢戢聲亦談類則器自从品得聲當入犬部說解經校者迭改之矣六書疏證五四按林馬二說非也字从犬从品結構與獻品相同說文品部獻聲也气出頭上从品从頁頁首也玉篇品部獻喧譁也獻品義為人之喧聲器从犬品即犬之吠聲矣從聲類求之當為

狊之初文說文犬部狊犬吠聲也从犬亢聲古音器讀群聲微韻狊讀疑聲文韻旁紐雙聲陰陽對轉稽之字形校之音義器為初文狊為後起字昭然若揭矣

狊一作狺玉篇犬部狊犬聲狺同上孳乳為狠說文犬部狠犬鬬聲从犬艮聲旁轉陽孳乳為猖犬部猖猖猖犬吠聲从犬皇聲（令本皇皆誤作星茲依牟庭說校改）為獷犬部獷犬廣聲旁轉侵孳乳為獫犬部獫犬吠不止也从犬兼聲讀若檻旁轉談孳乳為獵犬部獵小犬吠从犬敢聲

狊又孳乳為狠說文豕部狠豕齧也从豕艮聲為虓虎部虓虎聲也从虎亢聲（釋鞏一八〇頁至一八一頁器）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高鴻縉謂四口象众器之形犬聲非是器字古音在微部不入而犬字則

在元部，ən 微部與文部對轉，與元部則音近而已。高田忠周謂字从品犬會意，犬肉必盛於皿，从口所因以食者亦皿，所論仍不出許訓。說文品部所收㗊㗭器器器器五文，獨器字之訓與众異，餘皆與聲音有關。四口有众意，器若為皿則不必定从四口，窃疑四口表示喧聲，从犬，即犬之吠聲，其造字之法與訓鳥群鳴也之㬎正同，鳥棲木上，从木，不从鳥，為求省便而其意則一也。朱芳圃謂器乃斫之初文，斫从犬斤聲，古音在文部，與器字陰陽對轉，其言是也。然說文犬部所收訓犬吠聲，而聲韵上與器字有關者尚有獧字，獧从犬畏聲，古音在微部，合口，ən，與獧斫兩字孰為器之初文，則未知也。

〈大440〉「台以乍作乎元配季姜之祥器」

a 干

α

高田忠周曰『按此文與从倒入从一干字相似而自別也此與下文皆戰盾象形此為最古文也古亞細亞人所用盾形有與此篆似者可證然則干戈字初唯象形古省筆者或如此作遂與干字相近故別作从戈旱聲戰字以相避實非古』（古籀篇二十六第七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羊犯也从一从反入按說文訐下有羛象二羊對構毛兩从干在曰上則羊實羊之古文梃也詩子子干旄子子干旌禮記寢苫枕干檀弓干並為本義象形古作羊毛公鼎』（文源）

郭沫若曰『干字小篆作羊說文以干犯義說之云干犯也从一从反入字在金文者与此說有異。

彙毀甲胄干戈作𢦚、毛公鼎干吾敔敬王身作𢦚、其从干作之字、如㬎卣王在厈作𠂤、庚贏卣丹一柝作𠂤、虢季子白盤搏伐厥敵作𢦚、所从干字雖若从反入、而並不从一。

類似从一作者亦有之、如干氏叔子盤作𢦚、大鼎之攸字作𢦚、趩尊之王在厈作𢦚、趩卣作𢦚、散氏盤柝字作𢦚若𢦚、毛公鼎有閒字作𢦚、子和子釜有榦字作𢦚、此等字雖似从一作、然實前項从圓點作者之所演進也、依古文通例、凡字之肥筆作或从圓點作者、後均演化而从一、如十、如土、如古、如朱、如午、如辛、正舉不勝舉、此干字亦正其一例耳、故凡从圓點作之干字必先於从一作之干字、說字之源、非探其初字不可也。

就從圓點作者以觀之、余謂古干字乃圓盾之象形也、盾下有蹲、盾上之V形乃羽飾也、非洲朱盧族之土人所用之盾正作此形、

可為本字之證。（金攷一八八頁釋干鹵）

參閱0458眡字條高鴻縉說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上干部云干犯也从反入从一按許君說干字恐非朔義尋金文毛公鼎干字作𠂤象器分枝可以刺人及有柄之形詩大雅公劉云干戈戚揚書牧誓云稱爾戈比爾干注家大都訓干為盾說文戈部有戰字訓盾申注者皆以干為戰之假字余謂干當為古兵器之一注家之說殆未然知者三篇上攴部云兵械也从攴持斤力之皃或作𢦏从人攴干按兵字从攴持斤斤兵也或體作𢦏从人从攴持干攴持干猶攴持斤也斤為器名干亦器名明矣許君訓干為犯乃干之引

申義非初義也近人徐灝及余亡友林君義光致疑許說是矣顧皆謂干為竿之古文不悟竿為竹挺不得為兵器如其說乃與詩書干戈之文不協非正義也戰盾主禦不主犯謂干為戰之假與引申義之犯不合」

（小學六八至六九頁釋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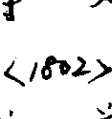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干犯也从反入从一凡干之屬皆从干」高田忠周謂丫為盾之象形但又別丰為干犯字郭沫若謂从圓點者後均演化而从一丫丰一字並為盾形郭說是也」

〈大24〉「孫率臣乃友干吾敢致王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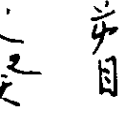
a

亞𠂤肖 <2488> 𠂤 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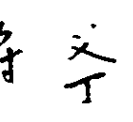
b 𠂤 <1626> 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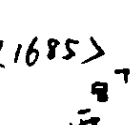


𠂤 <1802> 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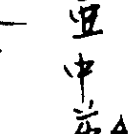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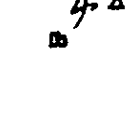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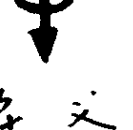


𠂤 <1685> 亞中𠂤





𠂤 <1685> 亞中𠂤



𠂤 <1685> 亞中𠂤

c 阮元曰「案子倒文乃亡字。說文云。亡不順忽出也。从倒子。龔器重孝享。亡字義無所取。古文或順或倒。不拘一定也。」（積古卷二、八頁目父癸爵）

c 徐同柏釋倒子目曰「倒子不順子也字作亡讀若突目所𥄉視也子不順而視之蓋取育養之義說文育養子使作善也从亡」（从古卷八、二十一頁商倒子父癸爵）

高田忠周曰『 楚公鐘逆字所从 形如此按說文不順也从干下 之也又逆訓迎也迎逆者亦非順之謂也因謂此篆元當作下筆不足者以便結構也由是觀之說文謂為意者非是古正作 作 即干字之意向上進入而 反逆之會意兼指事而造字之恉明矣若作 者從干犯而相俱也不順之意遂失不見然則如下文 于皆 之變文非正形也今經傳唯用逆而 字遂隱矣』（古籀篇十六第一七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 不順也从干下 之也按古作 （欽敦）欽字偏旁象逆上之形』（文源）

○馬叙倫曰倫謂 似說文之 字然此實表人自外而至故首向目目亦表一人也甲文逆字有作者與此實同意』（刻詞

高鴻縉曰『說文屮不順也从𠂇下凵𠂤之也魚戟切羅振玉曰案𠂇為倒人形按即倒大字大即古人字商鞅永曰案秦繹山石刻逆字从𠂇𦎫尚存古誼後世小篆移一於中間形益晦矣

按繹山石刻逆字从倒夫倒夫與倒大均是倒人倒人不順故為順𠂤之𠂤狀詞後世逆字从之得聲說文逆迎也从辵𠂇聲動詞秦漢以來人多以迎逆之逆兼代順𠂤之𠂤日久而𠂤字廢說文繹𠂤意是繹𠂤形非『字例四篇四頁』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上干部云𠂤不順也从干下凵𠂤之也今按許君說干下凵𠂤之之說意義不明今以龜甲文考之知許

說誤也尋𠂤字鐵雲藏龜拾遺十二葉作屮書契前編六卷四十版作屮十葉五版作屮又後編下卷十一葉十五版作屮皆作大字倒文大象人形故以倒人之形表順𠂤之𠂤也其从足𠂤聲之逆字書契前編三見四卷二十四葉一版又五十三版十六頁十二版葉二版五卷二十六葉五版後編五見上卷十六頁十二版一頁十六版十二版龜甲獸骨文字一見一卷二十七頁三版下卷十頁一版又二版殷虛文字一見十一葉十三版以上並據甲九葉十版戩壽堂所藏骨文編二卷二十葉所記𠂤字皆作大字倒文並可取證許君不得其受形之由而強說之宜其不相合矣說文十四篇下云部云云不順忽出也从到子到大為𠂤到子為云皆訓不順字之取象相同故義訓亦同也小學八六頁釋𠂤

a 商 康侯簋 〈1289〉 王來伐商邑

b 商 婦觚 商婦 〈0788〉 作彝

c 商 盉 商 〈1863〉 作

d 文丁 吾尊

e 商 盉作文 辛卣 〈2693〉 宜也商盉

f 商 矢簋 〈1384〉 成王伐商圖 商畐一枚

g 商丘 弔簋 〈4222〉 商丘叔卣 其旅簋 (A·B)

h 商 取虐 匜 〈2965〉 取虐字 商鑄匜

i 蔡侯 盤 〈2923〉 鉨 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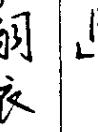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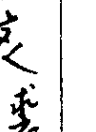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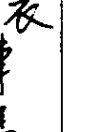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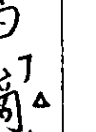
j 商 簋 〈1306〉 魯士商 敔壁卣 殷皇考叔 敔 文陳設 商敔其萬季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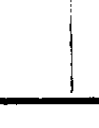
k 剖 商 商 特 〈3164〉 國差 商貴未

l 商 鐘 姑口司 〈0068〉 自作商 人 未距 句鐘

m 商 丁未角 子乳爲貴 觚 〈1865〉 觀商貴 此見

n 商 般 般庶 〈0513〉 王商作 冊般見


小子射鼎〈0604〉子錫小子






〈0369〉「商△」（蓋）〈0677〉「旛虘曰親口從商△」〈0747〉「王乍商△寶御貝」〈0781〉「子商△」〈1311〉「口商△寶小子窗十朋口口口口令伐厥口窗口口」〈1243〉「商△寶」

貝朋」〈1242〉「商△賞宴寢敖口从一朋」〈1377〉「姜商△賞令貝十朋」〈1497〉「其邑被眾句商△宪眾雒」〈2122〉「子光商△孚貝子光敢貝」〈2149〉「靈夏割商△」〈2689〉「商寶小臣豐貝」〈2900〉「取虘子商△鑄盤」

劉心源曰"商用為賞古刻通例癸亥父己鼎关作冊豐貝癸亥敢天貝孰卣丙孰易四書二皆商省與此銘同己酉彝丂商貝十朋延彝姒丂商延貝師㠯鼎王丂商貝十朋皆从口古刻亦用商詳征人鼎案商賞通用古刻口外不見雅訓惟費誓云我商賚汝僅存古文後儒不識通段乃口商度解之非也"（奇觚卷一、二七頁玥鼎）

劉心源曰「賓商賈字說文商籀文作𠔃即从𠔃者」（奇觚卷十六三二頁師田父敦）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𠔃从外知內也从冏章省聲古文作𠔃商亦作𠔃又帝下云帝古文帝古文諸上字皆从一篆文皆从二二古文上字示辰龍童音章皆从古文上然此商頭作𠔃與許說合又冏亦古文冏字又下文作𠔃即𠔃即𠔃蓋取于商議之意也然依本形又推許解商字本義非商議之謂从冏ㄙ即訥字所謂訥於言敏於行故从外知內也章者明也兼會意又說文籀文作𠔃疑从晶省亦明意也唯愚謂𠔃實从𠔃省𠔃即𠔃𠔃籀文𠔃即星字然此為商星義本字而與商通用又小篆作𠔃从古而不改也」（古籀篇五十一第二四頁）

商承祚曰說文商古文商商亦古文商案汗簡引作㕣當是寫誤第二文中間亦寫挩一筆則與篆文不殊甲骨文作商金文同或省口作丙丙金文傳卣作㕣象架上置物之形而下从貝是商也金文用作賞石經古文作㕣與說文之㽙文同古攷十七頁朱芳圃曰說文冏部商從外知內也从冏章省聲㕣古文商商亦古文商㕣㽙文商桉商星名也左傳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公羊傳昭公十七年大辰者何大火也何注大火謂心星字象平置冏上冏物之安也亦謂之堤淮南子詮言訓瓶甌有堤高注堤瓶甌下安也今俗謂之底座蓋商人祭祀時設燭薪於冏上以象徵大火之星或增◎象星形意尤明顯又增口附加之形符也考心宿三星為東方七宿之一在房宿之東尾宿之西中有一

等大星、其色極紅、故謂之大火、商人主之、始以名其部族、繼以名其國邑及朝代。』（釋林下三十六頁至三十七頁商）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商、从外知內也、从冏章省聲、㕣古文商、㕣亦古文商、㕣籀文商、商承祚謂字象架上置物、其言空泛、於字形無徵、朱芳圃謂冏為物之安、設燭薪於座、象徵大火之星、然商恐非商星之本字、閼伯居商丘、祀大火、遂亦因以為星名、參為晉星、辰為房星、並从晶、晶象众星之形、許書籀文商从㫃、金文商敦、簋蔡侯盤等从㫃、與籀文同、蓋㫃參辰字之類化而為商星之本字、高田忠周謂从章从內、蓋取義於章明與訥於言、故从外知內、其說不脫許氏舊訓、甲骨文有商字、泰半从冏、口乃後加意符、商本不从冏也、窃疑字从辛丙聲、古音丙商同在陽部、丙當作[illegible]、商當作[illegible]、許氏謂章省聲、然古文商並未見

有章不省者。

〈大31〉「穆商商」

禹此盨

林義光曰『說文曰曲也从口𠃌聲朱氏駿聲云从𠃌口聲古作句師俞敦者句師鼎作句師俞簋』（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曰曲也从口𠃌聲如此與叫嘑字从口𠃌聲無分別也朱駿聲云句从𠃌口聲蓋非是愚謂句从口从𠃌亦聲會意而兼形聲字以口為義本說文瞿下曰讀若章句之句詩關雎疏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此當句字本義即言語之曲折也轉為凡事物之曲屈俗或作勾然則句叫二字皆均从口𠃌為形而造意全異若不然句叫元同字叫嘑義以呺為本字作叫借句為呺丶下曰高聲也从呺𠃌聲即高聲號嘑也故从呺為義本又訓下曰大呼也从言𠃌聲凡言部字古文从口即知叫訓同字訓亦句字異文假借為呺呺為大呼也要元有句呺無叫訓耳』（古籀篇五十一第二七頁）

鈞

鈞 金 為 鐘 鈞 <0063> 從 鐘 之 叩 △ 」 「 為 公 作 鑄

古

古伯尊 〈2147〉「口古△白伯曰」「曰古△白伯子曰知」

師旂鼎 〈0665〉「白懋父迺罰得裘古△三百」

古

在古儀禮士冠禮記大古冠布注大古唐虞以上此皆本義也十口者十人之口也即十世所傳古說也然則古詁同字即古今字也說文詁下曰訓故言也从言古聲後漢書注引作訓古言也為正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疏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此即謂訓說既往十世所傳之事也實古字轉義耳古之从口即言也已从口又从言為重複也詁是後出俗字明矣（古籀篇五十一第二九頁）

b

聞一多曰『師旂鼎或釋旂為旅非白懋父 迺罰復玆古二百孚玆古二字舊無釋案古讀為居說文居美石也又琚佩玉今作琚瑑琚此從詩木瓜釋文引大戴記保傅篇琚瑀以襗之注琚瑀總曰玼珠赤者曰琚或曰石次玉居琚蓋為一字玆即說文系之籀文絲字系居即

聯繫成串之琚也」文選吳都賦松梓古度注古度樹也不華而實子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食也案古度疑即琚樹其子色赤如琚故名又珊瑚之瑚似亦即琚字珊瑚色亦赤也」（聞一多全集二第五九四頁璞堂雜識）

b 周法高曰「銘文「古三百孚」大系頁十三云。

孚之為量在殷周之際已有古今之別。師旅鼎云。「迺罰得羲古三百孚今弗克卑罰」古與今對言知殷周之孚已有輕重之異蓋重六兩大半兩者即殷之古孚重六兩者舉其成數而言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為周之今孚兩者相差甚鉅故言「今弗克卑罰」也。

案郭氏以「今」為「今孚」頗不詞未免曲解。十批判書「仍持此「古孚」「今孚」之說」（Lo et pas.）對郭「古孚」「今孚」之說」專實上下文有「今毋敉」和上面的「今」並沒有歟但有誤解處。

有兩樣都是表時間的副詞「古三百孚」的「古」為「辜榷」之意即「約略三百孚」的意思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六上

> 嫮榷猶揚榷也檀弓「以為沽也」鄭注云「沽猶略也」釋文「沽音古聲與嫮相近……略陳指趣謂之辜較總括財利亦謂之辜較皆都凡之意也說文「秦以市買多得為㕣㕣與「辜」義相近……「嫮與「榷」皆總括之意故釋言云「嫮榷也」此云「嫮榷都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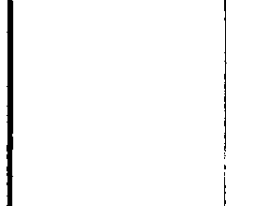
章炳麟新方言卷二頁二七

> 今人謂略揣梗槩曰嫮俗變作估

案「沽」「估」「辜」「嫮」等皆從「古」得聲故金文「古」又此處的「孚」和金文中的「取贊若干孚」考工記的戈和戟各「重三鋝」都以解作「六兩大半兩」為宜（參釋五七至五八頁師旂鼎考釋）

〈大13〉「褐從師雉父戕于古△啓」〈大14〉「古△故亡殳承于先王」

嘏



說文 不从古

毛鐘 段字重見 〈0053〉用句屯段純 嘏永令命

林義光曰說文云嘏大遠也从古叚聲按嘏訓為福為大遠古之義經傳無作嘏者古叚皆聲也叚古音與古同（文源）

十

a 十 我鼎 <0647> 「唯十月又 b 一月丁亥」 𠂤尊 <2138> 「唯王十祀 c 又五肜日」 𠂤伯 <1347> 「十𠂤世 不鼏忘

獻身才在 d 𠂤鼎 <1354> 「易錫女汝 e 畢公家」 小臣 𠂤鼎 <1357> 「唯十又 f 一月」 令鼎 <1377> 「在 十𠂤

家」 重鼎 <0676> 「易錫尸嗣王 g 史戠 <0652> 「十又一 h 大鼎 <0666> 「住王

在十又三白伯 鼎 月癸未」 五年

三月既 i 易鼎 <0609> 「唯十K 遣卣 <2713> 「住十又三 l 文貿 <0628> 「住十又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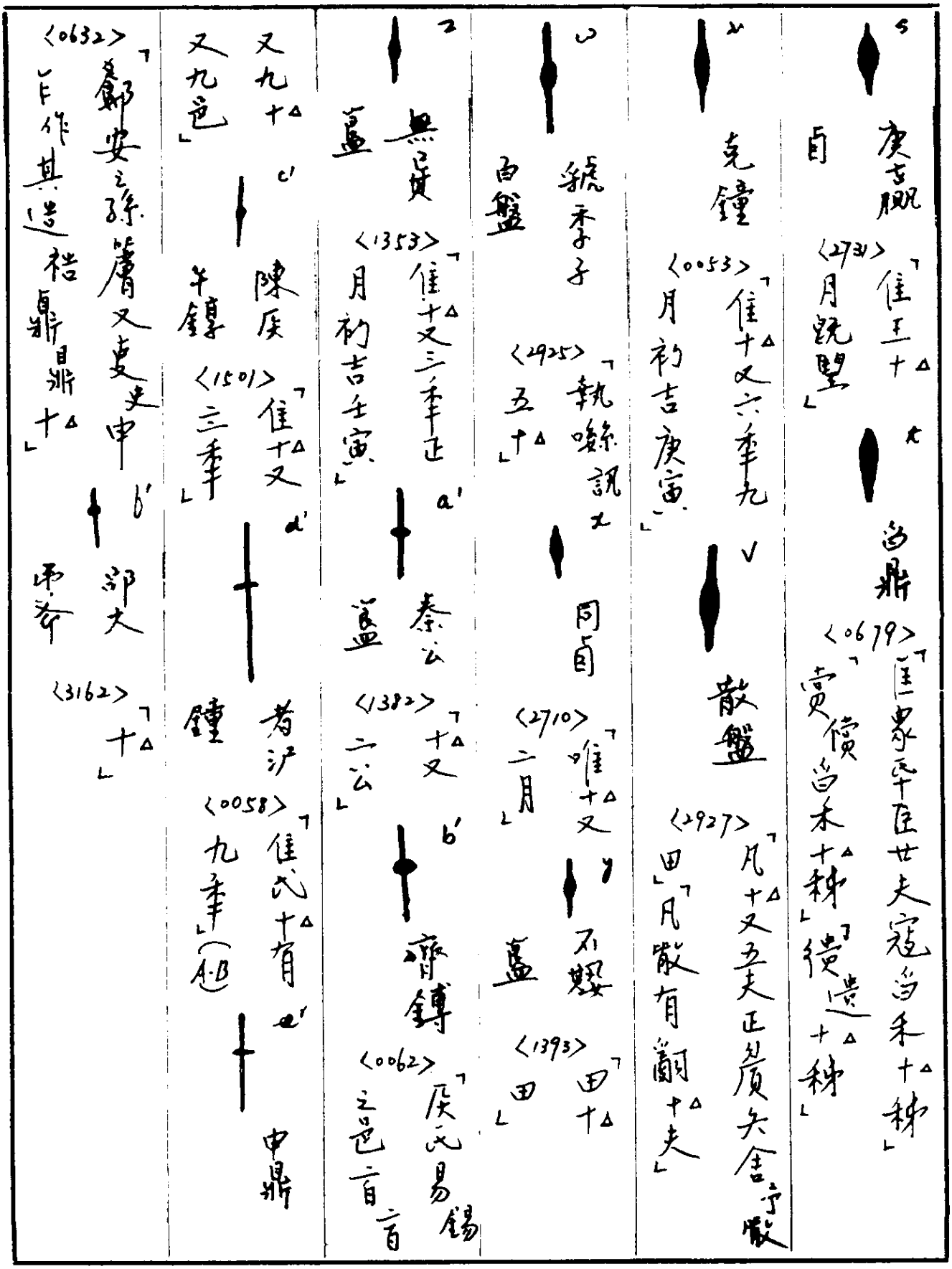
霸丁亥」 月」 月辛卯 鼎 初吉壬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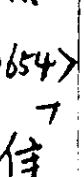
m 叵尊 <2146> 「易在 n 命鼎 <1302> 「唯十又一月 o 卯鼎 <1390> 「住王十又一月既

十𠂤家」 初吉甲申」 生霸丁亥」 半十𠂤」

p 師麩 <1388> 「住十又一年 q 宰鼎 <1339> 「住十𠂤 r 縣妃 <1364> 「住十又三月既

九月初吉丁亥」 鈞」 望辰才在壬午」


庚吉觀
自
〈2731〉「佳王十△
月既望」
㠯鼎
〈0679〉「佳秉辛在廿夫寇㠯禾十秭」
賞償㠯木十秭「徵遣十秭」
㠯鐘
〈0053〉「佳十又六季九」
月初吉庚寅」
散盤
〈2927〉「凡十又五夫正眉矢舍于散
田」凡散有嗣十夫」
貌季子
白盤
〈2925〉「執嗥訊之
五十△」
同自
〈2710〉「唯十又
二月」
㠯
〈1393〉田十△
田」
石鞏
無㠯
㠯
〈1353〉「佳十又三季正
月初吉壬寅」
秦公
㠯
〈1382〉「十又
二公」
齊鎛
〈0062〉「庚氏易錫
之邑百
百
又九十△
又九百」
陳侯
午簋
〈1501〉「佳十△又
三季」
者沪
鐘
〈0058〉「佳氏十有
九季」(A·B)
中鼎
鄭安之孫簠又叟史中
〈0632〉「卜作其造祖鼎」
郘大
〈3162〉「十△」
弔爭


壺鼎 「人易自奴宝于庶人六百又
五十令又 〈0676〉 五十又九夫」「人易十又五十夫」

「王自穀史
〈2722〉使 賈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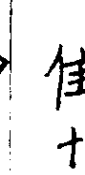
土方五

矢量 「敗吐口又
〈1384〉 五十夫」

辛伯乎
克鼎 「宝絲五
〈0625〉 十乎」

銕李乎 「執嗽訊
白盤 〈2725〉 五十」

壺鼎二
八十令又 「乎倗人萬三
〈0677〉 千八十一人」


「佳正十月初吉丁亥」 〈0560〉 「十三年」 〈0569〉 「十一年」 〈0626〉 「唯十又一月」
〈0631〉 〈0044〉 「佳十又一月」 〈0639〉 「才在十又一月庚申」「公易錫旅貝十」
「朋」 〈0654〉 「佳十又二月初吉丙午」 〈0656〉 「佳十又五季五月既生霸壬
午」「史趙譽易錫弓矢虎盧簋口口百十又」 〈0656〉 「佳七年十」

月既生霸」〈0660〉「令余其舍女汝臣十𠂤家」〈0673〉「唯十𠂤又二月初吉」〈0677〉「孚車十𠂤兩輈」「孚牛三百五十𠂤五牛」〈0702〉「鞫白邑𠂤鼎十𠂤」〈1203〉「王錫口口豹王十𠂤丰章」〈1250〉「隹十𠂤月既生霸辰在寅」〈1279〉「隹十𠂤又一月既生霸庚戌」〈1293〉「隹十𠂤月初吉辛巳」〈1299〉「唯十𠂤月初吉甲戌」〈1311〉「在十𠂤月旁日」〈1317〉「不見十𠂤朋」〈1326〉「自豕鼎降十𠂤」〈1340〉「唯十𠂤又二月」〈1350〉「帀錫魯𠂤敖金十𠂤鈞」〈1352〉「唯王十𠂤又三祀十𠂤又一月丁卯」〈1358〉「隹十𠂤又二月初吉」〈1365〉「隹王十𠂤又三季六月初吉戊戌」〈1367〉「隹十𠂤又二月初吉丁丑」〈1376〉「隹十𠂤又二季三月既生霸丁亥」〈1384〉「旅弓十𠂤」〈1443〉「隹十𠂤月初吉庚午」〈1485〉「幺玆盥友有十𠂤又二」〈1496〉「隹十𠂤又八季十𠂤又二月初吉庚寅」〈1497〉「復友南从田日十𠂤又三邑」〈1502〉「隹十𠂤年」〈2139〉「隹十𠂤又三月辛卯」〈2144〉「錫見十𠂤朋」〈2147〉「隹十𠂤又三月既生霸丁卯」〈2148〉「王錫公見

五十朋」〈2150〉「隹王十又二月」〈2152〉「隹十月吉癸未」〈2144〉「隹十月吉癸未」〈2717〉「隹十又九季」〈2722〉「隹十又三月初吉丁卯」〈2724〉「在十月」〈2798〉「廿九年十二月為東周左師倗壺」〈2809〉「徨公左自左倗獻世二十九琴三受廿九琴」〈2826〉「隹廿又六季十月初吉己卯」〈2833〉「隹十季三月吉日」〈2981〉「隹十又二月初吉」〈3022〉「重十鈞十八益」〈3023〉「富子之上官隻之盡口簋鉩十台口大簋之從鉩登其弦」〈3136〉「十六季」〈3160〉「十五季」

高田忠周曰按説文十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一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然字元當作十・以象中央指事也……又按數始於一終於十蓋一與十元同意唯異其位耳元同意故變一為丨以寓轉意而一亦有作丨者通用也然十字固大成之數四方

中央即十宮之意具足也故又作十而後或省作十均皆同意耳其或作十者中宮之象移在于下此為異文』（古籀篇十八第一至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十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一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指古作十權器作十不从一一十本義為合象結形結即合也經傳多以協以叶以汁為之叶汁皆與十同音協則叚轉入葉韻合有周匝之義故引伸為具數之名』（文源）

參閱0001一字條丁山說

高鴻縉曰『按一為假象數目字作豎畫者以別於橫畫之一也指事字狀詞周初於豎畫之中點作肥筆以取姿後漸變為直

中加點周秦之際點畫復變為一橫小篆本之隸楷皆依小篆是則東西南北之說非其本矣』(字例三篇六七頁)

朱芳圃曰『說文十部十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一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按一當為桱之初文說文木部桱大杖也从木𠬜聲一原象大杖之形自假為數名後別造桱字一之初形本義因之晦矣從音理言之古讀定紐雙聲一屬緝部一屬術部聲同韻異例可通轉

說文十部丈十尺也从又持十林義光曰按持十無十尺之意當即杖之古文十古作十象杖形手持之文源大二九按林說是也說文木部杖手持木也从木丈聲手所持之木即桱也字之結構與史象手持中以象手持一正同一為桱之初文此即其確證矣古代用杖以量長短嗣制度固定後即以其名名之。

于省吾曰、數至十復仅為一、但已進位、恐其與一混、古直書之、是一與十祇橫書直書之別、初民以十進位、至明顯矣、郭沫若謂、初民以四進位、後改為十進位、未可據也、殷契駢枝三、三二、按數名之字、一二三三皆積畫、五六七八九十皆假借韻集、一者數之始、禮記目錄孔疏引方言十二、龜律、始也、一即龜律之合音、從字之結構及語源證之、一與十了不相涉、于說失之、」（釋林第七十八頁至七十九頁十）

黃然偉曰『十字五期甲骨文皆作｜于支字甲亦作十、西周金文亦然、但亦有寫作｜這是從｜的形體加以潤飾而成的、西周以後十字的形體大有改變、我們從歸納新舊出土器物上的文字觀察、知道春秋戰國兩期、位於秦國以東的國家、十字皆寫作

十如齊之鈴鑄陳侯午鐘莒之簋大史申鼎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九五八年曾之鄧伯鼎一九六五年一月發現於武漢見文物一九六五第七期鄭之叔上匜虢仲毀晉之嗣子壺玉片朱書一九六五年於山西省馬侯出土見文物一九六六第二期越之者沪鐘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九五八年出版楚之鄂君啓節一九五七年四月出土於安徽壽縣見文物參攷資料一九五八第四期等十字皆作十此字形體是於甲骨文的一字中間處加一圓點這是上承西周金文所作的十字衍變而成的西周文字中凡直筆中間呈橢圓形的部份到後來都聚成一點此一圓點以後逐漸向左右橫伸發展成為字體中的一橫畫此現象除見於此十字以外其他如天土古正午氏民生等字其中一部份的橫畫在早期的銅器銘文上都作一圓點到以後才衍為一形的

十字從金文十的形體脫變作十形的在西漢以前只見於秦

國的器物銘文上在我們所蒐集的資料中秦器如新郪虎符商鞅量秦公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二十六年的詔權日本考釋一九五八年出版書道一卷及一九六〇年於陝西臨潼縣出土的秦代銅鼎銅鐘文物一九六五第七期字皆作十此字橫畫稍短直畫較長略異於漢隸所作橫直兩筆相若的十形西漢之時隸書十字上承秦體而稍予變化如孝文廟銅鐘建昭三年鐙永始三年乘輿鼎日本書道全集第二卷一九六〇年出版字皆作十與今楷書形體無別自是以後見於東漢彝銘石刻簡書的十字已無變化故屬於王莽時代的萊子侯刻石文物精華第二冊台灣出版光武時的東海宮司空槃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一一九六四年六月於北平西郊八寶山發現時代屬於和帝的漢故幽州書佐秦君神道石闕文物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一九六三年出土於河南省襄城屬於順帝時代的畫象石墓磚文字考古學報一九六四第一

期及有年號的東漢簡册文字字皆相同十字形體至此完全固定。

七字於甲骨及兩周彝器銘文皆作十其形體筆畫與西漢時已成定形的天九地十易繫之十完全相同由於十七兩字的形體與筆畫相同極易混淆西漢之時人們為求這兩字有所區分便將原來橫直兩筆長短相埒的古文七字一十一稍加變易他們把古文七字的橫畫加長直畫削短成為十形而訓曰數之具的十字則橫直兩筆相等不予變更這種區分我們可在西漢的彝器石碑磚塊及簡册等實物文字中見之(中國文字廿七册一至二頁故書十七二字互譌探源)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十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一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凡十之屬皆从十古文十作一後加橫畫實直中加』

點點再變橫並無東西之義黃然偉論七十二字之別頗詳其說甚是朱芳圃謂十乃梳之初文然古音十作 在緝部梳作 或讀作 在祭部韵部不同聲紐亦異其說非是于省吾謂數至十攵為一然已進位故直畫書之以為別其言至塙

〈大1〉「隹十又三月庚寅」〈大11〉「貝十朋」〈大12〉「隹十又三月」「王易錫貝五十朋」〈大14〉「隹王七祀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大16〉「隹王十又二祀三月既望庚寅」〈大19〉「隹王十月」「隹王十又一月」「賡敔圭鬲囚貝五十朋」「易錫于敔五十田」「于旱五十田」〈大20〉「隹十又六祀七月既生霸乙未」〈大21〉「易女戈戠珊戚鞞必柲彤沙厚緌十五鉴」〈大31〉「隹王五十又六祀」〈大37〉「隹十又三月既死霸壬午」〈大50〉「十又二公」〈大51〉「十八祀」「冬十二

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爲升」〈大52〉「用兵五十人吕上」〈大53〉「釐僕旹三百又卒。五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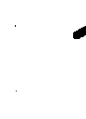
千

a 千 毓鼎 〈0676〉「人萬千又五十夫」

b 矢𣪘 〈1384〉「旅夫千」

c 馬鼎 〈0678〉「剛毀百徒

d 敔盤

e  廣弔多父盤 〈1921〉「用夾彥婦媿氏百子千孫」

f 沈其𣪘 〈1332〉「百字子千孫」

g 琴生𣪘 〈1495〉「其百男百女千孫」

h 孟鼎二 〈0677〉「孚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三千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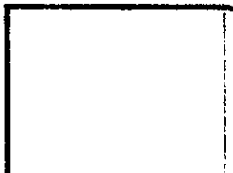
i 孟鼎 〈2827〉「劓當隱千罰千」「當千罰千」

林義光曰說文云千十百也从十人聲按从十則十百之義未顯十古作一千古作千多父盤作千孟鼎不从十千身古音近當即身之省形亦象人形固可省為千也（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千十百也从十人聲（繫傳）此先切按大徐作从十从人小徐作从十人聲人聲是也从十當為从一一數之整也一與人穿合（字例五篇九一頁）

朱芳圃曰「說文十部千、十百也从十、从人、」徐灝曰「人壽以百歲為率、故十人為千、」按徐說非也、余謂千為大數、造字之術窮、故以人代表之、一千作𠂤、二千作𠂤、三千作𠂤、四千作𠂤、五千作𠂤、數至六千、合書不便、乃析為二字矣（釋林第四頁千）

〈大竹〉「契造戴敏徒圭四千」〈大竹〉「易錫鹵賚千兩」



博 師袁簋 <1387> 「今敢博」 象段暇 「」(A·B)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博大通也从十从尃尃布也會意中包形聲者也但說文尃从寸甫聲甫从用父為形用从卜甲父从又丨而鐘鼎古文凡尃字皆作甫與小篆不同要甫即甫尃即圃古文从田父聲甫用音同形亦近故轉化耳』(古籀篇十八第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博大通也从十尃尃布也亦聲按从十與肘同意十同浹也見十字條古作甫師袁敦』(文源)

廿

a 廿 宰椃角 〈1868〉 「唯王廿祀」

b 廿祀 肆簋 「隹王廿祀」

〈1325〉 「唯王廿祀劦日」

c 盂鼎 〈0676〉 「隹王廿又三祀」

d 頌鼎 〈0674〉 「賓貯廿家」

e 頌壺 〈2836〉 「命女官司成周賄廿家」

f 曶鼎 〈0679〉 「匡家丟于氒廿夫寇曰余未十

g 默鐘 〈0061〉 「廿又六邦」

h 伊簋 〈1371〉 「隹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

i 善夫克鼎 〈0662〉 「隹王廿又三年九月」

j 番生簋 〈1287〉 「取遣廿乎」

k 袁盤 〈2724〉 「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

l 曶鼎 〈0042〉 「唯廿又再祀」

m 曹姬無卹壺 〈2828〉 「隹王廿又六年」

n 東周左師壺 〈2798〉 「廿九年十二月為東周左師作壺」

o 廿七年鉦 〈9017〉 「廿七年寧為鉦」

p 大梁鼎 〈0570〉 「梁廿又七年」

1208(3.50-0261)

〈0677〉「羊廿八羊」「佳王廿又五祀」〈1181〉「口子錫𠂤貝廿朋」〈1384〉「厥口百又廿」〈1497〉「佳王廿又五季七月既口」〈2148〉「公錫厥𠂤子效王休貝廿朋」〈2726〉「不口口子口先盡于廿子」口口孫不口肄口覓昷龏」〈2809〉「徵公左自左酒廿二十九𠂤三爰廿九𠂤」〈2826〉「佳廿又六季十月初吉己卯」〈2850〉「廿一」〈0922〉「佳廿季正月既望甲戌」〈3166〉「廿季冏上長弓[illegible]𠂤六我貊攻書」

高田忠周曰『說文』廿二十併也古文省多段氏注云省多者省作二十兩字為一字也許解與此篆合但十省作十又省作丨故此作𠫓與作廿無異也依石鼓文卅字籀文作廿亦从古文篆初作廿从簡(古籀篇十八第七至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多按从兩十古作U生省變作U伊尌作口肆魯彝乙省作U冑鼎(文源)

高鴻縉曰『U即兩十字合文讀二十漢以後以為一字並構人汁切一音非是』(頌器考釋三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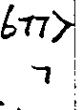
高鴻縉曰『說文廿二十併也古文省人汁切按此兩個十字合文應讀為二十並非一字秦漢人以為一字並構一音非是』(字例四篇五二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廿二十并也古文省」高鴻縉謂此乃兩個十字合文並非一字其說誤金文五十合文作𠄎八十合文作𠌫如此類推二十合文當作𠀆然金文中未見許謂二十并者蓋一新字非合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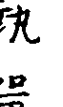
〈大11〉「佳廿又二季三月既望己酉」〈大23〉「佳王廿又三季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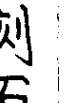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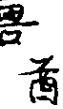
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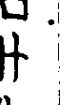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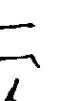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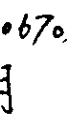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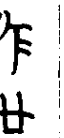
世
大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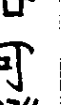

大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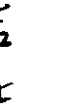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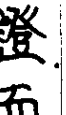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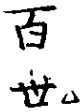
毛公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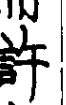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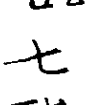

易伋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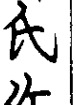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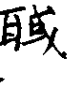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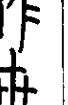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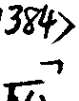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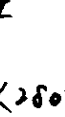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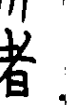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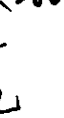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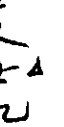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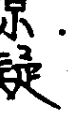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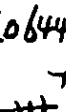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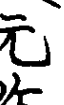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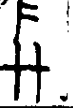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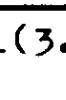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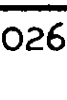











〈0684〉「厥口百又世△」

〈0679〉「當鼎世△秝」

〈0680〉「取𠂤世△寺」

〈1362〉「𠂤寘世△田」(A·B)

格伯簋

〈0669〉「王呂走馬雁令取絲𠂤鵫世△二匹易錫大」(A·B)

〈0670〉「佳世又二季二月初吉壬辰」

〈2809〉「從公左右倗歙世二十九爰三爭又世△九弍年」

〈0677〉「執訊百一(人)俘馘百世△七馘」〈1384〉「厥口邑世△又五」〈0644〉「世△三年」(蓋)「世△三年」(器)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卅三十并也古文省葢依卅字例此為古形即世之省也依石鼓文籀文作世亦从古文至秦篆初作世繹山刻石卅作廿可證而許氏作卅者不知其所原疑元作卅』(古籀篇十八第一〇頁)三十併列轉寫者誤作卅

林義光曰說文云廿三十并也古文省按古作 毛公鼎省作大作 曾作 （文源）

何大定曰卅說解曰三十并也古文省凡卅之屬皆从卅而卅之下所屬僅一廿字以廿入十部則卅亦當入十部而不應另建為部首矣金文編卅作 （毛公鼎）廿作 （公伐邻鼎）世為周（容庚謂世與世為一字）金文編第三第二頁）馬叙倫曰古書世字亦當直作卅今作丗者是由金甲文卅作少變其形而致以證之卅與世無殊也（說文解字研究法）廿不過左右曳長之以取其聲實為一字耳世與世既為一字是卅亦應入十部不當別立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册四一八五至四一八六頁說文解字部首删正）

高鴻縉曰「說文卅三十併也古文省蘇沓切按此三個十字合文應讀為三十並非一字秦漢人以為一字並構一音非是石鼓文為卅里讀為為三十里四字句與全篇四字為句者合調可資證明」（字例四篇五二至五三頁）

〈大13〉「易錫貝卅朋」〈大20〉「白大師易錫白氒僕卅夫」

世

0263

a 世

吳方彝 〈2444〉 「吳其世子孫永寶用」

b 師遽簋 〈1351〉 「世孫子永寶」

c 師晨鼎 〈0672〉 「晨其日萬年

d 伯作蔡姬尊 「世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2126〉 「其萬年世孫子永寶」

e 同簋 〈1367〉 「世孫子子孫孫左右大父」

f 部鐘 〈0055〉 「世子子孫孫」

g 寧簋 〈1263〉 「世孫子寶」

h 徐王鼎 〈0619〉 「世子是若」

i 伯㠯父簋 「世子孫子孫寶用」

〈1169〉 「世子孫子寶用」

j 戎公𣪘 興葉通 龐伯簋 「十枻世不諆忘」

〈1347〉 「虞夨身才在異公家」

k 遹簋 「世孫」

〈1301〉 「毓世孫子母母敢家」

l 敢家 「隧」

m 戎公𠂤 昌庚 「用世世孝享」

〈1264〉 「高孝」(A·B)

「簋用世世」

n
戎公有 師遽方彝
世孫子永寶

〈2129〉
黃夢 其世孫
子永寶

〈2443〉
師遽 世孫子
永寶

o
宰宮 其
盤 〈2920〉 世孫子子孫永
寶用勿遠 隆

q
戎公立 十年陳侯
午錞永世毋忘

〈1502〉 永
毋忘

r
陳侯午
錞

〈1501〉 永
毋忘 (A.B)

s
陳侯因
資錞

〈1503〉 世
子孫

〈2150〉
盂曰其萬年世子孫永寶之

K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料疑蒙之省說文蒙識也藏也……蒙字
書傳罕見廣雅釋詁蒙奄也釋親蒙口也釋器石鍼謂之蒙一切

經音義卷二卷四卷十九引字書棠鳥喙也廣韻棠與苗同口也鳥喙也皆苗之義識藏二義固可證明段氏說文注謂廣雅石鍼義與識近聲義與藏近亦強為牽引耳惟此銘案之說文二義恰符然則古言古義古人習用而後世湮沈者多矣安得盡見三代遺文以發其隱奧乎（攈古卷三之一六十四頁至六十五頁趩尊）

K方濬益曰『世从朱从少拍盤銘永世毋出作朱與葉為古通字詩長發昔在中葉傳云葉世也廣雅釋言并同可證』（綴遺卷十八二十四頁趩尊）

a方濬益曰『此為古文世舊釋為之亦誤論語必世而後仁集解引孔注三十年曰世此正三十字趩尊作敉師遽尊作毗皆

異文積古款識師遽敢作止釋為止誤同』（綴遺卷十八．三十頁吳尊蓋）

吳大澂曰『論語子路集解引孔注三十年曰世後漢祭彤傳注三十年為一世說文解字廿三十年為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古文世从廿从止見邵鐘世世子孫永以為寶世作廿吳尊世子孫永寶世作廿或从十止見師遽敢世孫子永寶世作廿或作卅見師遽方尊世孫子永寶或作卅見趩尊世孫子毋敢豕永寶三代彝器多倂子子孫孫其言世孫子世子孫者子孫二字皆無重文故知卅卅皆世字也或作枼見拍盤永世毋出阮氏釋葉或作枼見陳侯因資敦世萬子孫永為典尚或作枼見祖日庚乃孫敦用世喜孝又一敦作用廿喜孝从曰从朱从木从廿皆世字之緐文葉世二字古本一字詩長發昔

在中葉傳葉世也文選吳都賦雖累葉百疊劉注葉猶世也淮南子稱譽葉語注葉世也凡訓世之葉疑即从木之世字古器有象兩足形者濰縣陳氏藏尊作 殷人尚質文以形傳兩足繼嬞即世世子孫永寶之意此世字之最古者世止同音古或相通詩繩其祖武武亦足迹也（字說二五頁世字說）

吳大澂曰『从十从止十止為世彝器有象兩足形者即世世之義詩繩其祖武武亦足迹也師遽敦曰世孫子永寶 此或从世三十世也郘鐘世世子孫 此吳尊世子孫永寶 此師遽方尊世孫子永寶从 趩尊曰世孫子毋敢豕永寶从米與葉字同意』（古籀補十頁至十一頁）

b 劉心源曰『世从十古文十字也尼姬尊作 其萬年世孫子永寶師晨鼎作 世子孫永寶用吳彝作 世子孫永寶用郘鐘作 世子孫永寶用伯嗣彪作 世子孫永寶用皆世字也』（奇觚卷四八頁師遽彪）

n 強運開曰『 黃尊與師遽方尊之 相同均从百沈兼士云乃百世二字之合文也』（古籀三補卷三第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 三十年為一世从廿而曳長之亦取其聲按三十引長非三十年之義古作 吳尊當為葉之古文象莖及葉之形草木之葉重累百疊故引伸為世代之世字亦作葉詩昔在中葉傳云世也世泰韻葉韻雙聲旁轉葉轉為世猶盍葉韻轉為蓋泰韻文盍聲也說文云 葉韻轉為廢泰韻廢朕命皆作匈奴矣說文云 楄也葉薄也从木世聲按古作 从木从 彝作 齊侯鎛皆用為世當與

世葉同字，从木轉注象形。（文源）

n 高田忠周曰『按古籀補釋世字未矣。今審篆形，左作𠕋者，明是肉字右从世，聲也。牒即牒字。說文：牒薄切肉也。从肉葉聲。葉从木世聲。世葉同聲，故世聲字或从葉，聲字亦或从世。說文絰字或體作緤，可證矣。然則牒為牒字，不容疑。但葉有片薄意，作牒形聲包會意而作牒全為形聲。知牒為正文，牒為或體也。如下篆右形左聲，實亦同。吳大澂云：世字或从目，皆非。凡金文牒子孫借牒為世，聲音通用。猶借葉為世，又借葉為世也。』（古籀篇四十一，第二八頁）

n 柯昌濟曰『世从𠕋，古席字。象席形，詳羅先生釋殷虛書契謝字。𠕋世亦聲，近古文有兼从二聲之字，此字是也。』（韡華二，四一至二四二頁）師遽

方尊

a 吳闓生曰『師遽敦亦云止子孫永寶舊說』止即世字案獻彝十杜不望趩尊粍孫子毋敢墜皆世之異文又黃尊其迺孫子永寶从目从止則从段迺為眾邢侯尊盥孫二子二其永無終盥亦洎之變文走敦走其眾厥子二孫二永寶用此文讀世讀眾兩通故古人行文亦不一致也』（吉文卷二第一六頁吳彝）

b 周名煇曰『卅部粍敵伯彝十世不諆丁氏定為世字今考定為枼字

名煇案粍字从木从止當為枼字無疑說文木部云枼楄也枼薄也从木世聲古金文如齊叔弓鐘舊題齊侯鎛鐘或題叔夷鐘銘云至于

口萬世。又仲姜鎛銘云。世萬至於辝嗣孫子。王孫鐘銘云。世萬孫子永保鼓之。周蛟篆鐘。郭鼎堂改題曰越王諸咎鐘。未確。故仍舊題。銘云。烏余孫子萬世無疆。葉字與世字義同。後人或作葉。詩長發篇云。昔在中葉。毛傳。葉世也。虢白彝銘云。十葉不忘。者。讀如忘。同。十葉與萬世文法不異。不忘猶不忘者。縣改彝銘云。其自今日孫孫子子毋敢望伯休。又虢彝銘云。虢弗敢望公伯休。皆可比證。望忘古音同在陽部。蓋說文以形為主。爾雅以義為主。同義字相附。雅故之例也。丁氏補說文古籀補。則此文當入木部。可增注云。與世葉通用。』（古籀考卷中四頁）

高鴻縉曰。『說文。丗。三十年為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舒制切。

按字从三個十會三十年之意止聲三個十非字（非卅字）乃會意符（字例五篇一八五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世三十年為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金文作㞢與三十并之㞢形近然後者乃三十串連而前者則象支葉之形本不相同寧簋作㞢此乃正體也㞢皆其譌變字或从木若竹若米並為意符明其為植物之葉也金文編卷六有葉字與萬或永字連言亦即永世世萬也世葉葉恐本為一字古音世在祭部 *siad* 葉有兩讀並在葉部 *siap* 與 *siap* 是也祭葉兩部元音近同可以對轉而葉字其中一讀與世字同紐其本為一字無疑許書謂字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段注謂合卅乙會意亦取乙聲為聲讀如曳也云云乙聲之說乃蛇足許謂亦取其聲者蓋指卅聲也陳厥諸器世字並从立不與

餘同窃疑陳地方音世讀立聲立卅古音並在緝部立當作㐱卅當作㐱而許氏所記亦陳音也朱駿聲云捝音讀亦卅之聲轉朱勝段遠矣林義光謂草木之葉重累百疊故引申為世代之世其言至塙金文恒言世孫子即世代子孫也子孫蕃衍正如草木之開枝散葉詩經所謂緜緜瓜瓞亦即此意

周法高曰「俞敏論古韻合怗屑沒曷五部之通轉燕京學報第三十四期頁二九一—四八（一九四八）條目如下一入內納二入汭三入枘四立位五卅世六盍蓋七合會八泣淚九接際十給氣十一執贄十二集雜萃最十三甲介十四荅對十五匣匱十七及暨十八沓誻遝所舉共十八組每組前者為合怗部（閉口韻）後者為屑沒曷部在詩經叶韻二者有別但在較古之時可能韻尾相通高本漢董同龢亦

主後者在較古之時具有-b尾.至詩經時代變為-d尾.參拙著論古代漢語的音位.中國語言學論叢頁二七七.按俞氏謂卅與世有又見史語所集刊第十九本(一九四八).關.乃據說文「三十年為一世」之說.未必可信.然葉與世有關.則無可疑.李方桂先生及余擬構審紐三等之古音為-r-.據周氏上古音韻表.上古音世為*sriar.今訂較早時應為*sriab.葉為*siap及*riap.亦為*liap.此項擬測可以解釋諧聲之現象.又可解釋世與葉聲韻相通之現象.張日昇君所用古音乃據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時周氏上古音韻表尚未成書也.

〈大6〉「子々孫多世.其永寶」

a 廿 廣韻引說文有此字林部無字
說解亦引之今本奪佚 段玉裁

〈0679〉「鼒付
廿 秫」

a 劉心源曰「卅即卅廣韻二十六緝卅先立切下引說文云數名今本說文無卅而林部𣏌下云卅數之積也耒部耦下云卅又知許書原有卅字傳本奪耳瀼石經論語年卅見惡焉宜吕四十字為卅敔敲執緯四亦此字」（奇觚卷二二七頁至二八頁習鼎）

高田忠周曰「造字之例合形者不過三凡合四形者實合二形者也如四字或作三合二二為之非合四一為之可以為證又品者二品之合㗊者二㗊之合許云从四口从四中非然則卅亦二廿之合也非从四十也今定收于本部以補許缺云又按此文卜辭有之古出可知其音亦當四十合音廿卅皆然矣」（古籀篇十八第九頁）

高鴻縉曰『按廣韻引說文有此字朱駿聲曰二廿併也會意古文省作四十形讀若翌按此四個十字合文應讀為四十並非一字秦漢人以為一字並構一音非是(字例四篇五三頁)』

〈大4〉「𠦂人尸卅夫」〈大19〉「執嗇卅」「或賤百嗇卅」

言 伯矩鼎 <0505>「用言王出入使人」

同意。从辛辛罪人也。从口。古作妾。倫同。（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妾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从口平聲。左襄廿七年傳。志以發言。莊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法言問神。言心聲也。然則言者聲之流出乎衍也。平下曰。讀若愆。愆當衍字。衍言音義相近。辛字从上干而古文上字借一為之。示作丅。辰作反。是也。然妾作妾亦為古文省略。易需小有言。虞注震為言。書洪範言曰從。省為本義。（古籀篇五十二第一頁）

參閱1854辛字條吳其昌說

α于省吾曰。言音初本同名。後期為二。……言音既為同字。甲言王及王甲言之言。即古音字。以詞例考之。應讀作歆……再以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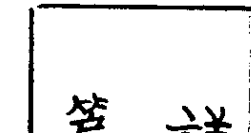
證之。弭仲簋「音王賓」即敬王賓也。伯矩鼎「用言王出內吏使人」言亦應讀作敬。謂作器以敬饗王之出入使人也。（殷契駢枝續編三（一頁釋曰言王甲骨文字釋0141至0142頁引。）

周法高曰「案劉師培穆天子傳補釋「女當永致用嗇事」條云「檀本嗇作嗇。云嗇同嗇。古時字……案古鐘鼎銘文恆言用言。檀本作嗇。與言形近。疑即言字之訛。後又由嗇作嗇。後儒遂以時字釋之。非也。用高事者。勉穆王無忘祭河之事也」法高案「嗇」讀為「敬」饗也。弭仲簋「音王賓」伯矩鼎「用音王出內（入）吏（使）人」「音」俱讀為「敬」。劉氏疑「嗇」即「言」之訛。蓋猶未達一間。（雙釋（三）四至（一三五頁釋覲）

C周法高曰『敎卣「孫子用言出入」言亦讀為歆.郭沫若眞敎簋銘考釋云「歆字音旁作言.金文中每有此例.如中(終)鼄且揚句.沇兒鐘鼄字作𠂤从音.王孫遣者鐘作𠂤从言.是其佳證」罗古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六九頁.』

〈大4〉「𡍮寘貯者言曰」

語



余義鐘 <0050> 後氏 是語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語論也。从言吾聲。又言下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語字明有交午牾逆之意。而五古牾字。此从言从五形聲兼會意。猶詩古文作詁也。又籀文悟字作𢘑。五作𠄞為籀文。𢘑可識。而誤亦籀文語。又按言部字古文多从口。謀作𢘑。莫作𢘑。其作𢘑皆其證也。又已从口又从言。此為重複同調合詁。皆其類也。然則吾古文語字。而誤亦吾字也。吾从口五聲。五古文作X。陰陽交午之象。論難曰語。故从X聲。以兼會意。吾即語字。尤顯矣。說文吾下曰。我自偁也。此叚借為我。亦猶以予以余為我。詳見我字下。後世吾字專為我字義。本義專以語字行矣。』（古籀篇五十二第二頁）

a 郭沫若曰『語段為敔，謂敦敔也。』（兩攷一大三頁徵兒鐘）

謂 不从言

吉日壬午劍 胃字重見

<3159> 胃 冂 凵 謂之 夕 虘 乚

許

c

許 毛公鼎

刻安得有詔字乎且詔从召：从口刀聲此从卜古下文从今古亦非口上刀也案古刻偏旁从旨者如諧字多从𠂤（說文旨从甘甘从口含一作日）古刻省伯晨鼎諧从卜口与此言旁从卜古正同知此碥是詣字下文諧字从古又与从今古者近矣詣者至也此銘文義乃是詣井牀斨之猶今人被控者到案也（奇觚卷二二五頁智鼎）

a 孫詒讓曰『阮釋爲計案其字形右塙从千當爲許字說文許聽也』（捨遺中十三頁鬲攸从鼎）

c 高田忠周曰『按劉心源說愈諸家愚亦初謂詣字然依吳氏本此篆右旁斷不从旨細審今即加字从口从力甚顯但說文無詔依同詷合詮之例詔亦加字異文集韻類篇皆收詔字訓証也証之亦所以語相增加也加字一義之轉也此義亦當與銘

義相合故定為加字重文也」（古籀篇四十二第二四頁）

c 郭沫若曰「詰是許字之異所从午字下加口与麥盉剌鼎邻字所从者同」（兩攷九十八頁台鼎）

陳槃曰「許古文或作鄦如鄦子鐘鄦子妝簋鄭世家說文邑部同路史國名紀甲許一作鄦說文作邳（叕葉八上一八下）蓋所見本異或作鄾如蔡大師鼎或作無如無㠯敦㠯生鼎周師㠯敦古籀拾遺下周師敦條無即鄦之省也無惠鼎無字作㲻與此鄦古鄦字每省邑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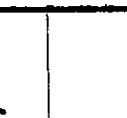
許姜姓伯夷之後初都許昌靈公遷于葉悼公遷夷旋還葉又遷于析楚靈王滅蔡遷許於荊凡二年而後復許男斯遷容城」（讁異二册一四三頁）

諾 ㄓㄨㄛˋ

毛公鼎 叙字重見 〈0679〉「若諾」

〈1444〉「曰余諾若龔丱秉孔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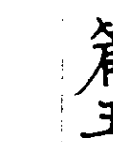
劉心源曰若即諾之古文既从口又从言於義為贅知諾為後出字也（奇觚卷二 二六頁 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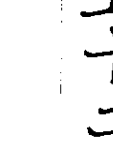


雖 唯也 <1497> 其色赤黑可 雖尊 <2082> 雖作叉 又曰丁

高田忠周曰說文雖猶應也从言雖聲或省作唯漢以後人多用之非三蒼雖對也詩抑無言不雖禮記表記注雖猶荅也轉義左傳五年傳憂必雖焉注猶對也又詩谷風賈用不售箋如賣物之不售蓋謂賈與物不相當也愚窃謂雖誰元同字而唯為其本字唯下曰諾也唯諾皆應對之言也廣雅釋詁唯應也正與許代雖字訓同又按其音雖與仇通仇與隹通雖字古音亦當讀若唯耳代隹以雖當出於籀籀者後人以唯為唯諾字以誰為何誰字以雖為當雖字遂分別矣(古籀篇五十二第八

諸 不入言





者字重見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諸辯也从言者聲朱氏駿聲云按者亦意辯詞也蒼頡篇諸非一也聲類諸詞之總也小爾雅廣訓諸之乎也廣雅釋言諸之也又於也釋詁眾也益朱攷是說文凡別事詞也从凶米聲別事詞即辯詞也者諸元為同字也凶下曰詞言之气從口出與口相助也已从凶義足焉又从言作諸為緐複也古有者無諸三代金石文字皆以者為諸可證而秦權量詔版始有諸字諸出于小篆蒼頡篇收之耳者即諸字』古籀篇五十二第九頁

此銘以𢍏當之蓋謂𢍏意同字也心有滿即有定而後其言必中言外而意內之理也言必有中即快于心也快也滿也一義之轉已从言中亦不待从心矣意字見詛楚文疑𢍏籀文作意而漢人多用萬億字億即億俗字耳朱駿聲云億實亦𢍏之或體快滿猶安樂也昭廿一年左傳心億則樂又襄廿五年傳不可億逞按億逞猶滿盈也注訓度失之又段借為意論語不億不信又為噫禮記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為之也釋文本作噫又託名幖識字詩假樂子孫千億箋十萬曰億此說極佳也說文以意為十萬義本字毛詩以億為之鼎文以𢍏為之此亦當𢍏意億元皆同字之證也又以億為意、亦當用為億字億意通用而後兩字混合億譌為億耳（古籀篇三十二第一六頁）

a 柯昌濟曰『說文嘗快也从言从中即此字嘗又殆意之古文意為嘗之繁文古文為一字也』(華華一六三頁意敢)

b 劉節曰『嘗即億字窓齋有嘗敦釋嘗為億後人皆不信從西清古鑑有釐鼎萬億年字正作嘗汗簡引古文尚書噫字作𢘑从冊从竟从心足證意之古文有作竟者今又得此壺為證知嘗嘗實一字益知吳說之不謬矣』(攷存九四頁旬君孱子壺跋)

謀 與謀為一字說文謀古文作𢘑从母𠂤文作𢘑从母从言王孫鐘諆𢘑即謀𢘑吳大澂曰說命朝夕納誨啻諆納謀

〈0060〉

諆 謀 獻 不必人飲

強運開曰王孫鐘諆𢘑即謀𢘑古諆謀為一字說文謀古𠂤从母从口又𠂤聲从母从言（古籀三補卷三第二頁）

〈0393〉

女 嬰 諆 于戎工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謀古文作𢘑作𢘑並从母聲母某古音同部固可通用然說文侮侮同字又忄部莓他書作每女部姆他書作姆每从母聲故每母同用又古以每為謀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每崔注每貪也又以挴為謀方言挴貪也貪者有所謀也即本義之轉也據此等諸證母每晉元諆字古文段借為謀尤顯然者也（古籀篇五十二第一一頁）

b 郭沫若曰「王國維云、誨敏之假借字、詩江漢曰、肇敏戎公、戎工謂甲兵之事、虢季子白盤亦云、不顯子白胡武于戎工、古武敏音相近、則又借武為敏矣、余案當以武為本字、有編鐘殘文曰、余武于戎攻、（周金文存二、六七、集古遺文二、三、）亦正作武、誨敏均段借字也」（兩攷一〇七頁不繫毀）

商承祚曰「說文毋、古文謀、譽、亦古文謀、依補、倒案徐鍇本第一文作𠙵、而偏旁易位、从毋聲是也、玉篇作晦、言口古通用、金文中此例不勝舉、

又案謀誨一字、某每同聲、此从毋、每省也、故亦為誨、金文王孫鐘誨猷即謀猷、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曰、說命、朝夕納誨、當讀納謀、（古攷十七頁至十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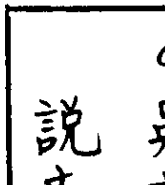
戠

戠識 不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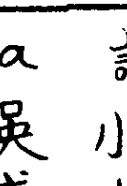
格伯簋 戠字重見

〈1361〉「乍書史戠武立宣西戈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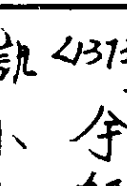
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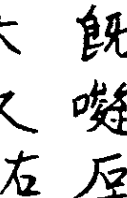
陳夢家釋訊 繫季子白盤執訊五十 即詩之執訊獲醜及執訊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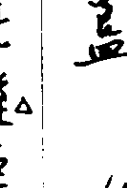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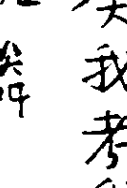
〈2925〉「執𢦚△訊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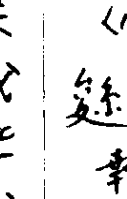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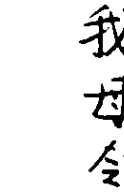
〈2926〉「折首執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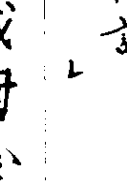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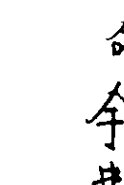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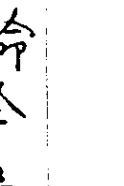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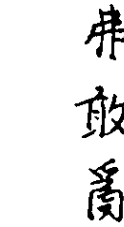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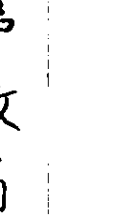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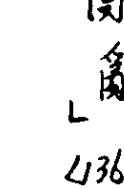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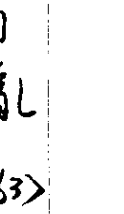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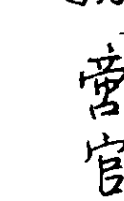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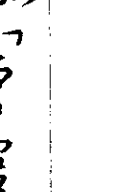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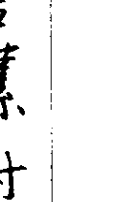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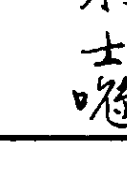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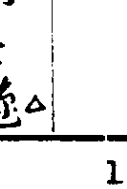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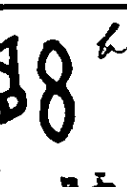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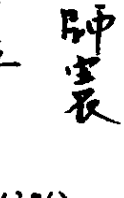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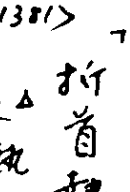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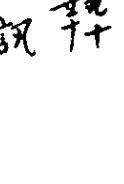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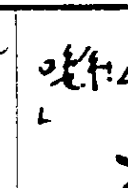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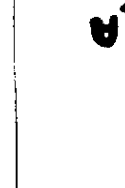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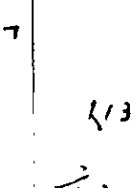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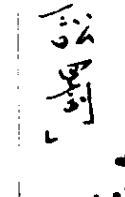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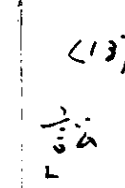












後與囚繫之繫同蓋合於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之文即詩執訊獲醜也」（攈古卷三之二、四十頁虢季子盤）

a 吳式芬曰「陳壽卿說……祺繹為訊燕庭疑繫字訊古文作𢦏又作𢦏古史記言古有作宁汗簡者詩執訊獲醜箋云訊言此从中从口與古言同中即凡或謂女非从糸者寓繫維之義詩出車采芑兩言執訊此銘亦述伐玁狁事文義當同是訊字也」（攈古卷三之二、四十七頁虢季子盤）

c.d 徐同柏曰「噤係古文馘从口糸虢省聲」（从古卷十、三十五頁周虢季盤）

a 方濬益曰「徐籀莊繹為執馘謂為古文馘从口糸虢省聲按說文口部與言部字多通此从口應从繹訊為確」（綴遺卷七、十

九頁虢季子白盤）

a 吳大澂曰『嘒』古訊字詩出車執訊獲醜箋云訊言也皇矣執訊連連說文訊本作誶禮記王制以訊馘告釋文訊本作誶此象獲醜之形執繫之故从糸以言訊故从口』（憙齋十六册十一頁虢季子白盤）

a 吳大澂曰『嘒』古訊字从糸从口執敵而訊之也虢季子白盤』（古籀補十一頁）

a 劉心源曰緯』張石匏引敔敔從辟尚功釋僕而已說文糸及淮南注僕与繫同為解陳壽卿泥詩執訊獲醜一語釋作訊引訊古文為證皆謬案敔敔云執嘒卌辟釋僕除8之外有何一筆佰僕乎說文訊古文作[illegible]汗簡引古史記訊作[illegible]皆与此不

合今攷今田盤折首執 師寀敲有工折首執 此為蓋文其器文作一从中乃中之變非女字觀此銘从屮師寀敲从夕敲一省口敲从夕即知此篆不从女皆一字也即韋中夕即出牛說文韋作从中从口即此伯晨鼎轉字从口幃字从口並可證也此將曰施于宥故難識耳緯者束也（奇觚卷八．十八頁號季子白盤）

孫詒讓曰『攷近代陝西新出虢子白盤有五十之文據拓本即此字而形枝蔓其字徐氏同柏釋為云古文从口糸虢省聲劉氏喜海釋為陳氏介祺釋為訊不塙諦案其形實當為絢之異文右从糸左从句形明晢下增又者說文又部云又行遝曳又又也經典通用絢為絢字故又从行遝之又說文糸部絢繶繩也是其本義古籀文字或增或省形義則無不相也絢者絢拘聲類同儀禮士冠禮注絢之言拘也為行戒書

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此云執絢與書執拘義正同」（拾遺上二六頁至二七頁敔敢）

c.d 孫詒讓曰「執㚔與虢季子白盤執㠯同前卷其字當為嚴當即約之繇縛文金文段借為拘詳拾遺舊並釋為訊案說文凡部𡍮敔敢文作𠂤云从飛而羽不見訊从凡得聲舊釋蓋以从𠂤為凡于形亦不類至从口从攵从系則於形尤遠說文从凡聲字凡五皆無从此諸形者其非明矣」（餘論卷三第四一頁不嬰敔蓋）

c.d 王國維曰「㚔古執字.㠯字始見於博古圖殷敦.今傳世虢季子白盤作㠯.毛公鼎師𡍮敦作㠯.此作㠯.皆以折首執㠯連言.陳氏介祺始釋為訊字.吳氏大澂從之云.从糸.从口.執敵而訊之.其說是也.首謂首級.訊謂俘虜.易曰.有嘉折首.詩曰.執訊

獲醜。又曰。執訊連連。（觀堂二。五六頁至二。五七頁不嬰敦蓋銘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訊問也。从言。孔聲。譜古文訊从卤」。金文訊字作嘼。薛尚功釋僕。張石匏釋繫。劉心源釋緯。徐同柏釋馘。孫詒讓釋絢。諸家之說皆不確。陳介祺釋訊。吳大澂从之。並謂字象獲醜之形。執繫之故从糸。以言訊故从口。其言至塙。嘼字字形譌變最劇。然存於兮甲盤之「」則尚可推見其造字之朔義。「」象以繩（糸）反縛戰俘雙手於背後之形。下作屮非女字。乃土（止）之譌變。鞫或作「」。執字或从「」。處或从「」。麩或从屮。可証嘼字从口蓋取審問之義。漢書張湯傳「訊鞫論報」注「考問也」。鄒陽傳「卒从吏訊」注「鞫問也」。訊从孔聲。乃後起形聲字。而嘼乃其初文。詩曰「執訊獲醜」。而金文屢言「折首執嘼」。嘼為訊之初文。殆無

「可疑」

〈大14〉「𠂤厥嬰。訊庶右𡍮不井不中」「雩乃斁。庶右𡍮母敢不明不中不井」〈大19〉「執噩。世」「或戠百噩。世」〈大25〉「迺敢庆遂。欽訊人」

謀 謀 謀

諱 鄭登簋

諱 鄭登簋

〈2149〉「不諱考壽」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諱諡也从言韋聲又韋下古文作㚔與此書近廣雅釋詁諱避也禮記曲禮卒哭乃諱檀弓舍故而諱新周禮小史詔王之忌諱』（古籀篇五十二第二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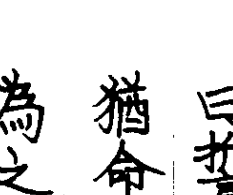
〈1350〉「曰不諱」

諱 盤 蔡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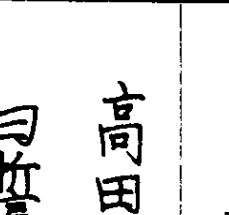
〈2923〉「不諱考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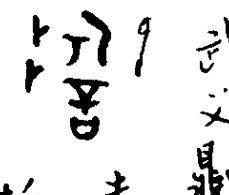
〈大45〉「諫罰朕庶民左右毋毋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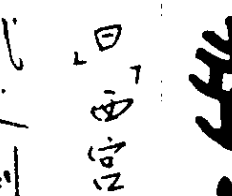
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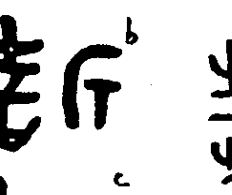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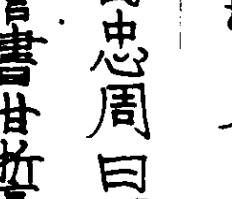
誓 从言 折聲 禮記曲禮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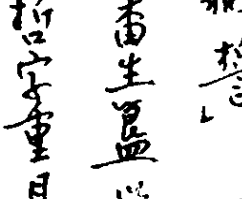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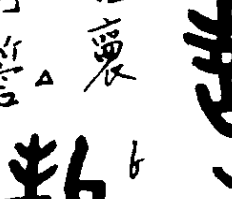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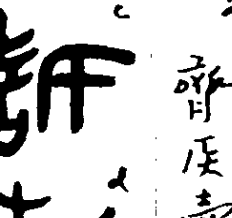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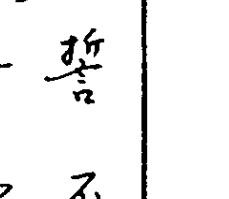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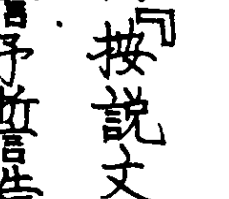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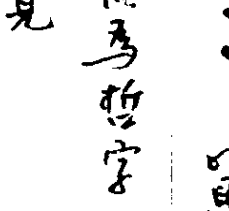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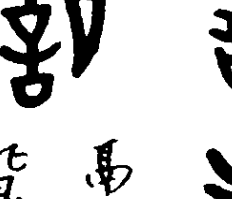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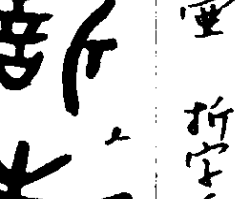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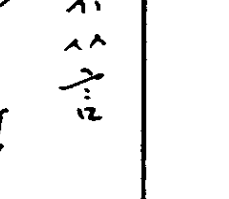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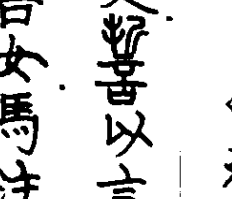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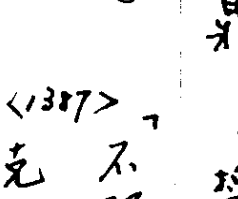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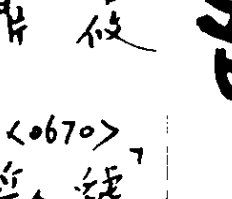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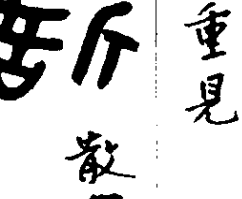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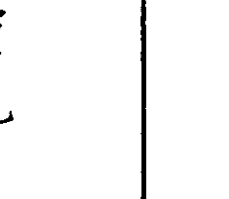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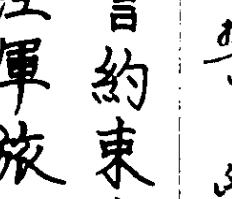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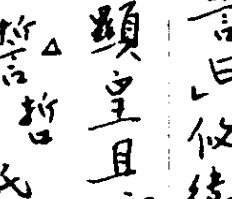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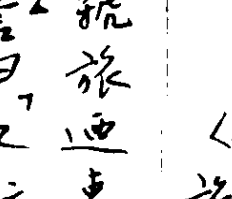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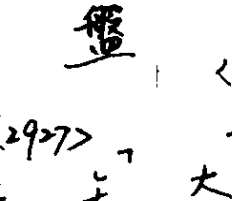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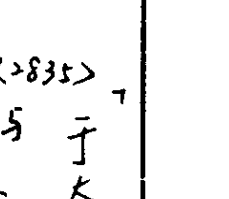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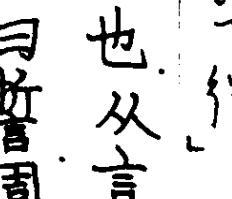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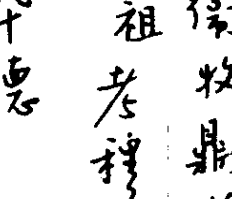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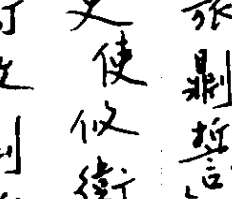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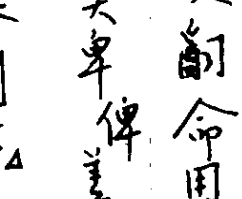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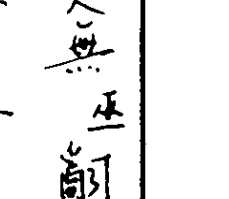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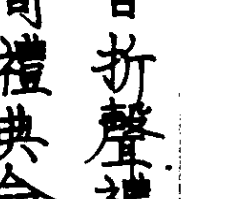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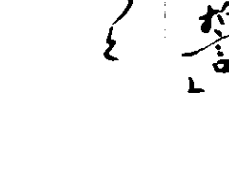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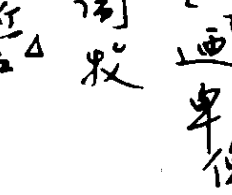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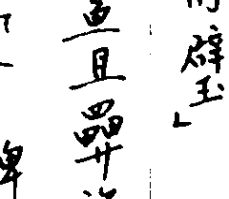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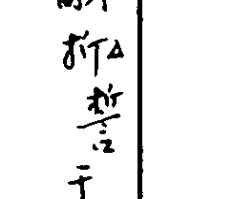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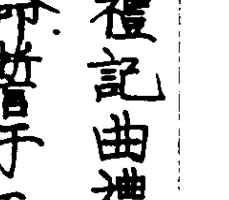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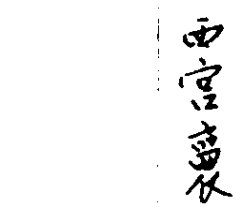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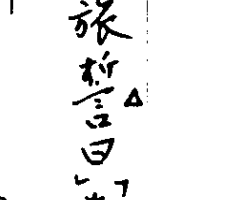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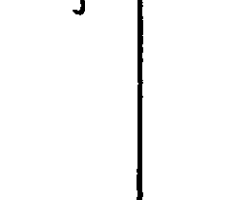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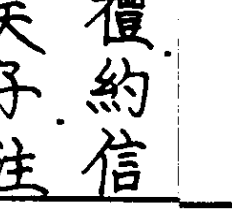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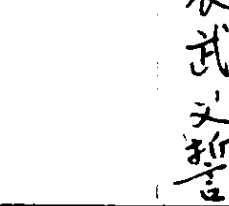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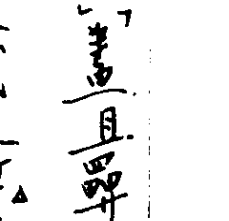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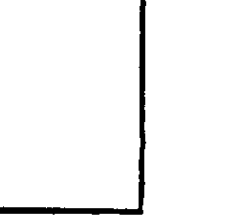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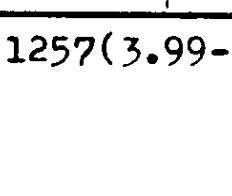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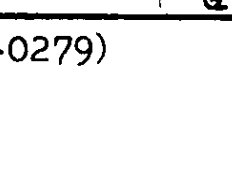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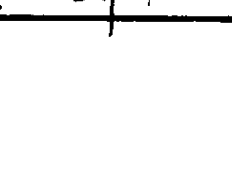












誓 不从言

齊侯壺 折字重見

〈2835〉「于大無巫劓折誓于大嗣命用辟玉」

〈2977〉「大史俾盩且嗣旅折誓曰」盩且嗣旅鼎「盩且嗣俾西宮盩从武文誓」

「曰」西宮褱武文鼎「誓」

敔簋 鬲攸比鼎

〈0670〉「毓旅迺吏使攸衛牧」誓曰「攸衛牧鼎」誓」

〈1387〉「不顯皇且祖考穆穆克誓哲厥德」

哲 哲字重見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誓以言約束也从言折聲禮記曲禮約信曰誓書甘誓予誓告女馬注軍旅曰誓周禮典命誓于天子注猶命也左文十八年傳作誓命注要信也論語夫子矢之以矢為之以上皆為誓字本義也又說文慬敬也从心折聲古文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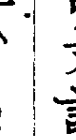
心兩部通用。悆亦當誓異文。爾雅釋言。誓謹也。禮記文王世子曲藝皆誓之注謹也。皆說文悆字義。當證悆誓同字也。又言部字古文从口。亦為通例。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古文作𠯿。此哲亦當誓字最初古文。从三吉者。吉字籀文。吉折古音通矣。但知也者哲字轉義。哲昭明也。昭明即大智也。然則經傳皆借哲為哲。石經古文有借𠯿為哲。為哲者也。書洪範。明為哲。鄭本作哲。此為正字存者矣。』（古籀篇五十二第二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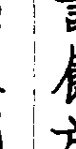
g 吳闓生曰『哲悆之借見師望鼎逸周書商先誓王悆之為誓猶明之為盟也。皆本一字後變為二義。』（吉文卷三第二四頁番生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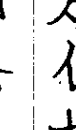
b-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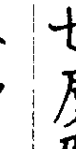
高鴻縉曰「誓發矢言也从言折聲小篆折字作𢦏从二屮此从一屮意無別皆謂以斤斷屮（散盤集釋五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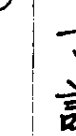
克鼎 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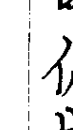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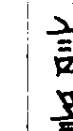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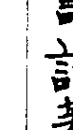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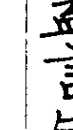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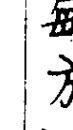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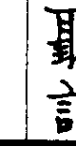












〈0675〉 諫辭敕

王家

〈1373〉 多諫 債

b 孫詒讓曰案舊釋為諫攷此字从言从束明是諫字說文言部諫舖旋促也又辵部速古文作𨒫从敕从言此云敏諫侃當為𨒫之省段字諫與敏義略同上文讕言別㠯讕為諫則此非諫字明矣（餘論卷三第四九頁孟鼎）

強運開曰孟鼎敏諫罰訟吳書入坿錄疑古敕字運開按說文諫舖旋促也廣雅釋言諫促也敏諫罰訟蓋言敏於聽訟也（古籀三補卷三第二頁）

孟鼎 敏諫敕

罰訟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諫舖旋促也从言柬聲段氏云未聞疑有誤字廣雅諫促也集韵飾也朱氏駿聲改作言之促也云舖旋促也似謂从諫省與从言不合愚按二家攷未精此云舖旋促也即謂供饌之事易需有不速之客馬注召也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速賓此以速為之又轉為召致義詩行露何以速我獄要元速字轉義古唯當以速為之說文速古文作㪚諫出於㪚』(古籀篇五十二第二四至二五頁)

b 吳闓煒曰『說文𧦝从言从束同此左右相易諫異文』(南公鼎文釋考十八頁)

a.b 陳夢家曰『敏諫罰訟即慎罰康誥克明德慎罰多方罔不明德慎罰說文娕謹也諫即謹大克鼎亦見此字舊多誤釋為諫』(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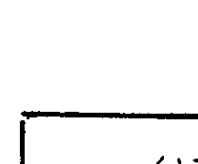
選一八一頁西周銅器斷代大盂鼎）

b 楊樹達曰『諫說文訓舖旋促廣雅訓促有急促之義而速字說文或作謇亦從言此敏諫二字同義連文敏諫罰訟謂刑獄之事當急速處之毋有留獄也』（積微六〇頁全盂鼎再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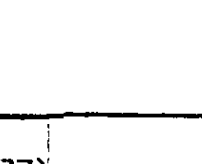
諫

諫

誠



誠 从言从成省 <1437>「如公簋」 都公簋



<1437>「如公簋」作旅簋

a 方濬益曰「㦰即誠說文誠和也从言咸聲此从咸與說文仄部厥字同」（綴遺卷八．十六頁都公誠簋）

a 劉心源曰「誠从言又从系合絨字為之」（奇觚卷五．二四頁都公誠簋）

a 高田忠周曰「按依毛公鼎絨字作㦰此从言从絨明晳也誠絨同聲故誠亦或从絨聲也說文作誠為正此為異文耳」（古籀篇五十二第二七頁）

<大37>「下若蝨雖公誠」作「蕈鼎」

詠 說文或从口

詠 尊

〈2086〉 咏 尊 彝

評

詩不公言
頌鼎手字重見

〈0674〉王手呼史繇
生冊令頌

孌

a

孌
子甲盤

〈2926〉 母母敢或有入 孌 亦 孌 亦
孌 變 宴 宄 寅

b

孌
軍 戈

〈3081〉 孌 亦
軍

c

孌 爻 乳 為 孌
宋 公 孌 戈

〈3105〉 宋 公 孌
之 賠 造
戈

d

孌 書
缶

〈2998〉 孌 曰 之
子 孫

e

孌 爻 乳 為 孌 中 伯 作 叔 姬
孌 人 壺 蓋 文 作 孌

〈2817〉 中 白 下 叔
姬 孌 人 朕 壺

f

同上

〈2817〉 中 白 下 叔 姬
孌 人 朕 壺

g

孌 爻 乳 為 孌 虢 季 子
白 盤 用 政 孌 方

〈2945〉 用 政 征
孌 方

h

秦 公 簋 竊
事 孌 事 夏

〈1382〉 竊 事
使 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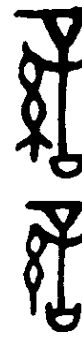
i

孌 爻 乳 為 孌 金
頌 鼎 孌 金 許

〈0674〉 孌
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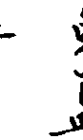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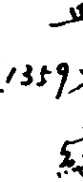
孌 頭 文 夏
梁 伯
戈

〈3118〉 卯 鬼 方 孌
日 改 亦
方

K

頌簋
〈1392〉
㠯㠯金許似
勒用事（A·B）

頌壺
〈2836〉
㠯金許
從單勒

L

α 吳式芬曰『翁祖庚說……繇或是關之省說文關妄入宮掖也讀若闌漢書所云闌入也』（據古卷三之二、七十頁兮田盤）

β 徐同柏曰『繇和鸞』（从古卷二、五頁周鄭專鼎）

α 方濬益曰『蠻古止作繇禹貢馬融注蠻慢也鄭注蠻之言縵也左氏昭公十六年經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公羊作戎曼子顧氏日知錄曰金石錄有宋公繇餗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繇者莫知其為何人今攷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為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為頭曼而宋公繇即景公也』濬益按據此可證古讀繇為蠻兜欒頭曼聲近通段亦非訛也』（綴遺卷七、九頁至十頁兮伯吉父盤）

林義光曰『說文云、纛亂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絕也、从言絲、按古作纛、楊作𢆶、今田不治之亂、古以纛爲之、亂止訓治、見亂字條、从言絲、謂言如絲之勢（文源）』

g 高田忠周曰『按元用爲蠻省文、段借也、說文纛斷也、从言从絲、古文作孿、蓋从絲少、即牽引之意、所以煩斷也、段借爲亂、說文、一曰治也、又爲聯、說文、一曰不絕也、又漢書蕭何傳南纛長爲蠻與此銘相合』（古籀篇五十三第三頁）

a 楊樹達曰『纛者、翁同書讀爲關、是也、說文十二篇上門部云、關、毌入宮掖也、从門、纛聲、讀若關、按史傳多作關、纛者、亂也、凡不當入而入謂之關、不必專指宮掖、其字从門、門非宮掖所獨有也、許君蓋據史漢諸傳恒有關入掖廷之文、故爲此訓矣』

（積微卅七頁今甲盤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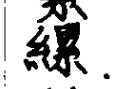
陳簋凡曰繹一說文亂也一曰治也从言絲古文繼徐灝曰箋（玷）云字與誖連屬應即誖亂之亂治絲而紊之所謂亂也灝按箋說是也爰即古文𡬝之變體今按箋徐二氏之說甚諦言絲無以會亂義故當以絲為正繼殆絲之譌變然則何以致譌前人似無說者今試一論之

甲骨文有𡬝字異構有𡬝𡬝𡬝𡬝諸體皆象以手治絲形絲作二股或三股不拘孫詒讓釋繫契文舉例羅振玉從之增訂殷虛書契考釋王國維初亦從孫說史籀篇疏證後又謂說文繼古文作𡬝形與此近甲骨學文字編今按王氏後說是也

繫有維繫聯繫懸繫係繫屬繫繫累諸義繫字構形从一系（或糸）

已足見義初不必从二糸之絲三糸之緟也是以甲骨文凡有
繫義諸字如

金文如



凡此諸字俱从一糸(一股)作而無从絲(二股)若繼(三股)者蓋無
論維繫繫縲从一股之糸取意已足而無庸作二三股亦不必
从手(又)若受作也然則繼之非繫固彰彰明甚

繼字从又从絲當以戩徐之說治絲為本義其後孳乳為

許書系此字為繭之古文古文从一手之又與从二手之爰同為一字固數數見也

說文系字下出籀文 與此形略同孫羅即據以釋此為繫今考系部所屬孫縣諸字皆从系而無一从籀文作者

當即繭之本字蓋由 譌省為 再譌而為 即 譌省↓ 再譌↓

後儒以 為繭之古文乃系 於系字之下而不知 為繭之本字繭為 之譌變(說詳下)

(即繭變)之本義為治絲引申為治治絲而紊則亂于是又引申為亂義亂實 (繭)之孳乳後世治與不治皆用亂亂行而 (繭)廢集韻亂下出 字此許書繭之古文丁度等尚知其為治亂之本字也

繹之譌變為繹要在其中體之形似致譌之時疑在漢代隸古定之後

說文言部詩謀訊信誥訟諸字所出重文偏旁言字俱作𠂤汗簡文亦多如此作繹之中體若以此代之則當為繹其與繹形極近似如其上𠂤之上筆稍損即成為𠂤則與𠂤形同漢人習見此體乃即隸定為繹中國文字廿六冊六至七頁率與亂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繹亂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絕也从言絲𠂤古文繹治也下段注云與𠂤部𠂤乙部亂音義皆同古文作𠂤恐與𠂤為一字象兩手撚絞成線之形𠂤則多一絞線之具一故有治義繹𠂤形近而混為一繹之本義當為不絕說文耳部聯下云从絲絲連不絕繹从言絲會意乃言之不絕也又諟字說文云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諟諟而來古音繹為ㄧㄝˋ

諫為之，並在元部，一為會意，一為形聲。陳鐵凡謂樂乃絲之譌，並否定絲為系字，然以一手（爪）治絲，似不可能，且古文明从受，豈可謂樂从絲變哉？金文中絲之本義已不見，孿乳為孌、孌、蠻等。

〈大22〉「孌𢦏」〈大23〉「王令敬孌嗣九陂」「孌乍朕皇考𣪘鼎彝障鼎」「孌用喜孝于朕皇考」「孌子々孫永寶用喜」〈大26〉「孌𢦏」〈大27〉「孌𢦏」〈大41〉「宋公孌之鐈鼎鼎」〈大50〉「虢事孌蠻㚔夏」

詢 錢大昕謂即詢古文 (1180)

岳之詢 數窅切 「數窅切 周作詢 羊戮切」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鬯)驗言聲也从言勻省聲漢中西城有(鬯)鄉又讀若玄(鬯)籀文不省但依旬字例不省者固古正文籀文从之耳顧氏原本玉篇引說文正相合又引聲類音大也西京賦沸卉砰訇(古籀篇五十三第六頁)』

于省吾曰『薛氏疑識師訇毀之訇字作(鬯)薛尚功釋遣郭沫若釋訇(大系攷釋一三九)並誤數窅切敲毀有(鬯)字(鬯)即(鬯)之誤撫訇字从言从勹勹即古旬字卜辭旬字作(鬯)詳王國維釋旬旬勻同文早期勻殷作(鬯)晚期王孫鐘作(鬯)是旬之演變由勹而勻而旬說文旬之古文作(鬯)即係从日勻聲說文訇駡言聲从言勻省聲漢中西城有訇鄉又讀若玄籀文作(鬯)是从(鬯)乃勹之形

譌詢即詢即詢錢大昕謂詢即詢于四岳之詢至為卓識又說文新附攷詢字訓謀从言旬聲按誤分詢詢為二字失之金文鈞字守殷作旬殷敖殷作旬从金从勹然則詢之作詢猶鈞之作夠矣（古雜六頁釋詢）

容庚曰詢、段紹嘉同志釋尵、是錯誤的、試翻金文編勹部和九部便可明白、不必深辯、郭老說詢者詢之古文、按說文言部有詢字、但詢字乃新附、可見詢字後出、許慎不知勹讀旬音、故說从言勻省聲、幷以籀文不省來作證明許氏省聲之說、不少謬誤、段玉裁于哭字注已辨之甚明、今不備引（文物一九六〇年八、九月七十八頁弭叔簋及詢簋考釋的商榷、詢簋）

郭沫若曰詢者詢之古文、甲骨文旬字多見、均作㠯、金文旬字鈞字等均同此作、釋為尵、非也（文史三四九頁弭叔簋及詢簋考

釋詢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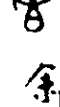
段紹嘉曰「字从九从言，當是旭字，讀若求與从旦从𠂤不同，因訂為旭。」（文物一九六〇年二月十頁陝西藍田縣出土弭叔等彝器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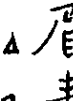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詢，驗言聲，从言勻省聲。漢中西城有詢鄉。』又讀若玄纁文作詢。段紹嘉釋作旭，非是。于容兩氏之言甚詳，皆不可易。」

〈九二四〉「師詢」「師詢」「詢誾首」「詢其萬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誕不公言
康侯簋 延字重見

〈1289〉延命康侯
「面于衛」





h 吳式芬曰『翁祖庚說……祺讀若記古其祺諶冀記字並通無記猶言無算也』（攈古卷三之二．五十五頁師袁敦）

a 徐同柏曰『祺讀為忌』b 通悳：又通己：象人跽與佗器象形子孫字同意（从古卷十三．十七頁周匊鼎）

a 孫詒讓曰『尊祺義難通』吳引徐同柏讀為忌亦肊說不足據攷說文由部東楚名缶曰由與其形聲並相近古字得通故从部卑杜林以為麒麟字糸部綷或作綦卑綷舊並从由今依段玉裁校正此祺字疑亦由之段借字尊祺箸器名猶云尊鼎尊敦也後邰伯達敦又云邰白達匜寶盖『其字右亦从其與此同左不知从何形盖哭猶它器云盖鬲盖彝依文義當亦器名舊釋為盩殊不類』攈古二之二當依此正之』（餘論卷一第三頁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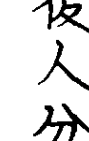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說文謀欺也从言其聲又慕忌也从言其聲二徐本如此然有誤也顧氏玉篇引慕說文忌也周書曰尚尔慕于凶德是也又引謀尔雅謀也野王按謂謀謨也今亦為基字在土部也即識許書元有慕無謀而依此篆謀慕元同字無疑說文實當作謀忌也从言其聲古文作𠔃如此而與期會也从月其聲古文作𠔃相合若夫今本謀欺也者謂謀為欺字耳古ㄖ言欠三部殆為同用雖為後增竄入亦自非無理矣（古籀篇五十三第一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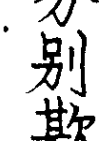
a 馬叙倫曰謀從言其聲本非器名然郘伯達敦郘伯達作寶羞敦吳式芬釋敦為簋倫謂此字作敦實說文之顡顡謀同從其得聲兩器皆借為器猶借彝為器然本字當為𠔃（刻詞七五頁旁鼎）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諆欺也」从言其聲。金文「諆作」「簋諆作」乃恒語義如其又段作期師寰簋云「折首執訊無諆徒駿馭孚士女羊牛」郭沫若以無諆徒駿為句兩周金文辭大系容庚金文編攷釋頁一四六引同郭又謂與詩車攻「徒御不驚」同義然於前後文意似有未安當於諆字斷句諆讀作計謂折首執訊無算而徒駿復馭孚士女羊牛齊厥敦云「男女無期」期亦讀作計與此正同謂其家族繁昌也』

〈大38〉「萬季無諆△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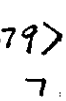
詐 段借爲作





彼文作詐云野王按今並為乍字茍說文所無當笮字誤然顧氏所見本與今本不同且彼慙作慚定必係轉寫之誤因謂詐詐元同字而彼訓為慙語亦恐為怍字段借慙于心為怍發于言為詐猶諄悖譎憰之類矣（古籀篇五十三第一五頁）

訟



〈0679〉「口曲吏使乐小子斁吕限訟子井弔」

高田忠周曰『按説文訟爭也从言公聲古文作𧥦从谷聲从容省聲也段氏云公言之也漢書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鄧展曰訟言公言也朱駿聲云以手曰爭以言曰訟易雜卦訟不親也序卦飲食必有訟鄭注猶諍也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注謂以財貨相告者』(古籀篇五十三第一七頁)

訶

訶 與歌為一字
金義鐘飲飲訶舞〈0050〉「飲飲訶△歌」
無舞(A·B)」

訶 秦公鐘〈0054〉「自乍訶△」

歌鐘「訶」朝訶右〈3102〉「朝訶△歌」庫戈」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訶大言而怒也从言可聲朱駿聲云字亦作呵漢書食貨志縱而弗呵序注責怒也字亦作歌廣雅釋詁歌息也段借重言形況字ㄨ亦作嗬廣雅釋訓呵ㄨ嗬ㄨ笑也又雙聲連語海賦呵嗽注掩鬱不明皃此攷精矣古唯有丂丂可丂為气不舒出之義丂气欲上出而礙于一以屈曲之象又反此為丂字气一旦亭留遂上衝而發其勢越揚矣丂讀若呵呵即訶字又可訓冇也許可也从口从丂ㄨ亦聲其聲發出故聲意如此而依畜嗇譊譁之例可呵訶同字顯然訶訓大言而怒

也者段借為了也了讀若呵可證矣此銘段借為歌字歌亦古唯作哥歌詞亦後出字知字作歌者歌省文與詞與了通用又詞字用為了者或以何為之所謂何誰是也何誰古作詞敦作了敦(古籀篇五十三第一七至一八頁)

〈大40〉「宋公戌之詞」鐘

a

謹 不从言

敬

重 謹字重見

文形義並與此篆合傳云楊氏能識古文奇字者真不誣也吳大澂云銘義王不責望也可通然愚謂此謹段借為忘猶縣妃彝云毋敢墜白休借墜為忘也讀本義稍迂矣（古籀篇五十三第二二頁）

郭沫若曰「㠯即謹字、說文云、謹、責望也、太玄、寇、謹其戶、正作謹、段玉裁云、墜之古文作㠯、故謹之古文亦作謹、是也、字在此乃段為忘」（兩攷四十六頁）

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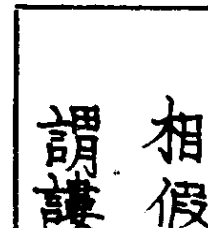
說

墨鼎〈0379〉「寘誰」「鄀」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誰何也从言隹聲蓋何即詞字段借過秦論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詩桑柔誰能執熱墨子尚賢篇以孰為之誰孰一聲之轉此朱氏駿聲之說是然按誰即唯字異文言部字古文从口此為通列而詞誰也者孰字段借孰下曰誰也誰孰亦古音通』(古籀篇五十三第二四頁)

郭沫若曰『說字右旁是身字古鉩身字多如是戠攸斬本王堕斬中息諄者信之異古鉩信多作𠰁从言千聲此从言身聲也古鉩息心字乃仁字之異仁古或作忎从心千聲身心則从心身聲字例相同可為互證』(金攷二一大負釋背)

諫



諫　義如諫言。前同書曰諫入門若論之或作謁瞰之或作闚之類　孟鼎朝夕入諫〈0676〉「敘朝夕入諫」

a 方濬益曰「諫从門若謁之或作謁瞰之或作闚是也」（綴遺卷三、二十六頁孟鼎）

a 吳大澂曰「闚从門有闢門納諫之義」（憙齋四册十六頁孟鼎）

a 吳大澂曰「闚从東言从門闢門以納諫」（古籀補十一頁孟鼎）

a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諫即諫說文分用。按劉說為是顧氏原本玉篇諫力但反說文讆讀也野王按此亦諫字猶以証言相假被也漢書滿諫証天是也今本說文訛諫也蓋誤矣愚又謂讆諫與諫讆同說文讆下曰諫讆也楚辭絕世謀女諫兮諫

讓注不正兌連讓猶曰連遷雙聲連語其義為段借說文連下曰連讓也此為正字古唯作連連亦聯段借字而讓即籀文諫字讓讕也者實為段借又依瀾連同字例諫亦或讕異文同諫由此觀之以諫讕為同字其說為是又見讕下或謂此鼎已有諫字如上文明ㄑ白ㄑ此豕當自別字細審門形諫形皆自完好非从言从闌聲而从門諫聲亦闌字異文段借為諫耳果然亦與下文同例當互相證今姑存于兩部云」(古籀篇五十二第二六頁)

α 陳夢家曰「諫从閒柬聲與說文之讕非一字說文閒和說而諍也乃是諫之本義」(金選一八一頁西周銅器斷代大盂鼎)

訣 說文所無 見於 <00158> 匋有不 義訣 (A·B)

a 若沪鐘

b 郭沫若曰『訣字見玉篇、謀也』(文史三二五頁者汈鐘銘考釋)

b 平心曰『訣讀誘導也』(中華三輯九五頁者汈鐘銘考釋讀後記)

詠

詠 詠 說文所無

詠鼎

<0349>「詠啟」

詠旅鼎

詼 說文所無 <2706> 詼帝 a 訡 a
寡子貞 家

a 方濬益曰說文辞讓也爾雅辞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又云本作訊音信文選思元幽通二賦注并引爾雅作訊告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辞告也辞訊二字經典多通(綴遺卷十二三十頁羣丞叔貞蓋)

高田忠周曰劉[忘源]氏古文審云此字从言从衣、為卒之省文庚嬴鼎卒事之卒作衣可證此辞用為瘁・按劉氏論篆形是說文說讓也从言卒聲經傳往々誤以訊為之艸書ㄚ子相似故以楷釋艸者致此誤耳又按吳語辞申胥莊子徐無鬼窓士無淩辞之事此為本義又轉為爾雅釋詁辞告也銘意蓋是也劉云為瘁、即顇字非銘義也或讀為淬亦通(古籀篇五十

三（第二一頁）

α 郭沫若曰『該字古書所無，舊或釋許，案許字無義，當是哀之異文，古字从言从口每無別，如哉或作𢦏（陳侯因資鎛）詠則作咏（孟子卣）咏父毀）是也。哀愛古字通，此讀為愛。』（金文一四二頁前讀補遺寡

𢦏

a

𢦏 說文所無

孟𢦏父壺 〈2703〉「孟𢦏父壺」作𢦏

a 周名煇曰「言部𢦏孟𢦏父壺說文無此字舊釋𢦏同識不塙字彙補有識字具義切音支當即此字强氏定為字彙補之識字音支今考定為𢦏字重文當入戈部名煇案字彙明代俗書而强氏據以考古此與鄉愚據封神榜演義解經者何異此篆从𢦏从言舊釋同識固無大誤蓋𢦏字从戈从音此篆从𢦏从言从言與音同意即就强書所錄徵之如沈兒鐘銘𢦏字从音而王孫鐘銘𢦏字从言亦可證也又如格伯簋𢦏字作𢦏从戈从言趩尊銘作𢦏从戈从音而說文解音字从言含一者是矣𢦏字从𢦏从戈者當以才為音符𢦏从戈𢦏才聲𢦏古音同在之部音支則在支部之支二部絕不相通强氏于

形既疏音理尤不達而欲上通古籀難矣餘義參見中卷言部
戠字條案參閱周名煇說1610條（古籀考卷下九至一〇頁）

〈大26〉「穆公入右戠立中廷」「戠」「戠拜稽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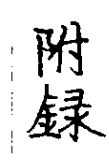
鬯

a 鬯 攸言 說文所無 舒王鐘 〈0051〉 其音攸 攸音ㄧㄡ

a 高田忠周曰『按舊釋作悠實非是悠之訓遠義者段借為攸也攸為水行攸ㄑ故轉為遠長義此云其音攸音ㄑ亦攸ㄑ也其義用專于音故亦从音攸音固攸字別出異文銘上文曰中縣且易易亦加音作韻與此攸音加音同意也但其字已从音从攸ㄑ亦聲細別攸音亦自為別字所以字乳而益多也姑存于各部以弘其用云或云此篆攸下从言非从音者然攸音亦說文所無而金文言音通用恒見攸音或作攸音敢不足異也銘下文云韙ㄑ配ㄑ顧野王音部韙字書或鍠字也樂聲也鼓聲也又言部諻方言音也蒼頡篇諻樂也此韙諻同亦音言通例(古籀篇五十三第三七頁)

a

高田忠周曰『按此銘上文中縣且易ㄑ作鬲下文鍚ㄑ酨ㄑ鍚作鼏並皆从音為義故知此言即音省而簪亦元攸異文明矣唯字已从音从攸ㄑ亦聲細別亦自為各字猶易暘元同字而說文別出之例故姑存于兩部弘其用云簪ㄑ謂聲遠聞與攸ㄑ同』(古籀篇六十第二七頁)

a 

諫 說文所無

王孫鐘中諫虞揚

<0060> 「中終韐△翰」

虞且揚賜

鐘 沇兒

<0052> 「中終韐△」

虞且

揚

<0051> 「中諫△虞暘陽」

b 方濬益曰『左从音右象樂縣之形辟氏釋縣今從之』（綴遺卷二十六頁郘王子沇兒鐘）

a 丁佛言曰『王孫鐘疑从堇从言或是哲通祈誓』（古籀補補附録四頁）

強運開曰『王孫鐘中諫虞揚元鳴孔皇 沇兒鐘文與上同丁書入坿録云从軟从言或是哲通祈誓運開按此象

从斁从音非从言當即古文音字鐘鳴象鸞和之音易曰翰音登于天从斁即从翰省也」（古籀三補卷三第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銘用為中縣且揚之縣然其揚以易異文旁為之字即作鶱知此㠯亦从字合㠯以得斁形也然此鶱即轏字顯矣唯說文言部無轏此古字逸文也然元用為縣字縣斁古音同部故知从言斁聲而其義未攷姑存疑云」（古籀篇五十三第二八頁）

郭沫若曰「轏字遺者鐘作轏許子鐘作鶱、鶱字見說文、曰、鷖肥翰音者也从鳥斁聲、魯郊呂丹雞祝曰、呂斯翰音赤羽去魯庚之咎、是知轏轏均鶱之異、即翰与雞在初亦當同是一物、說文分鶱翰雞為三字者、後起之歧異也」（兩攷一六〇頁沈

兒鐘）

郭沫若曰『鄀子盥師鐘鄀子盥師䍙其吉金、自作鈴鐘、中鵹
虡鏞、元鳴孔皇、中下一文、宋人釋為縣、案其字形雖稍稍
譌變、確是鷹字、說文鷹雉肥鷹音者也、从鳥孰聲、魯郊吕丹
雞祝曰吕斯鷹音赤羽、去魚昔侯之咎、此字正从鳥孰聲也。
字或从音、沇兒鐘邾王庚之怒子沇兒䍙其吉金、自作鏞鐘、中
鵹虡鏞、元鳴孔皇、蓋从雉肥鷹音故从音也。
一或从言、王孫鐘王孫遺者䍙其吉金、自作龢鐘、中𤔔虡
鏞、元鳴孔皇、三器出處見詳大系索引爾雅釋樂大篇謂之言、从言从音、其
義一也、故𪇭与鵹均是鷹之異文。』（金攷一八六頁釋中鷹虡鏞）

徐中舒曰『王孫鐘沈兒鐘並有中諅虘旃語此與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窶且貧終和且平終善且有語法全同中終音同故得相通虘即且之繁文銅器中有虎頭與無虎頭字多無別又諅旃猶干揚激揚也樂記云夫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鄭注以干揚為干戈戚揚之干揚其說難通賈誼鵩服云水激則旱旱有激意干揚激揚也干揚為古語聲轉遂為激揚(詩揚之水毛傳云揚激揚也)韓詩干激古並見母字故得相通終諅且旃終既也(王引之繹言既激且揚也』(鬳氏編鐘圖釋三頁)

ㄚ

柯昌濟曰『吳清卿先生釋律案字從音從卓當是古調字卓調聲轉故從卓聲淮南子天文訓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高注和也』(韓華一七頁王孫鐘)

張日昇曰『按字从言从軟說文所無宋人釋縣非是郭沫若據鄀子盤師鐘「中鶾虘旂」一語謂鶾鎗並為鶾之異文其言似是而非徐中舒讀鎗旂為干揚即激揚也然字既从言若音軟聲當即翰音之本字說文云「鶾鷄肥翰音者也从鳥軟聲」鶾為肥鷄其鳴聲高而長又从軟聲故可借作翰音之鎗然二字非一也』

饔

a

饔 說文所無

仲叡父盤 〈29.1〉 用夙饔飤仲氏饗

a 孫詒讓曰『𩙿字右从食从又左从𠂤當為缶齊國差甗字从缶作𠂤大鼎鬲字从𠂤正同當為鎗之異文舊釋為从又者鎗縛文也集韻四十四有飽或作鎗呂氏春秋辨土篇云為其唯雖厚後遍而及急省鎗也明古飽字有作鎗者故呂不韋得用之此古文之存於先秦古子者金文與彼正合說文失載亦許君之疏也』名原下二一頁

a 孫詒讓曰『筠清釋為餐以字形當之殊不類攷此字左从𠂤當為缶齊國差甗鑑字从𠂤攘古三之一 又金文寶字所从缶形亦多作𠂤或作𠂤與此正相近蓋此當為鎗之異文从又者繁縛文也集韻四十四有飽或作餔呂氏春秋辨土篇為其唯厚而及

餘者亦即此字蓋周時固有此異文故呂不韋用之矣說文食部飥重文餘云古文飥从采聲采聲缶聲古文亦多互通後矩中盨云諸友具飥彼文作(「分右形闕蝕似亦从缶也(據古三之一)又後大鼎王召丞馬雁令取鎢鷗卅匹易大彼鎢作(「分左从丞與此亦相似(據古三之一)鎢即鎢之借字爾雅釋畜驪白雜毛鎢詩鄭風大叔于田作鎢彼鼎作(「分右亦似从鳥形說文無鎢字鳥部鎢重文鴢鎢或从包鴢之為鎢猶此以餘為飥足相比例也』(餘論卷二第十八至十九頁仲虡父盤)

α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今本云聲吞也从食奴聲或作飡从食从水而野王原本玉篇引脯也浪說文今餐字也又飧下引說文吞也韓詩不素飧此所據即古本與今本相反知今本轉寫者誤互相易也說詳飧下若从今本為吞義此銘不可讀而从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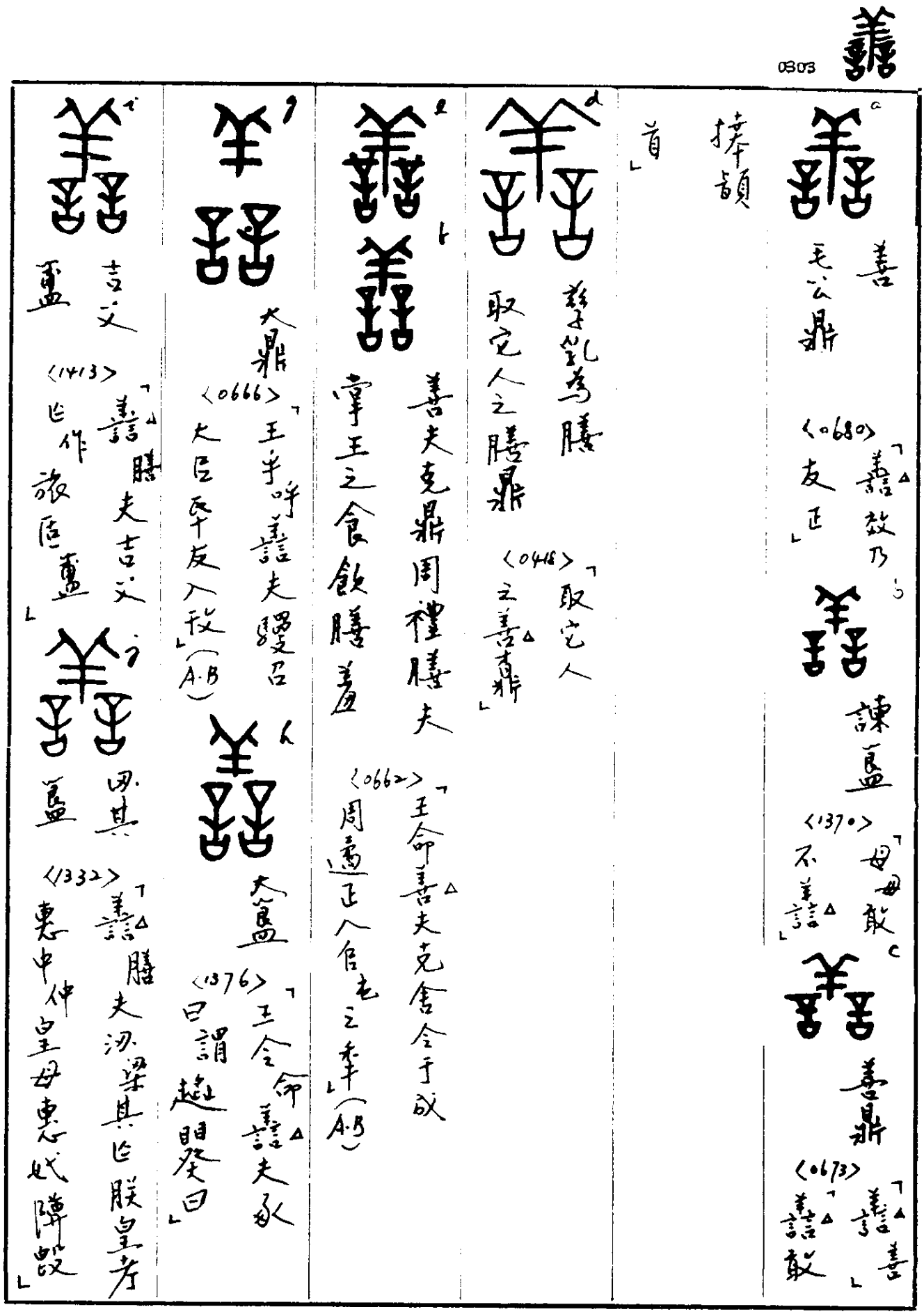
本銘義自順亦當證今本之誤矣愚謂餐之从叙當粲省文精米曰粲以為飯脯謂之餐粲音義皆近故詩還曰予授子之粲傳餐也可證矣但此篆从食从丑以與叙自別又丑似舌不舌似缶不缶疑為舍省文果然从食从舍从又為會意舍者館也又家也手持脯以進亦當於屋下行之或云又即叙省聲亦通顧野王自云餐蘇昆反周禮司儀之職掌致餐積之禮鄭玄曰餐食也小禮曰餐大禮曰饔毛詩有饛簋餐傳曰餐孰食也謂黍稷也正亦與此銘義合經傳省作飧近來學者皆泥今本說文其所引悉改作飧殊誤（古籀篇八十八第二五至二六頁）

張日昇曰「按字从言从餐說文所無孫詒讓謂字从缶乃飤之異文飤然字明从言不从缶」

讜

讜 說文所無 廣韻讜言 狂言 讜季獻 通

〈1475〉「讜」季獻作旅盤



善 毛公鼎

〈0680〉善效乃友正

〈0418〉取它人之善鼎

善夫克鼎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

〈0662〉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自之乘(A·B)

大鼎 〈0666〉王乎善夫豐召大臣入右(A·B)

〈1376〉王令命善夫豕曰謂趙曰

善 吉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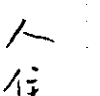
〈1413〉善作旅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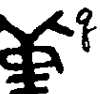
善夫吉父鬲 四

〈1332〉善膳夫梁其 臣朕皇考惠中仲皇母惠妃 膳設

諫鼎 〈0681〉善敢

善鼎 〈0673〉善敢





1312(3.154-0303)

林義光曰『說文云「譱吉也。从言羊。此與義美同意。按言美爲善羊美者。二言者相善之意。與競義反。古作「譱」毛公鼎作「譱」彝』

（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譱吉也。从言从羊。與義美同意。篆文作「譱」从言从羊。隸省作善。吉義近君子之言爲吉。其嘉祥者謂之善也。善者言之健全者也』（古籀篇五十三第三一頁）

商承祚曰『說文「譱吉也。篆文从言。案段氏云。據此則譱爲古文可知矣。此亦上部之例。先古後篆也。譱字今惟見於周禮。他

皆作善金文克鼎等皆作譱無作善者則譱非古文即籀文矣（古攷十九頁）

斯維至曰案周禮冢宰下有膳夫其職為掌王之飲食膳羞此於金文無徵大克鼎云王呼尹氏册命善夫克王若曰克昔先王既命汝出納朕命則善夫為出納王命似與宰職相同古書中於膳夫膳宰宰夫等職常相混用此亦可證彼等古本同職清胡匡衷孫詒讓於其名義辨之至悉茲引於下膳宰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蒯而檀弓云蒉也宰夫也左傳稱宰夫胹熊蹯不熟而公羊傳云膳宰熊蹯不熟是其確證膳夫亦稱膳宰玉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饔是也左傳所云宰夫將解黿宰夫和之類皆指謂膳宰韋昭注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釋膳宰省由後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為一（以上胡說）案胡說是也（此下係孫之案語）膳夫大戴禮記保傅篇又謂之大宰亦與冢宰異（見周禮正義天官序膳夫疏）其他彝銘所見亦大致如是如大殷云王命善夫鷹曰朝暮曰余既錫大乃里大鼎云王呼善夫駿召大以厥友入攷小克鼎云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

周邁正八師皆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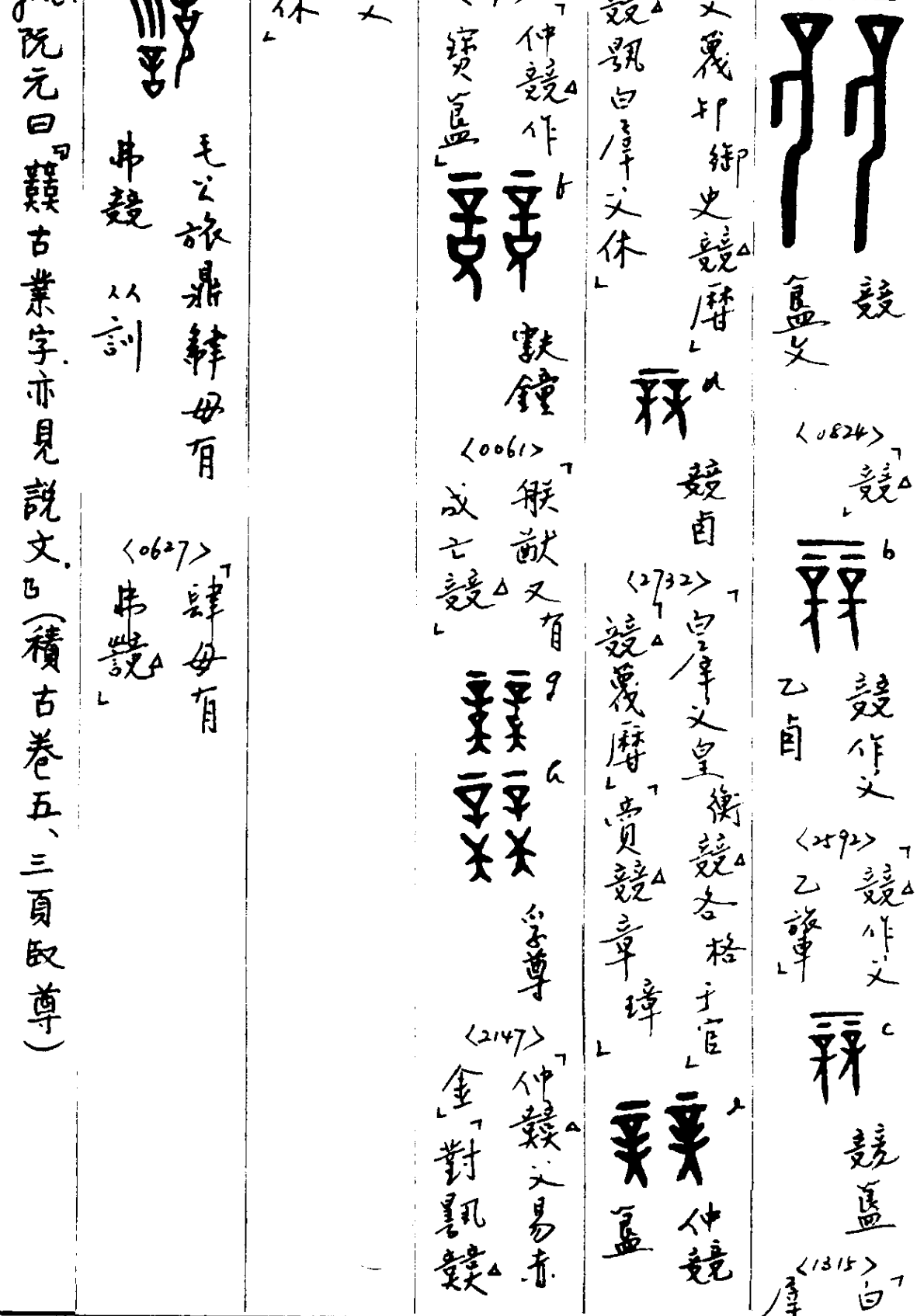
師晨鼎云王呼作冊尹冊命師晨足師俗嗣邑人佳與小臣善夫守口官犬眾奠人善夫官守友案此銘小臣善夫官犬皆師晨之家臣其系屬自不可與王官同論郭沫若云小臣周官屬司馬為大僕所頒轄善夫膳夫屬冢宰虎此為犬字郭於考釋已正殆虎賁屬於司馬凡此均與古器不合周官質疑其疑非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三至四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又楊樹達曰余謂善葢假為膳說文四篇上肉部云膳具食也从肉善聲詩十月之交云仲允膳夫周禮天官有膳夫職而金文善夫鼎作善不作膳以善為膳與此銘文正同也或曰善字从羊乃膳之初文从肉作膳者乃後起加形旁字凡會意字加形旁必犯

又重複，此加肉旁，與从羊義複，說亦通。（積微二一〇頁取它人鼎跋）

〈大18〉「女汝母毋弗諆。效姜氏人」〈大21〉「母毋敢否諆。」〈大25〉「諆。效乃友內入辟辟」

競



盂鼎 競 〈0824〉 競 乙 競作父乙 〈2492〉 競作父乙 競 競盨 〈1315〉 白

父義邦御史競 競 競卣 〈2732〉 白 伯父皇衡競 各格于宮 仲競 競 競覭白 伯父休 競覭厚 賞競 章璋 競盨

〈1175〉 仲競作 競 競盨 默鐘 〈0061〉 朕 敢又有 競 成亡競 競 競

林義光曰『說文云競彊語也从詰二人按二人首上有言象言語相競意古作𠯿宗周或作𠯿𠯿𠯿取大象人形與从人同說文云競樂曲盡爲競从音儿按音儿非義字爲競之半形古从言从音多通用又與競同音即競省魏鄭文公碑競作競與古甚合說文云競言也从二言讀若競按即競之偏旁不爲字』

（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當此訓字當从言人或从言下未詳但般競爲韵即是訓緐文或从二言从順省聲或从競省从川聲而銘意當讀爲順廣雅釋詁訓順也樂記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與此義近矣』（古籀篇五十二第一一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競彊語也一曰逐也从詰从二人段氏云從二人二言也古音讀如彊愚謂此解元當作彊也後人誤沾

語字若訓彊語。為語段借。競之从語。取于彊爭之義。以轉義會意也。左襄十年傳。師競已甚。注。爭競也。又莊子齊物論。有競有爭。注並逐曰競。又詩桑柔。職競用力。長發。不競不絿。箋逐也。左哀二十三傳。使肥與有執競焉。注遽也。離騷。眾皆競進而貪婪兮。注並也。又轉為爾雅競彊也。詩烈文無競維人。廣雅。競。武也。(古籀篇五十三第三〇頁)

徐中舒曰。金文有言亡競者。

尹其亘萬年受乎永魯亡競在服。——尹卣

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獻有成。亡競。我維司配皇天。——宗周鐘

文王孫亡弗褱井。亡克競乎剌(烈)。——毛伯敦

亡競詩作無競。毛傳無競競也。(抑及執競傳)競彊也。(桑柔及烈文傳)以無為

發語辭．以競為强．以釋此諸金文皆不可通．故林義光詩經通解讀競為境．以無競為無境界．其說抑無競維人云

競讀為境．境古字作竟．竟即競之省形也．境彊古同音．無競或與無疆通用．宗周鐘亡競我唯司配皇天．執競篇武篇並云無競維烈．亡競無競皆即無疆也．（原注宣十二年左傳引武篇無競維烈．杜解亦以為武王成無疆之業．）此與詩烈文篇無競皆訓為無境界．與無疆常訓為無終極者稍異．

林氏此說以無競為無境界．以釋尹卣宗周鐘固無不可．但以釋毛伯殷亡克競夨剌則仍不可通．毛伯殷銘文見於西清古鑑．雖出傳模．其文與詩烈文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語意頗相似．（詩百辟其刑之之刑．即金文裘井之井．）以詩言之則金文以亡競裘井並舉．確非誤釋．從而無競之說．必須別尋新

徑案競有彊意毛傳實不誤左傳言競及不競者甚多如僖七年傳云誇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不能彊即釋不競之義又如宣元年傳云於是晉侯侈趙盾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宣二年傳云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成九年傳云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襄十八年傳云南風不競多死聲以上競皆當釋彊又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弱為競爽之反則競爽之有彊意亦不繁言而喻蓋競者爭競晉語八其臣不心競而力爭競與爭對文競即爭也爭而勝斯為彊矣又爭競非一人之事故競又有並意離騷眾皆競進而貪婪兮注競並也莊子齊物論有競有爭注並逐曰競是亡競即無與比並無與爭競之意據此以釋金文尹卣亡競在服服事也在事猶言在位也言在位莫與並也宗

周鐘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競朕為余之所有格言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之猷有所成就莫與比也毛伯殷亡克競厥剌言莫能比其光烈也（集刊第六本一分三六至三七頁金文嘏解釋例）

g-h. 郭沫若曰「競當是競字之異从大与从儿同意大象人正面形儿象人側立形」（兩攷六十一頁臣辰）〈1407〉

i 周名煇曰「言部譶毛公旅鼎丁氏定為訓字今考定為競字古文

名煇案譶字从辛从言从?而?即人形字說文言部云競彊語也一曰逐也从言从二人言競言也而辛在言上當為象語气之上越而非水流之川字古文有文同實異者如首字鼎字从辛象毛髮形與此文从辛為气形者同例皆非川字也气字

說文气部作𠂤云雲气也象形.反寫為彡.亦气字.說文彡部云.
彡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橫寫為𠂤.齊侯壺銘云.用
气嘉命.假气為乞.古文乞殆為一字也.此作𠂤.明為豎寫.象言時气直出之形.
从詰者二人之言相競.一言上从𠂤.象發言之人.一言下从勹.
象言从人出.此科形以定字者矣.

銘文云.肆毋毋又有弗競者.弗競周代成語.猶經傳言無競也.
弗不同用.春秋文公二年傳.夏父弗忌.漢書古今人表作夏父
不忌.不無同用.詩板篇云.無敢戲豫.無敢馳驅.春秋昭公三十
三年傳引作不敢戲豫不敢馳驅.可證.金文如宗周鐘銘云.保余小子朕有猷亡
競.亡讀如無.同常語也.爾雅釋言云.競彊也.詩烈文篇云.無競
維人.柔桑篇云.秉心無競.弗競.亡競.無競.三詞皆一語之轉.(古
籀考卷中二二至二三頁)

朱芳圃曰『說文言部競彊語也一曰逐也从言从二人林義光曰按二人首上有言象言語相競意文源八一羅振玉曰諸器中競字首筆聯一為一者象二人之言相糾葛觸近令篆析而二之誼不如从一之密遼居乙稿二四按林羅二說非也羌象人頭上戴辛字之結構與妾相同兩之為形故有彊義詩周頌執競執競武王大雅抑無競維人鄭箋戈並云競彊也彊有爭勝之義故引伸之訓逐詩商頌長發不競不絿大雅桑柔職競用力鄭箋並云競逐也逐與爭義近故又訓爭左傳襄公十年師競已甚杜注競爭也』（釋褧二十二頁競）

屈萬里曰『蓋無競之語金文及周書中並數見之宗周鐘佳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競

班殷文王孫亡弗裹井(刑)亡克競厥(厥)刺(烈)

周書大武篇無競維害有功無敗

又和寤篇無競維人人允忠

又大開篇無競維義

又大匡篇無競維人維允維讓

綜合諸語證之則無競之義可得而說按詩中兩見職競之語

小雅十月之交職競由人大雅桑柔職競用力鄭氏於職競用力箋云競逐也胡承珙毛詩後箋於十月之交職競由人說云

凡主相爭逐為其事者古語蓋謂之職競襄八年左傳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杜註謂既卜且謀多但主相競逐為網羅之事無成功也哀二十三年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

彿此謂國事方殷主為奔走無暇赴弔故杜於此注云競逐也其實義皆相近桑柔職競用力亦同此義

按胡氏之說甚諦蓋專事爭逐者詩謂之職競行爭逐之事者詩謂之執競見周頌執競篇蓋指武王伐紂之事言退讓不爭者詩謂之不競見商頌長發而無競者則謂莫之與競競之義謂爭逐引申之則猶今語之較量比擬亦即毛鄭所謂彊也（書傭一七九至一八〇頁）

詩三百篇成語零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競彊語也一曰逐也从詰从二人林義光謂二人首上有言朱芳圃則謂象人上戴辛兩氏之言皆未當競篆字作𠦂乃最近初文象二人相並口向上以語相爭勝頂上一橫示齊而後競之意許訓彊語得其朔義復引申為比並

離騷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注「競並也」是也字衍變作競仲競簋若競遂有从言从二人之說而失其本也說文兄部競下云「競逐也从二兄二兄競意从丰聲」古音丰在祭部當作競在蒸部當作丰聲之說非是縱使以丰為聲一丰已足何必从幷窃疑競競一字其云二兄競意正所之注脚又詩小雅無羊傳「矜矜競競戒言堅彊也」訓彊訓競皆足以見競為競之譌也金文恒語無競徐中舒釋作無比是也」

「文王孫亡弗褱井懷刑亡競」

音

音 舒王鐘〈0051〉「其音ㄙㄣ」楚王領鐘〈0031〉「其聿其言」按郭
「詧ㄔㄚˊ」音 其聿其音 文所釋與容氏異

林義光曰『說文云音聲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按本義當為言之聲从言一以示音在言中古作音伯矩敦作音毛公鼎唇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音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蓋音無可以象故借言為形意一以象其意指事也亦與甘从口含一同意顧野王云尚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陰陽之聲皆播之以八音金石絲竹土革木匏也禮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動物使之然感物而動故形於聲ㄙ相應故生變

變成方謂之音鄭玄曰宮商角徵羽襍比曰音單出曰聲也野王按直出於響曰聲以聲相韻曰音故樂記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聲ㄧ成文謂之音此說詳矣(古籀篇五十三第三三頁)

高鴻縉曰「按字意當為言之音故从言而以一表音之假象指事字名詞」(字例三篇三五頁)

〈大50〉「其音ㄙ鈌ㄨ」

章

a 章 彝乙亥盉 玉十丰瑋 〈1203〉「王錫口口貝 b 競卣 〈2732〉「賞競章瑋」

c 師遽方彝 〈2443〉「王呼宰利易錫師遽 d 遽圃圭一瑋章三」 〈1392〉「仅入堇瑋（A.B）」 e 頌盉

b 頌鼎 〈0674〉「仅入迫納堇章瑾瑋」 f 大盂 〈1376〉「賜賓儐永章 g 瑋」大賓永覲章

h 瑋」賓覲 i 萬盉 〈1344〉「佢黃賓覲章」 j 菊瑋一」 k 召伯盉 〈1373〉「今重命乎尹氏大章瑋」

l 史頌簋 鮮寡章 馬四匹吉金 〈1356〉「鮮賓儐章瑋（A.B）拜韻氏釋文可讀共容氏異

m 〈0658〉「鮮賓儐章瑋馬三匹吉金」 〈1390〉「易錫女妝畐章瓚瑋三」 〈1497〉「章 〈2836〉「斥之嚚夫已商从田」 反入覲章」

l.m 徐同柏曰『龍即龍字通作寵』（从古卷二、十六頁周史頌敦）

d.e 徐同柏曰『覲寵猶云覲光寵與光同意』（从古卷六、三十三頁周頌敦）

f 劉心源曰『龍作龏汗簡龏字即此或釋章非此用為寵大敦龏帛來龏馬兩皆非章字詩何天之龍維龍維光龍即寵也』（奇觚卷二、二十一頁頌鼎）

f 強運開曰『龏頌鼎冊佩以出反入覲龏吳書釋邑章非按龏為古龍字段為寵詩荷天之龍可證』（古籀三補卷七第九頁）林義光曰『說文云龏樂竟為一章从音十十數之終也按古作龏从龍省从辛辛罪也以𠂤鼎作龏从龍省从辛辛罪也以𠂤鼎

束之法以約束有罪也曰所以束見東字黃字條或作東大（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童樂歌竟為一章也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此說有誤愚初謂十甲古文同形並作十而甲之十或變作于鼓文淳字右旁作𠂤可證但童字从甲未詳何意因謂此十亦于省也樂歌一章而終其聲平舒而盡也如下文下筆作丂屈曲尤甚而于字往々作丂可證也……

愚嘗攷童字形如上見今再按未為是童字元非从音从十甲即古華字畢姬尊畢作畢丁亥彝畢公作畢可證童之从華即是畢省畢本訓田罔也从田从華華有柄可持之象此有本有末者轉為畢終義廣雅釋詁三畢竟也書大誥攸受休畢疏終也爾雅釋詁畢盡也竟也者與說文章下樂竟為一章又竟下

樂曲盡為竟之說合焉說文支部斁盡也畢斁古今字也然則
竟字从畢囱為當然又辛即童省文童竟古音相近其始當為
同音竟从童省聲故或作㒳竟又作竟章竟作竟者以音為竟
省以亠為丫省又或作竟章竟者並皆借童省為竟也若不然
竟之上形即竟省文从竟从畢會意自顯安建竟為部首收竟
于部中要竟在本部元非古義不敢肊定存疑云(古籀篇五十
三第三四至三五頁)

高鴻縉曰說文竟樂竟為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切諸良
按章明也从日辛聲日與辛穿合古作㒳後世借為樂章文
章等意乃段彰為之(字例五篇九二頁)

朱芳圃曰『說文音部、章、樂竟為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林義光曰、桉古作童、不从音、亦不从十、本義當為法、从辛、辛、罪也、从日東之、法以約束有罪也、文源八四桉林說非也、字象薪燃燒時光彩成環之形、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易豐六五、來章有慶、虞注、章、顯也、國語周語、其飾彌章、韋注、章、著也、是其義也、孳乳為彰、說文彡部、彰、文彰也、从彡、章、章、亦聲、』（釋林敦二十頁至二十一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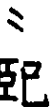
〈大31〉「楚王酓章」乍作曾侯乙宗彝」

諻

a

諻 說文所無廣韵諻語声 邵王簋

之鼎鼓之鼎

c 

邾王子鐘諻：配：沈兒鐘作皇：

〈0051〉

配 諻

〈0060〉

皇光々趨々

〈1103〉

邵王之諻 邵王之鬲鼎

b

邵王鼎

〈0444〉

邵王之諻

c 高田忠周曰『徐王子和鐘中縣且易元鳴孔皇其音鏘々聞于四方諻々配々……按元鳴孔皇々即鍠字省文段借說文鐘聲也从金皇聲詩執競鐘鼓鍠々毛詩借喤為之蓋鍠者鐘聲之大也故下句云聞于四方可證鄀子鐘借煌為之煌喤皆音

通耳銘下又云諻〻𠂤〻諻亦鍠字爾雅諻〻樂也注鐘鼓音是也但他器銘云沱〻𠂤〻男福無期與此諻〻𠂤〻同例即祝禱語重言形況字也蓋謂和樂之意鍠字轉義𠂤亦與堅通用然則此銘本義用省文轉義用異文亦希見之例也字亦作鐄長笛賦鏘鐄譽嗃是也又金索云諻即喤字非然鍠或借喤〻亦當借鍠為之耳」（古籀篇十二第一一頁）

a 商承祚曰「諻說文所無口部喤小兒聲引詩曰其泣喤喤揚子方言十二𣪊諻音也左思吳都賦諠譁喤呷注喤与諻通案言口古文不別如詠碁詧金文皆从口謀碁詧信說文之古文亦从口」（十二遐四頁至五頁邵王之諻簋）

a 陳仁濤曰「張政烺說鼎銘諻作𢍏以殷銘按之自是諻字無疑蓋字體之變化然也此如詹惠公名史記世家作弗湟集解徐

廣曰表云弗生也索隱系本作弗皇年表作孝公子弗生是皇之變體近於生字故籍中固已多如此矣……

考方言六

南楚瀑湟之間母謂之媓

又廣雅釋親

媓母也

此蓋漢代楚之方言如此楊雄著之於篇張揖因以為詁自來語言中親屬稱語詞之改變甚緩古者楚南交通不便教化未周部族聚居習於故俗四五百年間自可保存其固有之方言故余謂此鼎與毀銘之諻皆當與媓同義而訓為母先有段借後出本字固文字發生常例邵王之諻蓋即楚昭王之母也(金匱論古初集七一頁又七三至七四頁邵王之諻毀)

童 孳乳為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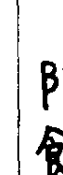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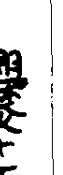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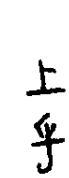
毛公鼎 雩四方 先母動

〈1357〉金童踵

強運開曰『毛公鼎雩四方先母動段借為動 番生敔金與毛公鼎金金同文則又段為矣』(古籀三補卷三第四頁)

a 張之綱曰『徐』同柏云蠢動童重古通窓齋从之孫詒讓云依徐吳讀當如左宣十一年傳謂陳人無動詩商頌不震不動戔戈不可驚憚又疑讀爲憧說文憧心不定也亦擾亂之意(斠釋五頁)b

妾

妾 〈0675〉  毛公鼎  〈1371〉 

林義光曰『說文云。妾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从辛从女。按古作 。伊尌彝作 。克尌彝』（文源）

朱芳圃曰『說文辛部。妾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从辛从女。春秋傳云。女為人妾。妾不娉也。按許君此說。後世學者深信不疑。其實大有未諦。果如其言。龍鳳諸物。有何辠尤而以辛加於其頭上乎。其說之誤。昭然明矣。余謂妾象女頭上戴辛。辛與辛同。辛。爨薪也。書粲誓。臣妾逋逃。鄭注。臣妾。厮役之屬也。史記張耳陳餘傳。有厮養卒。集解引韋昭曰。析薪為厮。炊烹為養。蓋古代戰爭時俘獲異族之婦女。使之服析薪炊烹之役。故造字象之。釋名釋親屬。妾。接也。以賤見接幸也。即被俘獲之婦女。除服役外。

兼薦枕席、後漸轉為多妻制度中婦女等級之名。」（釋林取二十一負妾）

〈大21〉「媵嗣我西隣東隣僕駁百工牧臣妾」

業

a

業

鄭玉職劍

〈3157〉鄭玉職匜式

業鉦鎛文均

林義光曰『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巾巾象版按晉公盦有業字當即業之繁文丵象全虡上有飾版之形業字象鼓聲在虡上形亦以木為虡足則業下當非巾字（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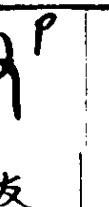
高鴻縉曰『丵（篆）說文丵大版也所以飾栒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巾巾象版詩曰虡業維樅賁古文業魚怯切按業為加於栒上之大版从木丵聲浞聲之諧業聲者浞之聲母消失X韵變一韵而一復為一也亦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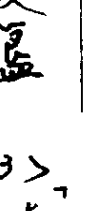
之昔之諧借即之諧節至之諧垤也業上有鋸齒畧象簨簴並出故取業為聲古之縣鐘鼓之架直柱曰虡橫梁曰栒（栒亦作筍）加栒上之大版曰業每栒業上縣鐘磬八曰肆二肆為堵鐘曰編鐘磬曰編磬業之複文作[illegible]見晉邦盦說文今本載業之古文作[illegible]者殆此複文之形譌（字例二篇一七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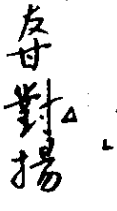
朱芳圃曰說文業部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按業象辛燃燒時光芒上射之形甲文鳳字頭上所从之丰一作丵是其證也又丵與業為一字之分化一形之繁簡例與丰一作耒同古讀複音ㄊㄧㄝˋ ngiɔk或ㄊㄧㄚㄆ ngiɔp讀ㄊㄧㄝˋ為丵讀ㄋㄧㄝˋ為業（釋

（共二十三頁 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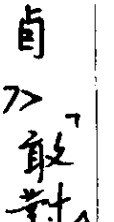
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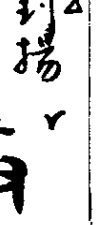
a 
對 非𠂤心 長父乙尊 〈2127〉 對△ 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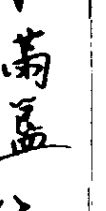
b 
文敖 鼎 〈0652〉 對△揚皇尸 丕顯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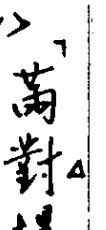
c 
曆鼎 〈0574〉 曆 肇

d
對△ 元d 德」

e 
永貞 〈2728〉 對△ 白伯 休」

f 
井侯 簋 〈1378〉 對△ 敢疐永」

g 
吳方 彝 〈2444〉 敢對△ 王休」

h 
免簋 一 〈1339〉 對△ 王休」

i
盂貞 〈2707〉 盂對△揚 公休」

j
競貞 〈2732〉 對△ 白伯 休」

k
對△ 休」

l
對△ 休」

m
井鼎 〈0630〉 對△ 王休」

n
對△ 休」

o
對△ 休」

p
友簋 〈1343〉 睿對△揚 王休」

q
農貞 〈2727〉 敢對△揚 王休」

r
蔦簋 〈1341〉 蔦對△揚 天子休」

s
靜簋 〈1366〉 對△揚天子丕顯休」

t
回尊 〈2146〉 長師尊對△揚侯休」

u
虞伯 簋 〈1347〉 對△ 辟休」

v
廓伯 取簋 〈1342〉 敢對△揚 王休」

w
敢對△ 王休」

x
對△ 王休」

y
對△ 王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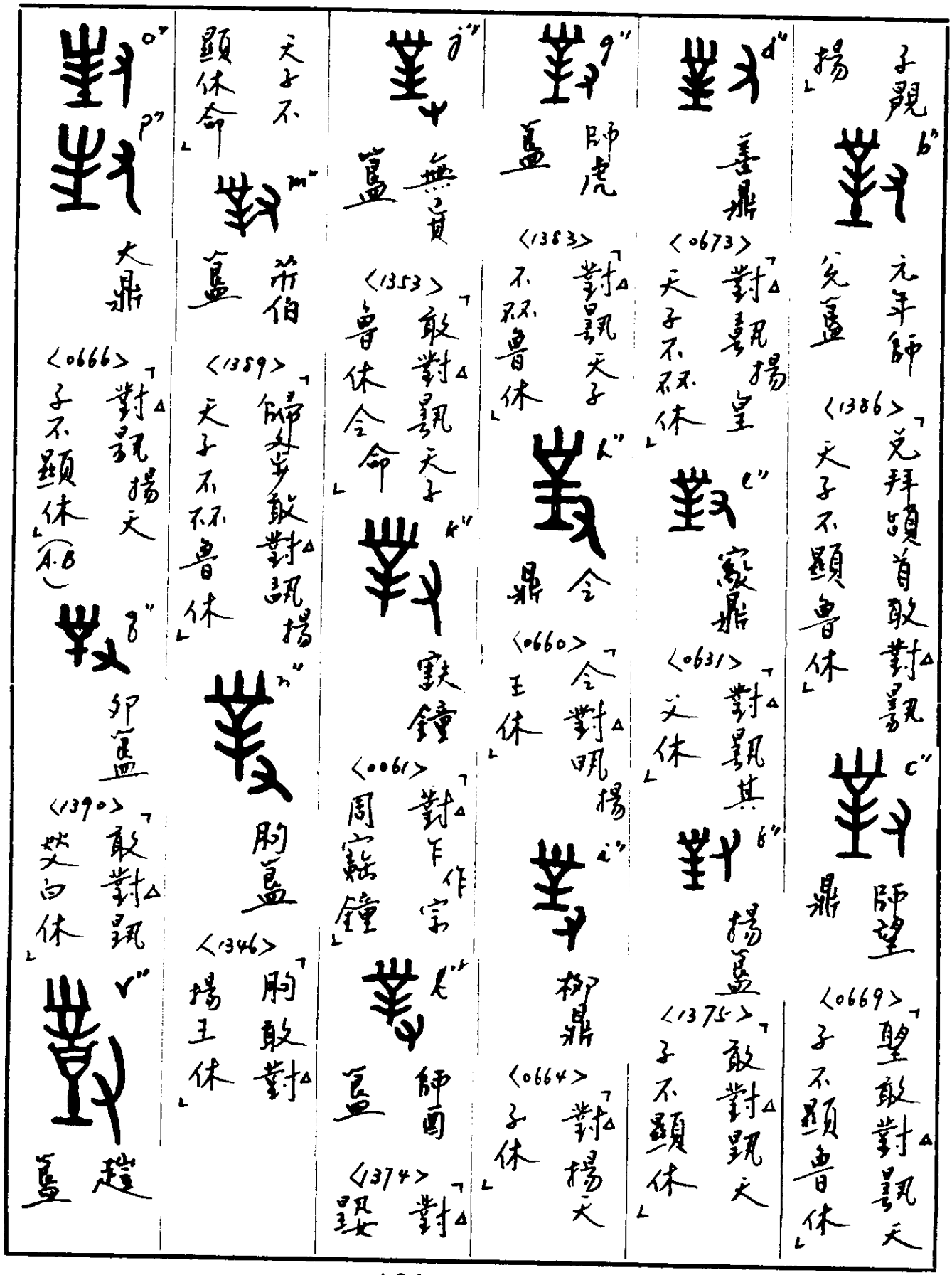
z
對△ 王休」

趙曹鼎 <0656> 敢對揚天子休 (A·B)

守宮盉 <1339> 守敢對揚天子休

師奎父鼎

1347(3.189-0311)


子覲揚
元年師
兌簋
〈1386〉
天子不顯魯休
兌拜頓首敢對揚
師望
鼎
〈0669〉
聖敢對揚天
子不顯魯休
臺鼎
〈0673〉
天子不忘休
對揚皇
寰鼎
〈0631〉
文休
對揚其
揚簋
〈1375〉
子不顯休
敢對揚天
師虎
簋
〈1353〉
不忘魯休
對揚天子
令
鼎
〈0660〉
王休
令對明揚
柳鼎
〈0664〉
子休
對揚天
無[illegible]
簋
〈1353〉
魯休令命
敢對揚天子
鐘
〈0061〉
周室鐘
對乍寶
師酉
簋
〈1374〉
對揚
天子不
顯休命
芾伯
簋
〈1359〉
天子不忘魯休
師[illegible]父敢對揚
卯簋
〈1390〉
焚白休
敢對揚
大鼎
〈0666〉
子不顯休(A.B)
對揚天
趞
簋
胸簋
〈1346〉
揚王休
胸敢對

〈1363〉「對揚王休」

用之」〈0635〉「對揚尹休」〈0649〉「對覣王休」〈0653〉「剌對覣王休」〈0655〉「對覣王休」〈0657〉「敢對覣天子不顯休」〈0659〉「拜稽首對揚天君休」〈0661〉「對覣天子不顯休」〈0663〉「敢「對揚」天子不顯休賛」〈0676〉「盂用對王休」〈0678〉「肅禹又成敢對揚武公不顯耿」〈1284〉「對斗休」〈1290〉「對揚王休」〈1314〉「對覣白伯休」〈1333〉「矗對揚公休」〈1334〉「對揚伯休」〈1349〉「敢對覣揚穆王休」〈1358〉「免對覣王休」〈1361〉「覣王休對」〈1365〉「對覣天子不顯休」〈1369〉「餘敢對覣天子不顯休」〈1370〉「敢對覣天子不顯休」〈1371〉「對昜天子休」〈1385〉「敢對覣天子不顯魯休」〈1445〉「對日揚天子不顯休」〈1495〉「用對剌烈」〈1496〉「敢對天子不顯魯休覣」〈1952〉「敢對揚天子不不休」〈2140〉「對揚公姞休」〈2144〉「彖拜稽首對揚白伯休」〈2145〉「對揚王休」〈2147〉「對覣龔父休」〈2148〉「效對公休」〈2443〉「敢對覣天子不顯休」〈2445〉「盞拜稽首敢對揚王休」〈2702〉「寓對揚王休」〈2713〉「趩對王休」〈2714〉「對揚

公姑休」〈2719〉「敢對」鼎 揚王休」〈2727〉「敢對揚王休」〈2731〉「庚贏對」鼎 揚王休」〈2735〉「敢對」公休」〈2834〉「敢對」天子不顯魯休令命」〈2920〉「字宮對」鼎 周師釐」〈2450〉「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

吳大澂曰『對小篆作對許氏說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今彝器對字多从業不从口許說非也虢叔鐘』(古籀補十二頁)

劉心源曰『奉舊釋對此字从屮从羽即兜吳本作羿當是奉汗簡作羿从丮与廾同意』(奇觚卷四二八頁召伯虎敦)

高田忠周曰『對頌敦按此對揚字也然疑元㙜字異文省𠂤為羽又移土連羊下其實同意也又省羽作業又省土作敫其

省略之意無異矣或謂省土者借業為之亦省形存聲之例金文又有對字作𢍏者正以業為之可證亦通」（古籀篇十第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對應無方也从𢍏口从寸𢍏或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從士也』按古作𢍏師酉敦作𢍏伯晨鼎本不从口𢍏者業省从𠂤持業業版也業本覆簨之版引伸為書冊之版曲禮請業則起注謂篇卷也版亦即笫對者執之耑以書思對命或作𢍏虢叔鐘从土土者壬省甾鼎作𢍏望盨子器聖作𢍏挺立以對也兼轉亦或作𢍏趩尊从口」（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對應無方也从𢍏从寸又或作𢍏云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

許說甚誤今審凡鐘鼎文明是从掌从土从又又者𠂇之省也或有借業為之者其明證也然則此實墐字異文也說文墐塊也从土業聲或體作坫从𠂤聲此篆即移掌于土上形稍異而實同耳然墐對義不可通因謂對應對揚字古唯有合字已說文合亼口也从亼从口亼亦聲也朱氏駿聲云三口相合為合十口相並為叶十口相傳為古按此即今所用之答字古或作畣爾雅釋詁合對也釋言畣然也左宣二傳既合而來奔注猶答也禮記喪服小記屈而反以報之注報合也史記樂書合生氣之和正義合應也此說精眇可服膺者也初借荅為合亦謌作答漢人艸竹混亂故也要周中世籀文盛行聲音可通者往往借緐形字為用對合通用亦當其一例也古音墐與對轉通朱氏部分已然此實墐對同字元同音之證也又對合兩字得

音通者金文立位通用可證其實立位同字即知今音入聲合韻與去聲隊韻及入聲覺韻古音皆近耳然字已為段借義所專亦少變字形以分別者金文往往所見也㚔字亦借為合義因字亦改从寸又通用叔或作尗之類也下見堅敦繼簋文皆从寸小篆所原可知矣从寸以為法度之意與高克尊从卩同意若夫从女奴僕服從之意或从犬所以服犬馬之勞之意乎愚攷如此而今尒悉收諸篆於土部者不敢妄斷待來哲之判云尒

余後得陳矦因資敦銘曰合揚伞憙是明對揚即合揚也當證上說以斷定也(古籀篇八十三第三三頁)

高鴻縉曰『羊字之本意以其从之之各字推之當為古之兵器其首有橫木而下有直柄柄之上周及橫木之上方均有簇嶽

並出之齒執其柄可以撲人亦可以對禦刀劍戈矛之屬其用殆如後世之九股叉……

從之得義而亦諧聲者有

1. 宗周鐘王對對字如此按即對抗攴對之對引申而有對面相對之意从𠬜(手)㚔會意 亦聲淀之諧對聲亦猶之澄聲之原於登聲重之原於東聲也弗韵之變賁韵卒韵之變酔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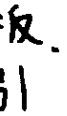
2. 伯晨鼎敢對揚王休之對如此 篆 隸業楷書撲字偏旁

說文 瀆美也从㚔从廾廾亦聲臣鉉等曰瀆讀為煩瀆之瀆一本注云㚔衆多也兩手奉之是煩瀆也蒲沃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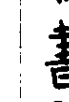
按說解有誤 从雙手執㚔仍是對字雙手隻手無別後引申而有撲滅撲伐之意隸楷又加手旁為意符作撲撲與

業實為一字

3. 頌鼎敢對揚……之對如此字原作 而復加土為聲符耳

4. 師晨鼎敢對揚……之對如此字原作  而復加土省聲耳

5. 師㝬簋敢對揚……之對如此字原作 而復省又而加土省聲耳(字例二篇一七二至一七四頁)

朱芳圃曰「說文業部：對，應無方也。从業、从口、从寸。對、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林義光曰：按古作 、 ，本不从口。業者業省，从丬持業。業，版也。業本飾縣之版。引伸為書冊之版。曲禮請業則起。注：謂篇卷也。版亦即笏。對者執之所以書思對命。或作  、 ，从土、土者壬省，挺立以對也。亦或作 、从口。文源六、三一。楊樹達曰：左氏傳記楚之始興也，曰：若敖

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宣公十二年又記鄭之始建也、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藿而處之、昭公十六年此對字从寸从𢍏之義也、許君所云从口者、非从口舌之口、乃从口、猶國邑之从口也、許君所云从士者、古文士土不分、文實从土、非从士、玉篇廣韻皆云對字从土、是也、从士从口、與从寸从𢍏義不相關、故知其非矣、小學述林二、五五桉林楊二說皆詰詘難通、金文對字可分四類、一、象手持𢍏、或兩手奉之、𢍏、煇煌之鐙也、二、象手持辛、辛即燭薪、與鐙實異而用同、羅振玉謂金文中別字極多、與後世碑版同、不可盡據為典要、即以此器言之、桉指同毀對字作敦、蓋別已甚、貞松堂集古遺文六、八蓋由不瞭辛之初形本義、以不誤為誤、慎矣、三、象手持𢍏或兩手奉之、與篆文異同、𢍏、然燒發光之辛也、四、象人坐而兩手舉𢍏、若𢍏、結構與駅相同、其他或增貝、或省又、

古人作字、任意增省不拘常規也、

廣雅釋詁、對、當也、蓋黑夜無光、持鐙以當明、故有相當之義、引伸為答、詩大雅皇矣、以對於天下、桑柔、聽言則對、鄭箋並云、對、答也、為應、儀禮士冠禮、冠者對、禮記仲尼燕居、子貢越席而對、鄭注並云、對、應也、為遂、詩大雅蕩、流言以對、毛傳、對、遂也、禮記祭統、對揚以辟之、鄭注、對、遂也、為配、易无妄、先王以茂對時、釋文、對、配也、詩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對、毛傳、對、配也、為鄉、廣雅釋詁、對、鄉也、』（釋幹五十四頁至五十五頁對）

沈文倬曰『彝銘多言對揚、概括起來有下列諸式、1.對揚王休（句上或有作器者名下同）2.敢對揚王休3.曰敢對揚王休4.揚王休對5.對天子魯休揚、1.2式為絕大多數、3.4.5式均是個別單稱對或單稱揚的、一般的有對（或揚）王休和敢對（或

揚)王休兩式個別的有作用對王休或奔(敬)辰(揚)于皇王宗(休)句中王字有作皇王皇君天子王天子公或明言某王某公的其休字有作休令(或命)魯命魯休皇休魯休命不顯休不顯休令不顯魯休不顯皇休不不休不不休魯休不顯段休令文獻典籍里也有類似記載詩大雅江漢云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毀之段字)尚書說命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各本子字下有之字阮元校勘記云唐石經無之字今即據唐石經刪休命(注家于曰字斷字蓋誤)與彝銘幾無二致何謂對揚鄭玄箋云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偽孔傳云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各家彝銘考釋均未有涉及大率依舊注衍述都解作對答稱揚王之美(或大)命郭沫若先生亦僅稱之為古人恒語沒有新解似乎是略無疑義的了

但是最習見的事物往往最不易獲得確切的理解按彝銘之文都是記録當日時事對揚王休均承拜手稽首之後自與上文同屬活動情狀的描述如作對答稱揚解那就不復是描述一種具體生動的情狀因此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考查以明究竟

从字義訓釋看對說文羊部云膺無方也儀礼士冠礼鄭注云應也爾雅釋詁云會(王念孫疏証云經傳通作答)也儀礼聘礼鄭注云答問也(儀礼其他諸篇之注則云答也)段玉裁云對答古通用對解作應或答原是通訓可是廣雅釋詁又云響也當也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贊李注云偶也當是別一義徐灝説文解字注箋云對有相當義故从羊羊者相并出也疑當以相當為本義引申之乃為對答耳其實應或答都是一方對着

另一方的響當偶等別義當从此出訓釋對字必合二義而始充足倒不一定一是本義一是引申義揚儀礼鄉射礼鄭注云猶舉也廣雅釋詁小爾雅廣言礼記檀弓下明堂位鄭注均云舉也礼記樂記云弦歌干揚孔疏引皇氏注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說文手部云揚飛舉也文選南都賦李善注引作高舉王筠說文句讀云字从手似不當言飛飛舉一詞不易理解遂有此誤文之說其實不然廣雅小尔雅都是揚和翥并列的而釋詁又云翥飛也方言第十云翥舉也楚謂之翥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遂以為舉者本義飛者段借說文羽部云翥飛舉也與揚同訓飛舉自是專名決非誤文由此可見揚舉飛義通揚之訓飛舉不過是形容其高舉之形李善徑作高舉雖屬臆改但其義未誤礼記祭統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鄭玄偽孔之注似據此文增一稱字以稱揚連文來訓釋揚字的稱為舜之俗體說文冓部云舜并舉也又作偁人部云揚也儀礼士相見礼礼記檀弓下鄭注尚書牧誓偽孔傳左傳宣

十六年襄八年二十七年哀二十三年杜注孟子滕文公趙注國語周語晉語韋注并云稱舉也尔雅釋訓云僊僊舉也郭注云舉持物解釋較為顯明揚舉舁三字都是持物而舉之義揚之訓舉或稱亦是通訓可是說文手部云舉對舉也方言舉二云盱揚双也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郭注云此本論双耦舉揚又有對偶之義亦當是別一義其實持物而舉亦必是一方對着另一方有所表示訓釋揚字亦合二義而始充足綜上所述對和揚在一方面的意義上一訓應或答一訓持物而舉各有訓釋二字之義有區別的但在另一方面的意義上二字都有對偶之義又是相同的所以廣雅釋詁又云對揚也把二字溝通了于是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對和揚有同訓的一面訓詁上即稱之為二字相通

从字義上證得對揚二字各有二義．二字之義既有區別又有相通．不但求得了較為全面而深入的訓釋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从這些相通相異之義的互相充足中．也就是从上文所述應或答和持物而擧都是一方對着另一方的這種說解中．已能看出．這二字的完整意義．乃是一種當日具體活動的情狀．彝銘所記．均是王策命和賜衣．玉．車．旂于其臣下．實系眡朝之礼的一個部分．由于它不是礼儀記錄．沒有詳盡地記述那些揖讓周旋的節文．自需經過類似的礼儀的推勘比附．方能得其真相．因此．繼字義訓釋之後．應當進行礼儀的探索．

眡朝賜命之礼不傳．無法知其全部歷程．但从現存諸礼中核究其相近儀注．取以比擬．似亦可得其概貌．先談對字．儀礼諸礼中有辭對之儀．致對之儀．與對頗有雷同之處．士冠礼初加

節云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鄉飲酒礼主人獻賓節云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在鄉飲酒礼的酢主人節和鄉射礼燕礼大射儀等篇的相同諸節均有同樣的儀注公食大夫礼賓食饌三飲節特牲饋食礼獻賓與兄弟節有司徹主人獻尸節也有辭對之儀進退周旋的細節容有出入其主要儀注是相同的不必多加徵引在此只詳釋上引之文作例證其餘諸篇自可借此概見飲酒之礼參與者的爵位縱有高卑賓主所行均是敵體之礼主人在東方東序東階上東階下賓在西方西序西階上西階下主人獻賓酒降至東階下就洗器洗爵賓以其為己而洗不敢獨處堂上就相从而降主人不

敢以自己的洗爵事勞賓降階就坐禮儀中多坐興的動作朱
席地而坐膝着席而下其臀曰坐膝着席而放下爵興起請其
就是跪跪而以臀加于足跟上謂之坐
勿从降這是辭賓說明自己當从降請其不必辭這是對主人
至洗器之北南面坐而放下爵盥手取爵准備洗賓从西階下
東行東北面請其勿洗這又是辭主人坐而放下爵請其不必
辭這又是對賓即退回到西階下位這就是辭對之儀辭對之
對承對方辭之後都是請其不必辭的意思儀礼諸礼還有致
對之儀士冠礼賓字冠者節云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
冠者對年二十加冠而有字字為加冠之賓所致命冠者接受
其命字并表敬意就是對聘礼歸饔餼于賓介節云賓奉幣西
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
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聘賓在

主國聘享礼賓私覿之後主國君使大夫饋賓饔餼五牢授訖賓即儐大夫即此節所述升堂後賓東序奉幣(束錦)西面大夫西序東面賓表示要致幣即要致乘馬(陳于中庭)束錦于大夫大夫表示接受并表敬意亦即是對隨即傳至當前楣處北面拜稽首双方又都進至兩楹之間堂中當棟處大夫北面賓南面東錦授受訖大夫退至西序賓退至東階上北面再拜稽首送幣大夫从西階降牽左馬出門周礼里也有致對之儀秋官司儀云出及大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此即聘礼私覿之後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無客辟而對孫詒讓謂文不具前一對字是主國君問賓國君安好據鄭注賓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表示身體健康乃是一般的問對與本文所討論之對有別姑置不論後一對字是主

國君慶賓國君之安好再拜致意賓先逡巡避位表示不敢當君之拜繼而對即表示接受其慶賀并表敬意這對和士冠礼命字之對一樣的也是致對之儀致對之對都是接受對方的致意并表敬意的意思

辭對的一辭一對鄭注云賓主之辭未聞致對的一致一對鄭注云致對有辭也其辭未聞這些辭是亡佚了礼記閒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衰之發于言語者也(喪服四制略同)喪服是死者的親族們按照他們不同的親疏關係規定出各種重輕不等的服制來表示對死者的悼念與服制相適應起居飲食舉止行動也都有不同的規定在言語上亦應表現這種親疏等差所以要有唯對言議的規定層次極為分明說文口部云唯諾也言

部云諾應也論語里仁集解引孔安國注云直曉不問故答曰唯礼記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陳澔集說云唯速而恭諾緩而慢唯諾是答人呼喚的或速或緩的應聲說文言部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詩大雅公劉毛傳同言部又云議語也語論也論議也三字互訓相通孔穎達毛詩疏云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論孔疏本來作答阮元校勘記云正義云答難曰語又云定本集注皆云論難曰語釋文云論難下乃旦反是其本作論字今从阮校改

難曰語謂二人相對陳奐詩毛氏傳疏云直言者徒言之而已不待辨論也論難者理有難明必辨論不已也釋名釋言語云言宣也宣達彼此之意也據此單方面表達意見謂之言相互間商討辨難謂之議要表達意見自需連續地說若干語句而進行議論還要求語句的講究修詞依喪服層次看斬衰是三年之服最重齊衰是一年之服次之大功是九個月

之服．又次之小功．緦麻是五個月和三個月之服．最輕．哀悼的表現于言語．服斬衰之服的．僅用唯．諾來表示同意．不能對的．服大功之服的．可用連續若干語句來表達意見．不能議論的．而服齊衰之服的．其言語一對．介乎唯和言之間．不是唯．諾的應聲．比唯要繁複些．也不是連續地說若干語句．比言要簡略些．這樣看來．它只是一句或二句簡練的短句子．唯對言在通常的訓釋中．往往相互為訓．不易分別．只有在相對為文時．方能通過具體的比勘．分出其中的差異來．喪礼的對是一二句短句子．飲酒等礼的辭對．致對之對是否也是同樣的．士冠礼鄉飲酒礼對辭已佚．無法考查．而聘礼里却保存了一節辭對之辭．士昏礼記所載納采．問名．醴賓之辭．雖非辭對．致對之辭．但有相類似之處．可以參考．聘礼記云．辭曰非礼也．敢對．曰非礼也．敢據段玉裁考證．這十二字當作八

句。如上句讀鄭注云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非礼也不敢豈非正是一些簡練的短句子非礼也猶如今人交際中常用客套語無此規矩與飲酒礼中的辭對之對請對方不必辭的意思也正相符合固然不同礼儀有不同内容其對辭是不相同的但據士冠礼加冠祝辭命字字辭等士昏礼納采問名醴賓等辭來看礼儀之辭均有規定錫命之礼也不能例外其對辭必然是原來規定而不是行礼的人臨事擬就的綜上所述可以證明對是一種貴族礼儀中的語言形式即一句或二句簡練的短句子其辭不同的礼儀各不相同但均有規定對在一般訓釋中都作對人應或答解但在礼儀中則有它的特定意義由于礼儀已經亡佚或其文雖尚存在而後人不再舉行了這特定意義也就逐漸不為人所理解以致人們用一

般的通訓代替了特定意義以通訓來解釋自然就扞格難通了

次談揚字檀弓下云杜蕢洗而揚觶鄭注云舉爵于君也礼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燕礼云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鄭注云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揚大堉補正義引胡肇昕云古文作媵今文作騰礼記今文宜作騰經師以訓詁字易之為揚故曰揚觶騰媵是古今文異字或讀為揚可見杜蕢的揚觶實即燕礼大射儀的媵觚飲酒礼中賓主人獻酬酢正礼之後還要舉行旅酬和無算爵以盡賓主歡洽之情在舉行以前鄉飲酒礼鄉射礼先有一人舉觶和二人舉觶燕礼大射儀先有二人媵觚于公和再請二人媵觚後來即以此觶(觚)進行旅酬和無算爵媵觚即舉觶亦即揚觶詩豳風七月

云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稱舉也
觶觥亦即舉觶舉觶的儀注以鄉飲酒礼的記述最為簡明而
完備錄如下一人洗升舉觶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
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
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
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一人(或
二人)担任舉觶即觶之為舉觶者舉觶于賓句是此節經文的
綱目不是儀注的記述經文中舉觶的情狀沒有顯明的叙述
需作解説舉觶者坐祭飲之後降至階下洗觶升堂酌酒即立
西階上准備舉觶賓的席位在戶牖之間(此據東西而言據南
北而言則是當棟和後楣之間即堂中深處)俟賓拜後舉觶者
即舉起觶來从西階上進至賓席之前坐下把觶放在荐(狗俎)

西賓立起來辭坐下受觶隨即立起來舉觶者退至西階上拜送觶賓又坐而以觶仍放在荐西舉觶者事畢降至堂下揚此一儀注為舉觶于賓稱此一人(或二人)為舉觶者均是取義于其人舉起觶來从西階上進至賓席之前之時那末所謂舉(揚)觶(媵觚稱觥)就是指這一動作形象而言擅弓下杜蕢揚觶時雖不是舉行這樣的飲酒礼但他先自飲而洗觶酌酒然後舉觶進致于公與這一儀注也完全相同七月的朋酒斯饗躋彼公堂毛傳以公堂為學校鄭箋云于饗而正齒位與鄉飲酒礼也頗相近均可以此取證的

从鄉飲酒礼里所能證明的僅是舉觶前進的動作形象不够全面還須繼續充足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鄭注云揖之謂小俛見于前也揚之謂小

仰見于後也。此文泛指進退周旋中的佩玉之形，不是專記某一具體儀注。司儀云：土揖庶姓。鄭注云：土揖，推手小揖下之也。土揖是俯身而揖，揚之對揖之言揖之，是身軀小俯，揚之自是身軀小仰，方斯大礼記偶錄云：玉既合乎宮商，而君子趨行進退，復皆合節，故冲牙觸佩，自然鏘鳴，中律。佩玉在趨行中鏘鳴中律，進必小俯如揖，退必小仰如揚，或進或退，各隨其僅之所需，可置不論。在這裏只要證明揚又是表現趨行身軀小仰之形。綜上所述，可以證明揚是一種貴族礼儀中的動作形象，即趨行身軀小仰，手中舉物，其物飲酒礼是觶，其他礼中各隨其礼之所應用。

揚在一般訓釋中都作舉揚，贊揚解，但在礼儀中則有它的特定意義，由于礼儀已經亡佚，或其文雖尚存在而後人不再舉

行了．這特定意義也就逐漸不為人們理解．以致人們用一般的通訓代替了特定意義．以通訓來解釋自然就扞格難通了．上文闡明了對揚是貴族礼儀中的一種語言形式和一種動作形象．已無疑義．但這是就飲酒等礼中二者用于不同場合互不關聯的情況來論證的．而彝銘所載眡朝錫命之礼．對和揚聯系在一起．與上述諸礼應有不盡相同之處．因此在這裏不僅要解通二者的意義．還要考明它們的相互關係．眡朝之礼不傳．而彝銘又不是礼儀記錄．所載自較簡略．要經過比勘方可信據．从一些文字較長的彝銘中所能看出礼儀的進程大致是這樣．入廟即位．右相受命之臣公門．王命史策命錫衣玉車．旂．受命之臣拜手稽首．最後是對揚．這一系列的儀注雖不完整．但層次極為分明．對和揚在同時進行．用上面所證得

的特定意義來解釋就是受命之臣拜後起立仰身趨進手裏
舉起王所錫之玉受命之臣揚時手持何物無考吳大澂說文
古籀補云「毛公鼎」對揚也从丮从日从王執王以朝日日為君象此純从字形說解揚字有作「𢍏」「揚鼎」
有玉無日朝日日為君象之說顯系臆解但執玉之釋頗為有
理今从其說口喚「敢(即不敢)」「王休」等短句子其對與冠礼聘礼的致
對之儀其義大致相同即表示接受王的策命并表敬意的意
思至于揚在鄉飲酒鄉射等礼中是舉觶于賓賓即以此觶遍
致众賓進行旅酬和無算爵其義是舉起觶來明示此觶為众
所歡飲而在此礼中王所錫車服諸物以王為最貴重即持此
仰身舉起明示尊王所賜動作所表達的意義同于語句所表
達的意義二者的結合實際上是前者補充後者的因此在錫
命之礼中對揚實是一個儀注的二個方面的表現而二者之
中又以對為主以揚為輔的

對揚在錫命礼中的相互關係闡明之後再進而解釋彝銘上的不同句式大部分的也即是帶有普遍性的彝銘都是上述的一二兩式二字連文的這些應該理解成這樣對(揚)王休或敢對(揚)王休對的同時即揚另一些彝銘如四五兩式二字分置首尾的應該理解成這樣對王休揚或揚天子魯休對對後接着揚或揚後接着對動作總是言辭的補充句式縱有變化仍能說明對為主揚為輔的凡此又都證明對揚原是一個儀注還有如第三式敢上有曰字曰為語詞王引之經傳釋詞云說文曰欥詮詞也字或作聿或作津或作通其實一字也皆以為辭助詩中多借用曰字如曰至渭陽曰為改歲曰殺羔羊我東曰歸皆當讀為歲聿其暮之聿又云爾雅曰粵曰也曰與欥同字亦作聿聿曰古字通故爾雅訓粵為曰也曰字是語詞曰敢實與曰歸曰至同事實上即同于第二式那些單用對或揚一個字的這是省文對揚既是一個儀注簡略的記述言對即包括揚言揚即包括

對并無異義至于休下有令(或命)字的原來應該作王休命無命字也是省文對辭有僅王休二字有作天子丕顯魯休命文字繁簡雖不一致其意義并無二樣仍然可證在礼儀中對辭是有規定的

彝銘對揚王休是貴族礼儀中的一個儀注是他們行礼時的活動情狀是有其特定意義的自从其儀亡佚其義就不為人們所理解以後都以一般的通訓來解釋了在文獻典籍裏如上文所引的江漢和說命其意義尚未走樣而尚書顧命的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左傳襄二十八年的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等就都是稱揚的意思已經失去這特定意義了彝銘所記過于簡略不易看出真相幸有飲酒等礼存在結合其他文獻的一些殘痕从推勘比附中尚能取得完整具體的理解才得把

它復原』（考古一九六三第四期一八二至一八七頁對揚補釋）

林沄張亞初曰『沈同志認為對揚為古礼中致對辭對之對與揚觶及佩玉退則揚之之揚認為對是一種貴族礼儀中的語言形式即一句或二句簡練的句子揚是一種貴族礼儀中的動作形象即趨行身軀小仰手中舉物總之對揚二者都是行礼時的活動情狀』

沈說是否正確我們可以用銘文本身來驗證

眔卣王姜令作册眔安尸伯尸伯賓眔貝布揚王姜休（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作册眔受尸伯之賜而講王姜休當着尸伯之面感謝尸伯之賜應該講尸伯休而不應該講王姜休因而眔卣銘中的賓眔貝布與揚王姜休是不是同時發生的

事情．揚王姜休是不是行礼時的活動情狀．這是一個問題．

麥尊庚嗣者趞臣二百家．儕用王乘車馬……唯歸揚（選）天子休（大系）．揚天子休是歸以後的事情．揚怎麽能說是貴族行礼時的活動情狀呢．

大盂鼎盂用對王休．用作祖南公寶鼎（大系）．用……用……二用字後面的句子是并列句．這从師遽方彝弔賓殷．得盨．洹子孟姜壺（四器銘文均見三代吉金文存）等器的銘文中看得很清楚．由此可見．對王休是作器時盂所說的感恩戴德之詞．是作器的原因．這一點．在小子生尊銘文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小子生在受到王的賞賜以後．講用作殷寶障彝．用對揚王休（西清古鑒八．四三）．用……用……也是兩句并列句．用對揚王休．在用作殷寶障彝之後．銘文中習見用作寶障彝．用旂眉壽……用作

寶尊彝用喜孝于……用作寶尊彝後面的用祈眉壽用喜孝都是作器的原因或目的顯而易見小子生尊的用對揚王休也應該是用作殷寶尊彝的原因或目的對揚怎麼能說是致對辭對之對怎麼能說是動作形象呢

大保殷大保勩余土用茲彝對令(大系)對令是對大保休令的省文(對某某休令的辭例見中鼎等器)用茲彝對令之對令也是作器的原因或目的

羌鼎有羌對揚君令于彝(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四13)天亡殷有每揚王命于尊殷之文(大系)每揚與對揚義相近對揚于彝及每揚于尊殷之于字是介詞于彝于尊殷都是表示對揚與每揚的處所狀語沈同志認為對揚之對字是致對辭對之對揚是趨行身軀小仰手中舉物對揚于彝及每揚于尊殷的辭

例說明這些行礼時的活動情狀要在彝上和簠簋上進行沈同志的這個說法實在太令人費解了.

總之我們認為沈同志提出的對揚是行礼時的活動情狀這一點是無法成立的.對揚一詞可以在賓主面對面時用也可以在別的場合下用(事後)最早.毛尊.大盂鼎.大保簋.羌鼎.天亡簋之對揚(每揚)就都不是行礼時使用的明顯的例子.所以對并不是致對辭對之對.揚并不是動作形象.對揚并不是行礼時的活動情狀.

尸臣鼎有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漢書郊祀志下)之文.無冀簋也有無冀拜手頧首曰敢對揚天子魯休令(大豕)之文.沈同志認為這一類句子中的曰是語詞.所以應該以拜手頧首為句.曰字屬下讀.

曶鼎有頌首曰……之文，于省吾先生認為應在曰字下斷句（双劍誃吉金文選）無異毀拜手頌首曰……研究銘文的各家都是在曰字下斷句，都未把曰看作語詞，因為曰字後面是講的話，這一點，班毀銘文反映得最清楚，班拜頌首曰：烏虖……烏虖（嗚呼）是感嘆詞，它不能冠以語詞曰，把曰看作語詞是說不通的，由此可以證明頌首曰拜手頌首曰之曰都不是語詞，拜手頌首以後說幾句話乃是情理中事，更值得注意的是，銘文中的曰字并沒有作語詞用的例子，因此，拜手頌首曰之曰不能屬下讀，不能看作語詞（礼記祭統之孔悝鼎也有拜稽首曰對揚……的辭例），對曰字的認識與對對揚的理解是密切相關的，我們認為曰是說，是說道，其下面的敢對揚天子魯休令是說話的內容，而

并不是關于當時礼節的描寫.

某某曰.對揚某休的例子還有伯㠯父.卣等七條材料.伯㠯父卣伯㠯父曰.休.父錫余馬.對揚㪔休(陝西省博物館.青銅器圖釋圖三九)余是第一人稱.㪔是第三人稱.如果對揚是行礼時的活動情狀的話就不能用㪔字.盞駒尊有盞曰.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圖釋圖五七).孟毀孟曰.……毛公錫朕考臣自㪔功.對揚朕考錫休……(郭沫若.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銘文匯釋.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一期).晉姜鼎.晉姜曰.……每揚㪔光剌……師望鼎.大師小子師望曰.……望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大系).伯宦父卣.伯宦父曰.休.口非余.馬.對揚父休……(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五).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三期).以上的對揚.每揚也都是說話的內容.而并非是描寫行礼時的活動情狀.

要之拜手稽首曰之曰與師望鼎晉姜鼎等器的曰字都不是語詞曰字後面的對揚……每揚……是作器者的贊美感激之詞銘文中臣下受到上級賞賜以後的感激話常用對揚……休一詞來表達奉揚每揚用得比較少

沈同志認為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的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就都是稱揚的意思已經失去這特定的意義了(沈文襄二十八年當為僖二十八年之誤)沈同志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奉揚是後起之詞由對揚到奉揚詞意已有了轉移我們認為情況并非如此西周銘文中奉揚有三條材料奉字有二種寫法試條述于下

1. 君夫毀君夫敢虔揚王休(大系)郭沫若同志將揚前一字隸定為每字不確于省吾先生在双劍誃吉金文選中隸定

為奉細審銘文確系从女从丰與每字不同

奉字銘文作 (散氏盤)為奉說見下)从丰从廾

奉均从丰聲所以君夫毀的奉揚應該就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的奉揚

2. 縣妃毀楷妃 揚伯犀父休曰……(大系)揚前一字與奉字相同丰左下角一橫微泐

3. 六年召伯虎毀對揚朕宗君其休(大系)郭沫若同志釋揚前一字為對揚樹達隸定為 云即奉字積微居金文說六年琱生毀跋楊說是正確的金文甲骨文中从丮从廾之字往往沒有分別釋奉是有根據的

由此可知奉揚……休命并不是後起的詞組據目前的銘文材料看這個詞組的上限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中葉

銘文中對揚奉揚每揚的用法與作用是大體相同的例如

殷殷敢對揚王休

殷殷敢奉揚王休

晉姜鼎每揚朕皇光剌天亡殷每揚王命于障殷

師艅尊對揚朕皇德(嘯堂集古錄上·二六·一)羌鼎對揚君命于彝

沈同志認為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的奉揚是稱揚的意思那麼對揚每揚之對與揚顯然就不能看成致對辭對之對就不能看作是動作形象之揚我們認為奉揚對揚每揚都是詞組三者可以看作是同義詞它們的差別尚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考古一九六四第五期二四六至二四八頁對揚補釋質疑)

劉節曰詩經大雅江漢篇稱對揚王休古器物銘中屢見對揚二字如靜殷上說靜拜稽首敢對揚王休頌鼎上說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也可以省稱對例如遣作姞尊上說遣對王休毫鼎上說敢對公中休又可省稱揚例如小臣宅彝上說揚公白休就對揚這兩個字的字形看來都是像農民手裏拿着土產奉獻的形狀最可注意的就是同殷上的對字从辛从又又在伯晨鼎上以羴字代對字召伯虎殷作从𠂤从丰頌鼎上的對字仍舊是从羴省从丰从又都象奉獻農產物的形狀从又與从𠂤同意所以揚字可以單作𠂤例如梢妃殷女揚伯邊父休的揚字就是如此寫法而揚鼎上的揚字作从𠂤从王像兩手捧玉形令鼎作从𠂤从日這是从𠂤字之省所以小臣宅彝就作从𠂤从𠂤从女从日从王而君夫鼎的

對字也从女从羊我們知道這種制度最初是女巫所作的拜舞周代人所謂對揚本就是六朝隋唐人所謂拜舞或舞蹈其原始出於農人貢方物與神巫跳舞之事克鼎上的揚字偏旁作孔頌鼎上的揚字偏旁从攴孔更像一人捧物的形狀金文裏的對揚在經傳上也作奉揚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尚書顧命篇皇佑憑玉几道揚末命又說用答揚文武之光訓這答揚與道揚遠不如奉揚之與古義接近用奉揚解釋對揚於音形義三方面都相合的(攷存三五九頁古代成語分析舉例)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上羊部云對應無方也从羊口从寸重文作對云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面言多非誠對故去其

口以从士也。按古鐘鼎文多作對。許君稱漢文去口从士之說非是。宋趙明誠金石錄載古器物銘大夫始鼎跋已糾之矣。余友陳君公培喜研討文字之學。一日訪余於嶽麓山。謂余曰。對字从寸从羊。與應對義不相涉。詩大雅皇矣篇云。帝作邦作對。以對與邦並言。對義當與邦近。許君訓應無方。殆非是。余按陳君之說甚確。左氏傳記楚之始興也曰。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宣公十二年又記鄭之始建也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藿而處之。昭公十六年此對字从寸从羊之義也。許君所云从口者。非从口舌之口。乃从口猶國邑之从口也。許君所云从士者。古文士土不分。文實从土。非从士。玉篇廣韻皆云對字从土。是也。从士从口。與从寸从羊義不相關。故知其非矣。(小學五五頁釋對)

岑仲勉曰「對揚在周金的用法大概不外如上所徵古典裏還有少許的例子詩大雅江漢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毛傳對遂鄭箋對答試觀前引金文各例對揚顯是寄于聲不寄于形不應逐字求解又爾雅釋詁下賡揚續也經義述聞邵曰曾子立事篇身言之後人揚之引之謹案後人揚之謂稱道其言非謂繼續也今案雒誥曰以予小子揚文武烈立政曰以揚武王之大烈(逸周書祭公篇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皆謂續前人之業也猶言嗣守文武大訓耳據我所見邵王兩家所引四個揚字應該都係對揚的省文解為稱道很相近不必另立續義怎樣見得是寄于聲呢考于闐文動詞tvan其字(不定詞)作tvana和tvandana義為贊揚(to Praise)致敬(to do homage to)v可元音化又(在于文裏常與y通轉比之對揚切韻tuaiiang兩相吻合荒古

時代人民對天神和統治者只有讚美無非難舊說詩的大雅是正雅小雅是變雅因為人民知識日進展開批評小雅多諷刺之詩故號稱變雅了

郭氏說辰當即揚字……且字從長當是聲符可知必讀陽部音也青銅器研究上按長切韻 dʒiaŋ 當係 dana 之表示這就是我所謂隱聲與一般聲符的用意不同音仍是讀作揚的

陳侯因資錞合揚厥德又書顧命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吳闓運氏謂合即答字左傳既合而後來歸杜注以合為答同前吉金文選上3引按答切韻 tap 揚上古 diang 我國音韻的 -m -p 常通轉故答揚之語原應為 tvam danä → tvap dang 」(兩周文史論叢第二一八頁從漢語拼音文字聯系到周金銘的熟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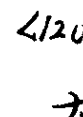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對，應無方也。从羊从口从寸。對、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林義光謂字从手持業，業版所以書思對命。朱芳圃謂象手持堇，堇煇煌之證也。高鴻縉謂羊象有齒之古兵，持羊反抗為對。李孝定謂象以手持羊樹之之形。其下从土，與封字从半同意。甲骨文字集釋頁七七一諸家之言似有未當。羊字上部作艹，與我字所从丰取象相同，我象橫刃鋸兵，如高氏言，則羊為直刃鋸兵，然兵下皆有鐏，作ㄏ若ㄣ，對字所从作堇，無鐏，其非兵器可知。甲骨文對字作𡍮，直畫中無兩橫，恐為後之增繁，从土之說亦不足信。蓋甲骨文除上舉一形外多作𡍮，丄非土也，窃疑堇為符節，丄為座，上作鋸齒形，以便勘合。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羊从巾，巾象版，」按業

當从羊从木業為版从木如鋸齒故从羊釋文云「對配也」廣雅云「對當也」對之本義為符節有相當相配之意引申之為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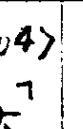
對揚

對揚一詞金文恆語沈文倬所言全誤林沄張亞初辨之甚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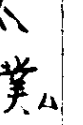
〈大1〉「中對王休令」〈大11〉「對王休」〈大13〉「對覭師雚父休」〈大14〉「敢對覭王休不顯休」〈大15〉「對覭揚王休」〈大16〉「對覭王休」〈大18〉「令女汝眾旨覲足對各」「敢對覭天子不顯魯休」〈大19〉「敢敢對覭天子休」〈大20〉「白克敢對覭天右王白友」〈大21〉「敢對覭皇君休」〈大22〉「對覭天子魯命」〈大24〉「敢對覭天子休」〈大25〉「敢對覭天子不顯魯休」〈大26〉「對覭王休」〈大27〉「敢對覭天子休命」〈大45〉「弗敢不對覭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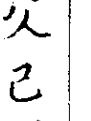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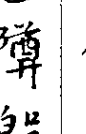
旂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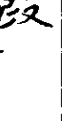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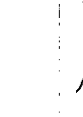
〈0605〉「公錫許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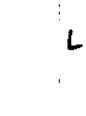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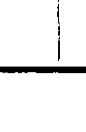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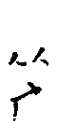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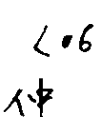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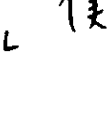




〈1846〉「呂中僕△迄統有子孟孌」







〈0665〉「師旅寧僕△不從王征于方」

靜簋

〈1366〉「小子裘服裘小臣△眾僕學射」

〈1373〉「李老考止公僕△

〈1363〉「雷官僕△射

士

〈1204〉「太僕△作父己薄殷」

多方濬益曰『說文僕給事者从人从𢆶𢆶亦聲𣪊器文皆作三角紒首形與篆文从𢆶異古奴僕皆有辠者為之故从辛首為三角蓋象髡首之形也』（綴遺卷十三．十頁史僕壺）

吳大澂曰『𨸏从广从僕古文僕字許氏說廄馬舍也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四匹為廄廄有僕夫』（古籀補五十三頁）

強運開釋廣曰『𨸏或誤田鼎王駿潢中廣人之眾奮先馬走說文所無運開按即古僕字僕御車者也如論語冉有僕是吳窓齋釋為廄蓋誤』（古籀三補卷九第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僕，給事者。从人，𢆶，𢆶亦聲。𢆶，古文辜。』按𢆶字經傳無考，僕古作𨸏，史僕壺从𨸏从辛，人辛人者，自辛

人也。从𠬜𠬜舁舉也。見𠬜字條。舉與𠬜同意。見𠬜字條。省作僕。太僕或作𠂤。見𠂤字條。鼎作𠂤。鼎作𠂤。鼎作𠂤。

（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僕从叢叢从𦥑𠂤。𦥑叢生艸也。象形。即象𦥑嶽相竝出之形。讀若浞。益上見諸篆所从。諸形與此義稍合。而如此篆全與从叢者別。今審篆形从人从辛从𠂤从由。益从辛者與童字同意也。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故童妾皆从辛。辛同意也。童僕元一。故僕亦从辛。會意也。又从𠂤。竦手給事之意。由缶器也。婢僕所執者。故婢字亦或从由作。畀。畀字亦作。然此篆作意歷歷可見。亦古文中之一體也。亦或从畀。畀。畀拜也。亦執事之意。又或云僕之加由者。』（古籀篇五十八第二頁）

郭沫若曰「臤即僕之繇文、今甲盤即井臤伐即撲伐、从𠂤与此从𠂤同意、彼乃段為撲、唯本銘臤字、余初因于下文乃克至之乃未得其解、遂讀為什、並說、今眾奮、為今沸奮、畏其昌云、濂仲臤、猶論語子適衛、冉有僕之僕、今眾奮乃令与奮二人、余囊亦未能信從、今知乃克至當訓為段若之若、猶省鼎言、乃弗得女匡罰大、典籍中亦多用乃為若、詳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六、乃猶若也條下、畏說實較余舊說為勝、今改从之、案用僕為御之例、典籍多見、可參看經籍纂詁入声一屋」（兩攷三十一頁令鼎）

商承祚曰「說文僕、給事者、从人、从業、業亦聲、臶、古文僕、依例補从臣、案甲骨文作㚔、象人冠首而兩手奉箕、為僕之初字、後變作僕、史壺、僕靜段、將箕形譌誤、移置人首、齊其兩手而為艸、義乃不顯、古篆文變从業、失彌甚矣、公伐邻鐘作臶、亦从臣、與此同、書

案誓臣妾逋逃傳曰役人賤者男曰臣此僕之所以从臣與『古攷十九頁』

斯維至曰『趩鼎云嗇官僕射士案僕殆即大僕也靜敦云王命靜嗣射學宮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尸(夷)僕學射又害敦云官嗣尸(夷)僕小射底敘據此可知夷僕皆掌射事以其職名而言似與周禮隸僕最合但周禮隸僕乃掌掃除糞洒之事惟大僕之職有云王射則贊弓矢鄭注贊謂授之受之與此銘所言正合則此夷僕是周禮之大僕也雖然余謂隸僕亦掌射事僕者乃其類名周禮於大僕御僕隸僕細分其職殆非其朔

大僕之名於父已敦見之銘云大僕作父已尊敦辭雖簡略依文例當為職官書序云穆王命周大僕正作冏命史記正義引應劭云大僕周王所置蓋大御僕僕之長則僕與大僕為一類

』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一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朱芳圃曰『說文業部、業、贖業也、从𠂤、从丵、丵亦聲、又僕、給事者、从人、業業亦聲、臸、古文从臣、林義光曰、按業字經傳無考、僕古作僕、从辛、人辛人者、𠫓人也、从𠫓、𠫓舉也、舉笘簡、僕役之事、與𠫓同意、文源一〇、一三、按林說近是、余謂業字之原始形象、當分二系、一作𢦏、象兩手奉𠂤、一作𠂤、象頭上戴笘、奉辛照明、戴由運物、二者皆煩瀆之事、自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貴族家中有專司此事者、因謂之僕、其於文字合二為一、則為僕、𠂤矣、僕辛若僕、𠫓、皆別構也』（釋林卷二十四頁僕）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僕、給事者、从人、从業、業亦聲、臸、古文从臣」、方濬益謂字从辛首為三角形、象髮首之形、蓋不知頂上从由

也林義光謂从辛人即羣人从臬舉留也商承祚謂甲文作 金文則移箕於人首齊其手而為廾或言舉留或言移手於下皆不能解釋留廾之間更有羊羊若為羣人則左旁更不煩添人旁朱芳圃謂僕字原有兩系一作兩手奉𠂤(辛)一作頭上戴由並皆煩瀆之事窃疑僕字本象人負戴之形孟子梁惠王云「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負戴乃粗重勞動僕役之所為也說文云「業瀆業也从羊从廾廾亦聲」乃古僕字不从人及後由下人形(𠂤見旂鼎)譌變為羊(見史僕壺)再變為𠂤(見令鼎)篆書連由變作羊而負戴之義不見於字形矣世人不察以由𠂤若羊為一物添𠂆以奉之又增人旁為意符遂以給事者訓僕而瀆業訓業實則僕業一也說文云「羊叢生艸也象羊嶽相並出也」許說似未可信羊疑為鋸齒形之符𠂤與我字所从之丰同象鋸

齒之簇.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鍾鼓.捷業如鋸齒.巨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巾.巾象版」.此乃丵有鋸齒意之證.業从丵如非形誤.則無義可說矣.」

C周法高曰『本銘中的「僕」大概是在師旂管轄下的一些人.也許是他采地裏的人民.郭氏認為是奴隸.羅越 Max Loehr. Bronzentaet der Chou-zeit. Monumenta Serica (華裔學志) Vol. XI. 1946. p.288 認為是「車」「僕」或「僕夫」.恐怕不大可靠.郭氏由於誤解本銘中受罰的人是師旂而不是「僕」.所以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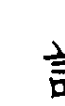
其社會組織確已入於奴隸制度.奴隸兼服兵役.奴隸主之奴隸須從隨國族之大共主征伐.如有違抗.則奴隸須受重罰.(彙攷)

按本文的「眾僕」可以由在上者罰他們出三百寽的絲繭.雖然

也許因為數目太大而一時出不起．但是他們一定私人可以保有一部份財產．假如是奴隸社會中的「奴隸」(slave)的話．他們本身就是主人財產的一部份．生殺之權可以由他們的主人一師旂一來決定．何必要上訴到自戀父那兒去呢．又如何還能教他們拿出副額來呢．Loehr P.288 也覺得本文的「僕」是有較奴隸為高的地位的．反過來看封建社會的農奴(serf)雖然被地主奴役．却可以保有一部份財產．齊思和封建制度與儒家思想(燕京學報二十期 P.201 民國二十六年(1937))說「在西洋奴隸與農奴之區別在其法律上之地位不同．依法農奴尚為法人有財產權而奴隸則並此亦無之．猶如其主人之牛馬．」原註「參看 Adhemar Esmein. Cours Elémentaire d'Histoire du Droit Français (Paris. 1892). P.225. Emile Chénon. Histoire Générale du Droit Français Publique et Privé des Origines à 1815 (2 vols. Paris. 1926-1929) Vol. ii P. 44.」張蔭麟中國史綱(上古篇)(民國二十七年. 1948) P.37 說「庶人和奴隸的重要差別在前者可以私蓄財物．可以自由遷徙．」著中國史綱(民國三十三年. 1944) P.314 說「西周的臣僕是農奴．不是奴隸．……他若工奴與賤奴．

則更接近於奴隸，但是他們與奴隸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已經被允許有其自己的私有財產，可見郭氏的說法是孤立而不可信的。所以本文的「衆僕」其地位不得低於封建社會中的「農奴」（或「庶人」）和「奴隸」不同。（零釋四三至四四頁，七二至七三頁師旂鼎考釋）

〈大20〉「白大師易錫白克僕、世夫」〈大21〉「鑄嗣我西陽東陽僕、馭百工牧臣妾」〈大45〉「釐僕、音三百又卒五十家」



奴 弔向益廾 明德秉威義 〈1360〉「德」 共朋

諫 益司馬 廾人名 〈1370〉「嗣馬共右諫入門立中廷」

師晨鼎 〈0672〉「嗣馬共師晨入門立中廷」

a 吳大澂曰「古共字象兩手有所執持共手之共即恭敬之恭从心後人所加叔向父敦」（古籀補十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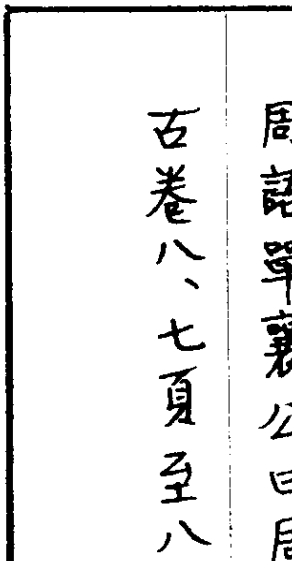
林義光曰「說文云 捧手也从 廾 拱古作師酉敦 作散氏器 奉作禹敦今字以拱為之」（文源）

c 陳夢家曰「從二父吳式芬誤釋為共金文編隸于下郭沫若遂以其人即共伯和列此器並其相聯屬諸器于厲世是錯誤的」（金選三〇三頁西周銅器斷代師晨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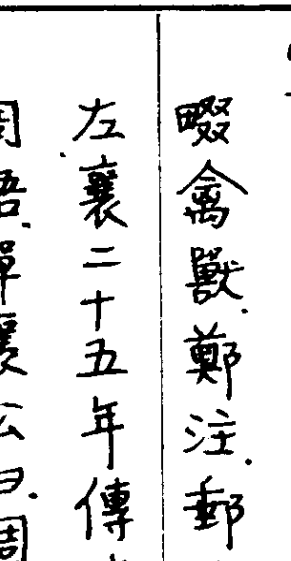
高鴻縉曰「按此字為說文所無見叔向父敦銘曰……此明德秉威儀……此字與秉字對文其為動詞無疑金文學家釋為拱但拱字甲文作𠬜金文偏旁習見俱作𠬜無作此者則釋拱非也考此字之形實類古文父字之反正對比而𠬜字余定為把之初文……較前人各說俱勝後世借𠬜(把)為父母之父俗作爸仍留其音茲此為對把應為握之初文握之意為搤持周公一沐三握髮又握手把臂疑雙曰握單曰把說文握古文作𡊨應是此字加𠂤省聲作𡎴以後之譌變故叔向父敦之原銘即……握明德秉威儀……伯𢦏敦及善鼎均有秉德此(握純字樣此即握也動詞」(字例四篇二五至二六頁)

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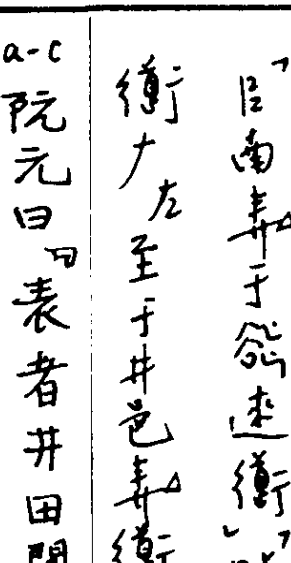
唐蘭曰「舊時都把下字釋成共實是扑掌的扑字的本字」(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九期六〇頁永盂銘文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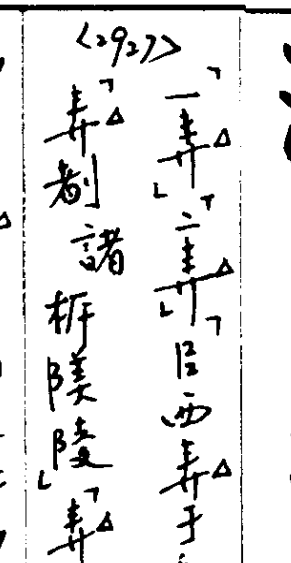
奉 眷手猶承之眷手作奉也汗簡載古尚書部釋為奉左手部以為捧古文 散盤



一𡆥」「二𡆥」「三𡆥」「四西𡆥于數戠棲木」「𡆥于鬲逨」「𡆥于鬲衛內」「𡆥于周衛」〈9.27〉「𡆥劑諸析陝陵」「𡆥于單衛」「𡆥于原衛」「𡆥于桼逼右」「𡆥于厚衛」



「四𡆥于翏逨衛」「陞剛三𡆥」「降四南𡆥于同衛」「還四西一𡆥」自根木衛內左至于井邑「𡆥衛四東一𡆥」「陞井剛𡆥析降械二𡆥」



a-c 阮元曰「表者井田開分界之木禮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畷禽獸鄭注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田間之處也左襄二十五年傳表淳圃賈逵注云淳圃之地九夫為表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韋注云表識也」（積古卷八、七頁至八頁散氏盤）

吳大澂曰『古表字井田間分界之木國語列樹以表道韋注表識也散氏盤一表以陟二表至于邊柳（古籀補補遺二頁）

a-c 劉心源曰『封相承釋表案表从毛衣作㣇不从衣即㣇隸作廾且此銘有从㣇者亦有从㣇者㣇于戰道則非毛也㠯古刻邦字證之孟鼎邦从㞢宗周鐘邦从㞢西㠯鼏邦从㞢知此銘衣上从㞢即丰也小篆封从坐㠯之土會意从寸㠯伯虎敢勿敢㚔从又从㞢从一一者土也古文蓋从又持土又者手也丰聲小篆改从寸多一筆取其配句如射對

二字古刻皆从又小篆皆从寸从坐說文封古文作坐竟与艸木妄生之坐無別詳康鼎余謂封古文當作坐从㞢从土与坐同不从坐土也凡从又之字与㚔同意如對字古刻皆从又而害敢㪚揚王休从㚔僕字古刻小篆皆从㚔而靜敢洎厥僕从及又是㚔寸可互用也戎為㚔何疑乎說文奉作㚔解云从手从㚔丰聲从手从㚔於義為

贅明是从手𢦏聲（封奉一聲之轉）𢦏為古文封許誤解也得此銘戓字可以糾之汗簡少部奉作𡍮𢦏部奉作𡍮正与此合曰誣於許說不能辨正耳（奇觚卷八．二五頁矢人盤）

a-c

強運開曰『𡍮𡍮𡍮均散氏盤文吳書以阮釋為表按表字从衣从毛殊不類當是古封字召伯虎敢𠂤對康侯鼎𠂤𡍮蓋封本从半得聲此篆从𡍮即半變寸為𡍮與从寸同意伯𡍮鼎對字𠂤𡍮亦其例也』（古籀三補卷十三第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𡍮承也．从手𢦏聲．按古作𡍮．奉尊作𡍮．奉彝作𡍮．奉彝象兩手奉玉形．或作𡍮．奉尊彝變玉為丰．取其聲．或作𡍮．散氏盤借𢦏為封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積古齋款識引阮云此表字表者井田間分界之木國語韋注表識也又金石萃編引江云周禮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大司徒王國注鄭司農云从夏至日立八尺之表考工記謂之槀周髀謂之髀又謂之竿亦謂之表此忠當釋作表蓋既正疆域定立表以為識耳諸家所說殆相一致吳大澂古籀補亦收表下然審字形與𠂤稍相似而艹是明艹字與衣下作𠂤迥殊吾友河井君仙郎云此从艹从羊尤顯明者即奉字古文亦當與封通也此說確乎不可易者羣說文解曰承也从手从艹羊聲然手艹均皆手義似嫌重複夫唯从艹羊聲抑為明簡奉元作𢍏猶說文承作𢍏而鐘鼎古文作𢍏也又封正字作圭籀文作𡈼亦羊聲故與𢍏同聲固當用奉為封守元訓爵諸侯之土也轉為凡邦邑

疆域之義小爾雅廣詁封界也可證矣又按說文手部別有捧字解曰奉也从手夆聲字或作捧穆天子傳六捧饋而哭注兩手持也釋名釋姿容捧逢也兩手相逢以執之也正是封字義也捧捧皆封字後出俗體也（古籀篇五十七第一五至一六頁）

a-c 高鴻縉曰『戈古捧字从廾（拱）丰聲秦時又加手旁作㧞隸定為奉後以奉借為上奉之奉乃又加手旁作捧此處戈字通段為封大系考釋曰銘中十七封字均是奉字讀為封疆之封是也封起土為界也』（散盤集釋十四頁）

楊樹達曰『舊誤釋為表金石萃編卷式引吳穎芳說釋為封拾陸劉心源亦釋為封奇觚攈之是矣惟劉謂表即封字則未廿叁下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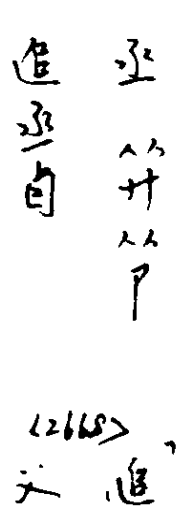
諦以字从攴从丰校之蓋孳奉之初字也字从攴丰聲小篆復加手旁則與从攴義複余囊謂會意形聲字後復加形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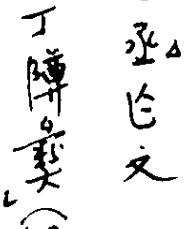
必患義複、如益加水旁作溢則重水、字見說文、因加木旁作槴則重木、用俞氏兒笘錄說、皆其切例也、奉封音同、銘文假表為封耳、萃編又引樊明徵說釋為奉、以字形論、為得之矣、汗簡有表字、釋奉、鄭珍云、省丰聲、移手在上、余疑其字當與銘文同、丰手二字形近、誤摹丰為手、鄭據誤文說之也。」（積微卅五頁散氏盤三跋）

a-c

王國維曰『寿簋釋為表、於六書無說、實乃奉之古文、亦即封字也、說文封从土从寸、而籀文作𡈼、从土丰聲、說文邦之古文、當从𡈼从田、而卜辭作𡈼、从田丰聲、竊意篆文封字所从之𡈼、亦半之譌、从寸與从又同意、此从半从廾、意亦同也、封者封土為界、周禮地官有封人』（觀堂二〇二七頁至二〇二八散氏盤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奉承也从手从廾丰聲』阮元吳大澂並釋表非是劉心源釋為封字古文王國維謂古奉字亦即封字二氏之說亦未諦楊樹達釋奉段作封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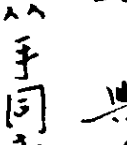
說文云。陬陽高山之尸也。从山尸。按尸山義不憭。經傳無尸字。實丞之偏旁。（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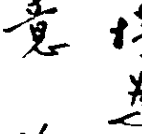
c.d 徐中舒曰。『丞甲骨文作（見殷虛後編下30葉）乃承之本字。從収從尸。凡甲骨銅器中尸字皆象人席地形。說文以為符節之節。誤。從収正象奉承之意。說文又增手作承。乃後起繁之字。甲骨文又有字（見藏龜171葉）乃丞（拯）之本字。象人在陷中。上有人雙手拯之。與丞字形義各別。』（集刊第三本二分二八二頁。潘敦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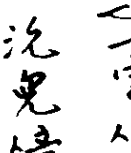
c 容庚曰。『說文。丞。翊也。从廾从尸从山。山高奉承之義。此象兩手舉人。不从山。承字从此从手。說文从手从尸从廾。未碻。』（善圖十九頁小臣謎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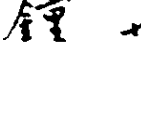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丞翊也从廾从卩从山山高奉承之義」甲骨文作羅振玉謂象人自阱中有拯之者許君訓丞為翊蓋誤以為廾誤以為山而初誼遂不可知甲骨文字集釋容庚並頁七八三引收於丞字下然一从一从兩者取義各不相同為丞乃拯救之本字為承之初文說文云「奉承也」又「承奉也」奉承互訓奉之初文亦只从廾作朔義為捧後以奉為上奉之意而別造捧字以還其原奉从廾承當不能从容庚金文編謂廾孳乳為承又於十二部出承字以為丞之重文其說非是丞字下所收并諸文應改隸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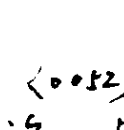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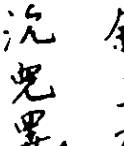
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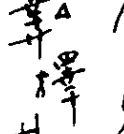
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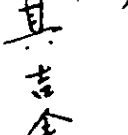
與 

與 

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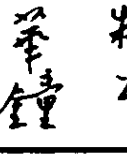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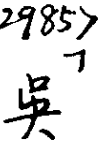
與

與

與

與

與

〈2906〉「用鄭△其吉金」 「鼄△」〈0315〉「鼄子良人擇△其吉金」  王孫壽〈0816〉「王孫壽鄭△擇其吉金」

〈0013〉「口口口之子口鄭△擇其吉金」〈0039〉「鼄弔叔止白口口鄭△乍吉金」〈0043〉「鼄公孫班鄭△擇其吉金」〈0045〉「齊陽華氏孫仲鄭△擇其吉金」〈0047〉「工敔王皮難之子者減鄭△擇其吉金」〈0051〉「鄭△擇其吉金」〈1443〉「弔叔解鄭△其吉金」〈2837〉「佳口口〔月初〕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子口口曰庚鄭△其吉金」〈2919〉「者尚余舆口口口鄭△擇其吉金」〈2985〉「吳王夫差鄭△擇乍吉金」〈2986〉「攻吳王大啓夫差鄭△擇乍吉金」〈2987〉「吳王光鄭△擇其吉金」

b 阮元曰「鄭說文訓為引給。義與擇字異。」（積古卷三、十九頁周公𣪘鐘）

劉心源曰『羿說文云引給也古刻用為擇是擇之古文也』奇觚卷五二六頁鄭子妝簋）

林義光曰『說文云羿𠂤引給也从𠂤从羿聲𢍏司伺視也从目从𠬜今更將目捕罪人也按羿為引給羿為伺視皆無考釋从羿得聲與捕治之義相反羿羿當皆為釋之古文古作𢍏𠂤王孫鐘从目从𠬜从𠂤謂省察罪人而釋之也省作𢍏寶鐸鐸作𢍏靜敦作𢍏𠂤弭仲簋作𢍏𠂤小子射𢍏羿射同音故無或作𢍏毛公鼎从目从矢則義轉為射與射同字𢍏又變為𢍏單伯鐘為𢍏無敦省釋罪人有別擇之義故羿引伸為擇尋繹之繹亦從省釋之義引伸說文云𢍏大白澤也从大白古文以為澤字按大白澤之訓不可曉𢍏為古文澤是與𢍏同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釆部引給也从爪釆聲又擇下曰柬選也从手釆聲此銘意與擇合蓋謂柬選分別即可引用給供釆下曰引給也者柬選之轉義耳抑古字爪手通用釆當古文擇字揩古作奪捋古作奪皆可以為證又斁下曰解也釋下曰解也从釆取其分別物也而古文攴手亦通用撫古作攺揚古作敭皆可以為證然則斁釋與擇釆疑亦元為一字而金刻古文有釆無擇斁釋三字即知釆為最古文字擇斁釋皆後出異文也又依許氏說釋為悅懌字然金刻古文有釆忎字與詩及爾雅合說釋古亦當作兌懌也』(古籀篇五十七第一八頁)

朱芳圃曰『說文奴部釆引給也从奴釆聲按釆奪象兩手奉釆說文奉部釆司視也从目从奉会吏將目捕辠人也尋奉為

驚人之物。增目作皋。示昭監無隱。許君云。令吏將目捕皋人。蓋據漢俗言之。非造字時之初義也。從聲類求之。當為度之李字。古从皋得聲之字。與度相通。釋名釋兵。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後漢書張衡傳。惟盤逸之無數兮。懼樂往而哀來。李注。數……音徒故反。古度字也。是其證。廣雅釋器。笈。度。杖也。笈即祋。說文殳部。祋。殳也。从殳。示聲。或說城臺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輒下以驚牛馬曰祋。故从示殳。度即皋。與祋異物而用略同。祋為驚牛馬之物。度則用以驚人。周禮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詐譌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殳也。因刻丈尺耳。鄭君訓度為殳是也。謂刻丈尺則因誤度為度量衡之度而附會。王引之已辨正之矣。說詳經義述聞。

茲不贅述。

金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靜
銘

靜毀銘、靜學無畀、楊樹達曰、余疑畀為畢之省形、當讀為殬、說文云、殬、敗也、無殬猶他器言亡尤也、金文說七、一八九 按楊說是也、惜尚差一間、畀為臭之假借、無畀即無臭也。』（釋叢一五三頁至一五四頁畢）

〈大38〉「鄀許子𣪘啓畢其吉金」〈大44〉「畢𠂤吉金」〈大53〉「戉越王者召於賢畢擇𠂤吉金」

𢍏 𢍏 𢍏 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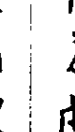
師酉簋 〈1374〉 𢍏 𢍏 𢍏 𢍏

林義光曰說文云𢍏舉也从𠂤从𢍏𢍏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𢍏之宣十二按古作𢍏師酉敦作𢍏𢍏弭仲簋兩手奉𢍏𢍏𢍏也（文源）

弄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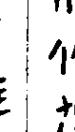
妹氏壺〈2030〉「虘吾公口以為弄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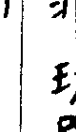
子之弄鑑」〈3027〉「子口之弄鳥」

〈3037〉「豐弄一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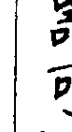
b



鐘〈0017〉「天尹作元弄」



c



智君子鑑〈9841〉「智君智」

d

子口弄鳥

b 商承祚曰『弄字金文凡三見一鳥尊作弄鳥二杕氏壺以為弄壺三即此鐘弄當為奉之本字言其形从廾从玉言其義兩手奉玉有兢業敬慎之意後將王誤寫作半形卅下復增屮而以半為聲遂用為戲弄字三器制作花文皆精美決非玩器可知秦公毀器足刻款稱奉毀奉字雖演變作㚔从㚔聲其文義固与弄鳥弄壺弄鐘同也前漢昭帝紀上耕於𠂤句旁弄田注師古曰弄

田謂宴游之田遺義尚存』（十二梁二頁天尹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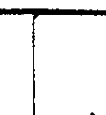
唐蘭曰『說文弄玩也楚語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是玩有珍寶之意器銘之稱弄者如天尹鈴云天尹作元弄雙劍誃吉金圖錄上卷一葉林氏壺云盧以為弄壺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鳥尊云作弄鳥藝術類徵蓋皆指寶物之足以供玩賞者異於尋常服用暨祭器明器之類也徐中舒氏謂獵器即古代之弄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然有獵圖諸器僅一杕氏壺有銘辭而稱為弄壺而其他稱弄者皆無獵圖其關係似難遽行斷定也』（輔仁學誌七卷一二期一〇一至一一〇二頁智君子鑑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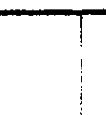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弄玩也从廾持玉」商承祚謂弄為奉之本字非是玉為珍寶兩手奉玉摩挲玩賞此弄之朔誼也商氏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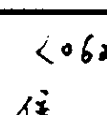
釋𢍏為奉亦非秦公簋云「西一斗七升大半升蓋」又「西元器一斗七升𢍏段」此言器及蓋之容量蓋言大半升而器則言𢍏𢍏非弄字顯矣斝兮小量云「貝料并」𢍏即并字朕之偏旁或从𠂤而字下从手乃增繁一如奉金文本作弄从手為複并若并𢍏當讀作賸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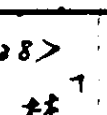
戒 戒 戒 戒 戒 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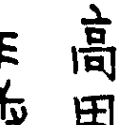
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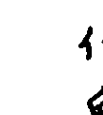
郘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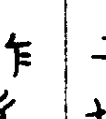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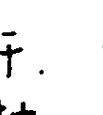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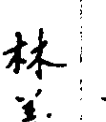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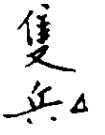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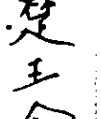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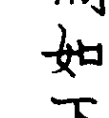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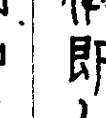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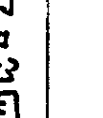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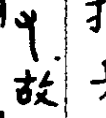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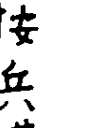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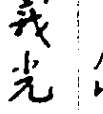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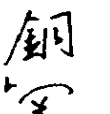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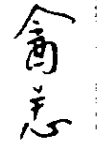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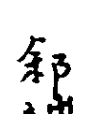












左昭十四年傳簡上國之兵疏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為兵然則字作倗者依轉義為形耳」（古籀篇五十七第二三頁）

C商承祚曰「兵郘口句鑼作𠂤𠂤秦新郪虎符作𠂤𠂤皆同漢篆斤下增一筆袁敬碑則与說文之籀文𠂤作𠂤同矣」（十二寶五頁楚王禽忎鼎）

〈大45〉「余易錫女汝馬車戎兵」〈大52〉「甲兵之符」「用兵五十人以上」

龔

興龍其爲

〈0892〉子龔鼎

一字

子龔簋

〈0190〉子龍龔 (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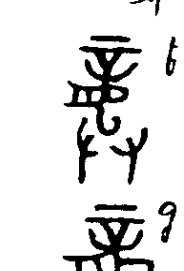
龔文辛尊

〈2018〉亞龍龔文辛

王孫鐘 不龔

龍字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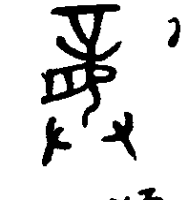
〈0060〉余畜宏龔



茶熹肇龔

頌簋

〈1302〉用作朕皇考龔叔皇母龍姞寶牆設 (A.B.C.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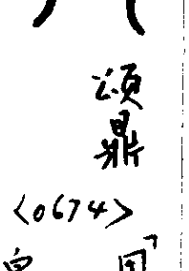


帶鼎

〈0616〉史龍

龍南

〈0736〉龍龔人鄉黛于女子



頌鼎

〈0674〉用作朕皇考龍龔叔皇母龍姞妙寶牆鼎

頌壺

〈2836〉用作朕皇考龍龔叔皇母龍龔姞妙寶尊壺

克鼎

〈0675〉肅免龔保平辟龍王

鼎 毛公 〈0650〉「母敢龔△厥△龍△萬年△

萬迪敀倗 〈1488〉「旻龔△文

隕缶」〈3012〉「虔龔并盟口」

徐同柏曰『龔恭古今字』（从古卷六、三十三頁周頌敬）

吳大澂曰『㚔从共也从龍从廾易飛龍在天聖人作而萬物覩篤恭之義也毛公鼎』（古籀補十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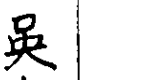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龔慤也从廾龍聲與恭字音義略同因謂說文共部有龔訓給也从共龍聲鐘鼎古文有龍㚔無龔之荃龔字譌體給供亦恭敬而行或本義之轉亦或段借為供未詳或供給為龔字義慤也為恭字段借義亦可通矣要龔字俗添無疑也』（古籀篇五十七第二三頁）

z 徐中舒曰「𢍏」銅器共恭字皆作𢍏趞曹鼎之𢍏王即共王盂和鐘秦公𣪘之嚴𢍏賁天命嚴𢍏賁三字均有敬意即恭之本字此亦當釋恭」(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二頁陳侯四器考釋)

m 高鴻縉曰「恭字初原作龔从廾从廾龍聲後廾變為艹故有龔艹字音義不別秦以後有艹字从心共聲音義仍同」(頌器考釋四三頁至四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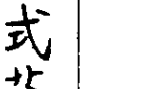
〈大9〉「王躬大𢍏」「用𢍏義寧厎覭考于井」〈大27〉「鄭用乍朕皇考𢍏白簿𣪘」〈大45〉「是必小心𢍏恭遵」〈大50〉「嚴𢍏恭賁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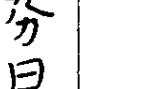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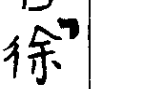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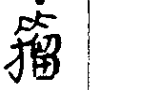
具 从廿从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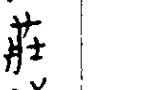
敄八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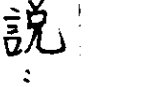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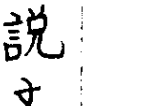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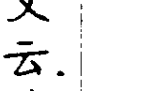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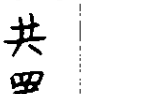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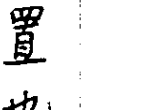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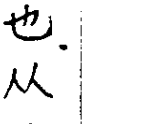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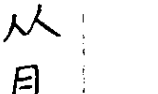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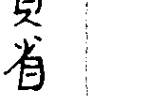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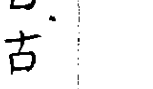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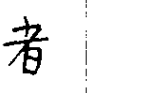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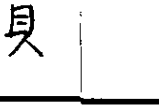












為貨又可概見。（攈古卷二之二、三十九頁辛子卣）

α徐同柏曰：「具說文云共置也从廾从貝省古者吕貝為貨此从廾从貝益見是文之古書盤庚云具乃貝玉殷商吕貝為貨又可概見。」（从古卷七、九頁商駁卣）

α方濬益曰：「說文具共置也从廾从貝省古以貝為貨廣雅釋詁具備也荀子正名篇性之具也楊倞注具全也蓋八貝一具即一朋也。」（綴遺卷十一、二十七頁駁卣）

林義光曰：「說文云具共供置也。从廾从貝省。古以貝為貨。按古作[illegible]叔尊作[illegible]宗周作[illegible]鐘作[illegible]。函皇或變从鼎。鼎貝古多相混。（文[illegible]字則字條。見貞

源）

高田忠周曰『按此字形字義顯然者也。說文。具供置也。从廾从貝省。蓋小篆用鼎異文貝為㒳字。故謂目為貝省非是。如此篆明从貝不省也。字元从貝。必貨物具備為本義。轉為凡物具備之偁。』（古籀篇五十七第二五頁）

k.i 陳夢家曰『具字从鼎郭沫若所釋以為古从鼎作之字後多誤為貝。字象兩手舉鼎之形。舉具古音亦相近。一具之具必是單位詞。則無可疑。殷卣有錫貝一具者（三代13.36.1-2）貝一具或即一區十枚。爾雅釋器玉十謂之區。墨子節葬篇下璧玉即具。貝的大小約略相等。則一具之貝是十個大小相等的貝。後漢書禮儀志下記大喪明器有盤匜一具。是一具為一套。然由盤銘所

示則設一具是八個設(應是大小相等的)鼎一具則是自大而小的一套(金選一五三至一五四頁西周銅器斷代)

楊樹達曰貝以具計他器未見不知其義云何古者二玉為珏余疑計玉之珏亦通用於貝具為珏之假字也具字古音在侯部珏在屋部二字為平入音也

右跋作於避難時時苦書乏未能博考也頃來覆校此文覺音理雖苻殊少文證擬加刪汰因偶檢王靜安觀堂集林釋珏朋(卷卷廿葉)一文讀之則王君所言有足證成吾說者王君謂殷時玉與貝皆是貨幣珏與朋古本為一字引珏字卜辭作斝或丰金文乙亥設亦作丰朋字戊午爵十朋作𠂤朋字甚似珏字倗友之倗杜伯簋作𠂤豐姑設作珏所从朋字形皆同珏為證按王君說至為博辨珏朋究為一字與否容當別論然二字同形則事實也如此

則貝一朋古人容可讀為貝一玨、此銘文作貝一具、假具為玨、自有其特殊之理由、余前所假定殆無可置疑矣、然王君又謂古玨字當與璧同讀、說文璧讀若服、玨與穀義同音異、今以此銘假貝為玨校之則王說非也、何者、具古音在侯部、玨在屋部、侯屋為平入、具玨二字音近、故可通假、若玨讀與璧同、則銘文無由假具為玨矣、王君既謂玨讀同璧因謂洹子孟姜壺之璧二備為璧二玨之假、余謂璧本盛玉之器、備自假為璧字、與玨字無涉也、尋王君必欲謂古玨讀同璧者、以璧與朋為對轉音、欲證成玨朋本為一字之說耳、不悟璧朋音雖近、仍是二音、非一音也、玨或作穀、此字見於噩侯馭方鼎云、王五穀、从〇與从王同、字以殼為聲、而此銘假具為玨、以此二事合證則玨讀古岳切、無可疑也、余謂甲文金文異字同形者多矣、異字不嫌同形、同形無害其為異字、字既異則音自異、正不必強為溝

合也、如謂玨朋古本一字、後始分化、容為事理所有、但據今日吾輩所能見之文證言之、則仍是二字耳。」（積微八十九頁至九十頁駁八卣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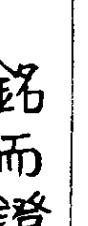
b 楊樹達曰「㚔字羅振玉釋作㚔、余謂其字上从貝、下从収、乃㚔字也、說文三篇上収部云、㚔、共置也、从収、从貝省、古以貝為貨、按小篆貝字作貝、㚔字作㚔、故許云㚔从貝省、古文則㚔字直从貝也、収字作𠬜、戒鬲戒字作𢦏、所从収字亦如此作、曾鼎有㚔字、所从収字亦作𠬜、正與此同、羅氏不知其為㚔字、而釋作㚔、誤矣。」（積微一二三頁叔㚔鼎跋）

郭沫若曰「㚔字本从貝从収、但亦从鼎从収、古文每每如是、例如、函皇文設與弭仲簋㚔字均作㚔、古文凡从貝之字多从鼎、

如貞作鼎、則作鼏、貝作鼏、算作筭、故此字在此不是鼎字、而是具字、民具鄉者、老百姓們都俯首服從也（文物一九六四年九月六頁曾子斿鼎、無者俞鉦及其它、曾子斿鼎）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具、共置也、从廾从貝省、古以貝為貨、」然金文从貝不省、或从鼎、鼎貝古文字中因形近恆互代用、篆文作昇、乃形之譌變、曾伯簠及孫弔父盉與篆文同、方濬益謂八貝一具即一朋非是、馭八卣云「王易馭八貝一具、」馭八為人名、王錫之貝一具、八與不貝連讀、楊樹達謂貝以具計、具為珏之假字、然貝以朋計、金文屢見、若珏朋古非一字、如王國維說、則貝何以於此獨稱珏而不稱朋、此亦可疑也、圅皇父盤銘較鼎銘略詳云「圅皇父乍琱嬭般盉隣器、鼎設一具、」陳夢家謂一具即

一套是也。又孫弔師父壺銘自稱為行具。則此具字有器皿之意。又孳乳為俱。獸鐘云。「南尸東尸具見。」是也。

a 

弁 說文無弁字而有弁声蓋傳寫奪佚 毛公鼎錫女兹弁 〈0680〉「易錫女汝兹芾」 「悖」 對

a

〈1647〉「△ c 對 」 〈3039〉「對 △ 」

a 吳大澂曰「古弁字冕也小篆作許氏說籀文或作毛公鼎」(古籀補五十頁)

a 劉心源曰「古刻朕勝字皆从此即弁說文覍冕也與籀文覍从上象形或覍字案即作今作弁上皆古文火字說文之婁管子弟子職之櫛(櫛俗作梳管子注櫛謂燭盡)皆弁字說文朕送等字皆从弁聲而無弁篆惟覍下有許云為覍之或字今觀此銘而證以古刻朕字知古文段弁為覍弁婁皆真(毛部字)許未析言之後人不知乃欲補篆贅矣」(奇觚卷二.五十一頁毛公鼎)

α孫詒讓曰『說文無㚔字而有㚔聲蓋傳寫捝之此讀為俊說文俊送也』（拾遺下三〇頁毛公鼎）

孫詒讓曰『說文有从夋聲字四又有从夋聲字十有五而無㚔字當有闕佚金文毛公鼎云易鬯女糸茲㠯用歲戎用政征此即㚔字舊釋為朕蓋假㚔為俊謂鬯以俊送之臣僕也說文人部俊送也从人㚔聲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俊女古文以為訓字俊即今勝字說文亦無勝而金文有之此文可補說文之闕而其形聲不可知今攷毛鼎舣字偏旁亦从口師酉敢友父鬲同與此正同它器或變為从十中白从口虢朩从口叔白父鬲从口叔豐分敢又有作火火孟作口陳侯鼎朕字于叔先獗敢又有作火火孟作口陳侯鼎朕字于叔先獗作大鼎子盤勝字从此作口龔妊作口龐勝字从又有作㚔姬單匜作口魯白愈父作㚔朩朕鼎作口朕敢此又鬲敢又鬲作㚔朩朕盨作口朕字从此則與原形絕遠不知从何形也小篆从火與古文不同疑即㚔形之變又金文勝字皆作朕如朕侯簋作口又朱龜白御戎鼎

朕姪字作□皆从火小篆从火或即涉朕字而誤未可定也今以𠬜字推之似本从十从攴說文共部共同也从廿攴金文作𠬜善鼎作𠬜叔向父敦與此字可相比例但其本義無可徵窺疑倏忽字皆从此或當含有共給侍奉之意與共義僅相通耶𠬜上从亦相近然說文十部𠬜从十𠬜从𠬜聲與𠬜聲頗遠當非从𠬜省也』（名原下二九至三〇頁）

高田忠周曰『按此「劉心攴甚妙然未為盡矣說文𠬜从兒八為象形未詳其意八蓋其聲八兒古音轉通今傳兒字音讀必有誤矣而𠬜𠬜當拚古文說文𠬜拊手也从手𠬜聲古𠬜部字小篆更加手者猶𠬜𠬜之例可證後世俗字作抃呂覽古樂帝嚳令人抃注兩手相擊為抃𠬜可以象兩手相擊之義而未足充意故一以為指事一無定義故無定形金文朕宧类字作𠬜

殊多而亦作𠂤𠂤从可證又唯作𠂤無聲故或从八作𠂤金文
朕肴有𠂤𠂤諸形可證𠂤亦从八為聲於是乎𠂤𠂤凡可通若
夫籀文以𠂤為象形鄭敦作𠂤可證下从𠂤即从𠂤省也然則
并拼古今字𠂤𠂤通用字劉云𠂤从火夷古文非又按𠂤字
若不从八聲乎𠂤即冂省也从冂與冠字同意周禮弁師注弁
者古冠之大俛委貌緇布曰冠儀禮士冠禮皮弁服注以白鹿
皮為冠象上古也字固當从冂也或此字元在冂部為正卜辭
可證今姑从許氏云(古籀篇三十四第一八頁)

張之綱曰(孫詒讓繹)倣云說文無𣪊字而有𣪊聲蓋傳寫挩之
此讀為倣說文送也(斠釋十七頁)

高鴻縉曰(王靜安曰𠂤孫比部釋為弁按弁金文偏旁作𠂤送
朕等字從之得聲近人由朕字之音讀此字為贈是也爾雅釋

詁朕予也郭注皆賜與也與猶予也是其證』（毛公鼎集釋一〇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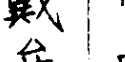
高鴻縉曰『朱駿聲通訓定聲曰火門火種也按朱說本玉篇是也字象兩手持火分之形字倚尸（拱）畫火形由物形一生意故為火種周人或加八（分）為意符作𤇾謂火種必分也又或作繁形朕从火朕聲形聲字此繁形後借為朕薛之朕（見金文）後世通段朕以代朕日久而朕字廢今火種字隸作关只存於朕俟送等字偏旁中』（字例二篇二五一頁）

朱芳圃曰『說文無收字而有从收得聲之朕朕俟朕諸字蓋倫奪佚林義光曰戈象贈物之形一象物兩手奉之以送人也』（文源六五）

椄字象兩手奉椄形毛公鼎銘云易女玆收郭沫若謂玆关當讀為茲贈兩周金文辭大系錄考釋七一三九圖其說是也孳乳為俟說文人部

朕、送也。从人关聲。一作媵。儀禮燕禮媵觚于賓。鄭注。媵送也。為賸。貝部。賸。物相增加也。从貝朕聲。一曰送也。副也。為媵。馬部。騰。傳也。从馬朕聲。為謄。言部。謄。迻書也。从言朕聲。

金文又有作左揭形者。



戎上增八。八者別也。考古文通例。凡別於本義之字。恆增八以識之。如𠂤大篤也。假為公私之公作𠍏。𠂤大獸也。假為現象之象作𠍏。是其證也。』（釋林卷七十九頁至八十頁）

丁山曰。『戎毛公鼎作戎。曰錫汝玆戎。用歲用政。吳大澂釋云。玆當即絲。戎古弁字。說文覍冕也。籀文作𠍏。或作𠍏。詩緇衣其紓。戴弁俅俅。傳云。絲衣祭服也。箋云。弁。爵弁也。公羊宣元年傳注。皮弁武冠。爵弁文冠。（憲齋集古錄）孫貽讓云。戎古𠍏字。似從十從戈。

其本義無可徵疑含有侍奉供給之意名原下山謂攴即舂之上半從攴持杵杵形象有所撞擊蓋舂牘之本字釋名釋樂器舂牘舂撞也牘築也以舂築地為節也周官笙師舂牘應雅以教械樂鄭玄注舂者謂以築地鄭衆注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鬆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金文作攴者上象舂形至明白意

至顯然古者婦人犯罪不任軍役之事但令舂以食徒者後漢書明帝紀城旦舂注鼎文錫女茲攴猶言賜汝女奴矣（闕義三五頁至三六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有从廾聲字而廾字則闕吳大澂釋廾劉心源謂叟之古文說文段作兟丁山謂字从攴持杵乃舂牘之本

字古婦女犯罪者令舂以食徒故毛公鼎「賜汝兹𢍏」當解作賜汝女奴朱芳圃謂象兩手奉梳而𠂤上从八者為別於本義之另一字高鴻縉謂象兩手持火分之之形諸家之說並有可商字所从十究為舂為梳誠難確定然謂从火則斷非孫詒讓疑小篆从火乃𠂤形之變是也朕若膝所从金文兼具𠂤𠂤兩體八乃後增繁飾與訓別之八為異若強以八為意符恐亦蛇足矣郭沫若讀賜汝兹𢍏為賜汝兹贈其說近是斝𠂤小量云「斝料𢍏𢍏當讀作賸言其器容半斗有餘說文云「賸物相增加也从貝朕聲一曰送也」段注云「人部曰倂送也賸訓送則與倂音義皆同副貳也貳副益也訓送訓副皆與增加義近」毛公鼎之𢍏亦可讀作賸也

莽

莽 說文所無 師袁簋 〈1381〉 曰𠂤曰莽 曰𠂤曰遣 (A·B)

a 劉心源曰萃从炊从艸合萃焠二字為之 b 奇觚卷四二七頁師袁敦)

樊

樊 省文猶樊仲之省爲林也

氏樊尹鼎

作叔言媵

自忠縣南陽今河南鄧縣鄧、襄之間相去徑百六十里、襄、宜之間相去徑七十里、此等地區蓋嬴姓之樊君所居、楚之支族屬國、以為仲山甫之國者非矣。（譌異三册二七六頁）

樊、漢濟陰太守孟觀修堯廟碑序仲氏祖統所出云「本繼於姬、周之遺苗、春秋大事表譌異引是樊為姬姓、金文有樊君鬲云「樊君乍叔能嬴賸器寶彝」或謂此又為嬴姓之樊、楚之支族、按銘中叔能嬴當讀為叔嬴、嬴姓嬴名嬴薛氏盤云「肅氏乍弔姞毀般王仲嬀簋云「陳氏乍王仲嬀歸媵匡」黃君簋云「黃君乍季嬴寶媵簋」均其例証（張日昇述）

斐

斐 說文所無于省吾謂
爲排之初文 斐鼎
〈.417〉 斐伯
保旅鼎

樊大 說文所無

樊居鼎 〈1398〉 「樊」 居兼 之 飤 臣 」

a 方濬益曰「國語晉語韋注樊周之南陽地又云樊仲宣王臣仲山甫食采於樊」（綴遺卷八．六頁樊君飛簋）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燓字京兆杜陵鄉从邑樊聲但樊从枞又枞藩也从林攵象交午之形攵日益同意也此亦从樊明矣又邑省作口例見鄀字又如下文作𠂤亦筆法稍小異古字省文段借之例唯當以樊為燓耳」（古籀篇二十第一九頁）

a 柯昌濟曰「樊即古桐字从林从艸同聲从林从艸實即从棽之訛體今文从木之字古多有作从棽者如鎬京之鎬字作鄗見卜詞麃字見金文作鰲是也桐國名左定二年傳桐叔帥楚春秋大事表今桐城縣是也」（韓華二〇七頁桐君簋）

共

a
共
亜且乙父己卣
〈2587〉
祖乙父乙

〈0918〉
共
父乙

父癸
〈0927〉
父癸

b

〈0632〉「以共供載蒿當」〈0958〉「共覃父乙」〈1313〉「秉德共屯恭純」〈1369〉「嗣
馬共右師雝入門」〈2149〉「蔡侯驩慶共大命」〈2916〉「以共供載
蒿當」〈2923〉「蔡侯驩慶共大命」〈1350〉不諱.屖敖用共用璧

a 方濬益曰「兩手奉器形彝器銘習見積古齋款識亞形父丁
尊及後卷亞形父辛盤銘亞中字作𠙵从𠙵為古文尊字此
與亞形父甲鼎銘亞中均从口作𠙵當是古文共字也說文部
首共同也从廿廾按从廿無意義應即口之形變共又與具字
篆形相近故義亦相通說文具共置也从廾从貝省論語鄉黨
子路共之正義共具也禮記祭統官備則具注具謂所共衆物
漢書成帝紀無共張縣役之勞注共張謂共具張設此文作兩
手奉器正象共具之形」(綴遺卷二十六.二十二頁亞形父丁角)

a 吳大澂曰『 疑古尊字象兩手奉尊形且乙父己卣』（古籀補附録二十九頁）

a 強運開曰『 亞且乙父己卣兩手奉器象供奉之狀』（古籀三補卷三第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 同也从廿从 按以廿取象無義理爾雅共具也詁釋此為共之本義廿即 之變見芇字條象物形見品字條兩手奉之古作 祖乙爵』（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 共同也从廿从 古文从二 作 蓋疑 元 字之鵺假借為共同音通用也說文 字重文作 揚雄說从兩手亦疑之誤从兩手說傳會耳』（古籀篇五十七第二十七頁）

郭沫若曰說文共同也从廿収
案此說有未諦金文共字作

二一九頁釋共）

商承祚曰『說文』共，古文共。案象四手共力形。與[illegible]（篆文作[illegible]）同字同義。金文且乙父己卣作[illegible]，攸共段作[illegible]，象兩手奉物形。古鉢文作[illegible]，與此大同小異。整齊之作[illegible]，再變作[illegible]，則與篆文同矣。从廾無所取義。段氏云：廿二十并也。二十人皆竦手，是為同也。則曲為之說矣。』（古攷二十頁至二一頁）

朱芳圃曰『說文』共部：共，同也。从廿、廾。按共象兩手奉瓦形，書甘誓：今予惟共行天之罰。孔傳：共，奉也。詩小雅小明：靜共爾位。鄭箋：共，具。周禮夏官羊人：共其羊牲。鄭注：共，猶給也。凡此皆共之本義。孳乳為龔，說文共部：龔，給也。从共，龍聲。玉篇共部：龔，奉也。

又按共與供音義並同。經傳通用無別。禮記曲禮。共給鬼神。釋文。共本或作供。左傳隱公九年。不共王職。釋文。共本亦作供。是其例也。」（釋林第九十六頁至九十七頁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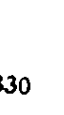
〈1350〉
郭沫若曰「扃敦用拱用璧。用侑用告其右。子歆史孟。」拱是大共璧。用兩手以捧之。拱與璧對文。以示其有大有小。春秋宋襄公時代的商頌。長發「受小共大共。」亦即是小璧大璧。用大小二璧。為贊見禮。可見是同時代的禮節。共字金文散共殷作㠯。即象双手捧璧之意。故共字本是大拱璧之初文。」（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六九頁扃敦蓋銘考釋）

〈大45〉
「女汝敬共𢦏命」「又有共供于篤武靈公之所」

龔 从廿

頌鼎 龔廿宝重見

用乍朕皇考龔中叔皇
<0674> 母龔中始(姒)寶牌鼎

0330 

a 異 尚鼎 〈0679〉「丼弔才在異△異為口」

b 才下」(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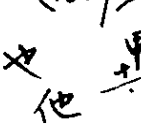
c 玄不即詩六月有嚴有翼之翼 毛公鼎 〈0676〉「古攻天異△」

作冊大鼎 〈0646〉「公束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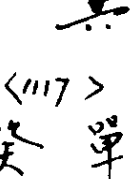
傳翼敬也

〈0047〉「異△翼」

鑄武王成 b 召卣 〈2722〉「鑾弔啟駐王異△禮鼎」



荼伯 〈1389〉「異△翼自也他邦」



單異 〈1117〉「單異△作父癸寶尊彝」

〈0049〉「穆穆異△翼異△翼」

b,c 吳榮光釋畀曰『畀上下者陳於廟之器畀之訓為舉也武莊之器須以力舉之从由切側詞以為聲从廾以為訓左傳邲之戰楚

人卑之脫扃許慎所見古文及服虔本皆作此字杜預本乃改為棊字而此字於經傳不可復見矣』（瑞清卷五第二十五至二十六頁周虢叔鐘）

d吳大澂曰『（甲）古文以為翼字盂鼎故天翼臨謂臨之在上翼之在旁也』（古籀補六十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異分也从廾畀畀予也按予與異義無涉古作（甲）歸簋作（甲）趩尊彝趩變作（甲）郘鐘不从畀當為翼之古文象頭身尾枝尾及兩翼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異分也从廾畀畀予也段氏云分之則有彼此之異諸家亦無異論然許氏未通古字古義也今審卜辭金

文異字下形正文作 省文作 均皆同仌說文仌竦手也从
段氏云此字謂竦其兩手以有所奉也是即相助之
意存焉上形作田或作由以象所奉之物亦指事耳然異即經
傳輔翼之翼正字也廣雅釋詁翼輔也詩卷阿有馮有翼箋助
也楚語求賢良以翼之注輔也尚書中候欽翼皇象注奉也此
諸義實於異字形可見矣又左昭九年傳翼戴天子注佐也異
戴同意故異部收戴字許氏於戴下云分物得增益曰戴从異
戈聲分物者泥異訓分而誤耳蓋戴之从戈即載省文載物所
增益曰戴異有奉物之意故从異从載省形聲兼會意戴載音
義相近故或以載為戴詩絲衣載弁俅ㄑ箋猶戴也唯南兵略
載以錫鉼注飾也是也許氏失其根本故枝葉亦誤又翼戴者
亦當授予也猶承訓奉也受也受授疑元同字固一義之轉通

也異字自應有授予意也若夫許氏所云分異義當以翼為本字爲之為翼一身分歧即分異也故老子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言異元必如此轉為別異義禮記樂記禮者為異注謂別貴賤也王制事為異別注五方用器不同也呂覽上農賈不敢為異事注猶他也又洪範五行傳非常曰異論衡自紀物無類而妄生曰異又左昭二十六年傳然據有異焉賈注猶怪也孟子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注怪也秦策此無異故注怪也之類皆是也轉ㄑ生義耳然則分異ㄑ同之異以異為翼者亦古字省文之恆例也(古籀篇五十八第三至四頁)

e郭沫若曰『異、禩省、說文祀或从異作禩、』(兩攷三十三頁作冊大盂鼎)

之容庚曰『異孳乳為禩說文祀或从異祀鼎即祭鼎』（善圖十三頁大方鼎）

e陳夢家曰『郭沫若以為異省示是說文祀的或體則似若可商廣韻職部曰匿大鼎集韻以為鼎名玉篇則从匚从異注云大鼎是異鼎為大鼎之稱』（金選一六七頁西周銅器斷代作册大方鼎）

g楊樹達曰『異字郭沫若大系考釋一四七葉上于省吾吉金文選上三卷七葉下並讀為翼說固可通然甲文異字作人頭上戴物兩手奉之之形異蓋戴之初字戴从戈者加聲旁耳異德字部戈哈部字哈德為平入音』（積微二〇八頁爯伯簋再跋）

高鴻縉曰『按㚔原象人戴由（竹器）而以兩手扶翼之之形由物形㚔生意故託以寄負戴之戴動詞王靜安曰此疑戴字象頭

上戴由之形是也後人用字通段異以代狀詞冀(不同也从北異聲)而冀復通以代憶(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也見玉篇)兩字遞移久而成習秦人乃於異上加戈聲作戴以還異本字之原孟子梁惠王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周時戴應書作異若論其音異與戴亦一音之變亦猶之怡之與台弋之與代也(字例二篇二六八頁)

李孝定曰金文異字習見其形體與契文之作[illegible]者略同舀鼎作[illegible]辭云……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井叔在異……見據古金文三之三第四六至五〇葉

異為地名無義可說虢叔鐘作[illegible]辭云……皇考嚴在上異在下……見據古金文三之二第三葉

又虢叔鐘作[illegible]見據古金文三之二第四葉　虢叔編鐘作[illegible]見據古金文三之二第六葉

辭並同上此翼敬之義也孟鼎作辭云……古故天異臨子灋保先王……見攈古金文三之三第三一至三六葉

芮伯簋作 辭云……乃祖克未先王異自它邦……此翼佐之義也召卣作辭云唯十又二月……賞畢土方五十里召勿敢望王休異用作郜宮旅彝見貞松八卷第三一至三二葉

此殊異之義也單異簋作辭云單異作父癸寶尊彝見攈古金文二之一二十葉

此為人名無義可說其字皆象人首載物之形丁氏謂田為·或曰所繁變見說說非單異簋字上从明係畱字寧得謂為·或曰所繁變乎其義雖無訓戴者然皆可自首載物一義引申得之蓋以首載物者必小心翼翼敬慎將事復以兩手扶翼之故引申之得有敬也佐也輔翼也諸義也翼敬翼佐輔翼翼戴之翼其字實皆

當作異。單異簋銘父癸猶存殷習。其制器之時代當較早。故字从𠂤與早期卜辭之作 者相同。其作 者則與契文之作 者全同。其作 若 者則小篆作之所自昉。其遞嬗之迹猶的然可見也……

按翼之本義訓羽。从異非僅以之為聲。亦由之取義。蓋異之本義為首戴物。凡以首戴物者。恒舉兩手扶異之。如鳥羽然。故訓羽之翼从之也。當解云飛翼羽也。从飛从異。異亦聲。至經傳中訓敬訓助訓佐訓輔訓奉訓承訓恭慎之翼。並異之假借字。金文嚴在上。異在下。見前引。猶作異。不作翼。可證。蓋以首戴物者。必敬慎將事。小心異異。而以兩手奉承輔佐之。凡此諸義。胥異戴一義所引申也。段氏謂凡敬者必如兩翼之整齊。蓋不明翼為異之借字。而戴為異之本義。故有此曲說耳。王筠說文句讀飛翼下

云虢叔大林鐘嚴在上異在下詩有嚴有翼異本借字則異亦借字亦可謂省形存聲

知翼本借字較之段說已進一境而謂異亦借字則猶有未達倘謂異在下之異乃用異之引申義斯則可矣（集刊第三十四本下册四三八至四三九又四四二至四四三頁說異）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異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吳榮光釋畀非是楊樹達謂異字象人頭戴物兩手奉之形乃戴之初文高鴻縉李孝定並同李氏更分析異字於金文用法有四(一)專名(二)翼敬也(三)翼佐也(四)殊異也然更有孳乳為禩者作册大鼎云「公束鑄武王成王異鼎」郭沫若容庚並讀作禩而陳夢家則謂異鼎即大鼎按上引作册大鼎一語乃以事紀年因鑄祀武

王成王之鼎而特書其事以紀年於理頗合郭容之說可从

與

與 从口 <0062> 「𢍏与旅之𠂤」
齊鎛 人部曰「
」

a 方濬益曰「舉即與」（綴遺卷二．三十頁齊陳子翰鎛鐘）

a 孫詒讓曰「王楚釋為僉薛釋及王俅攷从之孫釋為譽案其字从與从口孫釋是也古从言之字多變从口」（拾遺上十七頁齊矦鎛鐘）

林義光曰「說文云．與黨也．从舁从与．按即与之或體古作𢍏」（毛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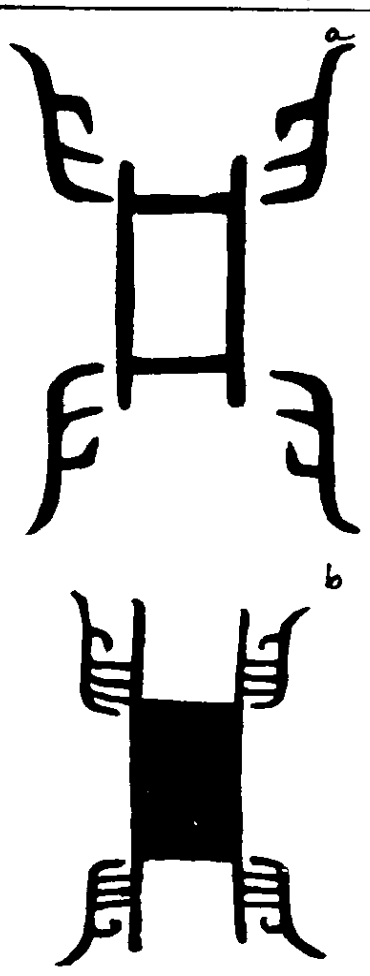
數詞四手象二人交與．一所與之物．與旧以同意．各見本條或作與

齊侯鎛舉字偏旁（文源）

朱芳圃曰「說文舁部．與黨與也．从舁从与．按與象兩人用手鉤牙之形．金文从口．附加之形符也．論語雍也篇．與之粟九百．

堯曰篇猶之與人也、孟子離婁篇、可以與、可以無與、萬章篇、一介不以與人、皆謂給與、當即此字之本義、許君訓為黨與、乃借義也。（釋林耿一一五頁與）

〈大45〉「戩々舉々」



興

金文

〈2752〉 興 (A·B) 父辛尊

〈1736〉 興 父辛 d

興鼎

〈0305〉 興 寰鼎

〈1469〉 高叔興父 盨

高卑 盨

般甸 壺

〈2819〉 用興 南口

林義光曰『說文𦥑起也从舁同同同力也按古作𦥑鄭興伯高从𦥑从𦥑舁字之變即登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𦥑起也从舁从同同力也此為會意訓共舉也故廣雅釋詁興亦訓舉也興舁兩字義相關也詩大明維予侯興傳起也禮記中庸其言足以興注謂起在位也周禮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猶作也考工記弓人末應將興注

猶動也發也禮記樂記降興上下之神也注猶出也文王世子興秩節注猶舉也論語禮樂不興皇疏猶行也此皆與本義近者也（古籀篇五十八第一六頁）

C馬叙倫曰倫按舊釋㚔為兩手拱井形非也此即說文之與字甲文作[illegible]羅振玉謂從殷象二人相授受形知從殷者以殷從月或作月也知與字從殷者以受字從舟知之殷亦舟也所以盛物鄭司農謂舟若承槃是殷與舟一物矣倫謂說文訓與為黨與非本義與為舉之初文亦㚔之異文也說文㚔共舉也實當作共也舉也㚔共一字共為扛之初文扛者一人不足舉之必兩人而後舉故㚔從㠯從廾從収㚔聲魚類共若讀如扛聲入陽類魚為對轉矣說文共之古文作[illegible]是形亦與㚔音不別

也舁與則音同喻四與從舁從𦥑从小篆作𦥑由金文作𦥑而譌
𦥑者高田忠周以為從牙得聲倫謂齊子仲姜鎛作𦥑蓋從𦥑
牙聲為與之轉注字或𦥑乃譌并𦥑𦥑而一之𦥑為𦥑之譌也
月為槃之初文非舟車之舟說文槃承槃也承槃即儀禮命弟
子謂豐之豐鄭玄注謂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今
杭縣良渚鎮出土黑陶之 即其物也古始空角為酒器而後
製酉形猶銳其底故父丁爵作 父丁方鼎作甲文酉字亦
多銳底酉即金器名卣者之本字銳底不可立故必以豐承之山
西萬泉縣出土之 正其遺制也詳疏證豐之象形文變為篆文
遂與舟混耳槃者豐之形大者并盛飲食之器如陝西寶雞縣
出土之斯禁其所盛尊罍壺勺之屬都十餘事其形長方與良
渚鎮之豐大小相距甚遠然其製文飾相類其器以金檢說文

槃之古文作盤從金而禮記引湯之盤銘銘者錄之轉注字錄為刻鏤之鏤本字槃有銘文其器為金製可知周禮凌人共夷盤冰鄭玄注漢禮器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然則所共乃所以冰尸其製形亦不小矣寶雞之禁形亦長周尺四尺餘廣半之深尺餘一禁猶非一人所能舉益以所盛其必共舉可知也故與字從之(刻詞四四頁至四五頁父辛爵)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上舁部云舁起也从舁从同同力也余按許君以同舁二字解與認與為會意字義不剴切今尋此字甲文作[illegible]象衆手共舉一物之形羅振玉誤釋甲文此字為與字商承祚糾之定釋為與是矣獨羅氏釋此字所从之[illegible]為般而商氏從之謂象四手各執盤之一角而興起之其說仍非是蓋盤之為物輕而易舉不勞衆手舁之古人制字用意大都精

切不應不協事實如此故商君釋文雖合其解字仍非也今按
日明是甲文凡字葉玉森謂其字象船帆之形其說至審知凡
乃帆之初文帆乃後起之加旁字釋名釋舟船云隨風張帳曰
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帆字或作颿一切經音義一引三
蒼云颿船上張布帊也吳都賦云樓船舉颿而過肆劉注云颿
者船帳也說文云颿馬步經傳無帆字說文亦不載然舟行張
帆以迎風此初民所易知之事宜殷代早有其文不得以經傳
許書偶無其字遂爾致疑也帆之為物也大其始也聯布於竿
當於地上為之及其移而樹之於舟也當以衆手舉之故與字
形象之而其義為起也
物自起為起內動字也舉物使起亦為起外動字也與之訓起
以字形校之當為外動舉物使起之義淮南子覽冥篇云帝道

捧而不興。高注云興舉也。周禮大司馬云。進賢興功。禮記文王世子云。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鄭注並云。興猶舉也。是其義也。

商承祚云。金文父辛爵字作 。與甲文同。又或增口作 。

兩叔盨則舉重物邪許之聲也。余謂象手合舉一物。初舉時必令齊一。不容有先後之差。故必由一人發令命衆人同時並作。字从口者。蓋以此。若邪許之聲。乃已肩任後之聲。非初起時之聲也。至許君合凡口二字為从同。其誤顯然。又不待論矣。

（小學九〇至九一頁釋興）

陳世驤曰「興的初形即 。古音*xiuŋ。此字見於甲骨羅振玉初以為是與殷墟書契考釋頁五六顯然受了說文的影響。他斷定與即舁。即 。稱前者衆四手。後者二手。最後只承認 字有二手。使之更近乎 。羅氏不能肯定此字當中日部份的意思。

此曾為中國文字學界的大疑問．有以為是舟者．有以為是槃者．雖則舟槃之間聲義已大不相同．羅氏勉強稱槃亦即舟．蓋二者皆載物．如此．我們可以在英文裏找出vessel這個字來概括這兩個意思．亦舟亦槃．但以舟為槃或以槃為舟仍是十分勉強的臆斷．為了找出興字的原始意義．我們非改弦更張不可．羅氏殷墟書契考釋（一九一四年問世．及一九三三年才有商承祚殷契佚存考釋）和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的修正．現在我們加以研究．決可以接受商氏的解釋．以𣪊為四手合托一物之象．郭氏更強調說．此所托之物非舟．而絕對是槃．郭氏指出鐘鼎文裏由槃到舟的論變．主張月即槃的象形．並強調此月具有環轉的動態因素．因為月與般同．般亦即般．槃．盤．此三者自古即兼具盤碟和盤旋的意思．息息相關．由來甚久．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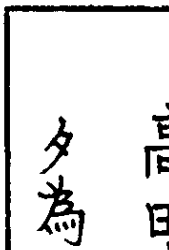
以假借視之。商、郭二人的發現對我們決定興的字源極為重要。此發現可以延伸到對詩經文類的研究看得出詩經作品的初期型態以及晚期發展。商氏先決定興是四手或衆手托一物。繼而在鐘鼎文裏找到舁和舁(二者都添了「口」的因素)。因此而得到一個結論說興是羣衆合力舉物時所發出的聲音。他斷定興音是擬聲。如邪許之類是也。我們發現英文裏相似的是heave-ho一辭。商氏指出羣衆舉物發聲但我們以為這不僅因為所舉之物沉重(一槃之物也不可能太重)。郭氏所強調的「旋轉」現象教我們設想到羣衆不僅平舉一物尚能旋游。此即「舞蹈」舉物旋游者所發之聲表示他們的歡快情緒實則合力勞作者最不乏邪許之聲。此古字當中的部份慢慢發展為後期的「盤游」(尚書「盤游無度」逸周書「盤游安居」)「盤桓」(易盤

桓利居貞」而在詩經本身般訓「樂也」在衛風考槃和說文引「東門之枌(槃婆其下)皆以槃為舞事。(中文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三卷一期一四四至一四五頁原與兼論中國文學特質

周法高曰「興字般字與樂舞有關陳氏从比較文學觀點闡發甚詳可收他山攻錯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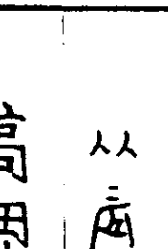
〈大52〉「凡興士被甲」

晨



晨 鞫庆鼎 〈0671〉

「王命鞫庆曰：『晨（晨）！更乃父司卜册令。』晨拜頓首。」



晨 師晨鼎 〈0672〉

「師晨入門立中廷，北鄉。王呼尹册册令師晨足師俗嗣（司）八自小臣、善夫、官犬。」「晨拜頓首，受其口口萬年世々孫々，其永寶用。」

晨 郑公鼎 〈0651〉

「用追孝于文申皇且祖晨公。」

林義光云：『說文云：晨，早昧爽也。从臼辰，辰時也。辰亦聲。凡夕為夙，臼辰為晨，皆同意。按辰者，脣之古文。見辰字條。晨古作㬎。伯晨鼎象持物入脣，早昧爽者進食時也，與夙不同意，變作㬎，師趛鼎从庶即从辰，辰亦作庶，又增作㬎。』（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晨，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時也，辰亦聲。凡夕為夙，臼辰為晨，皆同意，經傳皆以晨為之，晨非必晨省文，當

晨論體曰曰易誤耳晨从辰辰字轉義亦與振字義相近爾雅
釋詁晨早也禮記曲禮昏定而晨省疏旦也論語晨門集解閽
人也司馬法昏鼓四通為大鼓蟲夜半三通為戒晨皆晨字也(古
籀篇五十八第一七頁)

朱芳圃曰說文晨部晨早也昧爽也从臼辰辰時也辰亦聲孔
夕為夙臼辰為晨皆同意按晨象兩手持辰之形辰蜃之初文
也象形說文虫部蜃雉入淮所化从虫辰聲先民利用其殼以
除田穢淮南子氾論訓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高注蜃大
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田穢也是其證辰為除田穢之器古人
名動同詞因之兩手持辰以除田穢謂之晨矣

又按晨即耨之初文說文木部耨薅也从木辱聲鎒或作
从金耄耨經傳通作耨呂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

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注、耨、所以耘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蓋上古之世、制作未興、先民利用摩銳之蜃殼以除田穢、及文物改進、乃斷木為柄、削木為刃、自金屬發明後、則柄用木而刃用金、故其字有从木从金之分、據任地篇言、柄長一尺、刃廣六寸、可證其仍為坐而操作、與持辰無異、易繫辭下、耒耨之利、釋文、耨、奴豆反、馬云、鉏也。莊子胠篋篇、耒耨之所剌、釋文、耨、乃豆反、李云、鋤也。鋤即鉏之後起字。說文金部、鉏、立薅所也。从金、且聲。耒耨與鉏、實一器之演進、名異而用同。蓋坐而薅草、其器曰耨、其柄短、立而薅草、其器曰鉏、其柄長。耨之用淺、鉏之用深。觀於晨、耨、鎒三字之演變、與鉏之後起、可以明瞭古代農業技術發展之程序矣。從音理言之、晨讀定聲真韻、耨讀泥聲幽韻、旁紐雙聲、陰陽對轉。

楊樹達曰、按晨為會意字、如許說、臼辰二字義不相會、辰時不能以手臼也、蓋吾族以農立國、俗尚早起、農民兩手持蜃往田、為時甚早、故以兩手持辰表昧爽之義、小學述林卷二、五一、按晨訓昧爽、於經傳無徵、楊說皮傅不切、非正義也、說文晶部、曟、房星、為民田時者、从晶辰聲、晨、曟或省、考星以晨或辰為名者、其在東方、恆星為房星、行星為歲星、皆以時曉見、故昧爽之晨或辰即由星名之晨引伸而起、猶日月二字本以名太陽太陰者、引伸為日夜之日、年月之月也、（釋蓐一三三頁至一三四頁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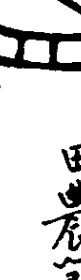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上蜃部云、蜃、早昧爽也、从臼辰、辰、時也、辰亦聲、丮夕為夙、臼辰為蜃、皆同意、樹達按蜃為會意字、如許說、臼辰二字義不相會、辰時不能以手臼也、蓋吾族以農立國、俗尚早起、農民兩手持蜃往田、為時甚早、故以兩手持辰表昧爽

之義說文八篇上匕部云卓高也早匕為卓匕卜為卬皆同意樹達按匕从反人亦謂人也人早為卓此俗貴早起之證也（小學五一頁釋昏）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晨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時也辰亦聲凡夕為夙臼辰為晨皆同意』朱芳圃謂字象兩手持蜃之形乃振之初文說文昧爽之訓乃晨之引申義聲同通段其言是也高田忠周晨乃晨之譌非晨之省恐非是』

〈大36〉「『于垔』皇考晨公」

農 从田从辰从曲乃 傳寫之譌 農簋 <1006> 「農」作寶 b



農 農自 <1127> 「毋」 倗

農弋 「事」字反要 農 「農」三拜頭首

農 曲農 鼎 <0378> 「田」農 c 寰盤 陳寶

農 解 <2314> 史 「農」 d

農 田農 <0794> 「田」農 e 寰盤 陳寶

農 金鼎 <0660> 王大耤籍農于 諆田賜場

農 田農 <1028> 「田」農 f 作寰 陳尊寶

農 散盤 <2927> 「尹」左執綏 史正仲農

農 汕其 鐘 <0049> 「櫛」農 g 在先王

h 阮元曰 「弼」說文 「弼」厤也 古文亦禹字 此器有三足 與款足之禹迥異 當是敲鬴之類 許氏解敲云三足鍑 解鬴云三足釜 字

並从南是南之屬。（積古卷八、七頁散氏盤）

劉心源曰說文農作𢆶从晨囟聲籀文作𢆶古文作𢆶从辰攴農自有農字人名令鼎王大耤農于諆田皆从田从辰此从田从辰即農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气動雷電振民農時也晨早昧爽也从臼从辰：時也臼者兩手作事辰亦聲農取田辰舍意田晨亦然从𠂤乃田變也（奇觚卷八、二八頁矢人盤）

林義光曰說文云農耕也从晨囟聲按囟非聲古作𢆶散氏器从𠂤𢆶象持物入脣與晨同意晨為進食之時農為謀食之事故所象形同農从田轉注以別於晨或省作𢆶庚壺器又作𢆶史農鼎（文源）

h 高田忠周曰『按阮釋為鼏萃編以為鬲字鼏鬲同字其誤殊甚今審丹即辰省下从止昼即踖字踖辰通上作𠂤曰辰合為䜌字从䜌从田此為農字無疑矣說文農耕也从䜌凶聲又辰訓房星天時也从上匕厂為聲辰䜌義相涉如此又辱訓恥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時於封畺上薅之也辰者農之時也故房星為辰田候也然農字固當从田也此田上一筆或上字亦指辰星耶又說文籀文農从林蓺古文農㞢亦古文農朱駿聲云一切經音義引說文耕人也按凶聲即凶省聲或云从䜌省曐農房星昏中為民田時周語所謂農祥也拮据筋力故从𠂤存參(古籀篇五十八第一八頁)』

h 吳闓生曰『鬲本作𠂤厥有似于農郭讀為仲農以為人名然彝器銘尾署名者極少且農鬲本同字師趛鼎作丈父聖公丈母

聖姬尊農𢍏以農𢍏為鬲又盥鬲盥鼒家鑄作弼字亦从辰是此字釋鬲不誤也（吉文卷四第二六頁散氏盤）

商承祚曰『說文糞古文農糞亦古文農案玉篇作𢍏从甘糞皆本作糞从艸林艸形異義同古文四聲韵引尚書亦作糞甲骨文作𣏌𣏌从林从艸示田之所在必有艸木也金文令鼎作𢍏史農觶作𢍏散盤作𢍏與冢文近知从臼乃田之寫譌』（殷契一文从囟于義無可說殆囟之傳誤也』（古攷二二頁）

ん高鴻縉曰『農作𢍏農卣作𢍏令鼎作𢍏史農觶作𢍏都公鼎作𢍏皆从田說文作𢍏解曰从辰臼聲按蓐田之蓐甲文作𢍏象人持石鋤之形變為𢍏或加手作𢍏變為辱或加臼於其上作𢍏變為辰者蓐田之謂

也農意甚明用知許書从囟者乃从田之譌(說散盤集釋七三頁)

(a)楊樹達曰銘文曰𦥑辰𠂤寶噂彝愚謂𦥑字从𢆶从田即菌字也說文菌字从艸从囷从𢆶與从艸同說文艸部記芥蕙蘿蔔以下五十三文大篆从𢆶从甲文及金文考之从艸从𢆶互通之字甚多不僅如許君所記也或以銘文菌字所从之艸不从四少而作芹形疑其非艸字然金文恒見𦥑京字靜殷通假作荼召伯殷作𦥑羅振玉殷文存上册釋葉下有敫父辛鼎敫字左旁即从此字其字从四少不作芹形此皆芹即艸字之證也蓋古文中往往有與今隸形相合者如戎字篆文从甲今隸从十十即古文甲字艸字作芹蓋亦其類矣辰字从辰从又以字形言之似即辱字从又與从寸同也惟曰中又殷云辰在壬寅辰字作辰與此文同則非辱字疑此為農或振

之或字、从又與从臼从手意同。苗辰為作器者之氏名。故今改題為苗辰設云。貞松堂集古遺文卷肆之肆捨葉下合苗辰二字為一字題為農桑、誤也。」（積微五十四頁至五十五頁苗辰設跋）

楊樹達曰「農耕人也。从臼辰。臼聲。今按義為耕人而字从辰。義不劀切。此字蓋从臼从辰。故有耕人之義。至臼辱義同。臼讀如辱。故得農音。前已言之矣。」（小學五一頁釋辰）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農耕也。从晨。臼聲。㽙。籀文農。从林。辳古文農。辳亦古文農。」甲骨文从林若森。从辰與古文同。說文从臼乃金文从田之譌。从林與从田可通。野从里（里从田从土）金文野从林是其證也。」

革

革 象形說文古文作革云从三十三年為一世而道更也曰
声是誤以象形為會意矣蓋孚乳為勒詩鞗革金文多
作攸勒 康鼎〈057〉「攸金勒」 革 同簋〈1287〉「用乍朕皇考龔
攸勒革」 按郭氏所釋典容元異

林義光曰『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曰革象古文革之形革古
文革从廿廿卅年為一世而道更也曰聲按從卅非革之義卅十
亦不為卅古作𠦂毛公鼎勒字偏旁 甲象獸頭角足尾之形與皮从尸
形近曰即古象手治之變作革師兌敦勒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
凡革之屬皆从革革古文革从三十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
曰聲許氏此說大謬也今依金文沈思細考艾艾即去毛獸皮
象形也皮字古文作𠦂亦同意而从曰治去其毛之手也加

工之意且以為字聲皮下曰剝取獸革者謂之皮剝之亦用手為之故从手以皮加工而為革事複於皮故从兩手之曰造字者用意可見矣然則革與皮其義分別劃然而統言亦通故皮曰獸革也夫如此許云从廿與十妄亦甚哉周禮冥氏獻其皮革齒須備書皐典鳥獸希革詩羔羊之革皆本字本義」（古籀篇五十九第一頁）

b 郭沫若曰「案黃乃古佩玉之象形文、買殷作𪏭、伯家父殷作𪏭、趙曹鼎作𪏭、足証此必為黃字」（兩攷一七三頁黃君殷）

b 郭沫若曰「黃君殷黃字前人多不識、然以伯家父殷及趙曹鼎黃字例之、其為黃字無疑、又該銘有眉壽黃耆語、彼黃字上泐、僅餘下體作𪏭、亦係三垂。」（金攷一六五頁金文餘釋釋黃）

參1731黃

商承祚曰『說文革古文革从三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曰聲。案金文作㚔革勒字偏旁。古篆兩體皆有石經古文與此同。』（古攷二二頁）

高鴻縉曰『按革獸皮治去其毛者也。字倚𠂤（兩手所以治去毛也）畫獸（𠂇十象獸頭及身）皮形。革由物形𠂇十生意。故為去毛之皮名詞。後世亦借用為改革革除等意。動詞。』（字例二篇二二八頁）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下革部云。革。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象古文革之形。或作㚔。云古文革从三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曰聲。樹達按許君說古文革从三十。定為形聲字。殊為牽強。尋四篇上羽部云。翻。翅也。从羽。革聲。愚以革古文審之。上象

鳥口與燕字同。十象鳥身及尾。兩旁象鳥翅。蓋翰之初字也。字義為鳥翅。字若倫舉鳥翅則形義不顯。故於翅之外並舉口與身尾。猶嗌古文作𡈼。兼舉口及頸脈。篆文眉作𥄉。兼舉額理及目也。小篆變易古文象形之故。不可得見矣。華為初文。翰加義旁羽耳。許君不知其為一字而分列之。殆失之矣。

詩小雅斯干篇曰。如鳥斯革。毛傳云。革翼也。革韓詩作翰。云翅也。毛作革。韓作翰。義訓相同。此二文為一字之證也。異者。毛用初字。韓用加旁字耳。

書堯典篇曰。鳥獸希革。此亦用革字本義。與毛詩同者也。偽孔傳云。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按鳥獸希革。猶下文云鳥獸毳毛。偽孔云。毛羽希少。是也。而復云改易。訓革為改。則非也。蓋偽孔不知革為翰之初文。故不免進退失據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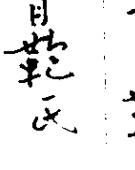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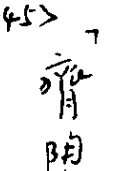
堯典篇又記仲秋鳥獸毛毨鄭注云毨理也毛更生整理淮南子天文篇曰春夏則羣獸除高注云除冬毛微墮也蓋鳥獸毛羽有時除舊更生革為鳥翅引申有獸去毛之義又引申有改革之義許君以引申義為初義據之以說字形宜其牽強不合矣（小學四八頁釋革）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凡革之屬皆从革蕳古文革从三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曰聲革為獸皮字象剥取象皮左右兩旁展列有頭與尾知其為象皮者蓋所从𠂤與皮字所从𠂆同指一物說文謂皮从又為省聲實乃為省形之誤為為以手役象金文作𠂤者象手持革所从並為象之省形皮之𠂆示皮離肉之意革之口若曰（見勤

字所从革象獸皮展列之形古文革从臼亦㠯之譌齊鞄氏鐘鞄字所从革正作㠯此晚周之變體也凸

鞠

鞠

鞠 楊萬曰陶革當爲鞠通鞠陶革叔即鞠叔楊樹達曰說文鞠从包声銘文之陶革乃从陶声陶與包古音無異也經傳假用鮑魚之鮑爲陶革字之陶革猶周禮假鮑魚之鮑爲柔革工之鞠也 齊鎛  齊陶革 齊鞠叔之孫陶革 齊陶革 齊鞠叔之孫陶革 齊鞠氏子仲姜鎛  齊陶革 齊陶革 齊陶革

是裘服之名秦復陶秦地所出之裘耳攻皮之工裘氏居一亦應以从革見義故又疑為復陶之本字』（綴遺卷二・二十九頁齊陶量子綸鎛鐘）

a 吳大澂曰『𡈼疑即古鞁字上作匋似玥之變體下即革字古地多從邑旁亦有从皀者如隴陝陽阮陞隤皆是』（憙齋二册二四頁癸侯鎛）

a 高田忠周曰『按鞁即鞄實亦陶字異文說文鬶再成鬴也从皀匋聲夏書東至于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蓋亦本義之轉耳朱駿聲云……考工韗人為臯陶字亦作鞄皆疊韻連語此說至詳愚按韗人注鄭司農云韗或為鞄臯陶鼓

木也康成謂鞠者以皋陶名官也鞠即陶字从革釋文鞠音陶陶鞏即同鞠顯然矣或云陶鞏疑同鞏古包匋通用謁記同字可證而鞏陶亦當通用存疑左定二年傳殷氏七族有陶氏陶叔亦當同系乎引吳大澂說云此疑即古鞏字上作匋似巩之變體下即革字古地名多从邑匋亦有从阜者如隴陝皆是春秋人名往往以地著如卻缺僊冀缺之類左氏昭二十五傳尹文公涉于鞏遂為縣名非齊地晉有鞏朔亦僊鞏伯齊之鞏叔不可攷此說非吳氏未攷篆形也』（古籀篇十五第三一至三二頁）

㈥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鞠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考工記以鮑為之又依謁記同字鞏亦當作鞠而鞠陶通用韓人注康成謂鞠者

以皋陶名官也。鞠即陶字从革是也。又或陶革為陶異文。从革匋聲。而陶亦當段借為鞄耳。』（古籀篇五十九第四頁）

○郭沫若曰『陶革者鞠之繇文。攷工記韗人為皋陶。鄭司農云。韗書或為鞠。皋陶鼓木也。鄭玄云。鞠者以皋陶名官也。鞠則即陶字。从革。蓋陶革本从革陶聲。省作鞠。因匋匋革形近。故誤為鞠。若鞠也。說文从韗為韗之重文。攷工記釋文亦云。韗或作鞠。礼祭統煇者甲更之賤者。乃段煇為韗。事又更屬後起矣。』（兩攷二一〇頁綸鎛）

又曰『山西通志金石記引楊萬說。陶革當為鞄。通鮑。』（兩攷二一〇頁綸鎛）

楊樹達曰『說文革部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鞄也。銘文闌字乃鞄之或作。說文鞄从包聲。銘文之

陶寧乃从陶聲、與說文異者、陶與包古音無異也、知者、說文缶部云、缶、作瓦器也、从缶、包省聲、案史篇讀與缶同、按勹包音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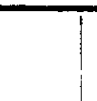
缶字即从勹聲、許云从包省聲、殊為迂曲、陶从匋聲、匋寶从勹聲、而勹包古音無異、此陶與包音同之證一也、許君云、案史篇匋讀與缶同、今驗之鼎彝銘刻、知此說良信、筍伯盨云、筍伯大父作旅盨、鑄匋盨、其子子孫孫永匋用、筥文盤云、筥父作幺女匋盤、三匋字皆假為寶、是其證也、蓋寶从缶聲、故可與讀與缶同之匋字通作也、古音缶與包同、匋讀同缶、實亦同包、此陶與包音同之證二也、說文言部云、謟、往來言也、从言、匋聲、或作詢、云、詷或从包、从匋之字、或从包、此陶與包音同之證三也、（積微壹佰貳拾頁至壹佰零壹頁闈黔鏄跋）

覲 a

覲 不从革

毛公鼎 覲字重見

<0680> 「不覲△丕顯文武受命」

蓋生蓋鞸鞤 〈387〉「鞸△鞤」

靜蓋王錫「王易錫靜鞸刻」 〈386〉靜鞸△刻」

b 鄭沫若曰「鞸者珌也……詩小雅瞻彼洛矣鞸琫有珌傳云鞸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鏤琫而璆珌大夫鞞琫而鏐珌士瑂琫而瑂珌釋文云鞸字又作璲琫字又作韎珌字又作璩大雅公劉鞸琫容刀傳云下曰鞸上曰琫左氏桓二年傳藻率鞸鞞鞸鞞亦即鞸琫矣公劉與左傳用鞸為珌甚顯著即瞻彼洛矣實亦用鞸為珌也鞸琫有珌与首章韎韐有爽為同例語爽与珌均形容詞毛訓鞸為容刀鞞即用公劉語容乃容飾之容非容納之容戔云容刀有飾正合毛意下文五珌字与鞸互文見意所釋者仍鞸琫之鞸非有珌之珌毛於首章有爽無說故於次章有珌亦無說蓋其義顯而易見也又觀釋文諸

本多異字、疑毛傳本作、鞞容刀鞞也、下五琫字亦均作琫、為淺人所妄改、而成今語也、要之、古文琫字均用鞞、金文亦猶是。』（金攷一五。頁至一五一頁金文餘釋釋鞞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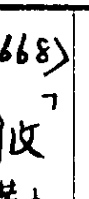
（後案）鞞鞞之鞞仍以說為刀室為妥、二字連文、乃謂刀室上之琫也、如釋鞞為琫、琫不能脫離刀柄以為賜予物、故知其非是。』（金攷一六一頁金文餘釋釋鞞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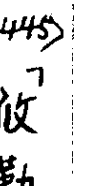
轉

a 轉 永伯簋

a 郭沫若曰『轉說文作囀. 軟之裹也.』(兩攷六十四頁永伯彝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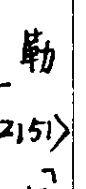
〈大25〉「畫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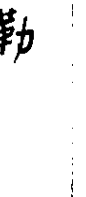
a 
勒 不𡰥力
康鼎 單字重見
〈0657〉 攸金
單△勒

b 
奠 吳方
〈2444〉 攸
勒△

c
盨 朱伯
〈1380〉 攸金
勒△

a
盨 師兌
〈1385〉 攸
勒△

b 
頌鼎
〈0674〉 攸
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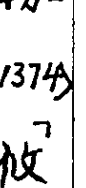
b 
頌壺
〈2836〉 攸
鑾許
單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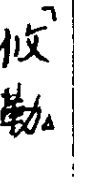
a
頌盨
〈1392〉 攸
鑾鑾許攸金
勒△
單用事
(A·B·C)

f
鼎 毛公
〈0680〉 攸
勒△

k
諫盨

〈1370〉 攸
易女汝
勒△


遹壺
〈2834〉 攸
勒△

m 
寰盤
〈2924〉 攸
勒△

n
盨 師麩
〈1388〉 攸
勒△

盨
〈1371〉 攸
勒△

p
柳鼎
〈0664〉 易女永命
遹壺攸
勒△

q
鼎 鼐厎
〈0671〉 攸
勒△

〈0668〉 攸
勒△

〈1374〉 攸
鞏△
勒

〈2151〉 攸
勒△

〈2445〉 攸
勒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革(ㄐ)馬頭絡銜也从革力聲朱駿聲云字亦作靽勒為轡之所係故曰轡首漢書匈奴傳案勒一具注馬轡也後晉諱勒呼馬勒為轡其實勒非轡也勒為銜之所係故曰絡銜後漢烏桓鮮卑傳弓矢鞍勒注馬銜也其實勒非銜也』(古籀篇五十九第一〇頁)

α郭沫若曰『勒乃馬首絡銜以革為之故字从革亦竟稱之為革』(兩攷八十五頁康鼎)

〈大6〉「令易錫鑾勒」〈大25〉「鑾勒」

鞣[a] 鞣 射韝也 說文所無經典段遂為之 蓋生字

a 吳大澂曰『从革从刀射韝也儀禮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靜敦王錫靜鞞刻刻遂古通』(古籀補八頁)

丁佛言曰『此疑鞣字省廣韻鞣車具釋名鞣伏也在前人所伏也玉篇鞣亦同韝或曰鞣即刻同遂射韝也』(古籀補補附録六頁)

a 強運開曰『鞣番生敦鞞鞣按鞣為射韝說文無此字經典段遂為之是鞣實為正字也』(古籀三補卷三第六頁)

a 高田忠周曰『按詩傳皆云鞞琫連言此銘亦當鞞琫二字而从革與韋合然則作鞞作韘亦周代文耳但此文右旁未詳或此

〈1387〉「鞞」[b] 鞣[a]
〈1366〉「王易錫靜」 鞣 刻[b] 靜 从刀

為象形乎。即琫形而丿即紐糸形。朱駿聲云佩刀手所握處其飾曰琫。鞞者刀室也。刀室之下其飾則曰珌。毛傳。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鏐琫而鑐珌。士瑂琫而瑂珌。之處當有紐糸耳。或云。夕是蚌字。口其吉丿其肉。蚌从半聲。亦與奉同聲也。（古籀篇七第一五至一六頁）』

b 高田忠周曰『吳大澂謂為儀禮大射儀祖決遂之遂。蓋為豕字也。劉心源即从吳釋亦謂為燧為璲。銘意可解也。然今審豕形斷非豕字。此正从刀从豕省。此疑劉為劉省文。但劉說文所無。廣雅釋詁劉解也。玉篇劉分割也。集韵劉或作劉。亦作劗。朱駿聲云。說文鎩金屬。从金。黎聲。段借為劗。一曰剝也。字變作劉。此說為是。鎩劗通用。後人合兩字為劉形。又蟲訓蟲齧木中也。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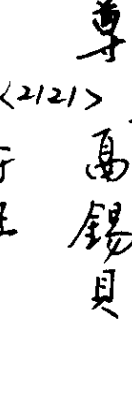
段借為劈方言劗分也通俗文劗斷曰劗一劈劈為二之謂也劗劈劈通用故或合兩字為劗形也然則劗雖非正文亦當晚出古文振捐等必有所據可識矣要劗字从刀劗為聲猶从叕聲而劗从彖聲彖从豕聲此字為劗省不容疑也（古籀篇二十八第一六頁）

b郭沫若曰『彙者璽也』璽者說文云、𤰞鼻玉也、前漢書王莽傳莽疾孔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璿耳即解其璿注引服虔云璿音衛蘇林云劍鼻也師古自云璿字本作璿从玉瞏聲後轉寫者訛也璿自凋璿字耳音纂也玉篇以璿璽為一字案璿字當是璿形之訛璿即璽之異古文彖瞏音同而形近戊辰彝璽一作

豕、中斜畫像矢形、羅振玉說、而周公殷不敢豕、作豕、結構全同、蓋古本一字、入後分化者也、豫豫形近故致訛、豫聲在元部、說文云、圭璧上起兆豫也、与璵判然二字、又師古謂豫自凋豫字、則是顏本本作琢、琢與豫亦形近而訛也、金文鞣字必係璵字無疑、字从革作、猶琱之作鞗作鞗、琱若琱之作鞽也、其或从刀作刻者、因係飾劍之物、故从刀。」(金攷一五一頁金文餘釋釋鞽鞗)

a

a 禹 重鼎人禹自敢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人禹即書大誥庶有十夫之庶
〈0676〉人禹自敢
至于庶人

b 

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人禹千又五十夫

c

令鼎禹
百人
〈1377〉禹
人 (A.B)

d

禹弔
盨
〈1469〉禹
叔

e

與父卣
禹尊
〈2121〉禹
于王

f

召仲
禹
〈0740〉召仲
妣尊禹

g

單伯
禹
〈0715〉單白伯
卣中姑禹

h

仲姜父
禹

i

南姬
禹
〈0728〉庚姬卣叔
睽尊禹
(A.B.C)

j

k

l

〈0742〉右虞中賠中
父匜禹

虢仲
禹
〈0745〉虢中仲卣虢
妃尊禹

m

榮伯
禹
〈0730〉榮白鑄
禹
于

n

仲姬
禹
〈0694〉仲姬
作禹

仲姞
鬲
〈0704〉仲姞作
姜鬲
伯嬰
父鬲
〈0753〉白嬰父作
姬牆鬲(A·B)
伯姜
鬲
〈0719〉白伯
卡盤鬲
孟幸
父鬲
〈0736〉曰曰孟幸父作
孟姞寶尊鬲
戎弔慶
父鬲
〈0723〉戎戴弔叔慶父作
弔叔姬牆鬲
陳子
鬲
〈0757〉陳子鄭
伯作尊鬲
同姜
鬲
〈0695〉同姜作
尊鬲
魯侯
鬲
〈0705〉魯侯作
姬番鬲
吕王
鬲
〈0734〉吕王作
牆鬲
鄭羌
伯鬲
〈0732〉奠鄭
羌白伯
卡李姜
尊鬲
〈0746〉未龜母父般膝其
子卯煉冒寶鬲
伯寵
父鬲
〈0712〉白寵父作
姞尊鬲
鄭師口
父鬲
〈0749〉鄭師口父
作口鬲
會姞
鬲
〈0697〉會姞作
匜朕鬲
鄭登
伯鬲

〈0714〉奠𡍮白伯作
叔姜寶𣪘
魯伯
〈0739〉魯白愈父作姜姬
旱朕膳
姜𣪘
〈0722〉王白姜作尊𣪘
許姬
〈0701〉許姬作
寶𣪘
〈0729〉寶姒作
尊𣪘
衛姒
〈0716〉衛姬
匜𣪘
永仲
〈0743〉永仲無龍
匜寶𣪘
江小仲鼎
〈0484〉江小
仲母生自
匜用𣪘
魯姬
〈0715〉魯姬匜作
尊𣪘
仲翏父
〈0706〉仲翏父
作盥𣪘
鄀伯
〈0741〉鄀伯作
媵𣪘
鄀伯
〈0717〉鄀伯葬母
鑄其盉𣪘
季真
〈0696〉季貞作
尊𡍮

〈0699〉「命鑄飤鼎鬲」〈0703〉「姬芳母乍寶鼎鬲」〈0710〉「盞鄶姬乍姜虎旅鬲」〈0711〉「奠鄭叔蔓父作羞鬲」〈0713〉「奠鄭井叔鬱父乍孷鬲」〈0718〉

「王作王母曼宮隣鬲」〈0720〉「鼜圓」名白伯毛乍作王母奠鬲」〈0726〉「白猉父作井姬季姜尊鬲」〈0727〉「姬趛母作尊鬲」〈0737〉「白伯家父乍孟姜朕鬲」〈0744〉「白氏父作大姬旅鼎鬲」〈0750〉「佳酋君酌白自乍寶鬲」〈0751〉「杜白伯乍弔嫘叔祁隣鬲」〈0752〉「芮公乍鑄京氏婦叔姬朕鬲」〈0754〉「奠鄭白伯筍父乍弔叔姬隣鬲」

a 吳大澂曰『兩疑獻之省文孟鼎人鬲千又五十夫人鬲當讀如民獻賢也周書作雒侯殷獻民酒誥汝劼毖殷獻臣皆別於殷頑民而言』(古籀補附録一頁)

劉心源曰鬲或釋鬲非此字明从鬲从臼攷說文鬻部鬻所
以炊鬲从鬲象省鬲省渠容切音邛集韻曰之攸入三鍾解亦同
又攸入八語作苟許切音舉云支鬲也得毋曰其从臼遂作舉
音乎許云所以炊鬲者即明有一器矣此器用以炊鬲如尊
彝之有舟鐘鏞之有虡丁氏於語韵改為支鬲也刪太所以者
三字遂若無器矣此銘云鑄其羞鬲可證許說之碻說文詳
太係鼎至於近人從宋人釋𠂤𠂤𠂤等字為舉實亦本於鬲字
不知丁氏雖作舉音究未解其偏旁實从許書錄入許云从鬲
省者正謂𠂤是鬲也則𠂤𠂤𠂤等字已無憑決其為鬲何有於
舉且丁書兩攸何以不從鍾韵讀邛而必從語韵讀舉乎況鬲
从鬲省今人乃謂𠂤為鬲省亦慎矣後人知古器之有鬲不知
有鬲故此鬲亦名為鬲正如以匡為簋也今別器正名錄之鬲

後說文農下古文作
鬧亦是借鬧

汗簡鬲作鬧蓋不知許書有鬧而以為鬲之籀文耳』（奇觚卷八
五頁鄂始鬧）

孫詒讓曰『蒼頡釋為格王楚王倏釋為鬲孫釋同王而讀為歷案孫讀
是也隸續魏三體石經大誥嗣無疆大歷服歷古文
伦篇孫星衍三體石經殘云蓋古文鬲藉為歷今文尚書般庚云優
賢揚歷歷試也文選魏都賦劉注』（拾遺上十頁齊侯鎛鐘）

P' 孫詒讓曰『金文最奇者鄂始鬲鬲字作鬧上从臼則與鬻形略
同攷說文鬻有鬧字云所以扶鬲者从鬻省鬲省鄂鬲似即
借鬧為鬲依許說上从鬲省下从冂為鬲省依金文作鬧
則實从鬲不省唯从臼迺是从鬻省耳』（名原上二三至二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鼎象形也象腹交之三足按古作鬲庚姬鬲形亦作鬲王伯姜鬲（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鼎屬實五穀斗二升曰穀象腹交文三足或作鬲从鬲从瓦又作鬲漢令鬲从瓦厤聲凡鬲之屬皆从鬲又瀝歷也古文亦鬲字象孰飪五味气上出也凡鬻之屬皆从鬻然鬲部甗籀文作鬶鬻部鬶鬲或作羹鬲此元無分別許異部非今合為一部要鬲字象形當如此作不必作鬲為腹交文矣爾雅鼎款足者謂之鬲此篆即是也方言鬹吳揚之間謂之鬲廣雅鬲鬴也其用皆同耳」（古籀篇七十六第八頁）

△吳闓煒曰「鬲古通擊擊即徒之有勇力者說文轂琼轂從轂聲讀若鬲醳從鬲聲讀若擊晝戛擊鳴球漢書楊雄傳注引作拮鬲

鳴球周禮虎賁氏虎士八百人注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荀子
齊人隆技擊注以勇力擊斬敵人也據以互証可知鬲同擊擊
即徒也（南公鼎文釋考十三頁）

b 郭沫若曰「臣与鬲有別、与大盂鼎同、彼鼎文云、錫夷嗣王臣十
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人鬲當即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之民
獻、尚書大傳作民儀、而黎獻字漢碑亦多作儀、如孔宙碑黎儀
以康、田君碑、安惠黎儀、費鳳碑黎儀痒傷是也、前人以為古文
作獻、今文作儀、以儀獻為陰陽對轉之聲解之、然金文有人鬲
無民獻、鬲字許書重文作甗、云、漢令鬲从瓦甗聲、古音亦在支
部、如陳風防有鵲巢二章、从鬲聲之鵲字与甗、楊韵、即其証、儀
字古音雖在歌部、然歌部字于周末即多轉入支、故余意今文家

乃以支部儀字寫鬲字之音、古文家則誤讀鬲之象形文以為
獻也、獻与甗通、古器之甗乃二部所成、上為甑、下為鬲、故其象
形文即于鬲上更着一層、如小盂鼎屢見、鬲王邦賓字、又毛公
鼎言、鄭圭鬲寶、均古甗字也、鬲鬲形近、最易誤釋、』(兩攷
第四頁今餘)

商承祚曰』說文鬲、鼎屬……象腹交文、三足、甗、或从瓦、麤、漢令鬲
从瓦、厤聲、案、鬲下解曰、古文亦鬲字、則知鬲為古文、甗為篆文
矣、金文召仲鬲作𠂤、單伯鬲作𠂤、驗以器、極肖其狀、』(古攷二三
頁)

a 吳闓生曰』吳云、人鬲即民獻、謂賢人、案此鬲乃僕隸之稱、故有
千數百之多、非士夫子孁之民獻也、孫云鬲讀為歷、周書世俘

篇謂俘虜為歷（吉文卷一第六頁孟鼎）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下鬲部記鬲甗甑三文為一字此說文全書中表文字形體發展最適切最完備之例證也鬲為鼎屬象作高許君說字之下截用為象復文文三足其以口者象盛食物之處中空在實物盛食之處向上今作○者文字有平面而無立體故假平面之形表立體之物也从一者此說文鼎部訓鼏覆之冪冪即今日之布罩其作用與器蓋同此可窺見古人之注重飲食衛生此純象形字也此字第一步發展為甗此於純象形字旁加義旁瓦也第二步發展為甑則取甗之義旁瓦為形而別以鬲同音字之甑為其聲變為形聲字初文鬲字象形之面貌脫卸無餘矣（積微一九九頁自序）

高鴻縉曰『按爾雅釋器鼎款足者謂之鬲款足即空足空足取其烹易熱也鬲字原象形後世加瓦為意符作鬲至於甗則又後起之形聲字也从瓦厤聲』(字例二篇一二〇頁)

楊寬曰『鬲又稱人鬲大盂鼎載易(錫)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馭(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錫)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許多學者都認為鬲就是逸周書世俘篇的厤世俘篇說武王遂征四方凡憝(敦)國九十有九國馘厤億有七萬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按古時鬲確與从厤之字音同通用如周書大誥嗣無疆大歷服毚三體石經歷作鬲

从來解釋厤和鬲的學者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認為人鬲

即尚書大誥的民獻，如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卷二說：「商疑獻之省，書大誥民獻有十夫，與此語合。」另一種認為曆和商是侈巵的名册。孫詒讓的周書斠補、周禮正義、古籀餘論就是如此主張。他引周禮地官遂師「抱曆（鄭注：曆者，適歷執縛者名也）來證明曆是名册，又認為曆和歷同聲假借，取其歷歷可數之意，并引禮記月令「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禮記郊特牲「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作為佐證。因此認為世侈篇的巵曆是謂所執侈巵之名籍，而大盂鼎的商也即世侈篇的曆。

上述兩種解釋，我們認為都是不確切的。尚書大誥說：「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應作文）武圖功。」又說：「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尚書大傳：「民獻作民儀。」漢書翟方進傳載王莽仿造的大誥作「民獻儀」，注引孟康說：「民之表儀為賢者，所謂民獻

有十夫很明顯是指周天子最重要的十個助手即十位大臣也就是古本泰誓所說予有亂(司)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和論語泰伯篇引杜注武王言我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可知民獻和西周金文中用作賞賜物品的鬲性質根本不同兩者不容混為一談的至于周礼地官遂師挖磿的磿性質上也和逸周書世俘篇馘磿的磿不同也是不可混為一談的如果把馘磿作為所執俘馘之名籍解釋那麼武王攻伐九十九國所得的將不是俘馘而僅僅是俘馘的名册這就很不近情理了我們認為世俘篇所載武王攻伐所得馘磿億有七萬七百七十有九就是指戰爭中所得俘虜至于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那是戰勝之後俘得的一般敵國人民包括男女老少在內猶如師袁簋記載師袁征伐淮夷除了在戰場上折

首執訊之外還曾殷孚(俘)士女羊牛孚(俘)吉金

關于鬲和磿的舊有解釋既然都不確切現在我想提出另一種解釋

西周金文的鬲和人鬲我們認為即是尚書梓材的歷人尚書梓材說肆往奸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孫詒讓尚書駢枝解釋說歷人謂搏執平民而歷其手(說文木部云)櫪撕押指也歷即櫪之省(莊子天地篇云罪人交臂歷指呂氏春秋順民篇云劓其手磿亦歷之借字也)當从磿傳寫誤从磨這個解釋是比較可取的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也說考具謂之櫪撕人鬲鬲歷人磿的名義該就是由櫪得名的殷墟曾出土三件陶俑雙手都是用拷具拷起來的同時甲骨文執字正像俘虜被執後雙手用拷具拷住的樣子甲骨文圉字又像雙手

拷住後被關住的樣子.

櫪槭原是一種堅實的木料. 在古時不僅用來作拷具. 也還用來作為關閉俘虜和奴隸的欄柵. 這種欄柵就被稱為櫪槭或櫪墨子備城門篇說. 城四面四隅. 皆為高磨槭. (原誤作磨槭. 從王引之校正) 洪頤煊認為磨槭即欄檻. (讀書叢錄卷十三) 這是正確的. 這是指當時城上四角所建的高欄柵. 是為了防御用的. 但是在古時. 這種柵欄的建置. 多數是用來養家畜和關閉俘虜奴隸的. 方言卷五說. 櫪梁. 宋齊楚北燕之間或謂之槽. 或謂之皂. 方言卷三又說. 苙圈也. 苙櫪聲同. 猪圈叫做苙. 猶如馬棧叫做櫪. 方言郭注說. 皂隸之名. 于此乎出. 這個解說是正確的. 皂隸之所以稱為皂. 就是因為被關在稱為皂的欄柵裏. 由此可見. 西周的俘虜和奴隸的所以稱為鬲或磨. 該是由于這

種俘虜和奴隸被稱為櫪的拷具拷起來和被關在稱為櫪的柵欄中人鬲和鬲正是一種這樣被監禁着的俘虜和奴隸他們都是單身漢所以用人和夫來計數(考古一九六三第十二期六六九至六七〇頁釋臣和鬲)

于省吾曰『楊寬』先生原文謂西周金文的鬲和人鬲我們認為即是尚書梓材的歷人又引孫詒讓『尚書駢枝』說歷人謂搏執平民而歷其手(原注說文木部云櫪撕押指也歷即櫪之省)莊子天地篇云罪人交臂歷指呂氏春秋順民篇云劓其手劓亦歷之借字也(原注當作磿傳寫誤从磿)楊先生說孫詒讓這個解釋是比較可取的楊先生又說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也說考具謂之櫪撕按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考具原作考曰具曰乃因字之訛任大椿小學鉤沈和龍璋小學搜逸引通俗文并

作考囚具這是對的廣雅釋詁訓考為問考囚具是考問囚人時所用的刑具考也訓擊詩山有樞的弗鼓弗考毛傳訓考為擊俗字考打之考作拷楊先生既改考囚具為拷具又改訓拷為拷住為拷起來(見下文)未知所本

楊先生說人鬲鬲歷人磿的名義該就是由樛得名的殷墟曾出土三件陶俑双手都是用拷具拷起來的同時甲骨文執字正像俘虜被執後双手用拷具拷住的樣子甲骨文圍字又像双手拷住後被關住的樣子按楊先生以為西周金文的鬲和人鬲是尚書梓材的歷人引孫詒讓說歷人謂搏執平民而歷其手歷即樛之省不足為據但孫引說文訓樛撅為柙指又引莊子呂氏春秋以說明之則是對的而楊先生引殷墟出土三個陶俑和甲骨文執字圍字的双手都用拷具以解釋通俗文

考具謂之桎梏是靠不住的陶俑双手帶械和執字圉字所从之𠬜系罪人手上所帶之刑具即說文訓為手械之梏與說文桎梏訓梏指兩者不應混為一談

說文桎梏梏(今字作梏)指也說文繫傳謂以木梏(應作梏)十指而縛之也說文段注謂梏指如今之拶指(省吾按廣韵十三末拶姊末切訓為逼拶又引尉繚子說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前引說文繫傳謂以木梏十指清代拶指刑具為木棍五枚則所梏者為四指總之桎梏是歷代統治者煞費心機所作出來的梏指刑具也是對于人民所用的極為殘酷的刑具之一種因此可知帶在手上的械叫作梏與考囚時所用的桎梏兩者是迥然不同的

原文謂桎梏原是一種堅實的木料在古時不僅用來作拷具

也還用來作為關閉侍虜和奴隸的欄柵。又引墨子備城門篇的高磨撕。洪頤煊解磨撕即欄檻為證。按墨子的高磨撕。王念孫讀書雜志引其子引之說。以為蓋樓之異名。徐灝說文段注箋以為小屋如望樓。其四周皆排列木柱。故曰櫪撕。櫪撕之言。猶縎褷稀疏勻適之貌。櫪从歷聲。管子地員篇尹注訓歷為疏。撕从斯聲。詩板鄭箋訓斯為離。說文訓斯為析。是考因具之櫪撕。本具有疏歷離析之義。正與上述分離木棍以枷罪人之指的作法相符。楊先生解釋櫪撕原是一種堅實的木料。并不切確。墨子的高磨撕究竟是樓或欄檻。還無定論。但如果以為欄檻也應該从徐灝縎褷稀疏勻適之貌為是。楊先生又引方言櫪或謂之皂。郭注謂皂隸之名。于此乎出為證。是楊先生既从孫詒讓尚書的歷人為歷其指之說而加以誤解。又从方言郭

注皂隸之名出于檻囚之說因而得出的結論是被稱為檻的拷具拷起來和被關在稱為檻的柵欄中人鬲和鬲正是一種這樣被監禁着的俘虜和奴隸這樣的詮解把孫詒讓和郭璞兩種不同的說法混淆在一起是難以成立的(考古一九六五第六期三〇九至三一〇頁關于釋臣和鬲一文的幾點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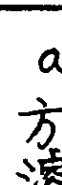
〈大39〉「宋貿眉父乍作寶子觶朕鬲」

〈大45〉「女汝雁鬲公家」

鬴

補 說文釜或从父金声

陳猷釜从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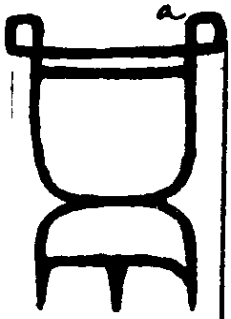
文作鑪疑與金部鑪字為一从金从缶亦可通缶字不見於經典或即豆區釜鬴之釜(憲齋二十四冊四頁陳猷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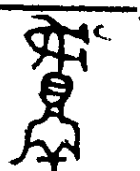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說文鬴鎛屬也从鬲甫聲或作釜从金父聲按鬴亦鬲之屬而或以金或以匋故字亦或从缶猶虡或作虡譜或作甒皆出同意唯此缶字多一點而較子禾子釜亦缶字異文耳』(古籀篇七十六第一二頁)

胡吉宣曰『瓦器謂之缶篆作𠙵象器有蓋形加手持之為𠙵(子禾子釜字)變為𠙵(陳猷釜)从父聲又从金作釜(今字作釜)說文以為鬴之或體鬴鎛屬鎛大口釜也缶釜鬴鎛皆與簋聲相近甫从父聲鬴簋之从甫當由釜之从父遞孳而來也』(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輯刊第二冊二二五頁釋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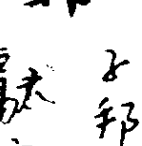
虡 家形 〈3044〉「虡△」 見 「虡△」 〈0771〉

虡戈





王孫壽 「虡△」 〈0816〉 「自作飲虡△」



「子邦父虡从犬」 〈0810〉 「子邦父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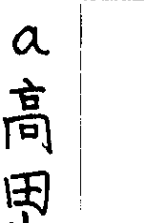
虡字重見

高鴻縉曰『說文虡崇也。从丵从虍虎聲。牛建切。桂馥曰。崇屬者。疑作驓屬。本書虡甗也。虎聲者。戴侗曰。唐本虔省聲。林罕同。沈濤曰。六書故云。唐本虔省聲。林罕亦曰虔省聲。是古本不作虎聲矣。大徐本音牛建切。小徐本音俱願切。皆與虔聲相近。則今本作虎聲者誤。

又說文 鬳 甗也一穿从瓦鬲聲讀若言魚甑切

羅振玉釋甲文 字曰上形如鼎下形如鬲是甗也郭氏以為至確

按字象器形器分上下兩截或分或聯中隔以有穿之板上盛米下盛水所以蒸也故即後世之甑字初變作鬲从鬲虔省聲後又加瓦為意符作甗董逌以鬲為古文甗字是也(字例二篇一二〇至一二一頁)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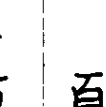
鬱鬲　說文新無玉篇大鼎也〈0624〉「師趛作文考聖公
師趛鼎　从鬲从辰　文母聖姬尊鬱鬲」

b 高田忠周曰『按𠂤即鬲與他篆作坐同然與說文从鬲同意也
由是觀之籀文二火亦或屬鬲未可知矣要籀文从古文非籀
始从鬲也但銘云鑄乍寢其義難解或當為祳字段借義鑄乍
祳者謂作鑄可煮所受祳肉之鬲也略鬲字者與云某速鬲者即
為某速鬲鼎之略同一例耳』（古籀篇五第二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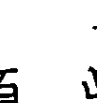
a 高田忠周曰『按徐籀莊釋彝非吳大澂釋鼎殊非今依篆形此
明从𠂤从鬲盍从𠂤从鬲聲亦為振字異文也銘云尊振當云尊

振鼎之略文與寅簋家鬲云鑄乍寶同一文例彼借寶為振此即借振為振並同音通用或云此㝬从㚔以為㝬(古籀篇九第二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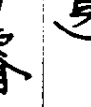
𡆥 與𡆥金文字形相同皆象兩手取物𡆥其𡆥乳為捋說文云引取也易謙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鄭荀董作捋云取也𡆥其𡆥乳為捋說文云取易也詩芣苢薄言捋之傳取也捋捋同从手同訓取故𡆥𡆥為一字其𡆥乳為𡆥師袁簋啟𡆥十如牛羊



即蓋保我家室用喪〈139・〉取我家室按鄭氏所釋共容氏異



〈2147〉取從師雖文戎



手持旨之事取穢辱取拜謂首按鄭氏所釋共容氏異

孚尊

徐同柏曰取古文以為賢字詩北山傳賢勞也（從古卷六、三十七頁周非敔）

吳大澂釋俘曰从子或从爪从廾中一象貝作兩手攫貝形俘金之義小篆从子非是師袁敦（古籀補四十七頁）

吳大澂釋尊曰从酋从廾酋即鼎象兩手執貝相授受形（古籀補八十三頁）

方濬益曰按敔是受字說文受相付也从爪舟省聲釋取非（綴遺卷十八、二十二頁受尊）

劉心源曰「虐阮繹孚非从爪即屮从屮反爪即𠂤攴敲亦多寧庶民是虐字也（奇觚卷四三十頁邨敲）

林義光曰「說文云孚卵即孚𡭴也从爪子按子與卵生之子形不類古以孚爲俘字師寰敦殷孚士女羊牛孚吉金即俘之古文象爪持子古作孚師寰作𡭴伊沚伯敦作𡭴尊彝作𡭴魯士摩父匜作𡭴孚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古文作𡭴从禾ㄑ古文保蓋爲之孚也爪覆其卵故字从爪子爲人子借爲爲卵意如古文从禾ㄑ古文保說文保下曰養也从人从呆省古文作𡭴即省文也然人曰保爲曰孚其理實同枹字者欲先制爲孚之孚而不便于作造故姑制人保之保ㄑ已受意於孚也保字初當作孕而與訓克也从人子聲之孕混矣故亦从八以分別夫

已有保字省作呆又借呆配以仆而為呆字鳥之伏嫗猶人之養育也以呆仆會意亦兼段借之恉後省作孚从子ㄑ實呆字也然則保字受意于孚而不受形於孚也孚字受形於保而亦受意於保也但兩字制作之意相係如此亦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即轉注之一例也許云保从呆省捎缺妥當保下似當曰从人从子ㄐ所以保抱攜持之意指事也或謂初枹字者孚保同時作出孚从保ㄑ从孚唯以仆與人相為分別然卯不便象形故借保為此意故字主於保也此亦轉注耳……以上朱氏駿聲說(古籀篇六十一第六至七頁)

商承祚曰『說文呆古文孚从呆呆古文保案甲骨文倄字偏旁作㚔古鉢作㚔金文貞叡作㚔連伯叡作㚔皆用作倄保或从㚔金文

保字大都从此即此所本也（古攷二四頁）

C 馬叙倫曰『学為捕之轉注字實俘之初文猶奚之復作傒嫫矣』（刻詞一五一頁跟敢）

h 周名煇曰『爪部爭曾鼎丁氏定為爰字今考定為孚字名煇案曾鼎銘爭字二見銘文云旨曾則拜稽首爰茲五夫曰同曰恒曰麗曰彝曰眚使爭以告伐又云迺迪畀俾𠂤以旨曾酉酒彶及羊絲三爭用致茲人兩爭與上文百孚之孚作孚者有異此覩墨本者所易識者也憙齋集古錄奇觚室吉金文述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俱載全銘然阮伯元釋為餕餞獻之識為爰固非近日郭鼎堂譯為孚字亦未能分別容庚以師寰敦銘敲爭士女牛羊字證之定為孚謂與孚金文字形相同皆象兩手取物孚孳乳為捋說文

云引取也易謙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鄭荀董蜀才作捋云取也孚孳乳為捋說文云取易也詩芣苢薄言捋之傳取也捋捋同从手同訓取故孚孚為一字孳乳為俘師袁盎斥俘士女牛羊今案容說較長曶鼎銘孚孚二文有別容氏猶未察及也曶鼎銘云孚以告紙者謂取以告紙也又云孚用致茲人者謂取以致之茲人也用以二字同義見經傳釋詞而作識文者或以為鋍字或以為人名皆未得其實義』（古籀考卷中五至六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孚卵孚也从爫从子一曰信也桑古文孚从禾禾古文保」容庚謂孚孚同字然孚解作鋍者多不从子孚解作取者多从子惟曶鼎作孚郭沫若釋孚既尊之孚乃人名徐同柏與郭氏並釋孚方濬益釋受師袁簋之孚吳大澂釋俘

容郭並从之。曾鼎孚字三見，用百孚，吏孚吕告鉻，絲三孚，三處篆字相同。容氏于第二語釋作俘似非。如寧盨「我家室」郭釋取容釋孚。郭是也。

〈大5〉「孚俘戈」〈大7〉「孚俘貝」〈大8〉「員孚俘金」〈大19〉「裘孚俘人三百」〈大24〉

「孚」敷受天令命

寮

a 寮 為羅振玉曰从火从彖彖古音從彖以助旁其事或在服牛乘馬之前 曶鼎〈0679〉「井帥才在異」為「曰」為廿种

b 寮 盞公鐘〈0020〉「盞公」為楚公家鼎〈0622〉「王」為周寮「用」為寮

c 寮 召伯簋〈1372〉「用獄諫」為白伯

d 寮 弘尊〈2112〉「弘」為弘魁臚膚寮寮尊彖

e 寮 鄂公華鐘 鄂公雍伯鼎〈0536〉「王令雍」白「面于

f 寮 姞氏自段作寮尊彖〈1236〉「姞」為寮尊彖

g 寮 督慎簋〈0059〉「督慎」為之名銘

h 寮 為甫人盞〈1461〉「口」為甫人行盞

i 寮 歸父盤〈2912〉「齊大宰邏父」為寮「己」盥盤

j 寮 曼邦王壺〈2820〉「曼邦」為趙孟庶邦王之賜金「以」為初寮

k 寮 曾伯陪壺〈2829〉「曾伯」為德無改圾

部鼎

王子刺列公主宝婦部製為宝寶尊彝

鄭氏所釋 部鐘 〈0055〉 卜作為余鐘余不敢

共次器異 為禽騎 永旨為寶

元寶 叔男作為霍姬賸旅匜

司寇良父盨

〈1214〉 顧寇良父作 為衛姬彀

陳逆簋

〈1296〉 卜為宝皇祖

祖大宝彀

大師小大 〈1977〉 子孫用為

盂姜西

〈2927〉 王受 圀大王于

宜新宮東廷

〈0611〉 製為宝寶尊彝

鄭氏所釋 部鐘 〈0055〉 卜作為余鐘余不敢

共次器異 為禽騎 永旨為寶

元寶 叔男作為霍姬賸旅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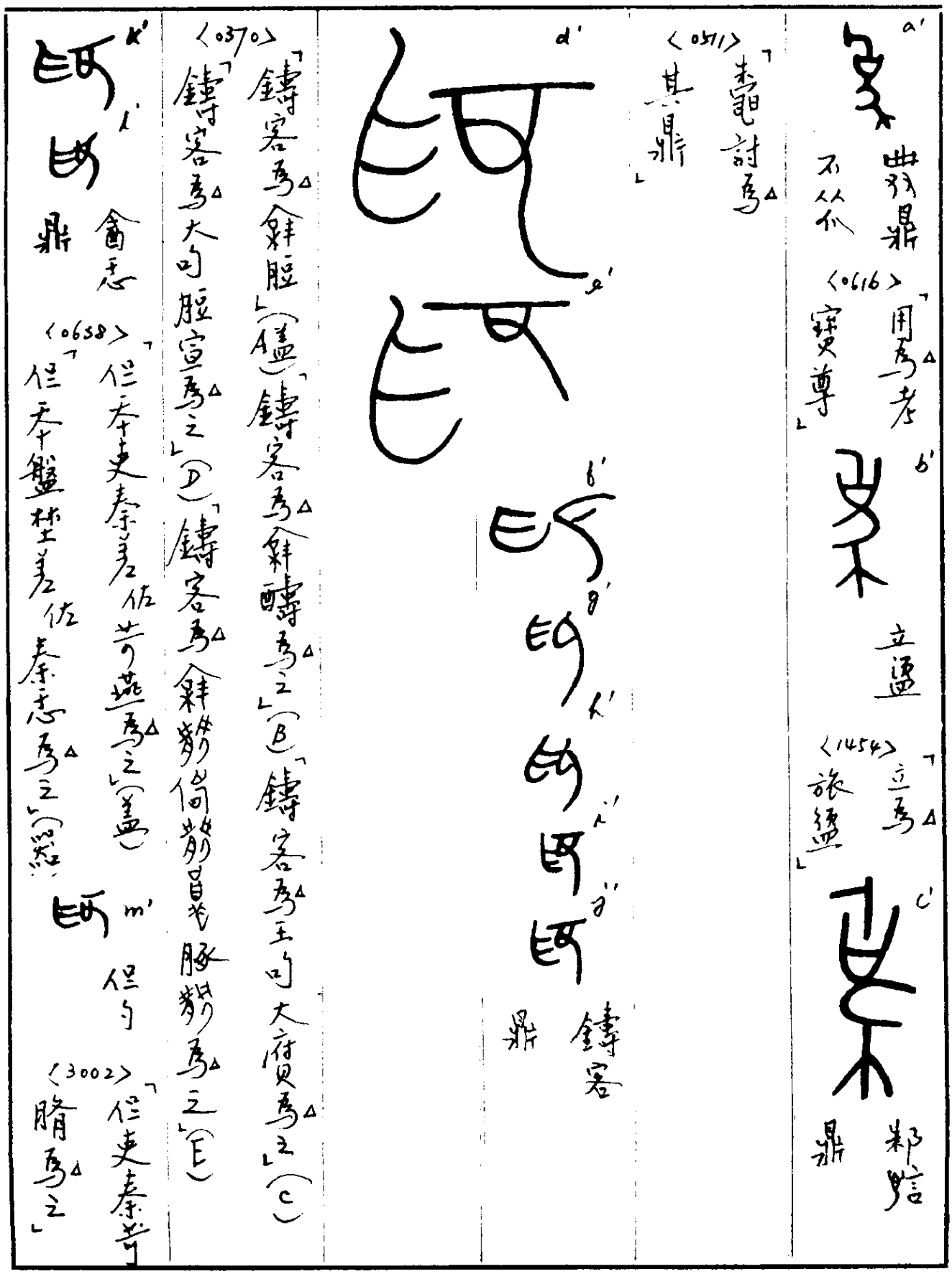
司寇良父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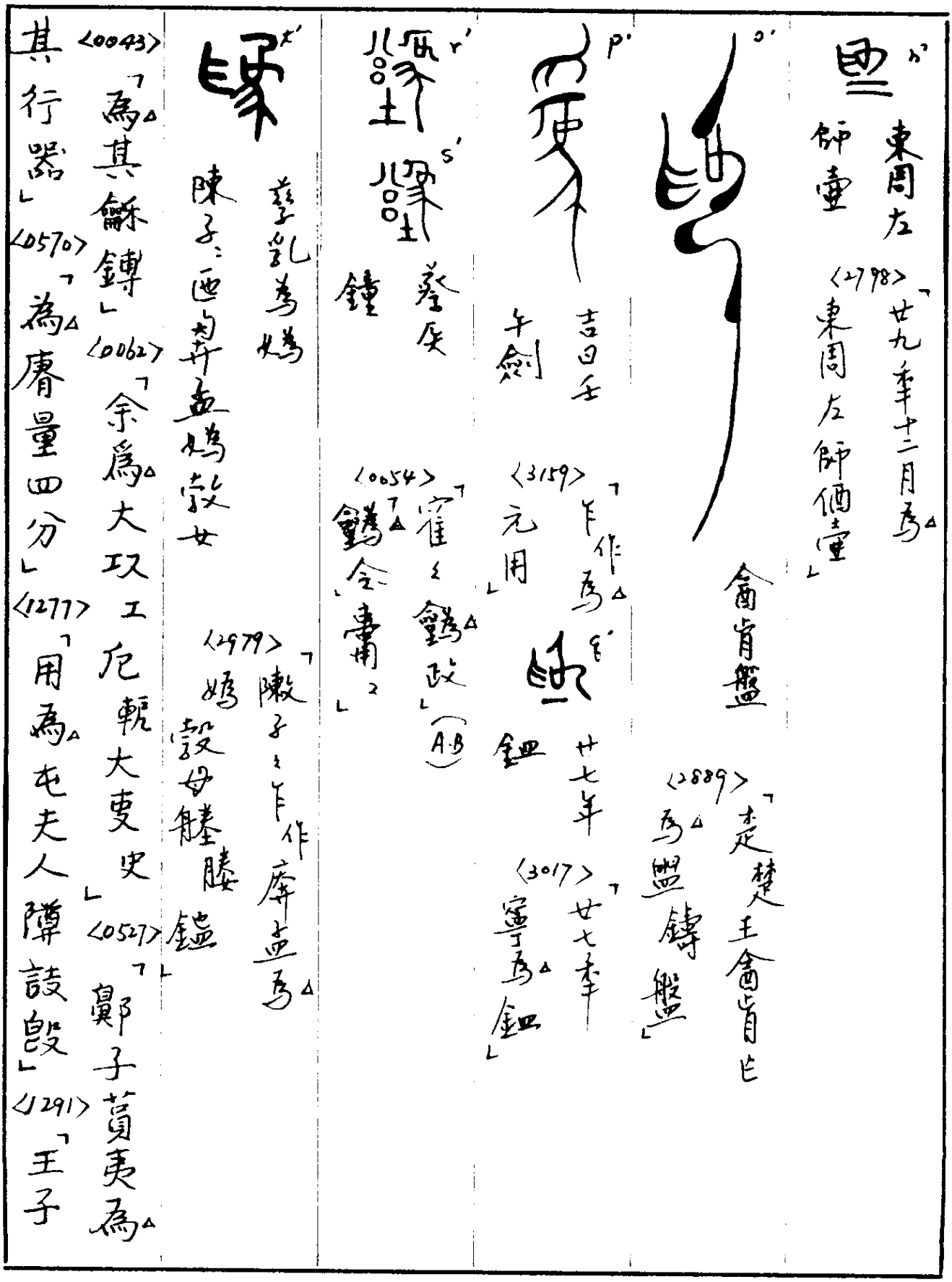
〈1214〉 顧寇良父作 為衛姬彀

陳逆簋

〈1296〉 卜為宝皇祖

祖大宝彀


a'
曲肢鼎
不从仆
〈0616〉用為考
b'
寶尊
立盨
〈1454〉立為
旅盨
c'
鄀賠
鼎
〈0571〉尊討為
其鼎
d'
e'
f'
g'
h'
i'
j'
鑄客
鼎
〈0370〉鑄客為鈼脰
(A)鑄客為鈼鑄為之
(B)鑄客為王叀大府為之
(C)
鑄客為大叀脰宣為之
(D)鑄客為鈼勞倗勞昔我豚勞為之
(E)
k'
l'
鼎
會志
〈0658〉仨李吏秦若佐芋蔵為之
(盉)
m'
仨
〈3002〉仨吏秦芋
賸為之
仨李盤楚若佐秦志為之
(盤)


東周左
師壺
〈4798〉「廿九年十二月為
東周左師造壺」
〈0043〉「為其鯀鎛」
〈0062〉「余為大攻工尼輒大吏史」
〈0527〉「鄭子黃夷為
其行器」
〈0570〉「為庸量四分」
〈1277〉「用為老夫人隤設」
〈1291〉「王子
午劍
吉日壬
〈3159〉「乍為元用」
〈0054〉「霍叔鸞政」(A·B)
〈0054〉「鸞金寶」
陳子匜
〈4979〉「陳子乍庸盉為
嬀設母媵媵鑑
〈0889〉「走楚王畬肯匕
為盟鑄般」
廿七年
〈3017〉「廿七年
寧為鉦」

刺公之宗婦鄀嬰為宗彝將鼎彝永寶用」〈303〉「口王為周御用為寶器」〈1406〉「鑄客為王句六室為之」〈1439〉「用為永鎮」〈1506〉「鑄客為王句用」〈2879〉「鑄客為郤疇為之」〈2914〉「王子刺公之宗婦鄀嬰為宗彝將鼎彝永寶用」〈2916〉「但仲繁冬差佐陳共為之」〈2950〉「厘公仲作為姜棄般盤盉匜」〈2993〉「口口孟城作為行鉼」〈3002〉「但盤埜秦忠為之」〈3158〉「其呂氏為用元劒」

孫詒讓曰「詒讓案阮釋為象說文象都象象耳牙四足之形無重文惟載豫古文伦呂偏旁推之古文象蓋當伦此字上从爪其非象字案矣此當即為字晉姜鼎𠂤惠為亞為伦宣和博古圖及薛尚功鐘鼎款識所載字形小異此據王氏懿榮古錄本晉鼎為伦召伯虎敦為伯父庸父為伦大篕大為旅篕

爲伦（本書𢍏見）𢍏與此合晉鼎召敔筆畫最簡（拾遺中十五頁象鱓）』

林義光曰『說文云㚔母獼猴也其爲禽好爪下腹爲母猴形按古作㚔（曶鼎）上其手故爪在頭上或作㚔（毛公鼎）象形不从爪或鴟作㚔（楚公鐘）』（文源）

高田忠周曰『愚謂爲字元从爪从象爪即手也象像古今字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而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謂之象廣雅象效也效者仿也仿而象之即作爲也以何行之手以爲之也作爲即作僞也爲僞古今字猶象像古今字也然則爲字於六書爲會意許云母猴象形妄亦甚矣若果爲字古別有母猴義此段借託名幖識之例與本義別又按爾雅造

作爲也小爾雅爲治也廣雅爲施也又成也論語爲之難皇疏猶行也汝爲周南召南矣乎皇疏猶學也又詩鳧鷖福禄來爲箋猶助也亦皆爲字義也戴大昕曰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即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即爲之證也當與金文作爲字互證也要作僞者非本眞也善亦僞也惡亦僞也說文僞訓詐也詐元當作作轉寫之誤無疑矣但作詐亦通又以爲爲譌詩采苓人之爲言說文對篆解曰爲言多非誠是也然詐譌亦實作爲之轉出異文與作僞一理耳古

商承祚曰『說文為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古文為象兩母猴相對形。案甲骨文作㚔。金文宗婦𣪘作㚔。石鼓文同。皆象以手牽象助勞之意。金文後變作㚔。㚔公伐邻鐘形已失。小篆整齊之作㚔。以人手為獸爪。象形為猴形。古文無所取義。』（古攷二四頁）

馬叙倫曰『㚔字從𠂤象聲。金甲文率如此作。象音邪紐。故為音入喻三。同為次濁摩擦音也。說文訓為母猴也。蓋非本訓。母猴乃禺字義。禺音疑紐。而從為得聲之偽音。亦疑紐。禺矦聲同矦類。故轉注字作猴。猴從侯得聲。音在曉紐。而矦實侯之初文。侯

音匣紐喻三與匣同為次濁摩擦音猴又轉注為猿猿音亦喻三遠或借為為之此為為母猴之說所由來也為即作為之作本字其訓當曰助也詩鳧鷖福祿來為鄭箋為助也論語衛靈公夫子為衛君乎鄭注為助也助從力為從仌仌金文作仌為担之初文實同意也歌魚二類聲近故為聲在歌類而助聲入魚聲其實轉注字也羅振玉謂意古者役象以助勞故從仌象或據呂氏春秋古樂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宋翔鳳據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張揖說商人作南人南人即南蠻之人象產南方作南人是南人服象為虐於東夷東夷自因此知象之可用孟子言舜東夷之人也論衡及越絕書皆言舜葬蒼梧象為之耕此以象助車之證而為所以從仌象也倫謂馭從又從馬為使馬之義則為從仌從象亦止使象之義馬亦助人何以馭無助

義如因象耕而作為則牛亦以耕何以不作牛字如謂役象或先於役牛而象耕之說先秦未見也故倫以為象聲』（刻詞一四九頁至一五〇頁弘尊）

于省吾曰『說文為母猴也其為禽好仌下腹為母猴形王育曰仌象形也㠯古文為象兩母猴相對形按為象以手牽象形已詳羅振玉說增考中六十惟古文作㠯舊均不得其解列國時楚盟客鼎為字作㠯即㠯之形譌也』（古雜九頁釋為）

r'郭沫若曰『鎛字李銘兩見殆即為之繁文古文為从仌象示古代曾以象服務此字復从㠯土㠯乃公之繁文穌公設銘公字

如是作、為虜復从公土蓋示以象从事耕作下文鑄令庸庸則當讀為撞。（文史三〇〇頁由壽縣蔡器論到蔡墓的年代蔡侯鐘銘考釋）

石志廉曰「𢍏」字馬同志承源釋乍也欠妥當。𢍏本應釋為卜辭有為字作㚔殷虛書契前編卷伍三十、貳、殷虛書契後編卷下十一此字从手从象作以手牽象狀金文寰鼎作㚔石鼓文作㚔故知从𠂤者乃𠂆之變形許氏說文訓仆非是意古者除服牛乘馬之外尚有役象以助勞其事者舍此文幾不能知之矣戰國楚器中如熊忎鼎的為作㚔但勺哥盤勺作㚔尚保存為字的古意演變程與𢍏字極為類似故其應釋為不能釋乍。（文物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八頁陳喜壺補正）

金祥恒曰『許氏說文解字篇』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遠支切。𠂤古文為象兩母猴相對形。歷來對許氏之說解有所異議。如有清鄭知同說文商義云。

爪部為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𠂤古文為象兩猴相對。按下既引王育說爪象形。上乃云爪母猴象。復不可通。且既云其為禽好爪。則爪是會意。亦不得接云爪母猴象。下腹腹字又難解。竊意元文是其為禽好爪。从爪。窈母猴象也。十二字。下腹為母猴形句。後人所增。蓋讀者見注文誤作爪母猴象。而窈形無解說。故加此句云下腹為母猴形。不知一字中有兩象形。古人無此造字法也。今又譌復作腹。凡文字有一體象形。一體會意為

象形兼會意㝬象猴之頭目身足尾於形絶肖上𠂤屬會意王育注史籀大篆者也其說𠂤以𠂤為會意同是象形蓋依古文為說古文象兩猴相對即作㠯是一猴形似𠂤而非𠂤字又疑下復為母猴形句亦王育說誤倒在上王意以為省古文之半作㠯已是一猴下復作㝬象母猴爾然一文作兩形非古造字之例故許君采異說

鄭氏說下既引王育說𠂤象形上乃云𠂤母猴象也復不可通是也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云

韵會引無𠂤母猴象也五字

則𠂤母猴象也為後人誤入是可斷言下腹為母猴形之腹段注亦云為復字之譌而乃指㝬形而言㝬許氏謂為母猴形段注云全象母猴頭目身足之形王氏說文釋例亦云為字象形

兼會意者不以爪表之不可知為猴也有頭有腹短尾四足此等物頗多惟以𤰔象其援攫不安靜之狀而復以爪表之是真猴矣小學家墨守許說無有異議然說文解字自有象母猴之字夔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已止夂其手足又云猴夔也蓋夔確為母猴之證許氏說从頁已止夂其手足僅釋其𤰔止夂三形止解為手是也乃屮之譌夂為足𤰔闕解茲案說文嬎之籀文作孌从言从𤰔與金文毛公鼎余非庸又嬎曾之曾作孌从言之𤰔為巳之譌巳乃耳也孌為母猴而孌亦為母猴其形與嬎相去甚遠故孌決非母猴亦可斷言也

然孌為何形羅振玉以甲骨文之為字考之當為象也羅氏殷虛文字考釋云

案為字古金文及石鼓文並作孌从爪从象絕不見母猴之

㸚卜辭作手牽象形知金文及石鼓从𠬜者乃𠬜之變形非訓覆手之𠬜字也意古者役象以助勞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馬以前徵此文幾不能知之矣

甲骨文之為如小屯乙編七五八九·八〇三九片

貞𠂤為

貞亡為

作𠬜為第三期廩辛康丁卜辭如殷虛書契後編下一〇·一三片

乙丑卜㱿貞我𠬜宁為

又一〇·一一片

貞勿為宁

小屯乙編二五二四片

1563(3.405-0347)

癸酉卜爭貞東宀為？

殷虛書契前五·三〇·五片

癸未卜殼貞王為囚若？

以上為第一期武丁卜辭其為作𠂤或𠂤𠂤顯然與第三期卜辭之為从象之象為酷肖其鼻長而詘小屯甲編二七六九片

己丑卜彭貞其宀為且丁門于盎衣彡形？

此為第四期武乙文武丁卜辭其為作𠂤與金文大師子大孟姜匜用為元寶之為作𠂤同惟𠂤為𠂤而已甲骨文固然有从𠂤从象之為亦有獨體之象如殷虛書契前編三·三一·三片

隻象

小屯乙編七三四二片

貞吏象令从㠯庆歸。

其象與為从之象同形。金文且辛鼎之象作

（三代吉金文存二十一、七）望而知其為象也。體豐鼻長尾短耳大。俗諺像不像只要看鼻子長不長。象之特徵為鼻。故其鼻特長。行之於文為書契之便。變為綫條。勾繪其輪廓。甲骨文作㕣（師湯父鼎、三代四、二四）金文或作㕣（召伯簋、三代一〇、二八、四）所从之象。楚繒書作㕣（不可以為分之為作㕣）說文作㕣為所从之象。乃因書寫之譌變猶汗簡所錄之象作㕣或㕣華岳碑亦然。貝丘長碑之豫所从之象作㕣亦由㕣等之譌變而來。其形稍異。當時尚能視為與㕣無別。惟經千百年後世之人視之。字形之差異甚大。不知其為何物。故許氏說解為母猴矣。望文生訓。不可信也。金文為或作㕣見鬲客鼎、禽忘此乃為之省。周邢王壺王台（以）為祠器之為作㕣省鼎但勺）

其身與尾猶說文虎之與虎丑之與象百之與百叕之與桑馬之與馬金等是其例或作㠯見汗簡為左師壺之㠯出自石經楚帛書作㠯亦㠯之省譌

至於說文解字為之古文作㠯許氏說解為象兩母猴相對形小學家从之尠有異議僅有清朱孔彰說文粹云

㠯古文為象兩母猴相對形汗簡㠯見說文左傳宋武公生仲子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按當作㠯

朱氏以汗簡作㠯正說文作㠯之訛且引左傳宋公生仲子之故事其為當从手介形相差一間不可信也以我國文字之演變考之當从𠂤从㠯乃㠯之簡猶鳳之古文作㒳其形當作㠯後因我國文字為求整齊移𠂤於㠯傍作㠯又為美觀求其對稱而書為㠯於是象兩母猴相對或如汗簡从兩介相對矣

（中國文字廿七册一至三頁釋𠂤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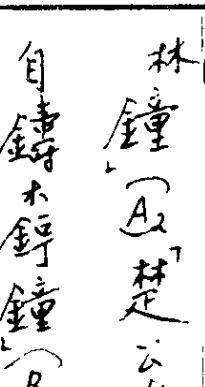
聞一多曰『為化古同聲通用。此銘上為字當讀為化。即黃白變化之化。化錫金者。化合錫與黃銅。使成青銅也。為化為動詞。陳氏以為介詞。誤甚。』（聞一多全集二第六一〇頁禹邛王壺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為母猴也。其為禽好爪。下腹為母猴形。王肖曰爪象形也。」古文為象兩母猴相對形。然金文及甲骨文皆非象母猴。羅振玉謂字从爪从象。蓋役象以助勞。其說極是。馬敘倫疑之。以為从爪象聲。乃沮之初文。然甲骨文作𠂤所从又置于字之上角。象鼻之前。乃象以手牽象鼻之形。就字之構形觀之。當是會意字。馬氏必謂為沮之初文者。蓋古音象在陽

部為在歌部陽部字與魚部字對轉只有把為字視作魚部祖字之初文始能成立从爪象聲之說然其論終覺牽強于省吾謂古文作[illegible]即的之形論金祥恒从朱孔彰據汗簡謂即[illegible]之論然汗簡所載恐亦的之論于氏之言是也」

〈大9〉「王乘[illegible]舟為大豐」〈大43〉「吳公乍作為子弔叔姜口盥壺」〈大45〉「為女汝敬寮」〈大47〉「乍作[illegible]為亟」〈大51〉「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為升」

豪 說文所無 楚公豪鐘 〈0028〉「楚公豪」甲寅大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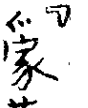


林鐘(A2)「楚公豪」自鑄林鐘(B2)

a-d 徐同柏曰「字从爪从豕或是受之變文」(从古卷十三、三頁周楚公鐘)

a 劉心源曰「近人釋家案家不得从爪此於寫字為近或云古刻隧字㠯豕為之豕作豕乙 彔伯敢与此下體合古刻延有作㠯者此从爪匕即㠯省則此為遂也」(奇觚卷九、四頁楚公鐘)

a-d 孫詒讓曰「楊沂孫釋為又或釋為家說文古文皆不類竊疑當為寫字」(籀高補餘論卷二第九頁楚公鐘)

丁佛言曰『  楚公鐘舊釋家或受又為案鐘文曰楚公是人名字从𠂤从冂从豕疑寫字移易其部位說文寫許曰屋也又是姓春秋隱十一年公館於寫氏』（古籀補補附録三頁）

高田忠周曰『楚公鐘二器曰楚公家自作寶大鎛鐘一器曰鑄奏鐘均皆以家為楚公名亦或為家門之家古籀補引楊沂孫說為為字蓋依𠂤形立考非說文家从豭省聲而鐘鼎古文段作此即下作豭象形而上加𠂤形是从豭省聲尤顯然矣』（古籀篇七十一第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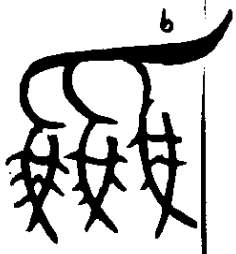
a 郭沫若曰『家蓋為字之異古文為作豕形蓋相近』（兩攷一六四頁楚公家鐘）

鱻 當鱻 說文所無

鱻 鱻 鱻 鮮

〈2318〉

鱻 鱻 鱻 鱻



鱻 鱻 鱻

〈1905〉

鱻 鱻 鱻

丮

沈子簋 〈13911〉 「其丮哀乃沈子也唯福」

林義光曰『說文云：𠬜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讀若戟。按古作𢍏，奉彝演奉作𢍏，仲𠂤父作𢍏，師寰敦執象人，伸兩手持物形，或字偏旁。父器作𢍏，王孫鐘鼎作𢍏，字偏旁。下从井，蓋又之誤。象人足見又字條。又與女形易混，故不甄敦獵狄字狄作𢍏，實假𢍏為狄，狄𢍏古同音。而說从女，古婚字作𢍏，而說文以處為籀文婚字，復譌从及。說文云：𠬜亦持也，从反丮。闕（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𠬜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讀若戟。此解少誤。今依古文當作象將有所持也。許氏謂𠬜為所持之手，謂丮為所據之物，非是。丮即𠬜之譌形耳。金文丮部與手又𠂤𠂤諸部皆通用也。』（古籀篇三十六第二十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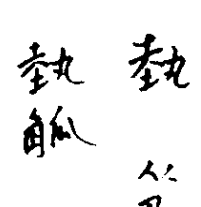
高鴻縉曰『說文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讀若戟几劇切按託人手丮持之形以寄丮持之意動詞後人通段縛執之執以代丮持之丮久而丮字廢說文捕罪人也从丮从幸幸亦聲之入切此應為从幸丮聲金文有加聲作者見刺鼎亦段為字例二篇一九五至一九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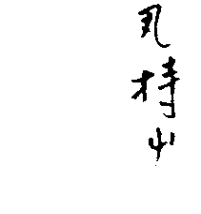
〈大6〉「不孙丮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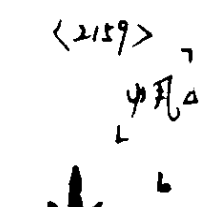
0351

埶

埶 从丮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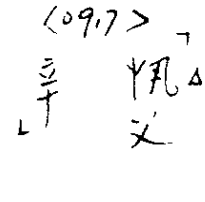

埶 从丮持木植土上


埶 从丮持中


埶 从丮持中

埶 从丮持中

埶 从丮持中


埶 从丮持中

埶 从丮持中

埶 从丮持中

埶 从丮持中

孔持啇種之此文與攷敔銘并从犬不審其詮』(綴遺卷四三十頁攈夫克鼎)

b 方濬益曰』或以為執戟之象形以說文訓戟為有枝兵也後見阮文達公揅經室文集所圖龍伯戟一器形似戈而有枝斜出與此殊異知其非是或又以為戣矍之象形則以書顧命鄭注云戣矍蓋今三鋒矛此文三鋒上出似矣然以今世所見古兵證之戣罕見近只兩罍軒圖釋載一器矍則習見皆橫刃旁出與此并異則釋戣矍者亦非惟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孔傳云惠三隅矛與此文相近乃鄭注又云惠狀蓋斜刃空茇麥就康成注文兩蓋字論之蓋者想像之辭是未嘗親見古戣矍及惠之形制況此時嗣王受冊所設儀衛自是武庫禁兵何得有空茇麥之器列其閒此必不然矣嘗謂古人制字莫不各象其物之

形器名惠亦必與古文惠字相似而惠之為字寔取象於禾稻之穗三歧上出象其穎也詩生民實穎實粟粒釋文云穎穗也小爾雅廣物禾穗謂之穎漢書禮樂志集注葉horn曰穎穎穗同義故兵刃之末亦曰穎形相肖也』（綴遺卷六、十一頁子執惠父辛敦）

c 吳大澂曰『古埶字从木从土以手持木種之土也埶與藝同廣雅釋詁藝治也左氏昭十六年傳注藝法也』（憙齋四冊七頁毛公鼎）

d 孫詒讓曰『埶俗作藝書立政藝人表臣埶人亦謂邇臣與表臣為違正相對』（述林卷一四頁克鼎釋文）

d 高田忠周曰『按李即埶例見埶字此銘家字作㚔獻字作㚔家字有二形一从豕一从犬即知此右旁作豕者明為从犬但說文無㹠當亦埶聲字異文說文㹠日狎習相慢也从日埶聲詩雨無正曾我暬御傳侍御也經傳借褻為之因謂此从犬埶省聲从犬猶从狎也覭為下視突也伺察之意蚩即始合始司為字者此或與嗣通用寘借為理字也或謂段借為覭ミ好視也覭遠覭暬猶晉姜鼎云妥懷遠近書云柔遠能邇是也又暬與邇古音轉通此暬或亦為邇字段借果然語意與書略合矣吾友河井氏云說文獵字異文作豨古文豕犬混用而字或作豬為邇廟字或借埶為之藝祖是也然此篆元可作埶合埶豨為形亦獵字異文而與邇通用耳此說亦似可通並存備參云』古籀篇二十三第三二至三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穜種也从𠂤𠂤𠂤亦聲按古作 毛公鼎 𠂤字偏旁作 毛公鼎 不从𠂤象人持木植土上形亦𠂤字 見𠂤字條省作 克 柳 彝 豕字變作 師虎作 散氏 格伯敦 杜木 邊谷散氏器 封于 敦偏旁變作 米敦 坐器 敦城杜木 杜木皆埶木也說文杜从木土聲此後出字古或以土為之故韓詩徹彼桑 杜鴟毛古作 桑土杜訓甘棠亦棠之雙聲對轉非有本字古文杜為埶虞書格于藝祖馬融讀藝為褅故師虎敦王在杜居格于太室杜即褅之借字也克鼎彝蕃生敦憂柔遠能邇从 杜聲亦借為褅杜又變作 克 柳 彝 小臣麦循褅居褅作 亦皆𠂤之變因 𠂤變土為 彡類从 予遂誤為 予聲而以埜墜為野之古文矣』（文源）

高田忠周曰『依說文埶从坴坴訓土塊𡈼𡈼也後人作壂是也人手持坴土即種藝耕農之意可見矣而古文別有作𡎴者人手持木種土上會意而實象形也古文木以兼艸以艸代木通用不拘要作埶者意在耕土播種作埶者為蒔植之意少異而實同許君所據經傳唯作埶而金文悉作埶未詳其孰先出正形矣又按說文槷木相摩也从木埶聲埶亦為槷省文乎果然埶槷同聲固當互相通用但疑卜辭字从丮持木或从丮持屮屮即艸也作埶者恐為正文然則槷字再从木為複埶槷正俗字木相摩一訓後出別義耳』（古籀篇三十六第三五頁）

d

于省吾曰『孫讀埶為暬并云國語楚語韋注暬近也猶詩言柔遠能邇柔擾聲近字通暬邇同義言其安遠而善近也依詩民

勞傳箋義能訓善用王引之說王云埶與埶通堯典格于藝祖今文作假于祖禰知藝禰同用（雙選上二第一五至一六頁克鼎）

ｆ柯昌濟曰『豕或釋摯引詩摯仲氏任為證以為古國名說未安愚案字从圶从豕當是古墊字異文與摯字顯異皋陶謨下民昏墊說文下也溺也墊當是國族名』（韓華二七七頁豕敦彝）

ｄ吳闓生曰『埶即藝字與通同書格于藝祖藝一作禰是其證孫讀誩御之誩非』（吉文卷一第一八頁克鼎）

ａ朱芳圃曰『㚔（後下三九一四）㚔（後上一四六）㚔（戩三三一四）㚔（粹一五四五）㚔（燕七九五）㚔（屯乙九〇九一）

按上揚奇字。羅振玉釋為苣。謂說文解字苣。束葦燒也。此从丮執火。或从半。象爇木形。與熱同意。殆苣之本字。或从木。省作屮。殷虛書契考釋中五〇 王襄析為三。从㚔从㚔為古爇字。象人執火形。殷契類纂正編四七 㚔㚔為古埶字。許說種也。石鼓埶作㚔。从木从土从丮。此省土。同上一二 㚔為風之本字。引葦學涑說。謂米象指風。何八方之形。㚔即尼之所由譌。今隸凡之从凡。亦一證。說文風篆文从它即十之譌。十為米之省。古文从㐅。即古日字。金文作㐅。與米形近。故譌从日也。同上五九 商承祚釋㚔為爇。謂象人燔積木之形。殷契佚存攷釋一一 又謂㚔與㚔一字。同上五七 唐蘭謂。此字當从王釋爇。及埶之本字。為較近。惜彼誤分為二耳。古屮、米通用。故㚔或作㚔。其本義則人持屮木為火炬也。後人謂是種植之形。則增土而為㚔。其形小變則更為㚔。而火炬之

本義湮、其本義因別孳乳為從火埶聲之熱、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熱當即火炬、故必濯手也、又孳乳為爇、燒也、然則此本人執火炬之形、為埶之初字、而其義則當於後世之熱若爇、卜辭用於田某地之下者、當解為燒、火烈俱舉也、或以紀時、如云、帀入不雨、夕入不雨、讀為爇入、殆如上燈時候矣、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四六　按諸家之說非也、字象人坐而兩手執苣、禮記檀弓上、童子隅坐而執燭、曾子弟子曙、昏將舉火、執燭隅坐、考古代所謂燭、實即火苣、束薪蒸為之、然燒極速、舊苣將盡、接以新苣、故必有人焉專司其事、

詩小雅庭燎、庭燎之光、毛傳、庭燎、大燭、儀禮士喪禮、宵為燎于中庭、鄭注、燎、火燋、釋文、燋、本作燭、按燋、燎為一複音之分化、與燭同實而異名、考卜辭中之燎、依文義皆當釋為燎、如庚寅、

卜何、貞惠𢦏戒禘于妣辛（通六三）丙寅卜、貞翌日用（雒正戚、天四六）意謂燔柴以祭、呂氏春秋季冬紀、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高注、燎者、積聚柴薪、置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是其證矣、又如戊申卜、王往田、𢦏（前二、三、七、四）王其田、𢦏、亡𢦚、（後下三、九一四）意謂夜間持火以獵、詩鄭風大叔于田、叔在藪、火烈具舉、孔疏、此為宵田、故持火炤之、爾雅釋天、宵田為獠、郭注、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為獠、是皆夜間持火以獵之證也、蓋帆原為執燭照明之專字、假借為燎、借義行而本字廢、故不復見於載籍矣、（釋林四十二頁至四十四頁帆）

于省吾曰、『盞方彝說王令盞曰、覲六自眔八自覲、郭沫若同志說、覲亦當是職官、亦必與六自眔八自相連、即西六自與

殷八白中之埶人也埶是藝之初文又每與適字通用毛公鼎有褻事乃王之卑微近臣則軍中之埶亦系卑微官職如毛公鼎小子師氏之類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二期盉器銘考釋六頁按郭說以埶為藝之初文是對的但謂埶為軍中卑微官職則未確埶字卜辭作𠬜或𠬜金文作𠬜孳化為𡍮𡎴古文字偏旁中从屮从木每無別𠬜𠬜與埶左从屮或木及土右从丮象雙手植草木于土上說文埶種也从丮坴丮持而種之按从坴乃坴之形譌說文訓坴為土塊坴坴系據已譌之小篆為說殊誤埶字隸變作埶典籍作藝或藝埶之本義為種植草木而加以扶持種植草木需要有一定的經驗和技藝故引伸之則為凡技藝之藝和藝術之藝的通義典籍中藝訓種植者習見例如書酒誥的其藝黍稷逸周書糴匡的余子務藝詩楚茨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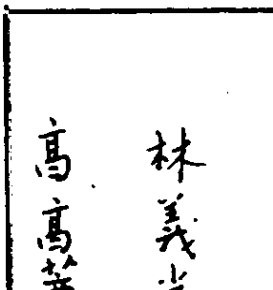
藝黍稷鴟羽的不能藝黍稷生民的藝之荏菽孟子滕文公的樹藝五穀以上諸藝字各家注釋均就穀類為言訓為種植由此以推則盞方彝之王令盞曰𠬜乃尃六自眾八自埶顯而易見是說王令盞蓋嘗六自及八自的穀類種藝之事(考古一九六四第三期一五四頁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自和八自及其屯田制)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亟種之書曰我埶黍稷」金文不从坴坴乃坴之形譌其字本象雙手持屮種植草木後更於中下增土其意更顯毛公鼎埶字所从丮寫作𡍮此增繁譌變之例金文中屢見如揚之本作𣏌一變作𣏌守宮尊再變作𣏌師酉簋惟埶字金文中未見从丮古然其演變過程想與揚字無異此外埶字偏旁更有从支者諸家尚未有說明窃疑支者其

形在豕犬之間犬古作若之兩手與犬之蹄相近如
丸更作則所从久與犬之尾部及後腿構形類似此種演變
對字亦有同樣之情形對本从又或从丸作盉彝器更譌从犬
作大保

〈大2〉「王庄在嗌蘭員山」「弓竇棄」〈大3〉「中王休」〈大4〉「庄在笛」
〈大45〉「卑俾百斯男而婁藝斯字」〈大47〉「用康矍柔妥綏褱懷遠迹
君子」

a



b

孰 从享从丸 <1014> 白伯侄匜

伯侄簋

孰△設」(A·B)

a-b

吳榮光曰『孰說文作𦎫塾古文有作鬳者則下从中乃古孰字也禮運腥其俎孰其殽注祭祀自孰始 生孰字从火後人所加』(筠清卷三第四十六頁周伯致敦)

a-b

吳雲曰『朙釋孰說文孰食飪也韵會孰本作孰後人加火段氏說文注曹憲曰顧野王玉篇始有熟字』(兩罍卷六第三十三頁伯到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孰食飪也从丸享按古作𦎫伯致敦象兩手持高高薦熟物器也𦎫即丸字見丸字條』(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食飪也。从丮亯聲。易曰。孰飪。又亯下曰。孰也。从亯从羊。讀若純。然亯孰形音義皆相近。唯孰从丮。取持意。知孰爲亯之成也。孰字形聲兼會意。其音古今不同也。但最古文孰字不从亯而从亯爲會意。亯下曰。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然孰字从丮亯會意之指。完全矣。但審按亯爲獻孰之義。而字不从丮。又孰爲可獻之物。而字却从丮。似相乖者。此即亯飪轉注之理也。兩字同時作出。故亯爲建首。而受意于飪。況飪之受意於亯乎。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是也。後世變作亹。又加火作熟。即俗字耳。』（古籀篇三十六第三七頁）

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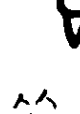
馬叙倫曰。倫謂孰不從女。從孰實從羊。從亯即說文之亹字。甲文作㚔者也。孌者。奴之異文。不孌敢之孌亦從此。孌即說文之

其女為奴之初文從㚔猶從女矣（刻詞六七頁白致敔）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孰食飪也从丮臺聲易曰孰飪』馬敘倫謂金文从㚔者奴之異文其說非是㚔下之女乃久之譌變其例不可勝數如婚之㚔變作𡛥揚之本作㚔一變為望再變為㚔又如馬氏所舉㚔字亦當作如是觀」

戴

a

戴 經典通作載詩載馳載驅傳箋也又正月載輸爾載
上載亦是發声之辭 卯簋戴乃先且考死司奴𠂤室
〈1390〉「△戴乃先且祖考 b 
死嗣奴𠂤室」

沈子簋作茲簋 「用戴△
用戴饗已公 〈1391〉卿饗已公」

c

弔戴自
𠂤食我声

〈2626〉「弔戴△
賛陳奠

d

師虎簋載先王
既命乃祖考事

〈1383〉「載△
令乃父祖考事仕」

e

嘉恩德作戴簋
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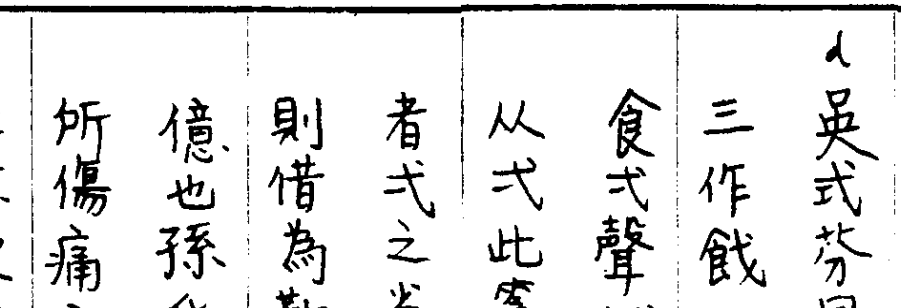
〈1070〉「嘉恩德
𠂤戴△簋」

f

數寐簋
不𠂤丮

〈1158〉「數寐
敦用

作詞辛
戴△簋」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𣏌饋之古文玉篇作𣏌推尋六書當是从食弋聲韻五質益悉切噎饋貳同字正从弋弋古文一與壹通故小篆从壹古文从弋此篆作𢦏蓋升一於弋上又小變其平橫之勢耳諸書从弋者弋之省从戈者譌也楊鉤增廣鐘鼎篆韻引林罕作𢦏足證四聲韻之誤矣〉饋飯傷濕也此則借為歎詞書金縢對曰信噫傳云噫恨辭馬本作懿云懿猶億也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云詩大雅懿厥哲婦箋云懿者有所傷痛之辭也疏引此經為說易億喪貝釋文云本作噫干寶注億歎辭也又大雅抑篇楚語作懿韋昭云懿讀曰抑王氏尚書後案亦引瞻卬箋國語注為證又云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

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恚聲蔡邕石經論語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然則噫意懿抑皆同也劉熙釋名釋言語篇云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說文無憶字當作意馬訓億億說文訓安于義無取疑馬注亦當作意與劉熙合也瀚案瞻卬箋本文是有所痛傷之聲也孫王皆引作有所傷痛之辭蓋誤記論語子曰噫包注云噫痛傷之聲正與鄭義合噫億意抑懿各有本義經典作歎詞用皆假借噫億意抑懿既可借則饐亦可借饐懿唐韻並乙冀切饐則壹聲懿則恣省聲壹聲古音至部恣聲古音脂部雖相近而不同疑懿訓專久而美實兼壹恣兩義今說文或經後人改易當是从壹从恣省壹亦聲故得與饐同音而同借為歎辭也凡人之

音由喉則阿烏亞由鼻則膺噫億鼻之噫即喉之烏烏長言之則曰烏乎噫長言之則曰噫嘻嚘噫饐音近烏於字同書傳言於多矣此言饐猶言於新王發命念昔先人未言而吁嗟將之斯所以有痛傷之聲乎（攈古卷三之二六十一頁至六十二頁虎敦）

a 徐同柏曰飤見石鼓文讀若載周禮載師注載之言事也（从古卷六三十七頁周邨敦）

c 方濬益曰說文無飤字虒部飤下云設飤也从虒食才聲讀若載石鼓文載西載北字作飤是飤載二字通飤又飤之異文也（綴遺卷十二十七頁叔飤卣）

林義光曰說文云飤設飤也从人从食才聲按石鼓作飤象兩手持食才聲古作飤師虎敦从食戠聲（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吳氏大澂此篆與下篆皆釋為饋字異文饋也然細審篆形皆从𠂤並與𠂤全別吳考斷非但𠂤从與阜字異文从𠂤作東者稍近而自有異此當說文𠂤字解曰東楚名缶曰𠂤象形古文作𠂤又𠂤部簠蒲器也𠂤屬所以盛糧从𠂤弁聲此右从貝从𠂤當為貴字說詳于貴下然則此為饋字尤顯明者說文饋餉也从食貴聲經傳多以餽為之又或以遺以歸為之皆音近而通用也古字唯當借貴為之耳禮記檀弓君有饋焉曰獻周禮玉府注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左僖三十傳注野饋曰饔皆本字本義也』(古籀篇八十八第二七頁)

吳闓生曰『吳云載即載字案石鼓文亂西亂北借亂為載與在字同』(吉文卷三第一六頁師虎敦)

C容庚曰『說文斷設飪也、从丮从食才聲、讀若載、此从由聲、夜君鼎云口夜君成之載、鼎、載與斷義同、說文从由之字二十餘而獨無由字、王國維先生作釋由二篇、証由之為由、其說至碻、其云、老此字古文本作由、篆文亦或如之、其變而為隸書也、乃屈曲其三直、遂成甾字、後人不知其為古文由字之變、从其形似甾、遂以甾之音讀之、實則此音毫無根據也』（觀林六、八、今从此斷字証之、則由之讀側字反、側詞切、並非毫無根據、而王先生之說有未盡也』（善圖三三頁敦靈德簋蓋）

ㄙ陳夢家曰『載字從食哉聲、義為始或昔、爾雅釋詁曰初、哉……始也、經傳或作載、西周金文之例可比較如下、

中方鼎　中茲……今……

善鼎　善昔先王既令女……今余……

卯殷　歎乃先祖……昔乃祖……今余……

師麥殷　師麥才昔先王……今余

師詢殷　鄉女……今余……

由此可知茲載鄉昔等字都是和今字相對的義為從前。左傳襄十四周王賜齊侯命昔伯舅大公……今余命女環……亦昔今對立。由卯殷之例則知時間詞的載—昔—今是三層的載早於昔昔早於今。酒誥在昔殷先哲王君奭在大甲在昔上帝凡此之在疑是載字（金選二七八頁西周銅器斷代師虎殷）

陳仁濤曰「張政烺說吳大澂等舊皆釋饋見說文古籀補卷五食部今以形聲考之不類按此字當从食貴聲貴當从貝从聲貝即鼎字之省說文鼎部所謂古文以貝為鼎籀文以鼎為貝是也金文例證繁多不煩列舉」即當字齊叔夷鐘嘯堂集古錄下·七九　錄淄作置从水省从兩當

相背陳伺殘陶簠齋舊藏唐蘭先生有
文考之載國學季刊有缶作缶並即地名臨缶
形體皆與此近是其證也古者才缶音同故依聲類求之實蓋
與鼎同字饙當是飤說文飤設飯也从皀食才聲讀若載故埔
夜君成之載鼎三代吉金文存三·一一即飤鼎而贏霝德作飤殷同上一五七
飤則从皀食缶聲與饙字聲符同金文又有與此語相類者如
縣鼎同上三七作其饗鼎曾者子鼎同上三三九用作尊鼎則直段缶
為之饙鼎載鼎缶鼎饗飤殷義既同貫音又相若其皆用為飤字
斷無疑矣金匱論古初集七一至七二頁邵王之諻殷

楊樹達曰樹達謂此字下从食上从由說文十二篇下由部云由東
楚名缶曰由象形側詞切金文中未見由字說文甾从由聲而
師酉殷甾字其字作𤰞所从之由與由形大同小校經閣金文第卷
第拾葉上有龍霝德殷蓋銘文云龍霝德作飤殷飤字从皀从食从由

乃說文飤之或作字或从才或从由者才由音相近也此銘之饗蓋飤之省作銘文云饗殷與金文他器言饋饗或饌殷者相類說文飤訓設飤義適相合甲文以饗為祭名與說文義亦無忤也」（積微一五六頁數殷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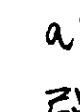
楊樹達曰「按飤字說文未見殆即飤字也說文三篇下丮部云飤設食也从丮从食才聲讀若載作代切飤从才聲飤从束楚名飯曰由之由得聲才與由同屬古韻咍部字聲亦相近二字聲類不同實是一字此猶鱷或作鯨姻或作媚也」（積微二三九頁盨蓋殷跋）

高鴻縉曰「說文：飤，設飤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作代切。按說解甚是。動詞。石鼓文：飤西，飤北。用如載。副詞。乃通段。

周時字形亦變作㦰見師虎簋通㦰爾雅㦰始也」字例五篇一七六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㦰設飪也从丮从食才聲讀若載」許印林釋弋食謂饎之古文其說顯然金文或从甾聲又邵王鼎作饋張政烺謂貞當从貝甾聲貝即鼎甾即甾按金文冑字作冑所从由與此相同甾由一字王國維之說是也㦰字或从才聲或从甾聲然則甾讀甾音於周代已然非因隸書兩字形似誤讀也」

〈大24〉「㦰」載乃事」



㠯 鼎五器筆先王配命

又云永寶

先王

〈0680〉「永㠯攵先王」

〈0388〉「婺叔市素鞞㠯恐告于王」

〈0680〉「不㠯五器先王配命」

ab 吳大澂曰『說文㠯哀也从凩工聲或加手作㧑大澂竊疑㧑為奉之古文已亥鼎㧑字正象兩手奉玉形恐字从此言心之恐懼如執玉如捧盈也』(憲齋四冊五頁毛公鼎)

ab 強運開曰『㠯毛公鼎不㠯先王配命原書已入錄仍仜本字解 亦毛公鼎文永㠯先王吳書入奉篆下定為古奉字

與上一字異解竊謂兩篆形雖小異實為一字按說文玑哀也从丸工聲或加手旨挈又見手部云挈擁也擁又訓哀也是玑實有擁護哀持之意不必强為穿鑿以為即古奉字』（古籀三補卷三第七頁）

a.b

高田忠周曰『毛公鼎不玑先王配命又永玑先王……按吳大澂釋上文為恐下文為奉均失此明皆玑字也說文玑哀也从手工聲或體加手作玑按段氏云手部曰挈擷也擷哀也蓋謂玑挈為一字是手部當刪也要銘意亦哀擷義之一轉持護不失之意也』（古籀篇三十六第三九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玑擷也从手玑聲臣鉉等按丸部有挈與玑同此重出・按大徐說是玑下曰哀也哀下曰裹也擷下曰

袁也此巩翌字本義也段借為扛廣雅釋詁翌㚔舉也漢書王莽傳翌茵輿行注謂坐茵褥上而令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輿而行也是也或云扛亦與巩同字其訓橫關對舉者即杠字之轉義也杠牀前橫木其狀似對舉者矣』（古籀篇五十四第九頁）

α郭沫若曰『此巩字前人或讀為恐余案當讀為攻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五曰攻六曰說鄭注攻說則以辭責之例當如尚書金縢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又如詩雲漢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之類』（金攷二六二頁毛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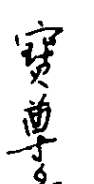
α吳闓生曰『巩字當有憂傷勞瘁之義恐㚔等字从之齊侯鎛女巩勞朕行師是也詩維王之卬卬病也義亦相近不巩先王配命猶云不壞不墜也舊釋不巩為丕翼則下句永翼先王不可通矣荀子荼而不難敬而不翼翼義與此同』（吉文卷一第一頁

毛公鼎

(1388)

周法高曰「師麥設」師酉父設麥叔市珥告于王」郭沫若讀設為殂讀珥為恐大系頁一四九容庚讀設為胙讀珥為挈商周彝器通考頁五十八案容說是也如郭說則「叔市」二字無着落參1079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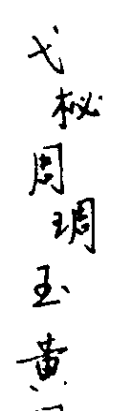
𢦏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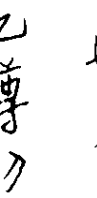
𢦏 丁未角 <1865> 𢦏 商賞 <1181> 𢦏 𢦏 <2720> 𢦏 𢦏 上下帝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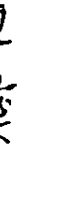
𢦏 𢦏 <0793> 𢦏 𢦏

c 

𢦏 𢦏 <2603> 𢦏 𢦏 <1352> 𢦏 𢦏 <1364> 𢦏 𢦏 <0721> 𢦏 𢦏

d 

𢦏 𢦏 𢦏 𢦏 𢦏 𢦏

e 

𢦏 𢦏 𢦏 𢦏 𢦏 𢦏 <2694> 𢦏 𢦏

f

𢦏 𢦏 𢦏 𢦏 𢦏 𢦏 <2279> 𢦏 𢦏

g

𢦏 𢦏 𢦏 𢦏 𢦏 𢦏 <1145> 𢦏 𢦏

q阮元曰『埶即禾穜與商爻尊銘錫秉埶埶字同義』（積古卷五三十六頁揚妃簋）

a方濬益曰『今按此文象人持戈之形與伐之从人从戈意同惟說文有𡥈字云擊踝也形尤相似應釋𡥈為當』（綴遺卷二十六二十五頁征角）

a吳大澂曰『古伐字从戈从丮象兩手執戈形』（憙齋二十一册十八頁丁未伐商角）

a吳大澂曰『古伐字从戈从丮象兩手執戈形丁未伐商角』（古籀補四十七頁）

十劉心源曰『𡥈說文作𢧐擊踝也从丮戈讀若踝俗作跧姄郑奇觚卷四七頁畢段敲）

林義光曰『說文云擊踝也从殳戈讀若踝按伐高彝云丁未
王伐高段敦云令龍其以追御大則于殷文義並當為伐當即伐之
或體象兩手持戈字作㦰伐商彝辛作㦰殷敦』（文源）

郭沫若曰『㦰字說文云擊踝也讀若踝此當讀為踝』（兩攷四十一
頁麥尊）

a 馬叙倫曰『㦰字似即說文之㦰然畢仲敦之㦰亦伐字甲文亦
有作㦰者㦰本是伐之異文說文㦰擊也即伐字義今
讀若踝實誼書踝婠矣即借踝為㦰者由伐音奉紐轉匣
為踝奉匣同為次濁摩擦音也』（刻詞一七一頁丁未角）

〈大9〉「庆易錫者赭㦰。臣二百家劇」

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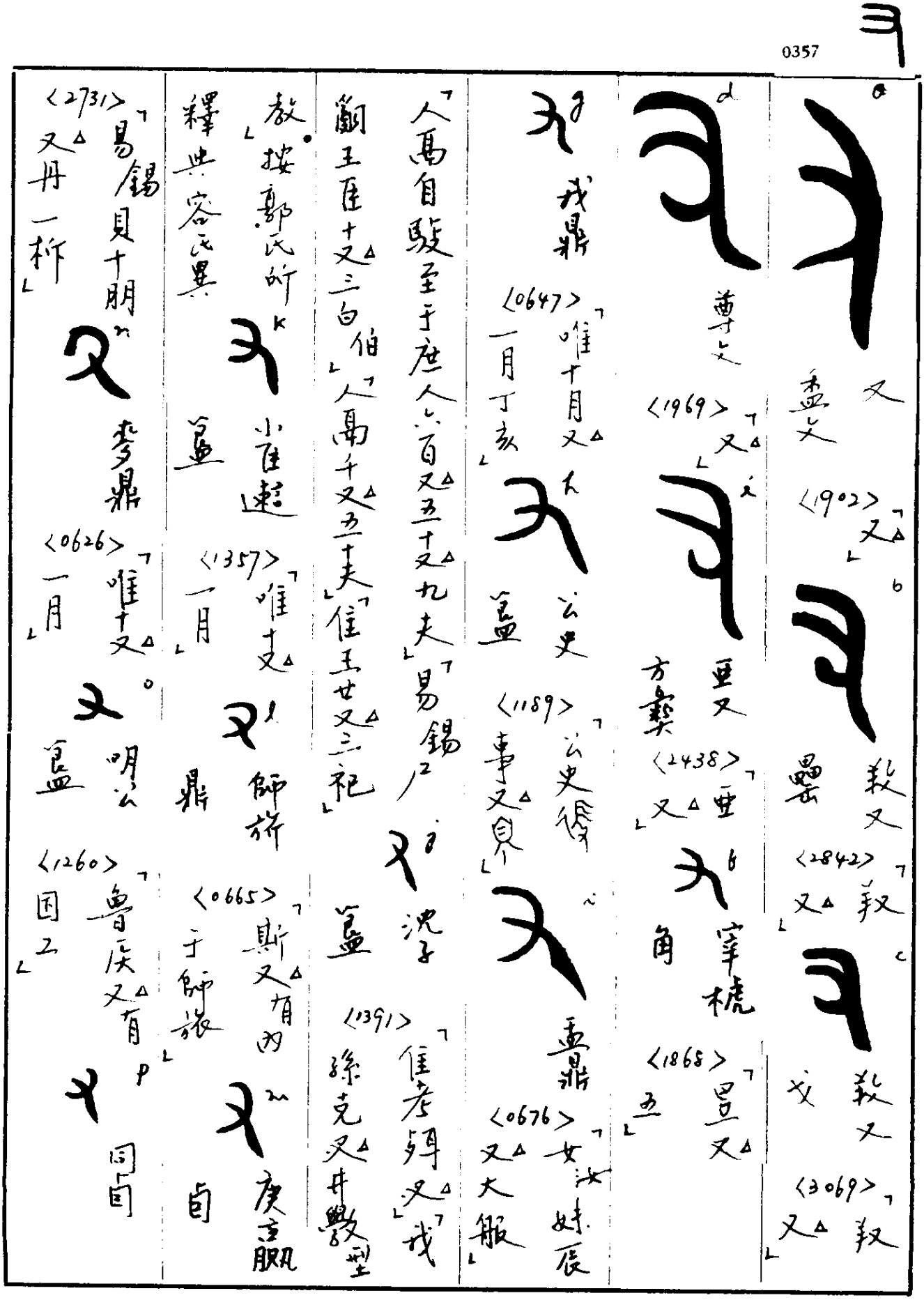
a

孰 說文所無

伯孰父鼎

〈0533〉「伯孰△父作寶鼎」

〈大川〉「易錫曩孰△」



1608(3.450-0357)

1609(3.451-0357)

師袁盨 <0053> 佳十又三年九月初吉庚寅

休既又有功 <1301>

克鐘 <0061> 廿又二邦朕猷又有成亡竟

缺鐘

季正月初吉壬寅

伊盨 <1371> 佳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

大鼎 <0666> 佳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

無叀鬲 <1353> 佳十又二月初吉庚寅

齊鎛 <0062> 王呼命士冓又成惠于皇祖又成惠于叔皇祇又成惠于皇考又成惠于齊邦康穆齊侯其百其又九十又九年

鄭號仲盨 <1279> 佳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A.B)

善鼎 <0173> 唯十又二月初吉

師麩簋 <1388> 唯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

弔上匜 <2981> 佳十又二月初吉乙酉

袁盤 <2924> 佳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

秦公
簋

〈0650〉「庸又△有諲」〈0652〉「十又△一月癸未」〈0654〉「隹十又△二月初吉丙午」〈0656〉「隹十又△五季五月既生霸壬午」〈0658〉「休又△有成事」〈0677〉「隹王廿又△五祀」〈0678〉「肄禹又△成敢對揚武公不顯耿光」〈0990〉「又△收又已」〈1178〉「用夏十朋又△四朋」〈1251〉「又△有得」〈1274〉「禽又△有政祝」〈1302〉「唯十又△一月初吉甲申」〈1340〉「隹十又△二月」〈1358〉「隹王十又△三季六月初吉戊戌」〈1365〉「隹十又△二月初吉丁丑」〈1367〉「母毋女汝又△有閑」〈1370〉「女汝某靡否又△憂昏有成」〈1373〉「琱生又△吏使鑄來合事余獻」〈1376〉「隹十又△二季三月既生霸丁亥」〈1379〉「王又△有大豐」「隹又朕勝又△有慶」「天亡又△佑王」〈1380〉「肇自乃且祖考又△有𤔔于周邦」〈1384〉「歐口百又△廿又五」「歐口百又△卅」「錫在圂王人口又△七生姓」「歐吐口又△五十夫」「錫圂庶人六百又△六口夫」〈1389〉「又△有帶扈于大命」〈1390〉「隹

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今余非敢夢先公又有進遹退」〈1485〉「玆玆彌友有十又二」〈1496〉「隹十又八季十又二月初吉庚寅」

〈1497〉「隹王廿又五季七月既望」「復友隔从田日十又三邑」〈2138〉「唯王十祀又五肜日」〈2139〉「隹十又三月辛卯」〈2147〉「隹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2150〉「隹王十又二月」〈2151〉「穆公又佑盞立中廷北鄉向」〈2434〉「邾王来又之常」〈2566〉「承又羊乂己」〈2826〉「隹廿又六季十月初吉己卯」〈2990〉「曰曰猶又蚰人」〈3020〉「又曰外溫洙金」

王鴋曰積古齋康鼎文伯內右康無專鼎司徒南仲右無專頌鼎宰宏右頌平安館師奎父鼎司馬井伯右師奎父趞彝井叔入右趞覭敔司徒單伯右內覭或言入或言內知二字古通故說文曰入內也內入也非徒轉注而已有右者將錫命之則使大臣與之偕猶燕禮以臣為賓即立賜

宰為主人也必右之者尊異之也左傳楚人尚左則是華夏尚右也此禮漢時猶沿之淮陰侯傳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是也諸銘皆言右惟平安館宂敢曰井叔有宂即令字獨作有可知有右一字也器銘之右與說文又字義相當可知又有一字也詩小宛天命不又傳曰又復也賓之初筵室人入又矧敢多又箋竝曰又復也據若訓又為手知其解此三又字或異於毛公左昭元年傳天命不祐與小宛同詞知又即祐也而祐當作右詩維天其右之保右命之是也賓筵兩又字蓋作取字解又是手手能收物猶檀弓謂執弓爲手弓也(釋例八。四頁至八。五頁)

吳大澂曰「又疑古𠂤字舊釋作乃非也父字作又持杖形去杖為𠂤即𠂤之省文亦非又字」(憙齋七册九頁王作𠂤將敢)

林義光曰『說文云、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指手之列如𠂤象三指、止象三趾、皆略為三、蓋五指中有相比合者、略視之不過三也。古作𠂇、毛公鼎』（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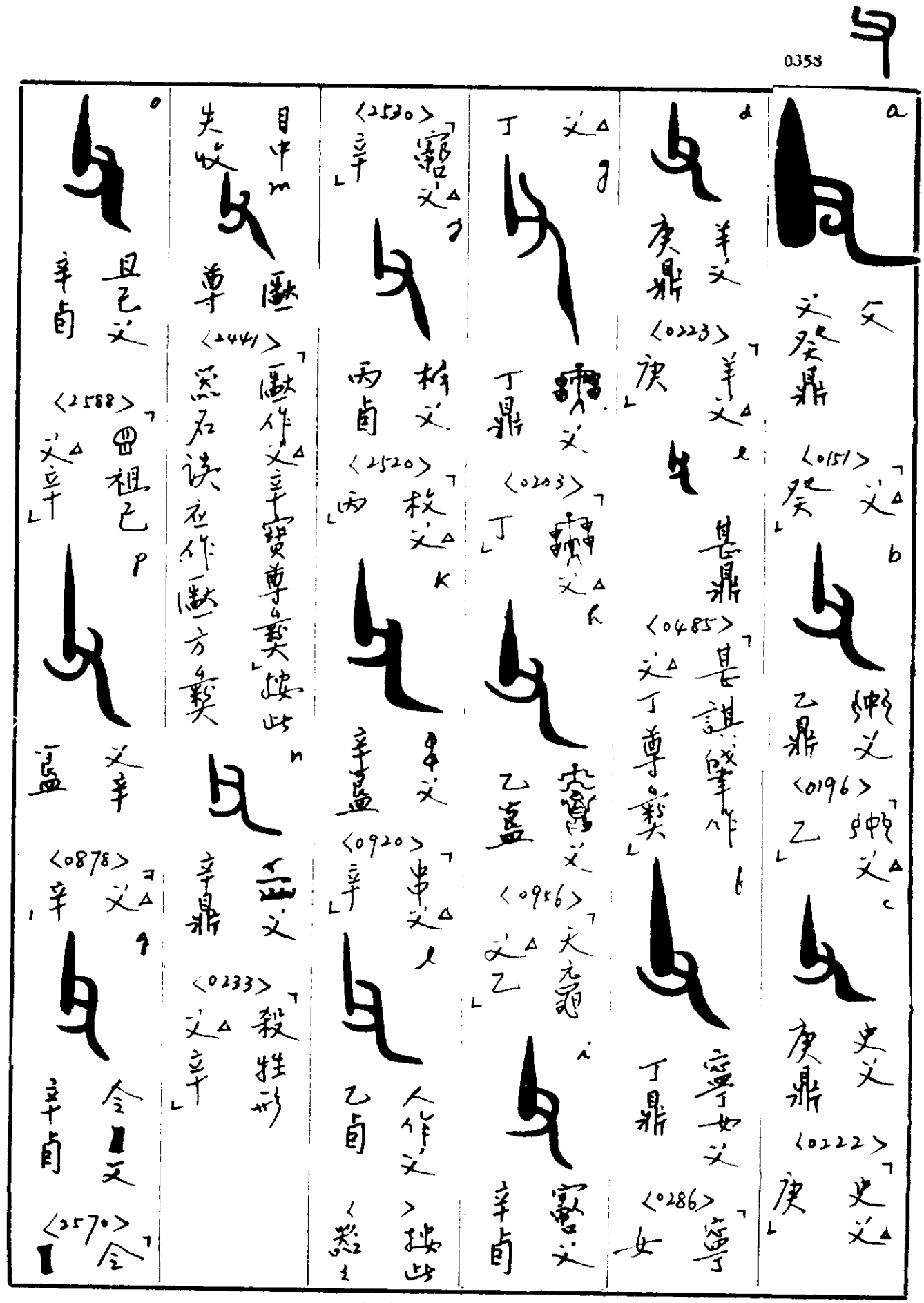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𠂇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畧不過三也。凡又之屬皆从又。此解有誤。元當云右手也。以借字釋正字之例固如此也。但𠂇者出于𠂤〻者出于手。三指云〻當在于𠂤字下。此元右手形。故用為左右之右。左右借字。𠂤又正字也』（古籀篇五十六第六頁）

高鴻縉曰『按字原象右手形。手本五指、只作三者、古人皆以三表多、後借為又再之又、乃通段右助之右、以代之、久而成習、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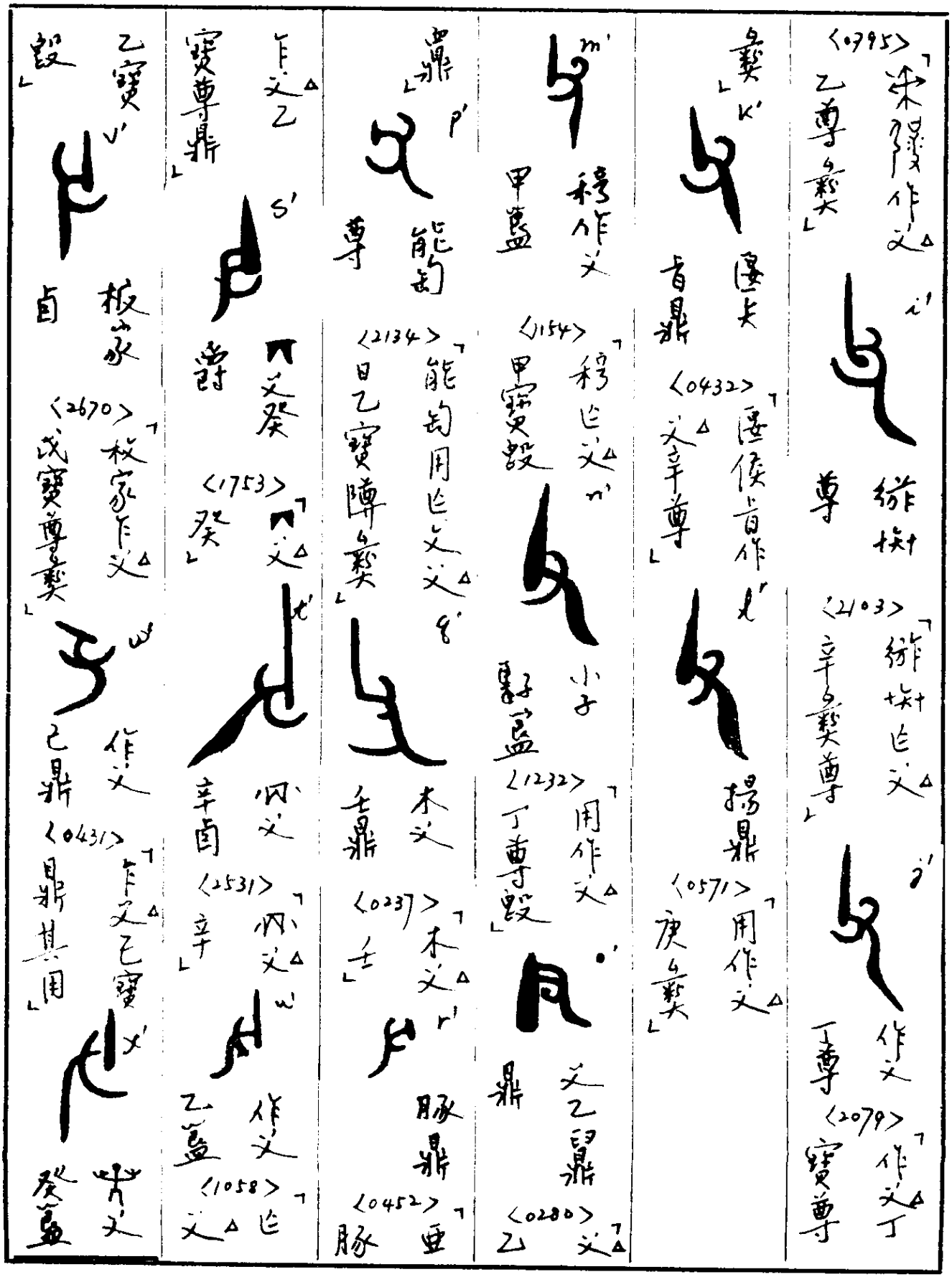
加人旁作佑以還右助之原說文右助也从口又聲言不足以
ナ手助之是也又凡人作事多以右手故从又之字多有製
作之意羅振玉曰卜辭中左右之右福佑之佑有亡之有皆同
字今按卜辭並借為又再之又及右祭之右此當以左右為本
意象形餘為借意借意與字形無關（字例二篇九四頁）

〈大1〉「隹十又三月庚寅」〈大4〉「𠂤又舍女汝邦量至于女汝虎小多𠂤」「雚肩又羞今口曰弄兵」〈大11〉「隹廿又二季三月既望己酉」〈大12〉「隹十又三月」〈大14〉「隹王七季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大16〉「隹王十又二季三月既望庚寅」〈大18〉「毋毋敢又有不韌聞「𠂤又有見」又有即令命「毋毋敢庆汰又有入告」勿吏使敢又有庆止欽趾從縱獄」〈大20〉「隹十又六季七月既生霸乙未」〈大21〉「乃且祖考又有事

于我家」〈大19〉「隹王十又一月」〈大23〉「隹王廿又三季九月」〈大25〉「又有
進退」「雩邦人正人師氏人又有孳又故孳」〈大29〉「逆其萬季又壽
」〈大31〉「隹王五十又六祀」〈大37〉「隹十又三月既死霸壬午」〈大45〉「女汝康能
乃又有事」「釐僕旨又五十家」「又敢有嚴才在帝所」「又有共
供于酋武靈公之所」「嚚敦協而尒又有事」〈大50〉「竈又造佑下國
匍又敷佑三方」「十又二公」「高弘又有慶慶
」


父
父癸鼎〈0151〉父
癸
父
史父
庚鼎〈0222〉史父
庚
a
b
c
d
羊父
庚鼎〈0223〉羊父
庚
e
f
丁父
丁鼎〈0203〉
丁
父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1

父乙
<0384>
作父丙
<2233>
父乙
<1990>
父乙
<1819>
作尊
<2114>
作父丁尊
<0148>
<1999>
<0149>
<1086>
作父癸尊彝
<1932>
作父
<2367>
<2054>
<0623>
<1106>
作父
<0597>
父乙
<0915>
父乙
父癸


〈0795〉宋鼎作父
乙尊彝
縱横
尊
〈2103〉縱横迹父
辛彝尊
作父
丁尊
〈2079〉作父丁
寶尊
彝
亞矣
旨鼎
〈04432〉亞侯旨作
父辛尊
揚鼎
〈0571〉用作父
庚彝
移作父
甲盉
〈1154〉移迹父
甲寶殷
小子
射盉
〈1232〉用作父
丁尊殷
父乙寶
鼎
能
尊
〈2134〉能句用迹父
日乙寶障彝
木父
乙鼎
〈0237〉木父
亡
豚鼎
〈0452〉亞
豚
作父
乙
寶尊鼎
〈1753〉父
癸
父癸
尊
作父
辛卣
〈2531〉从父
辛
从父
乙盉
〈1058〉迹
父
作父
癸
父癸
盉
作父
己鼎
〈04317〉作父己寶
其用
父己寶
彝
〈2670〉枚家作父
戊寶尊彝
枚永
卣

〈0935〉
賞
父
師旂
鼎
〈0665〉
豳雷
吏使
乎友弘
吕告王白懋
父
迺罰得
眞結三百
寽
懋父
令曰
盨
沈子
〈1391〉
歆
懿父
迺是
子
師奎
父
鼎
〈0667〉
嗣馬井白右
師奎
父
王乎
内史
冯册命
師奎
父
用
嗣乃
父官
友
奎
父
拜
頧首
師奎
父
其萬
年
子子孫
永寶用
揚作
文
辛
盨
〈1041〉
揚作
父
辛尊
簋
仲
師
父
鼎
〈0643〉
仲師
父作
季
姬妙寶尊鼎
〈2107〉
傳
尊
〈0643〉
傳作
文戊
寶尊
簋
〈0643〉
魯伯
大
〈0739〉
魯
白
愈
父
乍
龜姬
羊
〈1360〉
弔
向
父
〈1248〉
魯大宰
遲
父
作季
姬
般
媵
盨
〈1360〉
弔
叔
向
父
禹
曰
盨
〈1278〉
叔
碩
父
鵲姬旅
簋
〈1261〉
伯中
父
事
妹
走
考
〈0553〉
㚔
白
魚
父
乍旅
鼎
伯中
父
鼎
㚔
伯
鼎
王
乍
鼎
身
媵
簋

〈0680〉父眉父眉父

孟辛 <0756> 「口孟辛」文作△孟姑姜尊鬲」

鬲 <0737> 「白家」文作△孟姜朕鬲」

魯伯盤

<0011> 父己 <0046>
用廣啓士父身 士父其眾口口萬年 <0051>
用樂嘉賓父辝大夫朋友 <0004>
用樂父辝兄者諸士
兼台父辝兄庶士

<0056> 隸用乍𣪘父大𥫱鐘 <0060>
非𣏌父甲 <0193>
用樂嘉賓父辝兄 <0150>
魚父乙 <0194>
父辛 <0192>
囚父乙 <0195>
父乙 <0197>
𣏌父乙 <0198>
父

乙𠂤 <0205> <0199>
父丁
龜父丁 <0206> <0200>
月父乙
𣏌父丁 <0207> <0201>
𠂤父丁 <0208>
犬形父丙
龜父丙 <0202>
鼎父丁 <0209>
魚 <0204>

父丁 <0214>
奉冊形父丁 <0210>
甕父丁 <0215>
亞中𣏌父戊 <0216>
亞中𣏌父己 <0220>
𠂤父己 <0217>
𠂤父己 <0218>
非𣏌父丁
𠂤父 <0225>
己 <0219>
得父庚 銘在亞中 <0226>
簋父庚 <0227>
父庚 <0228>
雨父辛 <0229>
敢 <0221>
亞中𣏌父己 <0224>
𠂤父庚

父辛 <0230>
申父辛 <0231>
囧父辛 <0232>
父辛 <0234>
子韋三戠形父
鳥形
亞中畐父辛 <0235>
亞中𣏌父辛 <0236>
亞中𣏌父辛 <0238>
魚父癸 <0239>

父癸〈0240〉 酋父癸〈0241〉 父癸〈0242〉 父癸〈0243〉 父癸〈0244〉 父癸〈0245〉 父癸〈0246〉 父丁〈0267〉 父辛〈0268〉 父〈0269〉

父辛〈0270〉 父癸〈0271〉 父甲〈0274〉 父丁〈0275〉 父辛〈0276〉 父辛〈0277〉 父辛〈0279〉 父辛〈0285〉

陸冊父甲〈0287〉 中父〈0288〉 作父己尊〈0289〉 父辛〈0290〉

子刀父辛〈0291〉 天 父癸〈0292〉 子 父癸〈0293〉 父癸〈0294〉

作父癸〈0295〉

 父乙〈0326〉 父乙〈0328〉 父乙〈0330〉 父丁〈0331〉 又父已〈0332〉

且庚父辛〈0333〉 作父乙尊彝〈0334〉 臣辰 父乙〈0335〉 父乙〈0336〉 父乙〈0337〉 父乙〈0338〉 宰 堂父丁〈0339〉 孔

父癸〈0374〉 中父作〈0378甲〉 父癸口〈0383〉 臣辰

作父癸〈0385〉 作父乙〈0386〉 作父丁〈0387〉 作父

己彝」〈0388〉「剌乍父庚隣彝」〈0389〉「冉乍父癸寶鼎」〈0390〉「糸子
父癸」〈0402〉「鮮父乍寶隣彝」〈0403〉「孟滅父作寶鼎」〈0404〉「中義父
乍尊鼎」〈0405〉「許父乍寶鬱彝」〈0406〉「才興父乍尊彝」〈0407〉「史
盂父乍寶鼎」〈0422〉「白遲父作雝鼎」〈0425〉「仁宇乍父癸彝」〈0433〉
「明作父癸寶尊彝」〈0434〉「臣辰冊矛父癸口」〈0453〉「董駱乍父乙
寶尊彝」〈0454〉「引作文父丁斷大取鼎」〈0455〉「乍作父辛寶尊彝」
〈0446〉「鄴季作父癸寶尊彝」〈0457〉「詠父作姜懿母鑄鼎」〈0467〉「袁薦
父乍旬朕鼎」〈0469〉「亞形中弘毫作父乙尊彝」〈0470〉「伯戠作厥
父寶尊彝」〈0471〉「婦尊母己且丁父癸」〈0476〉「中仲祚父乍
寶隣彝鼎十四」〈0477〉「義仲作厥父周季尊彝」〈0486〉「戈冏冀
乍父辛寶隣彝」〈0480〉「斧矢仔父鉞父庚祖辛銘在蓋」〈0482〉「青
厌戚乍作父乙鼎彝」〈0490〉「叔盞父乍尊鼎」〈0496〉「兼作用乍

文父甲寶隣彝〈0497〉「擇父之走馬其罰作雝鼎」〈0506〉「中官父作寶鼎」〈0513〉「休王易錫鄭父貝」〈0520〉「用乍作將彝父己」〈0522〉「黃褱遽父鑄鼎」〈0523〉「虢叔大父乍隣鼎」〈0524〉「白伯辛父乍旅鼎」〈0528〉「用作父丁尊彝」〈0530〉「榮子旅乍父戊寶尊彝」〈0532〉「吏宜父乍作隣鼎」〈0533〉「伯靯父作寶鼎」〈0539〉「伯筍父作寶鼎」〈0540〉「白考父乍寶鼎」〈0543〉「旂用作父戊寶尊彝」〈0544〉「輔伯雁父乍豐孟嬛妘賸鼎」〈0552〉「用作父丁尊彝」〈0554〉「中仲義父乍新客寶鼎」〈0565〉「用作父乙寶彝」〈0572〉「口口醴用乍父丁將」〈0581〉「用乍父口口口口

〈0583〉「新宮叔碩父監姬作寶鼎」〈0594〉「辛宮錫舍父帛金」〈0599〉「白覭父乍朕皇考犀伯吳姬寶鼎」〈0604〉「罩用作父己寶尊」〈0605〉「旂用作文父曰乙寶尊彝」〈0608〉「用作父丁尊彝」〈0613〉「用作父甲將彝」〈0617〉「用乍父乙盞」〈0625〉「用乍父辛寶隣彝」〈631〉「師

雖父徂徵導至于𡍮「其父蔑歷」〈0634〉「用雖饗其者諸父者諸兄」〈0636〉「趞用作作文考父辛甗蹲蹲」〈0637〉「師噩父作尊鼎」「師噩父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0639〉「旅用作父蹲彝」〈0645〉「用作召伯父辛寶尊彝」〈0647〉「用作父己寶尊彝」〈0652〉「用作父庚永寶尊彝」〈0654〉「師湯父拜䭫首」〈0655〉「白俗父右南季」「用又右俗父嗣寇」〈0679〉「我既賞女汝五□夫□效父」「䜌效父」〈0688〉「罗父己」〈0691〉「丹重父丁」〈0706〉「中戠父作寶尊」〈0711〉「奠鄭叔迺詰䜌曰于王參門口口木榜」〈0686〉「叔父丁」〈0687〉「子光父丁」「叔父作羞尊」〈0712〉「白寵父作姞尊尊」〈0713〉「奠鄭井叔䜌作孫寶尊彝」〈0721〉「林弘作父辛寶尊彝」〈0726〉「白梧父作井姬季姜尊尊」〈0723〉「戈戴弔叔慶父作作弔叔姬蹲尊」〈0742〉「右戲中嘼父作蠶尊」〈0744〉「白沈父作大姬蹲尊」〈0746〉「龜督父朕媵其子媵嬸曹蹲尊」〈0747〉「用

作父口彝洗 〈0749〉 鄭師口父作口嘉 〈0753〉
〈0754〉 奠鄭白伯筍父作弔叔姬隣鬲 〈0755〉 單白伯遣父作中姞
嘉 〈0764〉 南父乙 〈0765〉 亞中國父丁 〈0766〉 万亞中父丁 〈0767〉 戈父戊
〈0768〉 父己 〈0769〉 父己 〈0770〉 林父辛 〈0772〉 亞形中非父己 〈0773〉
〈0798〉 寥父乙 〈0774〉 戉簋父癸 〈0783〉 作父庚寶彝 〈0790〉 鼎作父乙尊彝
〈0798〉 作父癸寶隣獻鬳 〈0806〉 漢鄭伯筍父作寶鬳 〈0808〉 叔碩父
作旅獻 〈0809〉 穀父作寶鬳 〈0816〉 子邦父作旅鬳 〈0812〉 奠鄭大師
小子侯父作寶鬳 〈0813〉 用作父乙尊 〈0817〉 師雒父戊才在古自屯 師
雒父肩妃史使遹事于獻庶 〈0818〉 陳公子子弔寏邊父作作遽
旅獻 〈0877〉 父戊 〈0894〉 父辛 〈0897〉 山父乙 〈0898〉 父父乙 〈0899〉 父乙
〈0906〉 〈0900〉 戈父丁 〈0907〉 父乙先 〈0901〉 父乙 〈0902〉 父乙 〈0904〉
〈0908〉 丮父丁 〈0909〉 非子父乙 〈0905〉 木父丙
〈0910〉 鬼父丁 〈0911〉

亞中㠯父丁〈0912〉 亞中㚔父丁〈0913〉 ⿰宀㚔父丁〈0914〉 ⿰宀㚔父己〈0916〉 ⿰宀㚔〈0917〉 ⿰宀㚔父辛〈0918〉 ⿰宀㚔父辛〈0919〉 ⿰宀㚔父辛〈0921〉 ⿰宀㚔父辛〈0922〉 亞

中⿰鬼鬼父辛〈0923〉 ⿰鬼鬼父癸〈0924〉 ⿰宀㚔父癸〈0925〉 ⿰宀㚔父癸〈0926〉 亞中弱父癸銘在亞中〈0927〉 ⿰宀㚔父癸〈0932〉 保父丁〈0933〉 ⿰犭瓜父己〈0934〉 ⿰臤父癸〈0939〉 ⿰冊父乙〈0940〉 ⿰冂冂父丁〈0942〉 亞中⿰鬼鬼父口〈0944〉 咸父乙〈0946〉 亞中贈父丁〈0947〉 ⿰宀㚔父乙〈0948〉 ⿰宀㚔父丁〈0949〉 亞

形中矢父己〈0951〉 ⿰宜父辛〈0952乙〉 亞父辛〈0954〉 祖癸父丁〈0955〉 叔姒父乙〈0957〉 ⿰宀㚔高父乙〈0958〉 ⿰宀㚔共章父乙〈0959〉 田告父丁〈0960〉 奉冊父丁〈0962〉

口父己持戈盾形〈0963〉 作父癸尊〈0978〉 冊父乙〈0987〉 ⿰宀㚔貴父癸〈989甲〉 ⿰宀㚔作父戊〈0990〉 又羊册父己〈0991〉 衍天父癸〈0992〉 作父乙彝(一)

〈0993〉 作父丁寶尊彝〈0994〉 亞形中其族冊父己〈0995〉 ⿰宀㚔作父辛彝〈0996〉 南作父癸彝〈1008〉 天工冊父己〈1010〉 父乙臣辰⿰宀㚔〈1011〉 亞

中冀□冀作父乙〈1012〉 圣作父丙〈1013〉 冀庆父戊铭在亞中〈1020〉 鏊父作寶彝〈1030〉 秉中父乙冊冊〈1031〉 衍作父乙彝〈1032〉 亞□

彤中冀庆 冀父乙〈1033〉 父父乙卯〈1034〉 作父乙寶簋先〈1035〉 眔

父丁冊〈1036〉 雀作父丁尊彝〈1037〉 冕作父戊旅彝〈1038〉 作父戊旅

彝〈1039〉 乍作己隣彝〈1040〉 殷作父庚旅彝〈1042〉 寫乍作父辛

彝〈1043〉 墜作父癸尊彝〈1044〉 白伯喜父作將鼎彝〈1046〉 中仲追父

作宗彝〈1051〉 安父作寶尊彝〈1062〉 中鳥父作作寶彝〈1071〉 中仲

明父作尊彝〈1072〉 叔佞父作盉彝〈1073〉 白趞父作寶彝〈1078〉 山

御作父乙尊彝〈1079〉 禾禾作父乙隣彝〈1080〉 牢矛作父丁鐸彝〈1082〉

盂作作父戊寶旅尊旅彝〈1081〉 休作父丁寶彝〈1083〉 盂作父戊

寶尊彝〈1084〉 廣作父己寶尊旅〈1085〉 作父戊彝〈1092〉 作父乙寶彝

〈1093〉 弔作父丁寶隣彝〈1094〉 哦作父辛寶隣彝〈1096〉 孤售作父

卯寶彝」〈1107〉「佳作父己寶彝」〈1108〉「集僭作父癸寶尊彝」〈1109〉「父黃作父癸寶尊彝」〈1110〉「作父癸宗尊彝」〈1111〉「向作父癸寶尊彝」〈1113〉「牧共作父丁𠂤食段」〈1117〉「單異作父癸寶尊彝」〈1118〉「邦父作寶尊彝」「父壬」〈1121〉「子陥作作父己寶隣彝」〈1124〉「宦父丁隣彝」〈1125〉「辦作作文父己寶隣彝」〈1126〉「𠂤子口作父庚寶隣彝」〈1128〉「冊𠂤冀作作父癸寶隣尊彝」〈1133〉「孟奏父作寶段」〈1136〉「師寏父作叔姞寶尊簋」〈1144〉「弔叔双友父作作隣尊段」〈1148〉「仲启父作好旅簋」〈1156〉「豦冬駒用作父乙尊彝」「中冏父作段」〈1160〉「白伯者父作寶段」〈1167〉「白伯庶父作旅段」〈1168〉「用作父丁尊彝」〈1173〉「白伯矦父作飲段」〈1176〉「叔臨父作寶段」〈1179〉「休王易錫放父人三」〈1181〉「𢦚用作父丁尊彝口」〈1188〉「叔杲父作寶段」〈1189〉「用作父乙寶尊彝」〈1195〉「叔侯父作尊段」〈1201〉「門用作作父己

簠簋」〈1204〉「太僕乍父△己簠段」〈1206〉「孟弄鄭父乍簠段」〈1207〉「白伯家父△乍孟姜媵段」〈1208〉「弔向父△乍姒始簠段」〈1214〉「嗣寇良父△乍為衛姬段」〈1219〉「㬎中仲孝乍作父△日乙簠段」〈1223〉「廣乍叔彭父△寶段」〈1225〉「季日父△㠯乍寶段」〈1228〉「白伯疑父△乍竅寶段」〈1229〉「用乍父△乙寶簋」〈1234〉「白伯田父△乍井邾寶段」〈1237〉「大師事良父△作寶段」〈1238〉「孟〈伎〉父△作幻白嬭婁媵段八」「孟〈伎〉父△乍作寶段」〈1239〉「叔角父△乍朕皇考究公尊段」〈1243〉「用作父△乙簋」〈1245〉「魯白大父△乍孟〔姬〕姜媵段」〈1246〉「魯白大父△乍仲姬舲俞媵段」〈1251〉「用作作父△戊寶簠簋」〈1255〉「中仲叀父△乍饋簋段」〈1258〉「吳尨父△乍作皇且祖考庚孟簠段」〈1265〉「穌公子癸父△甲乍簠段」〈1266〉「毛伯曦父△作仲姚寶簋」〈1268〉「孚林父△乍作寵段」〈1270〉「佳□月□□□□各王□□乐□□父△榮□□□貝百朋」〈1273〉「懋父△賞賞令御正衛衛馬匹」「用乍作父△戊

寶障彝」〈1276〉「師趛父孫叔多父作孟姜尊殷」〈1282〉「伯殷父作朕皇考遲伯吳姬尊殷」〈1284〉「用匄父丁尊彝」〈1286〉「用追孝于其父母」〈1288〉「官李父作義友寶殷」〈1293〉「用作父乙寶彝」〈1295〉「牧師父弟叔脽父御于君」〈1304〉「中仲辛父作朕皇且祖日丁皇考日孫障殷」「辛父其萬年無疆」〈1306〉「魯士商歔肇作朕皇考弔叔歔父障殷」〈1307〉「中仲歔父作朕皇考遲白伯王母遲姬障殷」〈1311〉「用作文父丁尊彝」〈1314〉「白雝父來自獻」〈1315〉「白犀父戠矛御史競靡」「競覭白犀父休」「用作父乙龢障彝殷」〈1316〉「宴從厚父東」〈1318〉「其虔子用高孝于叔皮父」「作鑄叔皮父尊殷」〈1325〉「用作父乙寶彝」〈1328〉「住白家父㠯迺用吉金」〈1329〉「用作文考父丙彝」〈1331〉「用鐈王父王母」〈1338〉「用作文父丁龢彝」〈1344〉「黎襄伯畺星父作甸中姞寶殷」〈1347〉「作朕文考光父乙」〈1348〉「令命宅事白懋父」

〈1349〉「用乍作文考父乙𤔔彝」〈1350〉「戎獻金于子牙父百車」〈1353〉「穆々朕文且祖師𠂤父」「丞逆念乐聖保且祖師𠂤父」〈1357〉「白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尸」「白懋父承王令命易𠂤」〈1365〉「宰𠂤父右墜入門立中廷」「用乍朕皇且祖白丩父寶𣪘」〈1367〉「𡍮左右吳大父」「世孫々子々𡍮左右吳大父」〈1377〉「公尹白丁父兄于戊」〈1384〉「作虞公父丁𤔔彝」〈1385〉「余既令命女汝足師𠂤父嗣ㄎ右走馬」〈1388〉「師𠂤父殷祖」〈1390〉「皆乃且祖亦既令命乃父死嗣荼人」〈1402〉「衛子叔光父乍旅簋」〈1408〉「魯士浮父乍飤簋」〈1411〉「白伯旅魚父乍旅匜」〈1413〉「諆膳夫吉父乍乍旅匜簋」〈1420〉「魯白伯俞父乍姬羋簋」〈1427〉「季良父作宗婦𦎫媵簋」〈1429〉「季宮父乍中妹媯姬侯媵簋」〈1432〉「唯伯其父慶作旅簋」〈1439〉「奠鄭白伯大嗣工召弔山父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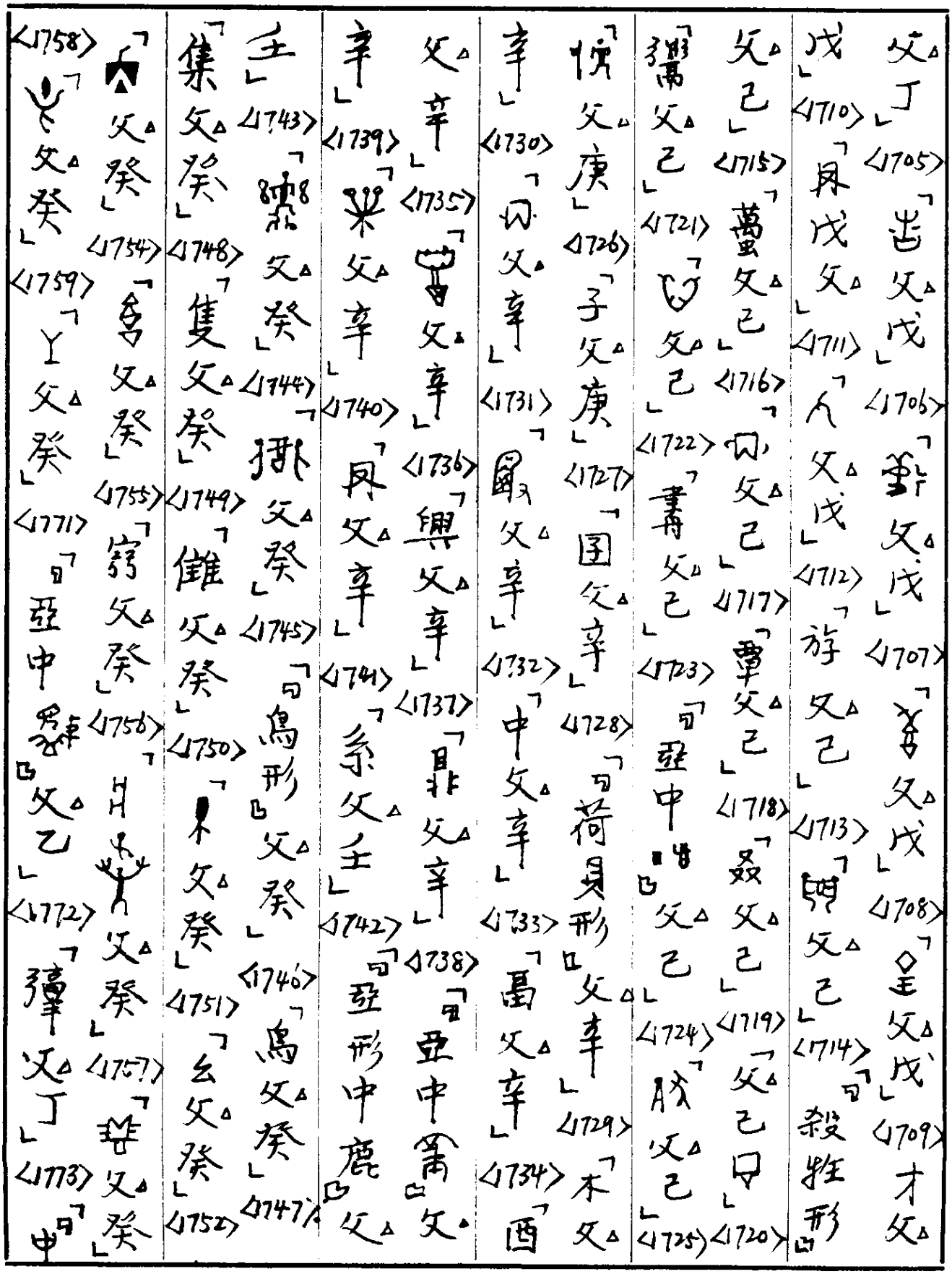
作旅匜簋 〈1441〉 叔家父作仲姬匜 〈1448〉 白筍父作旅盨 〈1450〉 叔倉父作寶盨 〈1456〉 仲義父作旅盨 〈1458〉 叔賓父作寶盨 〈1466〉 莫鄭

義羌父作旅盨 〈1469〉 南叔興父作旅盨 〈1473〉 白庶父作盨簋 〈1474〉 白伯多父作戎姬多女寶口 〈1477〉 遣叔吉父作虢王姞旅盨 〈1480〉 筍

白大父作嬴妃 〈1487〉 仲師父作季姜口寶障盨 〈1488〉 曼龔父作寶盨 〈1489〉 曼龔父作寶盨 〈1505〉 車𡆥父丁 〈1595〉 父甲 〈1596〉 父壬 〈1645〉 光父乙 〈1678〉 弓父乙 〈1679〉 羊丑父乙 〈1680〉 父乙 〈1681〉 冉乙父 〈1682〉 魚父丙 〈1683〉 鼎

串父甲 〈1675〉 亞中矛父甲 〈1676〉 豸父乙 〈1677〉 冀父乙 〈1684〉 亞中父丙 〈1685〉 亞中羊父丁 〈1686〉 子父丁 〈1687〉 魚父丁 〈1688〉 天豕父丁 〈1689〉 父丁 〈1690〉 殺牲形父丁 〈1691〉 鼎父丁 〈1692〉 壽父丁

冉父丁 〈1693〉 冉父丁 〈1694〉 曲父丁 〈1699〉 舟父丁 〈1700〉 木父丁 〈1701〉 守父丁 〈1702〉 兵父丁 〈1703〉 丑父丁 〈1704〉 貝父丁 〈1696〉 覃父丁 〈1697〉 斧父丁 〈1698〉 貝



1637(3.479-0358)

双獸形父癸〈1774〉 旅父口〈1777〉 亞中醜父丙〈1778〉 鼎父丁〈1779〉

兄父己〈1783〉 父癸〈1784〉 𤔔父癸〈1785〉 𤔔父癸〈1786甲〉 史𠂤父癸〈1789〉 旗

作父乙〈1790〉 子𠂤父乙〈1791〉 冉敬父乙〈1792〉 秉中父乙〈1793〉 幔作父乙〈1794〉

國獸形父乙〈1795〉 田亞父丁〈1796〉 𠂤册父丁〈1797〉 加作父戊〈1798〉 弓衛父庚〈1799〉

子磨父辛〈1800〉 弔𠂤亞父癸〈1801〉 天棘父癸〈1802〉 弔目父癸〈1803〉 步丁父癸〈1804〉

𠂤册父癸口〈1805〉 中侃父癸〈1809〉 未亞作父乙〈1810〉 侃父甲〈1811〉 白侃父乙〈1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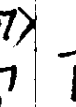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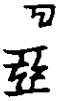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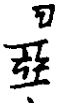
四册父癸〈1813〉 中侃父癸〈1814〉 亞中向𠂤父戊〈1816〉 父乙柱臣辰先𡆥〈1817〉 臣作父

乙寶〈1818〉 羊𠂤口父丁〈1821〉 口𠂤作父癸〈1826〉 莽父作寶彝

子東壬父辛〈1828〉 𠂤宁口父戊〈1834〉 獸作父戊寶口〈1835〉 鼓徨

父庚寶彝〈1838〉 守𠂤父己册丁尊〈1839〉 守册父己册丁酉〈1840〉 口

作作父口寶尊彝〈1842〉 𠂤大作父辛寶隣彝〈1844〉 鉠作召

伯父辛寶尊彝〈1845〉「用作父甲寶彝」〈1849〉「用作父口隣彝」〈1850〉「用作作父巂隣彝」〈1855〉「陸父甲」〈1857〉「 父丁」〈1858〉「父丁 」〈1858甲〉「 亞中醜 父丙」〈1859〉「 天 文乙」〈1860〉「陸父乙冊」〈1861〉「  史 父乙乂」〈1863〉「商作父丁吾尊」〈1865〉「用作父辛彝」〈1866〉「用作父癸彝」〈1867〉「用作父癸彝」〈1868〉「用作父丁尊彝」〈1869〉「 父」〈1886〉「 父乙」〈1887〉「山父乙」〈1888〉「 父丁」〈1889〉「保父己」〈1890〉「  父癸」〈1891〉「 父乙」〈1893〉「 作父丁彝」〈1894〉「 作父丁彝」〈1906〉「 父乙」〈1907〉「 父乙」〈1908〉「父乙 」〈1909〉「荷貝 父丁」〈1910〉「  父丁」〈1911〉「 父丁」〈1912〉「 父戊」〈1913〉「 亞中古 父己」〈1914〉「 亞中子 父辛」〈1915〉「 父癸」〈1917〉「父丁」〈1918〉「父乙」〈1919〉「參父乙」〈1920〉「亞父丁」銘在亞中〈1921〉「天龜父戊」〈1924〉「子父甲」〈1925〉「宁未父乙冊」〈1926〉「榮子作父戊」〈1927〉「父癸臣辰」〈1936〉「畬父乍茲女寶盉」〈1938〉「作

父乙尊彝〈1939〉 伯富作召伯父辛寶尊彝〈1945〉 乍父乙寶尊彝〈1946〉 伯衍父作嬴姜尊彝〈1947〉 白伯角父作寶盉〈1948〉 季良父始寶盉〈1949〉 王中仲皇父作厚媿般盉〈1951〉 用乍作父癸竈隣彝〈1976〉 父戊〈1987〉 冉父乙〈1988〉 笛父乙〈1989〉 支父乙〈1991〉 父乙〈1992〉 雞形父乙〈1993〉 父乙〈1994〉 豆父丁〈1995〉 母父丁〈1996〉 聿父丁〈1997〉 父丁〈1998〉 非子父丁〈2000〉 父己〈2001〉 父己〈2002〉 冉父己〈2003〉 壽父己〈2004〉 鼎父己〈2005〉 遽父己〈2006〉 亞中父辛 舟父壬〈2007〉 山父壬〈2008〉 父癸〈2009〉 鳥形父癸〈2010〉 父癸〈2011〉 酉父癸〈2012〉 戰形父癸〈2013〉 奉冊形父癸〈2016〉 非子父乙〈2017〉 父丁魚〈2018〉 亞龔父辛〈2021〉 作父乙旅〈2022〉 父非父乙〈2023〉 天龜父乙〈2024〉 冉父己〈2026〉 父庚〈2027〉 乍父辛〈2029〉 父癸〈2030〉 父癸〈2028〉

「箙[illegible]父乙」〈2040〉「刜乍旅父丁」〈2042〉「宰乍父辛[illegible]旅」〈2043〉「[illegible]父辛[illegible]」〈2041〉「魚作父庚[illegible]」〈2044〉「[illegible]延子父辛銘在盖」〈2053〉「作父丁寶[illegible]尊[illegible]」〈2055〉「乍父己寶[illegible]」〈2056〉「小臣[illegible]辰父辛」〈2057〉「朕乍父癸尊[illegible]」〈2065〉「員父作寶尊[illegible]」〈2076〉「辟東作父乙尊[illegible]」〈2077〉「[illegible]白伯乍父乙寶尊」〈2078〉「送作父丁寶尊[illegible]」〈2080〉「乍父丁寶尊[illegible]」〈2081〉「[illegible]孫作父丁[illegible]」〈2082〉「[illegible]作文父日丁」〈2083〉「魚乍父己寶尊[illegible]」〈2089〉「[illegible]彭作父乙尊[illegible]」〈2090〉「[illegible]作父辛寶尊[illegible]」〈2084〉「[illegible]作父辛寶尊[illegible]」〈2085〉「[illegible]乍父丁寶[illegible]」〈2094〉「乍父丁寶[illegible]」〈2095〉「[illegible]乍父戊寶[illegible]」〈2096〉「[illegible]乍父癸寶尊[illegible]」〈2097〉「宿父乍父癸寶尊[illegible]」〈2099〉「衛乍季[illegible]衛父寶[illegible]」〈2105〉「冊[illegible]乍父乙[illegible]寶尊[illegible]」〈2106〉「周[illegible]旁乍父丁宗寶[illegible]」〈2108〉「[illegible]作父癸寶尊[illegible]」〈2113〉「[illegible]者君乍父乙寶[illegible]

彝」〈2115〉「犀鏊其乍父己寶尊彝」〈2119〉「叔戠事用乍父乙旅障彝」〈2120〉「作父辛尊彝」〈2121〉「用作文父甲寶尊彝」〈2122〉「用乍文父辛尊彝」〈2123〉「員作父壬寶尊彝」〈2124〉「用作父乙尊彝」〈2127〉「用作父乙旅障彝」〈2131〉「用乍父癸寶障」〈2132〉「用作孝妣父尊彝」〈2132甲〉「用作父辛尊彝」〈2133〉「用乍父戊障彝」〈2135〉「用作父乙寶尊彝」〈2141〉「曰古白伯子曰劬劳+牛父彝丙田唯母八于公」〈2143〉「甲午白懋父賜召白馬」「不𡍮白懋父友」〈2144〉「白伯雝父茂条曆」〈2147〉「敢從師雝父戍于𠂤启之季」「仲競父易赤金」「對揚競父休」「用乍父乙寔龔旅彝」〈2152〉「用乍父丁寶障彝」「敢追明公簋于父丁」「用光父丁」〈2219〉「矢父」〈2231〉「得父乙」〈2232〉「𠂤父乙」〈2234〉「父乙彝」〈2235〉「山父丁」〈2236〉「亞中𠂤父丁」〈2237〉「亞中醜父丁」〈2238〉「𠂤父戊」〈2239〉「𠂤父己」〈2240〉「旅父辛」〈2241〉「𠂤父辛」〈2242〉「𠂤父癸」〈2243〉「𠂤父癸」

〈2359〉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2365〉
〈2366〉
〈2368〉
〈2369〉
〈2370〉
〈2371〉
〈2378〉
〈2380〉
〈2381〉
〈2382〉
〈2383〉
〈2384〉
〈2387〉
〈2388〉
〈2389〉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2396〉
〈2397〉
〈2398〉
〈2399〉
〈2405〉
〈2406〉
〈2407〉
〈2408〉
〈2409〉
〈2411〉
〈2412〉
〈2414〉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6〉
〈2430〉

父辛寶隣彝 〈2440〉

〈2441〉

父戊告𠂤

〈2442〉

鄴文鼎作父庚隣彝 〈2446〉

用作父丁寶隣彝 敢追明公

賓貝弓父丁 用光父丁 〈2478〉

〈2501〉

父癸魚 〈2508〉

〈2509〉

父甲 〈2510〉

荷戈父乙 〈2511〉

冊父乙 〈2512〉

魚父乙 〈2513〉

鳥形父甲 〈2514〉

父乙 〈2515〉

〈2516〉

父乙 〈2517〉

父乙 〈2518〉

亞中 〈2519〉

貝父乙 〈2521〉

史父丁 〈2522〉

荷貝形父己 〈2523〉

犬形 〈2524〉

受父己 〈2525〉

遽父己 〈2526〉

父己 〈2527〉

〈2528〉

〈2529〉

父辛 〈2532〉

天父辛 〈2533〉

父辛 〈2534〉

父辛 〈2535〉

父庚 〈2536〉

〈2537〉

〈2539〉

〈2550〉

〈2551〉

〈2552〉

〈2553〉

〈2555〉

〈2556〉

〈2557〉

〈2558〉

〈2560〉

〈2561〉

〈2562〉

〈2563〉

由父丁〈2564〉「 父丁艾貝」〈2565〉「丹丁父丁」〈2566〉「 作父丁」〈2567〉「 天龜」〈2568〉「禾又羊父己」〈2569〉「家戈父庚」〈2571〉「 刀 父癸」〈2572〉「 父」

癸 」〈2572〉「 父癸 」〈2582〉「采作父丁」〈25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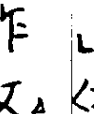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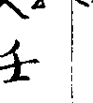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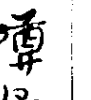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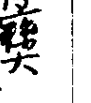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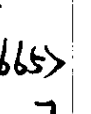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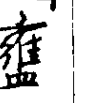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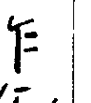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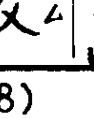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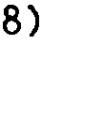
父戊」〈2587〉「共祖乙父己」銘小並中〈2589〉「父乙臣辰 」〈2590〉「臣辰

父乙」〈2591〉「 作父乙彝」〈2592〉「競作父乙彝」〈2593〉「 作父己彝」〈2594〉「 父己母癸」〈2595〉「冊冊陸父庚」〈2596〉「叔父幸彝」

守宮作父辛」〈2598〉「女父癸」〈2605〉「采作父乙盉彝」〈2607〉「冊戈父辛 」〈2610〉「小子作父己」〈2612〉「 室習父介」〈2613〉「 作父戊彝」

作父辛」〈2614〉「作父癸尊彝」〈2615〉「作父癸尊彝」〈2629〉「作父丁寶尊彝」〈2630〉「 父作旅彝」〈2639〉「齊作父乙障彝」〈2640〉「作父丁寶彝」〈2644〉「己

且丁父癸」〈2645〉「史作父甲尊彝」〈2646〉「羊作父乙寶尊彝」〈2647〉「車作父丁寶尊彝」〈2648〉「無憂作父丁彝」〈2649〉「元作父

戊尊彝」〈2650〉「曳作父戊寶尊彝」〈2651〉「  尸作父己尊彝」(蓋)〈2652〉「函作寶尊彝父己」〈2653〉「  父己作寶尊彝」〈2654〉「  作父辛寶尊彝」〈2655〉「  作父辛尊彝」〈2656〉「富作父辛尊彝」〈2657〉「夾作父辛隣彝」〈2658〉「矢白伯  作父癸彝」〈2661〉「敔白伯作  父隣彝」〈2663〉「史戍作父壬隣彝」〈2665〉「盉作父甲寶尊彝」〈2666〉「對作父乙寶隣彝」〈2667〉「  作父丁隣彝」〈2668〉「追  作文父丁隣彝」〈2669〉「醜作父戊寶隣彝」〈2676〉「用作父辛于彝」〈2677〉「僭作父癸寶尊彝」〈2683〉「亞中口  作文考父丁口隣彝」(器)「父癸」(蓋)〈2684〉「」說繫作父癸寶隣彝」〈2689〉「用作父乙尊彝」〈2691〉「用作父癸隣彝」〈2693〉「用作父辛尊彝」〈2696〉「豚作父庚宗彝」〈2701〉「用作父己尊彝」〈2703〉「用作父乙寶隣彝」〈2704〉「用作父乙寶尊彝」〈2707〉「用作父丁寶尊彝」〈2708〉「用作父己寶彝」

〈2710〉「用作父戊寶尊彝」〈2712〉「用作父乙寶障彝」〈2720〉「□亞中𤰞父丁（蓋）」〈2721〉「□亞中𤰞□父丁（蓋）」〈2723〉「白伯懋父賜錫召白馬」「不𢦏白伯懋父奮侑」〈2725〉「用作文父癸宗寶障彝」〈2726〉「作冊□作父辛尊乎□萬年子孫寶」「用作大御于乎祖妣父母多神」〈2728〉「白雝父蓋彔𣪘」〈2730〉「用作父癸寶尊彝」〈2732〉「佳白犀父以□成启□即東」「白犀父皇辪競各格于官」「用乍父乙寶障彝」〈2733〉「令師田父殷成周□」「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師田父令余□□官白𠂤父賞小臣傳□白伯休」〈2739〉「昃父辛寶尊彝」〈2742〉「子𡳿在曲乍文父乙彝」〈2744〉「甬人父作旅𣪘其萬年用」〈2745〉「中子眞引作阪文父丁尊彝」〈2756〉「𠂤父乙」〈2767〉「魚父癸」〈2759〉「S2父癸」〈2760〉「辰乍父己」〈2773〉「椃父乙亞𢦏」〈2783〉「孟載父作𢦏壺」〈2785〉「𡰥尸乍父己障彝」〈2787〉「鬼乍父丙寶壺」

〈2788〉「㕣口父乙口口彝」〈2790〉「敢作父辛彝」〈2792〉「奪作父丁寶隣彝」
〈2795〉「孟上父作尊壺」〈2796〉「冉侯白伯多父行壺」〈2799〉「大作父乙寶彝」
〈2807〉「奠林弔叔寶父作作醴壺」〈2808〉「嗣寇良父作為衛姬壺」〈2831〉
「用作父丁竈壺」〈2832〉「旱季良父作𣪘姒尊壺」〈2844〉「𠂤父丁」〈2846〉
「教養[illegible]父丁」〈2847〉「冉作日父丁隣彝」〈2848〉「作父乙寶中尊櫑
當」〈2851〉「趞作文父戊隣彝」〈2865〉「荷貝形口父乙」〈2866〉「父戊[illegible]」〈2867〉
「[illegible]父己」〈2871〉「[illegible]父丁」〈2873〉「[illegible]父丁」〈2878〉「畐父作丝女寶盤」〈2880〉「作
父丁寶尊旅彝」〈2883〉「冥伯庭父朕媵姜無須般盤」〈2884〉「介[illegible]隣
中[illegible]作文辛寶尊彝」〈2886〉「北[illegible]子宋作文父乙寶尊彝」〈2894〉
「魯白愈父作朱龜姬孟朕顯般」〈2896〉「叔五父作寶盤」〈2898〉「師
冥父作季姬盤」〈2899〉「白伯庚父膝叔媽娶母盤彝」〈2901〉「仲虘父
作婦姬尊盤」〈2910〉「黃韋舲俞父自作飤器」〈2921〉「賡叔多父

作朕皇考季氏寶𣪘」「其萬年多父盾壽考」「曰孌右父」
母」「多父其孝子作茲寶𣪘」〈2926〉「父」〈2931〉「父」
戊」〈2932〉「文父丁𠂤𡆥」〈2933〉「天亡敦父乙」〈2939〉「邁作父辛寶尊彝」
〈2943〉「佳曾子白父曰白作膳盨」〈2945〉「鼻白伯庭父朕賸姜無須
它」〈2946〉「甫人父作作旅匜」〈2948〉「召樂父卡媿妃寶它匜」
「魯白愈父作龜姬曰朕願它」〈2958〉「卡父乙寶尊彝」〈2959〉「白伯
正父作旅匜」〈2960〉「叔殷父作宦姬寶它匜」〈2964〉「叔高父作中姒它
匜」〈2976〉「叔男父作為霍姬賸旅匜」〈2978〉「浮公之孫公父宅鑄其
行它匜」〈2995〉「中仲義父作旅鑑」〈2996〉「伯嬰父作畢姬尊盨」
「白公父作旅盂」〈3040〉「 父癸」〈3025〉「杞白敏父作邾媵寶盉」〈3124〉〈3006〉
「父日己」「父日辛」「父日癸」「中父日癸」「大父日癸」「大父日癸」
〈1353〉「用卡朕文且祖師𠂤父寶尊彝」〈2538〉「父癸」

吳榮光曰『古文父从丨會意丨亦聲又者奉承之象舉幼者鞭
罨倒立之形此古文家說之勝小篆說者乃常州莊進士述祖
所說』(鈎清卷二第四十一頁周羊卣)

α劉心源曰『父說文作𠂤云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案許說
殊粗古刻父字作𠂤从丨小篆取其筆畫勻淨變从丨許呂為
象杖形非也竊謂父者主持家政者也从又从丨丨亦聲丨即
主字又者手也取其能持』(奇觚卷一三頁父癸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𠂤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按古作𠂤(匽侯尊彝
作𠂤函皇父敦作𠂤郘鼄敦)』(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𠂤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持杖扶雨切
按字从𠂤(手)有所持所持之物無由知其必為杖也或就金文

之形而言之以為象手持石斧形父為斧之初文自借為父親之父乃加斤為意符作斧耳然金文作 者乃殷周間作肥筆取姿之體態不可以其形似而臆測他物如又作 象右手形而周康王時大盂鼎又字作大字本作 象正面人形而大盂鼎大字作小本作 象雨點之形而大盂鼎小字作畎為田溝从田犬聲其古文作 从田从川會意其初文作 象小水之形古借 為天干第二位之名孌為乙乙字商彝作凡此皆商周間肥筆取姿之證宗周自夷厲以後肥筆之習無覩是以釋金文 字之 為石斧之形者實因不知殷周間有肥筆取姿之習而致誤又前人有因甲乙之乙作 而釋乙為刀者其致誤之由與此同羅振玉釋父字曰許釋 為杖然古金文皆从 疑象炬形羅氏此疑一不知肥筆取姿乃商末周

初之特習前此後此皆無有也二涉許訓矩也二字而聯想說文炬作解曰苣束竹葦以燒也足徵炬必有竹葦之束故甲文炬作均从丮从火而火下均有竹葦形是為倚文畫物之象形字徒作火焰形或火炷形如一者未可定其為炬且亦未能以手執之也總之或者非手舉杖非手執斧亦非手執炬其字當與尹字同構尹字甲文作从又/握事者也臣鼏曰周公尹天下治天下也此指事是也進此愚意為把之初文从(手)有所把也與尹字均為動詞尹字所治者事事以/之假象表之(把)字所把者物物以一之通象表之故均為指事字自借為父親之父乃另造字說文把握也从手巴聲把字行而父之本意廢今人鮮知為把之初文矣俗稱父為爸猶存把之古音字例三篇一

〈大1〉「鼏文乙尊」〈大3〉「用乍文寶尊彝」〈大4〉「白伯賈文。囚台以卑人戍漢𠂤州」「用乍文乙寶尊彝」〈大6〉「呂乃自屯左比毛文。」「呂乃自右比毛文。」「呂乃族從文征」「文身三季靜東或國」〈大7〉「白懋文。北征」〈大12〉「用乍文。口竈障彝」〈大13〉「穌從師椎文。戍于古自」「師椎文休」〈大14〉「才在師汙文。宮」〈大15〉「師毛文。即立位」〈大21〉「白鯀文。若曰」〈大25〉「乃文。市」「弔叔邦文。弔叔姞遹萬季子々孫々永竈用」〈大39〉「宋賈眉文。乍作寶子膳膢鬲」〈大48〉「晉嗣徒白伯鄍文。乍周姬竈障鼎」

燮

燮 与 爕 為一字

曾伯黍 爕又字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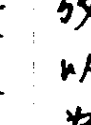
<1446> 卯 燮 △ 參考

α 高田忠周曰『按今本說文燮大敦也从又持炎辛ミ者物敦味也又又部燮和也从言从又炎籀文作爕燮爕古音同部段氏云燮亦爕字是說見燮下愚謂籀文省言為辛言从辛聲故也古文辛辛通用而辛有作干者一省得丁形此象从丁是也又卜辭辛字作𠂇又作𠂇說文籀文作羊亦从辛耳然則燮爕同字不容疑矣大熟亦大和也和熟一義轉通又持炎辛之說後人附會湟造耳』(古籀篇十四第二至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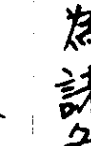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爕和也从言从又炎籀文作爕从羊其讀若溼段氏注云炎部有爕字云大敦也廣韵謂此為文字指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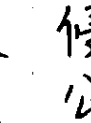
之說然則炎部蓋本無燮字俗用文字指歸說增之因羊辛相似羊音同猒猒義訓孰遂依又部之籀文加炎部之小篆未為典要此說似是言从口辛聲辛辛相近又或辛為音省未可識耳唯疑下文諸篆悉皆代音以丁丁與言甚遠或云辛有省作干者丁者干之省(古籀篇五十六第一七頁)

〈大50〉「𠬜柔燮百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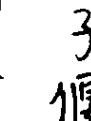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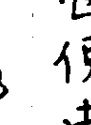
曼 王國維曰从曰从又曼者鄧姓鄧盉作監曼尊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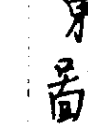




曼 文盨







鄤皆曼之形聲字古蓋通用或為鄭器未可知也惟阮釋以曼姓為曼伯之後則大誤左桓公五年傳曼伯為右拒注謂曼伯即檀伯是檀伯以封邑在曼故又稱曼伯如士會稱隨會亦稱范會之例春秋時惟鄧國為曼姓鄧孟壺作妥經傳段借作曼是可以為曼伯之後乎』（綴遺卷九．十四頁曼龔父簋）

α方濬益曰『妥即曼字鄧國之鄭昭公母楚武王夫人皆稱鄧曼古姓多从女此文从女曰聲自是曼姓本字經傳作曼同聲通段字也說文又有嫚字云侮易也疑與妥為古今字其別義為侮易耳』（綴遺卷十三．十七頁鄧孟壺）

α強運開釋妥曰『[illegible]鄧孟匜監妥尊壺說文所無王國維曰此曼字从曰从女曼者鄧姓也』（古籀三補卷十二第七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冒引也从又冒聲按冒蕪韻曼寒韻體聲次對轉古作冒曼聲从又遒从爰省爰引也見爰字條變作冒陳曼旨作冒旨尊彝陵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冒引也从又冒聲今依此篆从受从冒受又亦同意也蓋受部爰引也从受于爰曼義近引者導也陳也援助而舒長也詩閟宮孔曼且碩傳長也箋修也廣也』（古籀篇五十六第一八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曼引也从又冒聲」甲骨文曼字郭沫若云「象以兩手張目楚辭哀郢曼余目以流觀兮即其義」（甲骨文字集釋頁九四）郭說可从金文曼从受曰聲許氏誤作从又冒聲又鄭曼盉作㝬从女曰聲方濬益謂乃曼姓本字然卜辭有曼宗（甲一二）

一曼作㬎金文从曰似乃累加聲符㬎宗雖不必即鄧曼之遠祖惟曰聲既為後添則㬎不當為曼姓本字

a

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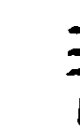
矢方彝

〈2446〉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尸三事三方眾者

諸尸乍冊令敢揚明公尸氒寧室

令簋

〈1377〉公尸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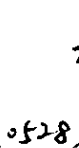
宁文

兄于戊

c

彔鼎

〈0528〉尸商彔貝三朋

d 

作冊大鼎

〈0646〉大乳揚皇天尸大保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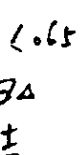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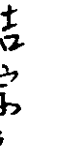
穆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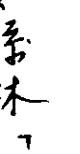
穆公卜尸姞宅宜于森林

〈0659〉穆公卜尸姞宅宜于森林各于

尸姞宅森林啟冀尸姞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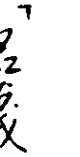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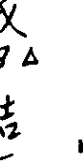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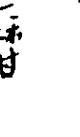


尊

〈2039〉尸氒寶尊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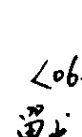


h

史獸鼎

〈0652〉尸令史獸立工于成周尸賞史獸馭馭對揚皇尸丕顯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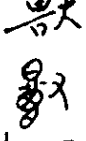
i



氒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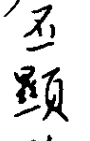
尸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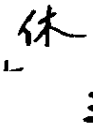
〈0465〉小臣氒樊尸作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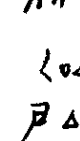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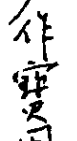
吳方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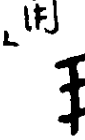
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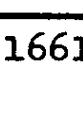












〈2444〉周乍青尸寶障彝

乙亥

鼎

〈0623〉尸光

師麩

盨

〈1388〉王乎呼尸氒冊

命師麩

萬尊

〈2142〉用高

尸

l

m

人

配

n

方鼎

〈0635〉對揚尸休

o

頌鼎

〈0674〉尸氒受授王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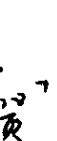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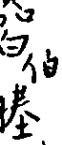
頌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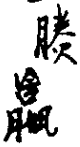
〈2836〉尸氒受王命書

尹弔鼎 〈0437〉

尹叔匕陳姞媵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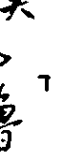

毛公鼎 〈0680〉


尹氏受王命書 〈1358〉


尹氏受王命書 〈1392〉

已曰紱紘卿事寮大史寮寺父鄙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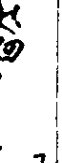
尹伯庸父 〈08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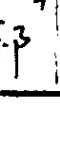

尹伯作祖辛寶尊彝

尹光鼎 〈1358〉

王受尹冊尹者君

頌鼎 〈2834〉


王乎尹氏冊令命尚


休盤 〈2922〉

王乎尹冊尹冊易休玄衣黹純

尹光鼎 〈0675〉

畯俊尹三方王乎呼

尹氏冊令命譖走馬

走盨 〈1496〉

王令尹氏友史趞典善夫克田人佳用獻于師

尹氏受王命書

尹光鼎 〈1386〉

王乎內史尹冊令命師兌𣪘師𠂤父鬲馬

尹光鼎 〈2786〉

魯侯乍尹姬寶尊彝

尹舟觚 〈9913〉

尹舟賞曶貝用作父乙寶尊彝

尹光鼎 〈2784

〈0017〉「天尹△作元弄」〈0528〉「△尹商彥貝二朋」〈0664〉「王乎乍冊尹△冊命柳鬯六
卣牧」〈172〉「王乎呼乍冊尹△冊令命師𠂤足師俗鬯一卣人佳5小臣
義諆夫守門官犬」〈1345〉「弔蔡姞乍作皇兄尹△弔叔隣䝙姦」「尹△弔用
妥綏多福于皇考德尹△惠姬」〈1371〉「王乎命尹△封冊命伊」〈1385〉「王
乎呼内史尹△冊令命師兌」〈1423〉「尹△氏貯良乍旅匜」〈2151〉「王冊令
尹易錫盉赤市」〈2152〉「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三四方」「眔者
諸尹△」「乍冊令敢昭明厥尹人室」〈2445〉「王冊令尹△易盉赤市」

林義光曰『說文云尹治也从又丨握事者也按官也廣雅釋詁四
亦率教與父舉杖同意古作尹克鼎彝」（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案古文然尹之
从丿即指事也又仲同意故古文从仌唯未未可知矣朱駿聲

云古文从𠬜巾在屋下與祓同意存參爾雅釋言尹正也左定四年傳以尹天下即變理義也（古籀篇五十六第二〇頁）

高鴻縉曰『說文』尹治也从𠂇丨握事者也（古文尹余準切）徐鍇曰周公尹天下治天下也此指事

按字从𠂇（手）握事動詞尹字自甲文以降均為一形之變說文所載古文之形不經見（丨為事之假象）（字例三篇三一至三二頁）

尹姞姓陳槃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徵册二頁一〇七云『杜預春秋世族譜次尹氏尹武公尹文公于周王族祭氏之後蘇氏毛氏樊氏之前是謂尹氏亦周分族姬姓之國矣然杜氏之說未詳所本』蔡姞敦云『蔡姞𠂤皇兄尹弔隣肇鼎彝尹弔用妥多福于皇考德尹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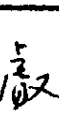
「姬蔡姬姓尹姞姓蔡尹適婚尹弔之妹適姬姓諸侯而尹弔之母又為妻姬故尹不為姬姓明矣陳氏前引書冊二頁一〇八云「東遷後畿內國今河南新安宜陽兩縣間有尹谷尹谿尹村西汾陽縣有尹吉墓疑東遷以前尹氏舊居在此或曰本居岐西所未詳也」（張日昇述）

〈大14〉「母敢不尹𠂤不中不井」〈大16〉「王乎作冊尹𠂤口口冊命㝬」〈大19〉「吏便尹𠂤氏受」

虡 不从又

虡鐘 虡字重見

〈0036〉 「虡作寶鐘」 「虡眾蔡姬永寶」



「虡眾蔡姬」(A)

「虡眾」(B)

盨 大保

〈1328〉 虡 平

友

鼎 師旂

〈0665〉 義宜 救播 虡 諸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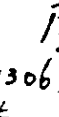
不從 平右 征

虡作文

成尊

〈2095〉 虡 匜文 成

寶 障彝



虡 重

〈2790〉 虡 匜文

辛彝

盂鼎

〈0676〉 虡 酒 面

無

虡 余肖

〈2728〉 虡

盨 小臣 逋

〈1357〉 虡 東 尸

夷 大 仪

沈子

盨

〈1391〉 虡 徂 基 若

克 淵 克 尸 夷

虡 粟

卣

〈2698〉 子錫 虡 粟 玨一 虡

粟用作丁 師彝

虡 弢

妊盨

〈1170〉 虡 弢 妊

尹寶 彝

盨 南 虡

〈1306〉 魯士 商 虡 肇 作 般 皇 孝 叔 獻 父

障 彝 「商 虡 其 萬 年 寶 盨」

敔盤

〈2927〉 陳 孟 虡

徂 西 參 戾

虡編鐘

〈0037〉 好 賓

仲虡父盨 <1307> 「中仲虡父作朕皇考遹白伯孟王母遹姬隣段」

大保敢

孫詒讓曰『敢當讀為徂說文又部云敢又卑也又彳部云徂往也或作徂籀文作遳此即借敢為徂』（餘論卷三第十九頁稍改）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說文鬫又取也从又虘聲聲類作摅云五指摅採也按此篆明晳與許解合又說文抯下曰挹也从手且聲讀若樝棃之樝方言抯取也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抯又云自關而西索或曰抯又挹訓抒也抒訓挹也兩字同義通俗文汲出謂之抒蒼頡篇抒取也除也即知抯摅敢元為同字古文手又通用殆為恆例而且聲字籀文多从虘聲置作罝遳作

遺明證也況取也（義可兼挹也抒也二義其字當以取抯為本文也』（古籀篇五十六第二一頁）

ㄔ徐中舒曰『虘說文取也或從手作摅此借為徂字徂往也往與今相對故往亦有今義王靜安先生釋賢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之徂茲為今茲其例正與此同彔卣虘淮夷敢伐內國虘亦今也』（集刊第三本二分二八〇頁遹敦考釋）

ㄔ郭沫若曰『虘、發聲辭、當与都同彔弢卣、虘、淮尸敢伐內國、縣妃段、段、虘乃仜縣白室、均其例』（兩攷二十三頁小臣謎簋）

ㄔ柯昌濟曰『虘當即虘字說文虘虎不柔不信也此字下从又與陳逆簋祖字作叟為例正同疑通嗟金文之虘用為嗟字新出之小臣謎敢虘東夷大反即書王曰嗟之嗟嗟揚猶抑揚也』（華一七頁王孫鐘）

c 容庚曰「𢦏義如徂往也昔也小臣遹簋𢦏東夷大反彔卣𢦏淮夷敢伐內國大保簋𢦏乐反𢦏義皆為昔者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惟淫舍牿牛馬徂今相對與此銘正同」(善齋彝器圖十一頁師旅鼎)

f 陳夢家曰「𢦏即迖說文迖往也籀文作遣或體作徂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義為往昔」(金選三五頁西周銅器斷代小臣謎簋)

e 周法高曰「𢦏在金文多用於一句的開端除了容氏所舉數例又如

𢦏吾考克淵克尸沈子其顯褱多公能福(沈子簋)

𢦏乃以擒伯室(縣妃簋)

大系頁二三云

敻發聲辭當與都同彔𠂤敻淮尸敢伐內國縣妃殷敻乃

仜縣白室均其例

郭氏在敻下斷句認為與都同為嘆詞非也本銘郭讀為諸認為是之於的合音尤非徐仲舒遒敦考釋云

敻說文取也或從手作摣此借為徂字徂往也往與今相對故往亦有今義王靜安先生釋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之徂茲為今茲其例正與此同彔𠂤敻淮夷敢伐內國敻亦今也徐氏和容氏都認為敻同徂是表時間之詞不過容釋為往昔徐釋為今的不同按金文中不乏過去和現在上下文對稱的例如善鼎克鼎昔和今對稱師㝬殷鄉(嚮)和今對稱與本銘和費誓敻(徂)和今對稱性質

相同載籍中今和今夫等往往有發語詞的作用我們現在可以說𢦚或徂是表時間的發語詞。（零釋六三頁至六四頁師旂鼎考釋）

楊樹達曰「𢦚字自阮元釋為徂孫詒讓劉心源奭閻生于省吾皆從其說吳及郭沫若並以為發語詞按此字金文屢見恒用於語首如彔𢦚卣云王命𢦚曰𢦚淮夷敢伐內國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自小臣謎簋云𢦚東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自師征東夷全盂鼎云𢦚酒無敢酖酖有柴烝祀無敢酖𡍮沈子也簋云𢦚吾考克淵克夷皆其例也據文求義𢦚蓋即經傳歎詞之嗟字也爾雅釋詁云嗟咨嗿也郭注云今河北人云嗿歎音兔宜按嗿嗿字同並从差聲古韻屬歌部郭謂河北人讀嗿如宜

者、明其不讀歌部音而讀模部音也。廣韻宜嗟二字同子邪切、並在九麻、與郭說合。虡玉篇音側家切、亦讀麻部音、廣韻有虡無虡、據此、知虡嗟音同、可以瞭然於經傳作嗟、彝銘作虡之故矣。」（積微十八頁縣改設跋）

h楊樹達曰「按虡為歎詞、余去歲一月四日跋縣改設已明之矣、或疑余此說於經傳無徵、今案書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僞傳訓徂為往、茲為此、殊無義理、余謂徂茲當為句、徂茲猶嗟茲也、虡與徂聲類同、詩唐風綢繆云、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傳云、子兮者、嗟茲也、管子小稱篇云、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秦策云、嗟茲乎、司空馬尚書大傳云、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說苑貴德篇云、嗟嗞乎、我窮必矣、楊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嗟嗞嗟

子、並與嗟茲同、歎詞表聲、無定字也、費誓文不作嗟茲而云徂茲者、上文有嗟人無譁聽命之言、記事者特變其文以避複、徂與嗟本同也、虘為歎詞亦有在文末者、詩小雅巧言云、悠悠昊天、曰父母且、鄭風褰裳云、狂童之狂也、且、且亦與虘同、狂童之狂也、五字為句、且一字為句、通讀以六字為一句者、非也、以且殿文末、猶小雅節南山篇云、憯莫懲嗟、以嗟殿文末也、憯莫懲嗟、亦當以憯莫懲三字為句、嗟一字為句、十月之交云、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是其證也、嗟字經傳中無慮千百見、而金文中了無其字、正以作虘不作嗟爾。（積微五十八頁至五十九頁全盂鼎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虘、又畏也、从又虘聲」金文虘除用作專名外、或段作且、王孫鐘「中或段作徂散盤「陟剔虘旂」、更有一用法即置虘「鬱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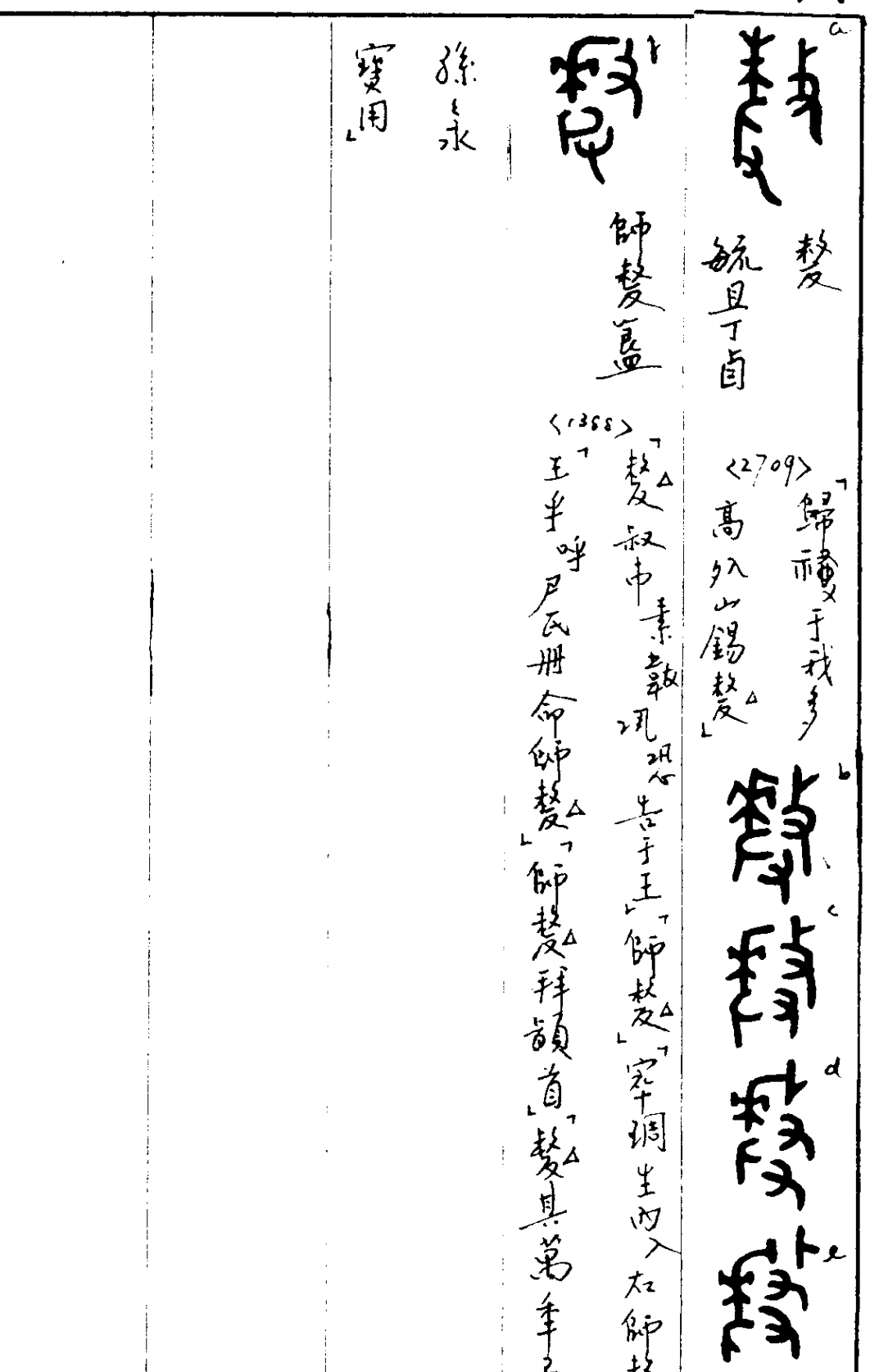
於句首郭沫若以為發聲詞與都同徐中舒及容庚並認為表時之詞然徐釋為今容釋為往昔兩氏各為一極端其所以然者蓋金文中虩字用於句首者皆無明確指出其時間典籍與金文中上下文今昔對稱之例固然不少就容氏所舉費誓徂今相對亦屬正確惜汆卣小臣謎簋大保簋及沈子簋諸銘皆但言虩而下文絕無今與之相承今昔對言往往是指出兩個明確之階段如善鼎「昔先王既令女」大足麩厥今余唯賜肇鬱先王令」但如小臣謎簋「虩東尸大反白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尸唯十又一月……」諸語只是以大事紀年與善鼎之「昔……今……」用法不同即使虩字為表時間之詞亦很難斷定所指是昔抑是今故釋虩為徂往似有可商楊樹達彝銘虩經傳作嗟亦可備一說孟鼎「虩酒無敢酖有柴烝祀無敢酖」此處虩釋嗟當此徂往

為妥」

〈大35〉「受授衛奪虧△行衝道」

〈大38〉「中終鵠翰虧△且旁魄」

0363



師麥簋

孫永寶用

<2709>歸禮于我多
高父山錫麥

<1358>麥叔市素敢
以朋告于王師麥
宰椃生內入右師麥
王呼尹氏冊命師麥
師麥拜韻首麥其萬年子

及 保卣 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

王孫鐘 <0060> 及我 倗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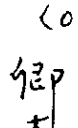
沈兒鐘

鄭虢仲盨 <1279> 子孫々永用（A·B·C·D）

<1497> 南史家鼎

其邑級衆叩尤

盨 鳥弔 <1482> 其萬



年永及仲

鼎 王公 <0680> 命副余小子弔級多 已曰級玆

姪寶用

御事寮大史寮于玆郎

∨吳闓生曰『公羊及猶汲汲也書我惟有及則余一人以懌及即今語之急學記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謂汲汲于速進也』(吉文卷一第一頁毛公鼎)

商承祚曰說文了古文及秦刻石及如此弓亦古文及㚔亦古文及案徐鉉所臨繹山刻石改从小篆則許見原本如是甲骨文同篆文又作㚔金文或从彳作㣇鄭虢仲段石經古文作㣇二形又秉字作㚔幾與及無別』(古攷二四頁至二五頁)

∨張之綱曰『此字左从小非从氺當爲少殷契少字皆作小可證右从㚔當即攴非及字惟攸字說文所無音義未詳考伯庶父敢有㣇字父丁卣有㣇字敢文與此同左从小微泐卣文左从氺右从㣇亦有闕蝕此鼎攸字當即攸省亻玉篇人部有㑻字

則省文廣韵三十六效亦載𢦏字注云𢦏𢦏小子似即用書顧命眇眇予末小子文若然此銘攸茲云者實王自謙之詞蓋攸當爲正字攸𢦏爲省減眇則段借字今借字行而正字與省體均廢矣 自文攸敔文攸舊竝釋及非 自徐同柏釋汲而讀爲及諸家皆沿其誤實則以上文弗攸𢦏字右从及作手校之此攸字右作𠂤篆勢首筆一曲一直明晰可辨其證也(𢦏釋九頁至十頁)

α 黃盛璋曰」決定本器時代關鍵在一及字陳氏認及是并列連詞因而把令釋爲封侯之意令即使可解釋爲封侯其后必跟有所封的地名如陳氏所舉渣司土段與麥尊後跟有于衛于井等否則語法上就非常蹩扭為金文所未見而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并列連詞及出現在這裏違反語法發展的史實從語法史的觀點論是不能容受的西周金文早期并列連詞有眾

無及及用做連詞為時是比較晚的它不能早于穆恭以前西周初年特別是成王時期現象表現很顯著如

令彝令我唯令汝二人亢眾矢爽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寧鼎謙公令寧眾史旝曰……

臣辰盂王令士上眾史寅殷于成周年

皆用于令字句與本銘句式全同用眾不用及令彝用眾多至六個無一用及穆王時器如靜殷也連用三個眾不見有及字格伯殷始有及時已屬恭王邕鼎(孝王時器)中也有連詞及但與邕鼎同時的蔡殷又復用眾(令汝眾邕耦足對各也是用于令字的中)直到厲王時代如師㝨鼎鬲从盨仍然用眾泰以後及字盛行眾字始不見然而有一個逐出現在方言中方言卷三關之東西曰逐或曰及關西即周發祥之地關東則為殷之

故土後為周所佔有者逐即眾當及字盛行已久之際關之東西仍保留有此詞當為殷周古語之遺總起來說連詞眾字的歷史遠比及字為早西周初年不能有連詞及字出現這一點不應有多大疑問

再往上考察殷代材料甲文的語法正是支持上述的結論甲文連詞用眾及常用動詞用做連詞之例據胡厚宣先生見告是沒有的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121頁曾舉及用做連詞之例雀及子𠂤徒基方克(乙5582)這是陳氏妄說據李學勤兄見告此片他整理過及確是追及之意絕非連詞(曾向陳提過但陳仍沒有改)

依金文通例令字若為賞錫其後必有賞錫之物若為封侯必有所封之地若為命令必有所命之事解釋及字為連詞就無

一相合西周初年既不可能有連詞及字出現顯然及在這裏就必得為動詞其字从人从手初疑為付即拊或撫之初文也曾以此請教于郭沫若先生郭先生亦以及在此應為動詞并謂及音與輯執等近由形音推之古當有捕獲意據來函案緝(tsiəp)及(giəp)古音均在緝部仔細考究郭說至允本銘之及顯為从手持人實與隻(即獲)从手持鳥同意執鳥為隻執人為及从字形上不難看出及本意必含有追捕說文解字第三下及逮也从又人繫傳臣鍇曰及前人也徐說扼要略能發及字形義之秘故段氏注亦採用此說徐氏所說及前人謂追及之意但及何以有此意小篆字形不顯徐段或未盡知案金文及人多在𠂤上而甲文及則人多在𠂤前殷虛文字類編收有𠬜𠬜𠬜等形商承祚云象人前行而又及之商說仍有未盡明

了之處。又實為手此字實象追及或追捕之意前行之人即所追之對象也甲文中的及有些正是表示此等意義。

及有追及意。經傳不乏其例。國語往言不可及韋注及追也。論語馳不及舌。何注馳馬追之不及。用做并列連詞之及顯然是從動詞或次動詞(即介詞)演變來的。它所聯系的事物前後的關係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常有主要與次要的分別。即多少含有以及之意。故連及附及以及裹頭都有及。即此可証連詞的及必源出于追及意。而追及與追捕相差僅有一間。意思上可同出一源。追及意稍一加强。那就具有追捕意了。

及有追捕意。經籍中還沒有發現直接的証據。我們所以敢肯定這一點。是从此字的相關字族及其語意引繹上考証出來的。說文于及字下注。逮也。而逮字下又說。及也。及與逮互。特音

義俱密而且時間上可能還有承襲的關係.說文及後收有一個逮.說是古文及甲金文及字無作此形.此字顯然是逮或逮字的或體.說文所以收做及字的古文.可能與古今文經用字有關係.古文經用逮最近見馬叙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証叙例中亦以逮即逮.逮為古文經字.即用馬說.秦漢時及字已占絕對優勢.今文經或改用及字代替.所以漢人就把它當及字古文了.現在尚書詩經雖都有逮.但都只有一見.尚書有兩個逮.呂刑篇之群後之逮在下.墨子引作肆.與本文所討論之逮意實有別.其中即不無可疑之點.詩經中別有迨字.共六個.意思與用法都跟逮或及字一樣.故徐鉉等謂逮或作迨.鴟鴞迨天之未陰雨.說文引作逮.云及也.逮.迨.棣當為一字.寫法不同.它們與及都是同一字族.詩經以後.及字威行.諸字大半為及字所代替.所以就少見.這種演變不能說與時間無關.舉一例就可窺知消息.孟子全

書都用及隸逮都沒有有個迫僅見于引詩中而一到自己的語言中就立刻改用及字這說明在孟子時代迫字已成為一個較古的字眼它的時間性當較及字為古老」(考報第十七册五一至五三頁保卣銘的時代與史實)

郭沫若曰「及同逮即逮捕之意此為本義後假為暨與之及而本義遂失然考殷周古文如甲骨文與西周彝銘暨與義之聯詞均用泉無用及者用及為聯詞乃後起事」(文史三二〇頁保卣銘釋文)

「平心曰及不能如黃盛璋先生之考釋解為逮捕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及某方(方即國)之例甚多及當讀燮詩大明燮伐大商曾伯藘卲燮繁湯燮與及古音同在緝部均有征伐之意」(中華四輯三二頁保卣銘略釋)

a

蔣大沂曰及從又和人小徐本說文及字下注云臣鍇曰及前人也這字像一個人正在逃跑而後邊伸來一隻手把前面的人逮捕住了這是屬於班固所謂象事之書的及在別的青銅器銘裏也或從彳後來便分歧而成彼字說文彳部彼急行也要想伸手把前面的人逮捕住必須急行趕上前去所以急行實在也正該是這及字另一方面的意義會合了兩方面的訓詁則及字引申的第二義應該是趕及前人由趕及前人之義再引申出來又可以作趕上時期解詩摽有梅序男女得以及時也疏言及者汲汲之辭漢書卷八十七上揚雄傳不汲汲於貧賤注汲汲欲速之義詩序的意義是說男女得以從速趕上婚嫁的時期而這裏的及般也就是說從速趕上大合內外臣工典禮的日期能夠趕上這件事就是能夠

與聞這件事參預這件事左傳襄四年說文王兩君之樂也臣不敢及注及與也疏不敢與在其間而聞之管子卷十君臣上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注及猶預也所以及殷語的意義既是從逮趕上大合內外臣工典禮的日期而也正是與聞大合內外臣工的典禮（中華五輯九七頁至九八頁保卣銘考釋）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及逮也从又从人」古文及秦刻石及如此」亦古文及蓮亦古文及」徐鍇云「及前人也」又隶部云「隶及也从又尾省又持尾者從後及之也」及前人與从後及之一也蓮恐亦是逮字保卣「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陳夢家釋為連詞暨與郭沫若黃盛璋解作動詞逮捕平心讀作燮謂燮及古音同部蔣大沂解作參預殷同之禮並以「東國五侯」屬下句與「征

兄六品蔑曆于保」連讀陳說牽強蓋若以及為連詞則只有王所令之國而無所命之事陳謂當與康侯毅麥尊同為命為侯此乃懸想之辭毫無根據且與金文慣例不合古音變在葉部及在緝部平心所說亦非蔣氏認為必解作參預毅同之禮始可與下文「遘于四方會王大祀」一語相聯貫實則殷人慣例以祀事紀時而銘中所述不必與祀事有關如屯卣云「丙辰王令屯其兄敉口于奉田洛宮貝五朋在正月遘于妣丙彡日大乙爽佳王二祀」又上帝」保卣為周初之器仍有殷人遺風蔣說亦非惟郭說可从

〈大24〉「卿饗女汝彶」〈大38〉「及我倗友」〈大45〉「及其高祖」

秉

a 秉 觚 文 〈2163〉「秉」

b 秉 鼎 〈0186〉「秉」中

c 秉中 乙 盉 〈1030〉「秉中」乙冊

秉中文

d 秉南 觶 〈2373〉「秉南」

e 秉南 丁卣 〈2541〉「秉南」丁

f 秉 鏡 鐘 〈0057〉不顯皇考惠弔穆穆秉元明德

g 井人 鐘 〈0056〉女不敢弗帥用乂且(祖)皇考穆穆秉德

h 秦公 簋 〈1382〉穆穆帥秉明德

i 國差 蟾 〈999〉攻卒之師俾盥鑄其寶尊彝三秉

j 秉 弔向 簋 〈1360〉秉威義儀

k 秉 者沪 鐘 〈0056〉女不度秉不忌盟息(A·B)

乙 〈0049〉「秉」明德 〈0673〉「秉德共屯」純 〈1313〉「秉德共屯」純 〈1792〉「秉」中文

〈3012〉「秉」德 數

i 吳式芬曰『許印林説……秉把也見詩大田傳伐檀箋左昭二十七年傳注又小爾雅廣物把謂之秉家語正論注一把曰秉鑑瓶罌屬有頸可把故以把計四秉言四把也吾東凡壺勺刀匕之屬皆論把齊古語如此阮以為作器所用粟數失之』（攈古卷三之一、四十八頁至四十九頁齊國差鑑）

b 方濬益曰『説文秉禾束也从又持禾杜臺卿玉燭寶典引春秋説題辭曰禾者生於仲春以八月成嘉禾得陰陽宜適三時節和陽精斗牲得秋之宜此禾字正象嘉禾秋成垂實之形』（綴遺卷五、二十四頁秉中戍彤鼎）

f 高田忠周曰『按説文秉禾束也从又持禾手持一禾為秉手持兩禾為兼詩大田彼有遺秉傳把也轉義爾雅釋詁秉執也詩

漆洧方秉甫兮又烝民民之秉彝此與銘意相合（古籀篇五十六第二六頁）

楊樹達曰「攈古録金文叁之壹卷四六葉引許瀚説云秉把也見詩大田傳伐檀箋左昭二十七年傳注又小爾雅廣物把謂之秉家語正論注一把曰秉鐘瓶罍屬有頸可把故以把計四秉言四把也吾東凡壺勺刀匕之屬皆論把齊古語如此按許謂今語壺以把計推論銘文語似有徵若以工師倌鑄西單寶鐘四秉十字連讀文勢尤順似可信矣然通考彝銘彝器以單位之名計數者惟鐘耳如洹子孟姜壺云鼓鍾一肆郘鐘云大鐘八肆肆其龜四鼛邾公牼鐘云鑄辟台和鐘二堵皆其例也此以古有編鐘八枚為堵二堵為肆乃多數集合之名至如今日云鐘一枚或一具者則未見也圉皇父設云自乘鼎

降十、又毀八、兩鑪、兩鐘、敦毀云、敦乍帝毀兩、皆其例也、且盨壺與簋為同類之器、圜皇父毀第云兩鑪兩鐘、不云盨二秉壺二秉也、則許氏之說雖似是而實非也、余謂此秉字當讀為柄、說文六篇上木部云、柄、柯也、从木、丙聲、或从秉作棟、三篇下又部說秉字為从又持禾、故秉字有執字把字之義、引申之凡可執可把之物亦為秉、由秉字孳乳為棟、更由丙與秉同音而孳乳為柄、柄為名字、口語言把、通讀把字之去聲、蓋把持之把為動字、讀上聲、變動字為名字、則讀去聲以示別也、柄說文訓柯、柯為斧柄、此柄之直而長者也、儀禮士冠禮云、加柶面枋、又云、加勺、南枋、枋與柄同、少牢饋食禮云、皆加于鼎、東枋、柶與匕皆似今之調羹、見松堂集古遺文拾壹卷十葉下有魚鼎匕、勺似今之瓢、皆有柄、此柄之曲而長者也、古器有盉、大類今之茶壺、前有直

出之長流、今茶壺之嘴也、後有半圓形之環、人可用手穿環、使器前俯、以傾器中之所盛、今茶壺之柄也、亦即口語攜把去聲之把也、此柄之曲而圓者也、要而言之、不問形之曲與直、方與圓、凡物之屬於器可執持以舉其器者、通可謂之柄也、必知此而後可以說工師倌鐘銘文之秉、考寶蕓樓彝器圖釋說此鐘器形云、四耳、作獸首形、銜環、環徑二寸四分、按此器四耳、耳各一環、凡四環、人可執持以舉鐘、此所謂四秉也、此器以全環為柄、猶垂之以半環為柄也、（積微二六五頁至二六六頁工師倌鐘再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秉禾束也、从手持禾、國差鑮攻「工師倌鑄兩」壺、鑮四秉、楊樹達于鑮字斷句、四秉又另為一句、謂四秉即

器之四環用以執持舉鐘者按古銅器形制屢有異於常者然皆未見其銘文特書其與众不同之特徵器有四耳者不少如知君子鑒嬰次盧等是也殷代亦有四耳簋如四耳乳紋簋商彝器通考下二四九非子父逋簋全上二四八等此鐘有四耳似非絕對創新銘文固不少大書特書也窃以為十字連讀於義較安許印林謂四秉即四把可从此記所鑄鐘之數一如甬皇父盤云「自求鼎降十又一毁八兩鐘兩壺」

周法高曰「許以秉為單位詞如今語之把楊氏以為於古無徵是矣阮謂四秉乃作器所用粟數亦頗有可能與莊子「客買其方百金」詞例相同

郭沫若曰「秉鄛蜀巢四國名以四國表示四方秉殆假為彭城的彭在今江蘇北部澶淵一名鄛淵因鄛水得名在今河北境內蜀即西蜀在今四川巢即南巢在今安徽南部這樣的四國就代表東北西南四方在這個範圍內大抵上就是周初的天下」（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九期五頁班殷的再發現）

大6 周法高曰「班殷『秉鄛蜀巢』于省吾云『秉猶今言主持也』」（双選上二頁二四班）郭沫若兩改二。（奠鉩二頁班殷）斷代12班殷皆以秉為動詞郭沫若云「鄛亦國名晉姜鼎征鄛湯闕曾伯霖簠克狄淮夷卬雙毓湯大烈在南國兩改二一（奠鉩二頁班殷）楊樹達云「秉繁蜀巢即四國之名不止繁蜀巢三名為國名也井侯簋云「易錫臣三品州人秉人臺人」此文與彼文例同也積微一二三頁毛伯班殷跋郭沫若近亦以為四國名案

楊郭說非是。四方乃通稱。與下文之國名無關。以一動詞頗三名詞猶裹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以三動詞對一名詞。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二語緩例引陳夢家云「郭沫若以此器的繁、蜀、巢三者為南國的國名。並舉春秋時晉姜鼎曾伯簠為證。是正確的。」金選五五頁斷代12班敦郭近說謂秉殆假為彭城的彭。在今江蘇北部。淯淵一名睢淵。因睢水得名。在今河北境內。「恐不確。」

〈大6〉「秉睢蜀巢」〈大50〉「穆々帥秉明德」

反

a 成甫鼎 反

b 盂 大保 〈0617〉「佳 反△」

c 盂 〈1323〉「叡 反△」

盂 小臣謎 〈1357〉「叡東尸夷 大 反△」

d 盂 過伯 〈1190〉「過白伯從 王伐反△戲」

盂 師袁 〈1381〉「反△ 尸 東」

b 頌鼎 〈0674〉「反△入 迫納 董章 瑾璋」

g 頌簋 〈1392〉「反△入 瑾璋」

人 頌壺 〈1836〉「佩以出反△入 覲章」

〈0639〉「佳公大保來伐反尸夷 年」

參閱 0796 出字條吳大澂說

b 吳大澂曰「反古反字當从𠂤从厂𠂤為倒足迹形與出字同意出則納屨反則解屨厂亦象屨形故倒出為反从又者𠂤之變

也太保敦』（古籀補補遺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反覆也从又厂按厂象翻翻形从又謂以手反轉之古作反太保敦』（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肩覆也从又厂象形蓋手所伺厂以象逆覆之即反覆之意顯然孟子由反手也是反字本義引伸為凡反覆之義字形字義甚昭明者也說文古文作肩或云一者指事也或云从厂者厂聲也亦可通矣』（古籀篇五十六第二七頁）

高鴻縉曰『反覆也从又厂反形孔廣居以為从又厂聲近人馬氏以為覆也乃叟字之訓古書通借反為叟非紐雙聲也反當如孔說从又厂聲其本義亡矣

按反當為扳之初字扳援引也挽也後反通用為覆意後人乃

又加手旁為意符作扳公羊隱公元年傳諸大夫扳隱而立之』

（字例五篇一九八頁）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下又部云反覆也从又厂反形古文作反扳許君此說形義不相合後儒紛紛為說以申其義如徐鍇謂又為反手厂象物之反覆段玉裁謂从又有覆之者字从厂聲林義光謂厂象翩翻形皆其事也王筠謂反為阪之古文疑字不从又則致疑許君之訓而於字形別為異說者也愚按許君立訓既乖則申證者自皆無當甲文金文反皆从又知王筠說非是今按反者𠂤之或字也說文三篇上𠂤部云𠂤引也从反奴或作攀今字作攀反字从又从厂者厂為山石厓巖謂人以手攀厓也古文所从厂作二畫者猶磬字古文作𪄪所从石字厂形作三畫也反與𠂤異者𠂤為象形字但示兩手外向援引之形

夂為會意字。能攀之手與所攀之厓二者皆備爾。

經傳有扳字。隱公元年公羊傳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何注云。扳引也。扳訓引。與說文丮字訓同。禮記喪大記注云。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扳援。釋文云。扳本又作攀。莊子馬蹄篇云。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釋文云。攀又作扳。攀即說文丮字。或作之攀。此皆丮扳同字之證也。按扳實夂之後起加旁字。知者。以義言之。何休訓扳為引。莊子及禮記鄭注並以扳援連文。扳引扳援與夂字形體相合。一也。以形言之。凡會意加形旁之字。必蹈重複之病。如益加水為溢。則重水。困加木為梱。則重木。嗇加禾為穡。則从來又从禾。今夂从又。扳更从手。與益溢困梱嗇穡一例。二也。丮與扳為同字。夂與扳亦為同字。夂與丮當為一字。

明矣。（小學六七頁釋夂）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反覆也从又厂反形」吳大澂謂字當从倒足厂象屋然稽諸金文甲骨文未有一反字不从又者吳氏臆說絶無根據高鴻縉謂字為扳援之初文李孝定亦同甲骨文字集釋九二一頁其說近是字从厂从手象以手扳厓巖之形乃扳登之本字」

〈大二〉「隹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秊」〈大五〉「王令命趞𢦚東反尸夷」

𠂤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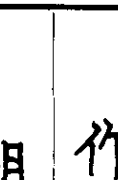
𠂤 及

缺 金文 〈0061〉「南或國及孌敢𠂤虐我土」

「及」孌迺遣遣聞秉遹卹王」

林義光曰『說文云𠂤治也从又从尸按尸即人字从又持人凡降服經傳皆以服馬之古作𠂤宗周鐘』（文源）

及徐中舒云「及濮古同在幫並毋疑及子即牧誓微盧彭濮人之濮殷周之際史春秋大事表譔異冊六頁五五二云案周書王會伊尹朝獻篇正南百濮昭九年左傳詹桓伯之言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雷氏學淇據此因謂周初之濮在南又云濮類至眾今雲南雲南曲靖二府有濮四川東境有濮湖北南部湖南北部亦有濮故言者各異此說甚通達」（張日昇述）



叀史字亦如此作

叀史賓鉌

林義光曰『說文云叀滑也从又中一曰取也按从又持中與取意近即拱之古文古作叀叀史為滑乃泰之雙聲轉說文泰滑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叀滑也詩曰叀兮達兮从又中一曰取也叀與泰同意……朱氏駿聲云此字當手飾為本義滑也者借為泰也一曰取也者借為挑也此說似是依字形手取飾物也或作叀亦同意說字古文作𢪐可證作屮象上見作木象下垂意相同而作叀者偶與支干之支相涉故小篆必作叀以避又說字从叀而云象垂飾也』（古籀篇五十六第二九頁）

〈994〉「叀史賓鉌」自作鉌

𣏌

𣏌 叔

我鼎 〈0647〉「𣏌 約 𣏌 叔」

「安成泰」

林義光曰『說文云𣏌楚人謂卜問吉凶曰叔从又持𠂤讀若贅按又手形治之之意卜問吉凶以治𠂤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𣏌楚人謂卜問吉曰叔从又持𠂤𠂤亦聲蓋誤依此篆从𠂤聲不从𠂤叔者形聲非會意也說文欮欮同字又隸隸同字知古文𠂤𠂤二字形近通用也又羅君說云叔从手持木於示前古者卜用蘸火其木以荊此字似有卜問之誼又許書有𣏌字注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𣏌从又持𠂤𠂤非可持之物疑出乃木之譌然此字在卜辭中皆為祭名豈卜祭謂之叔與此亦一說也要許云楚人云云即出于近義而古義逸久耳』（古籀篇五十六第二九頁）

a 楊樹達曰『繫羅氏及小校經閣並釋叕。羅氏云。殷虛文以為祭名。是也。』（積微一五二頁我作父己鼎跋）

高鴻縉曰『說文叕。綴聯也。从又持𠬜。𠬜亦聲。讀若贅之內切。按卜問吉凶。祀神事也。故从示。卜必以手。故从又。動詞。此字構造當云从又从示。出聲。故特正之。而列於此。𠬜亦出聲。故古籍𠬜叕數有通用者。』（字例五篇一七六頁）

金祥恒曰『叕。象雙手持束薪供奉於示前。金文鄭父己鼎叕二毋其形正與此同。不過省一手而已。𠬜兄癸與叕二毋文例亦相同。殆為一字無疑。』（中國文字十七册三頁釋𠬜）

叔

a 叔 伯叔之叔金文作 即弔字與此異 叔尚

白金梳止半

b
師麩鼎錫女叔市金黃赤舄

克鼎

吳方彝册命吳司左右眾叔金

d 強運開釋繭曰「 善夫克鼎叔市參同吳憲齋釋為繭蔽按從叉即從甫也」(古籀三補卷七第十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 拾也从又 聲或作 从寸汝南名收芋為叔詩七月九月叔苴因謂 為菽本字叔字本義當為拾菽也轉謂芋謂苴又為凡拾掇義朱駿聲云叔段借為少白虎通姓名篇叔者少也叔少雙聲儀禮士冠禮伯某甫仲叔季唯

其所當詩釋兮叔兮伯兮幾兄弟之偁此說至當金文多以俶為之又或以未為之皆同聲通用也』（古籀篇五十六第二九至三〇頁）

郭沫若曰『叔字說文云汝南名收芋為叔案此當為叔字之本義从金文字形而言實乃从又持弋栻以掘芋也用為伯叔字乃出于叚借古金文伯叔字均作弔弔亦叚借字乃緐之初文』（兩攷七十五頁吳釋）

郭沫若曰『大克鼎錫汝𣪊市參同茀悤

師㝨殷師𣪘父設殂㝨友𣪊市巩告于王（窓九、一八、此本首行最明晰）

又錫汝𣪊市金黃（一蓋誤作全黃）

吳尊王呼史戊冊命吳𣪘旂眾𣪊金

右敔叔諸文舊釋叔、余曩以魏石經春秋介葛盧介字作𠂤、与此近似、釋為介甲之介、今案仍當以釋叔為是、……

叔、小篆作𠦂、与金文諸字正同、說文汝南名收芋為叔、今案叔當以收芋為其初義、从又持弋、弋以掘芋、●若小即象芋形、未、叔省、當是一字、未用為菽、叔用為伯叔字者、均段借也、古器文伯叔字均作弔、亦段借字、弔乃繳之初文、

叔市亦段借字、凡古文言市、如赤市、緇市、朱市、又如金文之載市孫詒讓釋纁市、纁皂首色、禮經作爵韠、皆著其色、則叔玷段為素、叔素雙聲也、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玄爵韋、

叔金蓋謂白金、爾雅釋器、白金謂之銀、(金攷二三〇頁釋叔)

陳小松曰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琡、所以謂之琡者以玉大至八寸玉之美者也、故謂之琡、引申可以為凡良玉器之稱、說文璋

玉器也讀若淑即其證矣叔與𤔔同聲叔即𤔔之假字為玉及玉器之總稱周禮玉府職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所謂斾眾叔金者即司帛及玉金也斾即文織之總括叔金即金玉之總括(中央六三)兩周金文辭大系吳彝考釋質疑

朱芳圃曰說文又部叔拾也从又尗聲汝南名收芋為叔徐鍇曰收拾之也按叔象手從土中拔出木弋之形故引伸有收拾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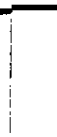
善夫克鼎銘云易女叔市參同葦黹吳方彝銘云王乎史戊冊命吳嗣斾眾叔金按叔當讀為赤古音叔讀定聲屋韻赤讀透聲鐸韻音最近也叔市即赤芾詩曹風侯人三百赤芾小雅車

攻赤芾金舄是其證也叔金即赤金說文金部銅赤金也从金同聲（釋林取七十六頁至七十七頁叔）

孫詒讓曰『金文通以叔為淑叔市猶詩大雅韓奕云淑旗毛傳云淑善也金黃亦即蒙叔市言之謂錫以善市其色則金黃即赤市也據玉藻凡再命以上皆得服赤芾詩小雅車攻云赤芾金舄毛傳云諸侯赤芾鄭箋云金舄黃朱色也又斯干云朱芾斯皇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是詩金舄即赤舄箋詳言之則云黃朱金文如師艅敢寰盤師酉敦頌鼎皆云赤市朱黃朱黃即赤色此云金黃亦猶彼云朱黃也凡舄市言金皆為采色不關鏤飾而車攻孔疏乃謂金舄加金為飾此可証其誤矣』（羅高述林卷七第二十八頁周師艅父敢拓本跋）

b.c
周法高曰『郭沫若讀叔市之叔為素。叔金即白金。孫詒讓謂叔讀為淑。善也。叔市即赤市。朱芳圃叔讀為赤。叔金即赤金。案周氏上古音韻表。叔隸幽部入聲。覺部審紐三等。古音為ʂiuk。素隸魚部心紐。古音為siɔ。赤隸魚部入聲。鐸部穿紐三等。古音為ʈʂʰiak。師楚毀既云『錫女叔市金黃赤烏』。則叔不得段為赤。孫詒讓謂『叔市猶詩大雅韓奕云淑旗。甚是。惟未必即如毛傳訓淑為善。案叔讀為朱。朱隸古音侯部。照紐三等。古音為ʈʂiu。與叔例得相通。番生簋『錫朱市』詩。小雅斯干『朱芾斯皇』。皆其例也。叔金者。猶言赤金。說文『朱。赤心木』。

a



毛公鼎

里後漢書太平寰宇記並云故城在下邳縣西南如淯讀取為陬訾慮為郝婁顧棨王讀如秋閒應即此取慮是也」（綴遺卷七四頁取慮子商盤）

劉心源曰「段即假借也或釋受非」（奇觚卷十六三七頁周生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𠂤捕取也从又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司馬法曰載獻聝載聝者耳也按取攜常語不當取義於聝古作𠂤揚敦作𠂤格伯作𠂤大鼎皆象兩手有所取形不从耳變作𠂤毛公鼎作𠂤卯敦作𠂤與耳形近」（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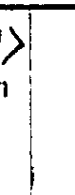
郭沫若曰「受字原銘作𠂤若𠂤与小篆稍異与文意推之當是受說文受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字在此即是付義」（兩

攷八十一頁至八十二頁格伯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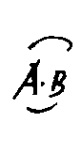
h楊樹達曰按受說文訓上下相付、受良馬乘、謂付以良馬四匹也、受或釋受、讀為授、亦通、穴簋云、王受作冊尹書寰盤云史弄受王命書、皆以受為授、蓋古人丈字施受不分、詳余著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壹卷陸葉上加手旁之授字出後起、金文時尚無之也。（積微廿七頁格伯簋跋）

〈大14〉「取□□爭」〈大26〉「取𠂤五爭」〈大47〉「取爭吉金」

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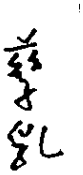
段 蔡子敦為假為遐 詩南山有台段不眉壽段說文所無徐鉉曰或通用假字曹伯盨段不黃耆 〈1446〉曹白簋段胡不黃

耆黃萬年 

盤 袁 〈2924〉敢對揚天子不顯段破休令命

蓋 師袁 〈1381〉今敢博平象段啟 今余肇稱段

鳥鼎 〈0678〉肆武公亦肇段望膺聖且祖考逑大政懿叔



曹伯簋 為德無段 〈2829〉為德

無段破 (A.B)

盞 〈2445〉盞曰天子不段其

蔡子匜為假詩閟宮天錫公純嘏 克鐘用匄純嘏永命 〈0053〉用匄屯段純嘏永令命

〈2151〉盞曰天子不段不丕其基

a 阮元曰『段即假之省。周禮典瑞注。晉侯使段嘉平戎于王。釋文云。段本作假。』（積古卷七、九頁曾伯霥簠）

ㄟ方濬益曰『段經傳作遐爾雅釋詁遐遠也又通作瑕瑕之古音同胡詩隰桑遐不謂矣禮記表記作瑕不謂矣注曰瑕之言胡也故又通作嘏也段即詩之純嘏檀弓注將軍文子之子簡子瑕釋文云瑕本又作嘏而彝器銘又作屯魯則以嘏魚音聲近相通也若左傳楚之陽匄字子瑕晉之士匄字伯瑕其皆有取於此義也夫』（綴遺卷一、八頁克鐘）

吳大澂曰『段古遐字遐字說文所無徐鉉曰或通用假字曾伯霥簠』（古籀補八頁）

a 吳大澂曰『段借也一曰遠也經典通作遐詩遐不眉壽曾伯霥簠段不黃耇遐亦通假假字重文』（古籀補十五頁）

孫詒讓曰『扇歐錄載楊南仲釋爲叟謂卽殷字孫苑迻之呂圖釋爲辱宣味圖及薛釋同古金文殷字常見無伦此形者辱字亏形稍迻而亏義無取此實當爲段字說文又部段重文扇譚長說段如此玉篇伦閆是也今本說文侶涉段字而誤此扇字卽扇之變寰盤殷對敱天子不顯段休命段伦扇見阮款識周師寰敱段反乃工事段伦扇見吳錄正與此同又曾伯霥簠曾伯霥段縣黃耆見阮款識阮釋呂爲假樂其字伦與此扇字大正相伦此段字呂文義校之當爲暇之省』（拾遺上十九頁至二〇頁晉姜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段借也關按古作𠂤師寰殷多半象二手相付形从石省轉注石或作后魯大司徒𠂤卽古籍字見石鼓假者字偏旁段假籍人耳有焉己之用故謂之借借卽藉之俗字亦作𠂤曾伯霥克鼎从后猶石之作后鄦公華鐘庶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殷晉姜鼎余不殷妄盥博古齋氏嘯堂皆同而此器元似有數種古文審引此篆云觱齋呂梁釋作孱董楊作敢皆失篆形說文又部段借也闕古文作寇譚長說作弓師袁敦盖余弗暇徂作殷袁盤不顯叡休命作殷正與此同此用為暇劉說甚佳按字當从殳唯手ヨ為形未詳但人部假非眞也从人段聲段假當古今字段借固非眞也左隱十一年傳而假手於我寡人此實段借之義因謂段字从殳疑殳省文殳援古今字援者引也助也乞援助以為我此謂之段手亦或缶而省缶者始也轉為本也又為事業義借他人手以援助我事業从殳缶會意耳轉非眞之物非眞之事皆得偁假耳段假為同字亦當以段兼叚遐瘕嘉賈諸字詳各字下然則此篆當收于殳部唯未得一文作彐者故姑从許氏說存疑云』（古籀篇五十六第三

三頁

商承祚曰『說文寢古文段、案金文曾伯𡭴作厚、寰盤、此與寰盤近、當是寫誤』（古攷二五頁）

c.d 柯昌濟曰『段字像以手碬石之形』（韡華一八四頁師寰敦）

朱芳圃曰『說文又部、段、借也、闕林義光曰、按古作𠂤、从彡、象兩手相付形、从石省、石或作后、即古藉字、段者藉人所有為己之用、故謂之借、文源六六按林說非也、字象厂下取石、兩手相付之形、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晉士文伯名匄字伯瑕、昭公十七年楚陽匄、十九年鄭駟乞、皆字子瑕、瑕即段也、左傳成公元年瑕嘉、周禮春官典瑞鄭注引作段嘉、釋文作段、云本又作瑕、是其證、古人名字相應、廣雅釋詁、乞、匄、求也、又匄、乞、與也、

是乞與句兼求與二義故引伸為段借經傳作假左傳桓公十三年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杜注言天不假貸慢易之人莊公十六年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杜注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是其例也』（釋叢一三九頁至一四〇頁段）

丁山曰『叚借也閟閎（從小徐大徐本作閎非）古文段叚譚長說如此許槭讀說文襍識謂此字從皮從二古者以皮為幣二皮則有餘可段也會意譚長說段作叚與段混按周伯琦六書正譌亦嘗有從皮之說不知皮石鼓文作𠦂叔皮父敦作𠦂段克鐘作𠦂曾伯簠作𠦂古文之形殊不倫其形不倫其從何據以金文𠦂大抵從𠂤從𠂇從又觀之知譚長之說蓋校篆文為古叚左從𠂤蓋金文𠂤形之訛而其右從叉則金文多形之變也多許君作叚詳前𠂇解云物落上下相付也九經字樣叚從叚云叚

上下相扶持也段之從殳者蓋取相扶之意殷者厂之古文也老九石下云山石也在厂下之口象形從石之聲其古文則作磬魯大司徒𠂤礦侅之五亦作磬是知石之古文或作磬厂之古文亦可作殷厂山之崖巖也亦象懸空之狀王國維云殷虛卜辭磬作殷矣字與簋文殸畧同𠂤即說文屵字許云屵岸上見也實則屮象磬飾𠂤象縣磬形極肖經室集釋磬亦謂磬象物之虛縣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鄭注縣鎰殺之曰磬即虛縣之義𠂤與厂相近𠂤象縣磬厂蓋象縣崖二者或係一字大山嵁巖縣崖峻阻之下顛危甚矣濟危扶顛蓋段之本義春秋左氏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周禮典瑞注引作段嘉段與瑕古通用春秋晉士匄楚陽匄竝字子瑕而士子瑕亦名為乞丐者望人之相扶持也能扶持者謂之段所扶持者亦謂之段能所相成借義始備故曰殳之形從厂從殳自殳簡為殳後人誤而為殳相扶之義失自厂訛為𠂤復誤為尸而險危之義失若阪從𠂤從𠂇從殳豪厘千里不足是正云（關義十四頁）

〈大4〉「曰段。」〈大47〉「今不段。昨妄寧」

a 友

尻夫簋

〈1338〉 倗求乃友

b

師旂鼎

〈0665〉 豳雷吏使乎友弘吉于白懋父

c

矢方彝

〈2446〉 令倗佳令命女

汝二人亢梁矢姪信左右

a
玩乃寮尻于乃友事

命簋

〈1302〉 命其永以乃多友亖飤

萬尊

〈2142〉 用昧昌倗多友用作念

廣伯多友

〈0667〉 用嗣乃父官友

師奎父鼎

〈0626〉 用饗多諸友

雩鼎

于多

b
友

〈1921〉 倗師尸倗友

c

師酉簋

〈1389〉 敃倗友雩百者諸尊寶遣婚媾

史頌鼎

〈0656〉 灣友里君百生姓飤

d

史頌簋

〈1356〉 灣友里君百生姓飤

e

師嫠簋

〈0666〉 大正丮友宇王乎呼嘉

f

史墻盤

〈0666〉 大正丮友宇王乎呼嘉

史墻吕大正丮友入敉

g

大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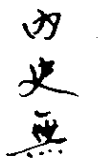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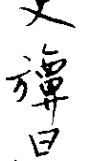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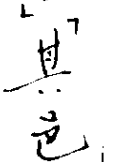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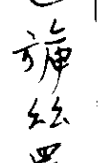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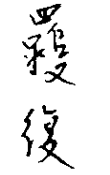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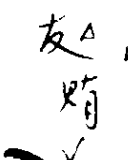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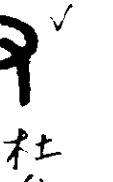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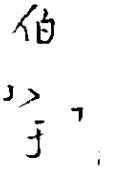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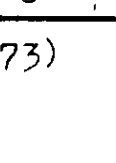
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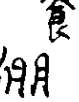
〈1496〉 王令尹氏友史趞典善夫克

田人」隹用獻于師尹」
倗友△雟專遣婚媾」

盨
遣小子











趙小子靜心其友△作



令命女土人今眾矢爽詹左右手乃察以乃友事」（23）「不聲白伯懋父奔侑」

子吳式芬曰翁祖庚說……作兩手形是守字之借不必依小篆繹作友朋之友守从寸从手以理攻索蓋無不合（攈古卷三之二十頁師奎父鼎）

子徐同柏曰羽本友字此為布者周禮外府注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禮檀弓注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又漢書食貨志故貨布於布今所見古布有羽字即羽之變焚泉兩手分布形定器每有用貝冥金之文以其布亦此例（从古卷五十四頁周邊小子觶設）

b 方濬益曰「王筠友大令說文釋例以晉為友謂即敢字蓋以敢之古文从二又从甘與此正同禮記內則不友無禮於介婦或讀友為敢是也」（綴遺卷四、十二頁曆鼎）

c 方濬益曰「男孝傑曰晉从甘當與曆字同意兩又為友古又有二字通用疑晉即侑字通作宥者左莊公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饗醴命之宥注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僖公二十八年傳王享醴命晉侯侑注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與此文正合」（綴遺卷十八、二十五頁師遽尊）

徐同柏曰「友字从兩又左右之象……詩既醉箋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則所謂友者指職掌諸臣言無疑矣」

張廷濟曰「羽」本友字此當讀為布古布有「羽」即布之變文竝从兩手分布形它器每有單舉金用貝之文此从布亦此例「清儀」一冊四二頁至四三頁周韓敔）

吳大澂曰「冕」字从冃从反友許書無此字疑即冠字「憲齋」七冊十頁冠敔）

劉心源曰「曾」即友說文「羽」古文作「羽」曾案古文佔習字傳寫之譌無重鼎史「羽」阮文達公釋友即古文也「曆」孝「羽」曾惟刑从「曰」皆可召訂「羽」字又案汗簡口部引石經差作「羌」師遽方尊「戠曆」「羽」曾即賞賜有差之義「戠曆」詳彖敔）毛公鼎李書毛公鼎第二器其用「羽」曾皆差字與古文友同形攷說文差不相值也「羌」蓋取兩手左右相背故合左右二字為之即不相值之義伯俗父鼎用「羽」右「羽」曾右字从一向左即左字

俗父嗣麻毛伯彝王命吳伯曰呂乃師𠂤（𠂤向左為左）从毛父王命呂伯曰呂乃師𠂤（𠂤向右為右）从毛父是古文左有作𠂤者故知𠂤為左右合文也𠂤亦取兩手相助但不相背耳差呂𠂤為正篆其作𠂤而涉於友者古人文存大略如甲才同作十成戌同作戌當隨文讀之此銘友讀侑禮運注輔也是也』（奇觚卷二．九頁噩侯鼎）

孫詒讓曰『𠂤父鼎女率我𠂤呂事阮釋文云𠂤謂臣僕也詩既醉鄭箋朋𠂤謂羣臣同志好者也書酒誥云太史𠂤內史𠂤是臣僕得倆𠂤也（見歙縣阮識）此言嗣乃父官𠂤言司乃父之僕屬也周大鼎大呂乃𠂤守又云王乎譴夫駿召大呂乃𠂤入牧可與阮說互證』（拾遺下二．○頁周寶父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拙古作羽師奎父鼎象攜手形或作羽無重文鼎象攜手相交形變作㠯友辰作羽師遽尊彝作羽趙曹鼎』（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云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古文作㠯又古文作羽皆朱氏駿聲云太平御覽四百六引說文友叡也按又亦聲又古文未詳疑引易朋友講習傳寫闕脫習字又誤入正篆為古文耳此攷甚有條理依許氏說習字从白从羽白即自字自古文作㠯白亦白古文也習是習字甚顯矣但習字古有二文一為朋友講習字故从友从白白下曰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也即朋友講習者手口相助者也又論語與朋友交鄭注同門曰朋同志為友蓋志同矣手言固相右也又一為

鳥習飛字从羽从白或又从白下見徐王子鐘可證而兩習字小篆以後混為一字亦如皀與皀之例也然則講習字當別收于本部為獨字而兩習字得通用又依古翌翼通用即立聲與異聲相通之理兩習字亦當與友通用即知許氏友下古文一取段借猶近古文取放字為之耳然則友字本義為朋友之友」

（古籀篇五十七第七頁）

商承祚曰「說文羽古文友習亦古文友案甲骨文同篆又作𠬜象兩手相連助與𠬜象二人相並義一也此𠬜乃𠬜之誤析金文亦與篆文同又作𠬜鼎無虫與𠬜𠬜同意其作𠬜者𠬜農田𠬜乃由𠬜整齊之而變亦即此第二文所本而寫失」（古攷二五頁）

d'i' 容庚曰「說文古文友作𠬜上从羽傳寫之譌」（善圖十八頁友篇）

高鴻縉曰「說文𠬜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𠂤古文友𠬜亦古文友云友切

按字从二又(手)合作原為動詞周末漸與朋字同稱遂為名詞𠂤或為戰國末年古友字之異𠬜皆當是金文𠂤(友)字後人鈔誤(字例四篇四三頁)

「冬終用寔造德妥綏多福。祐」〈大9〉「白克敢對揚天右王白友。」〈大20〉「茲率以乃友干吾殺敔王身」〈大25〉「雟效乃友內入辟辟」〈大38〉「及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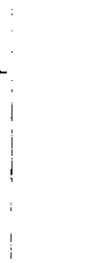
朋友」

孌

孌 說文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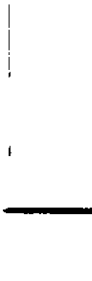
蔡侯孌盤

蔡侯孌之飤鼎 <0429>



蔡侯孌之飤鼎 <2149>

蔡侯孌之飤鼎 <2997>



蔡侯孌之飤缶

柯昌濟曰『从四由从幺从又或繕㠯字異文金文繕㠯字見繕㠯尊作
㚔从叀聲此文少變其體』(華三三三頁龙侯戈)

α陳夢家曰『此墓所出蔡侯諸器其名从四由从㸚後者是其聲
符說文以為讀若亂同此字當是說文繼之古文後者从㸚从
兩系此字又或是說文弜字後者从幺从丩(即說文卯之古文)
系或幺與說文叀之古文相近叀即由古音樂亂卵是相同的
而小篆之卵與申字形近易混蔡世家昭侯名申當是卵字之
誤番生敦的朱㸚毛公鼎作朱㸚即此字』(金選三三九至三四
〇頁壽縣蔡侯墓銅器)

α唐蘭曰『蔡侯繭的繭字跟金文的繭字很相像甫本作由又
十分像東字戰國時曾成侯鐘重十鈞十八益一的重字作

可證、那末蔡悼侯本名鼬、六國時人誤讀為東、不知又因為什麼變成了東國」（五省序六頁）

a 郭沫若曰「即產之異文、番生敦銘有朱旜弘靳一語、毛公鼎銘作朱𦈢弘靳、說文繇之古文作𦈢、即是𦈢字、旜與𦈢至少其音必相同、𦈢之結構與𦈢同例、其音亦必同于繇、繇與產古音同在元部、𦈢从四𠂤旜聲、𠂤乃古圍字、則此奇文乃田產之產字」（文史三〇三頁由壽縣蔡器論到蔡墓的年代、吳王光鑑）

朱芳圃曰「郭沫若曰「蔡聲侯名、史記蔡世家作產、今器名作𦈢、當即產之異文、番生敦有朱旜弘靳一語、毛公鼎銘作朱𦈢弘靳、說文繇之古文作𦈢、即是𦈢字、旜與𦈢至少其音必相同、𦈢之結構與𦈢同例、其音亦必同於繇、繇與產古音同在元部、𦈢

从四畁畁乃古圃字則此奇字乃田產之產字、考古學報一九四四陳夢家曰、畁生殷的朱圜、毛公鼎作朱韍即此字、考古學報二、一一八孫百朋曰、蔡侯名鑵、篆書形體與鑵字相近、即纘字、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二一枓三說皆牽附難通、誤不待辯、字中从叟、兩旁从二畁、叟即圜之省形、說文叟部、圜、治也、幺子相亂、叟治之也、讀與亂同、枓象兩手絞絲形、8為絲束、H為絞具、蓋絲易亂、用H收之、則有條不紊、故訓為治、許說失之、畁叀同字、圜形之竹器也、說詳釋叀考古代文字在結構上尚未定型化、往往因隙乘間、重疊其體以取美觀、例如、

前六、五
〇、七

寧滬二、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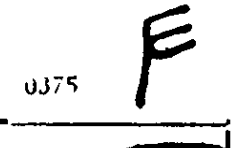
漁从四魚、涉从四止、美觀之外、別無深意、鑵从四畁、亦猶是也、

字形既明、次言音義、考古文有靐字、除結構與靈全同外、其受聲表義亦復相同、說文雨部、靐、霝易薄動生物者也、从雨、靐象回轉形、靈、籀文靐、閒有回、回、靐聲也、㗊、古文靐、靐、又口部、回、轉也、从口、中象回轉之形、回、古文回、蓋象水旋之形、說文水部、淵、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皃、故顏回字子淵、是其證、回象旋轉之水、田象旋轉之物、二字連讀、即肖旋轉之聲、陰陽薄動、其聲回田、與物旋轉之聲相同、故造字象之、讀為 yuán Luá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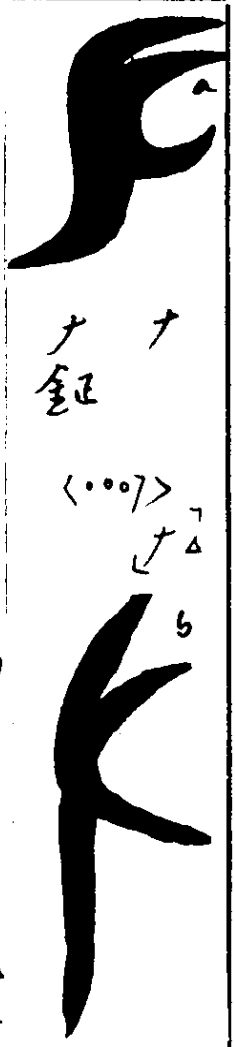
靐讀複音、尚有二證、一、尚書金縢、天大雷電以風、漢書梅福傳雷風著災、一从田一从回、二、西周末葉、楚公逆鐘銘之吳雷、史記楚世家作吳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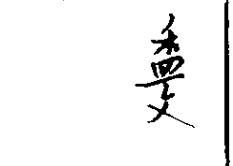
靐字音義既明、進而釋靈、自可迎刃而解、中象治絲、治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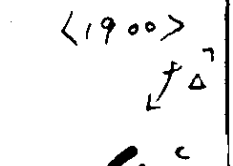
必往復纏繞方能成束。曲象圓形之器。前者含有圓意。後者具有圓形。合之表示圓義。而音亦寓於其中。從畾字古讀複音例之。當讀 ㄌㄨㄢˊ Luán 自語言單音化後。以一字代表一音。書作檀欒。漢枚乘梁王菟園賦。脩竹檀欒。藝文類聚六五引謂竹莖之圓也。一作團欒。唐陸羽詩。披書窻直月團欒。謂月形之圓也。宋范成大上元紀吳下節物詩。撚粉團欒意。熬稃膨膊聲。自注。團欒。糰子。謂粉糰之圓也。（釋親八十五頁至八十八頁轡轡）



大鉦 〈0007〉







ㄏ

強運開曰『同敢王命同左右吳大父左字从 从ナ與矩 右字从 从 同意運開按 當即古手字金文拜字多从之ヨ訓為手尸訓左手故古文ナ右字或从古文手容庚說 从 似猶未塙也』（古籀三補卷三第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 左手也象形按古作 鐘數狄』（文源）

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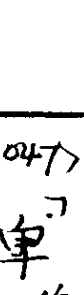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此借ナ為左也說文 左手也象形此實 字省略文借以為左手義又反此為ヨ字為右手義ヨ 兩字連類一首同意相受此亦轉注也轉義為凡左右義後人借左ヨ為 ヨ 字殆廢矣又左手相左助也从ナ工ナ亦聲此銘借ナ為左唯右用正文一正一略亦款識文之一例』（古籀篇五十六第一頁）

郭沫若曰『𠂇即差字讀為左』（兩攷八十六頁卬段）

高鴻縉曰『說文𠂇手也象形臧可切王國維曰古文反正不拘或左或右可任意書之惟𠂇𠂆（二諸字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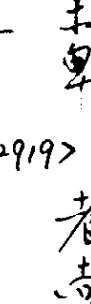
按𠂇象手形後通以左字代之久而成習乃加人旁作佐以還左字之原秦以後而𠂇字廢左說文手相左助也从𠂇工徐鉉曰今俗別作佐』（字例二篇九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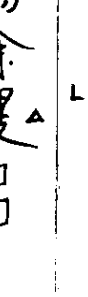
卑



曾伯霝

〈1446〉 卑俾 其俱既方





孫詒讓曰『㠯楊疑爲卑字王孫釋爲畏薛辺之王俅釋爲威孫釋字辺王楚讀辺王俅案楊說是也此卑字卽俾之省曾伯黍簋既俾方俾伯㠯散氏盤大俾義祖襄旅誓俾伯㠯齊侯鎛俾旨俾溥俾伯㠯丛見阮款識正與此同』（拾遺上二一頁晉姜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𠬜賤也、从𠂤甲、按𠂤甲非義、古作㠯、靜敦縛字偏旁不从甲、甲當爲由之變形、由古也、手持之、與僕僕𠂤仲同意、或作㠯、曾伯黍克鉦彝溍作㠯、鼎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𠬜賤也、執事也、从𠂤甲、徐鍇曰、右重而左卑、故在甲下、此說非是、今據金文字明从由从攴、攴說文所無、唯見此字、因謂由爲缶名、缶由賤者所取之器、攴者小擊也、敔牧字从之、所以使爲也、㠯从攴、攴所以使爲也、即賤者執事之

意在焉然則元當有支部而收叟于此唯古文又通用支夕亦可通用故收于夕部中亦可矣許氏固有此例又或謂捭訓兩手擊也从手卑聲又敲訓毀也从支卑聲敲捭當同字支手通用本部多例兩手擊也字固當从支毀也者本義之轉也然字元當作卑支之理也此篆作叟敲捭古文卑由古音轉通弭弼同字可證此从支由聲也若然卑賤義以婢為本字耳依前說荅服小記養卑者否注謂子弟之屬此與本義近矣（古籀篇五十六第二頁）

徐中舒曰「俾金文作卑其義皆當為使其用於卑辭者如

卑女饗饗剖剖觧觧倉倉一者盪鐘

卑若鐘鼓外內剴辟……卑百斯男而埶斯字一齊侯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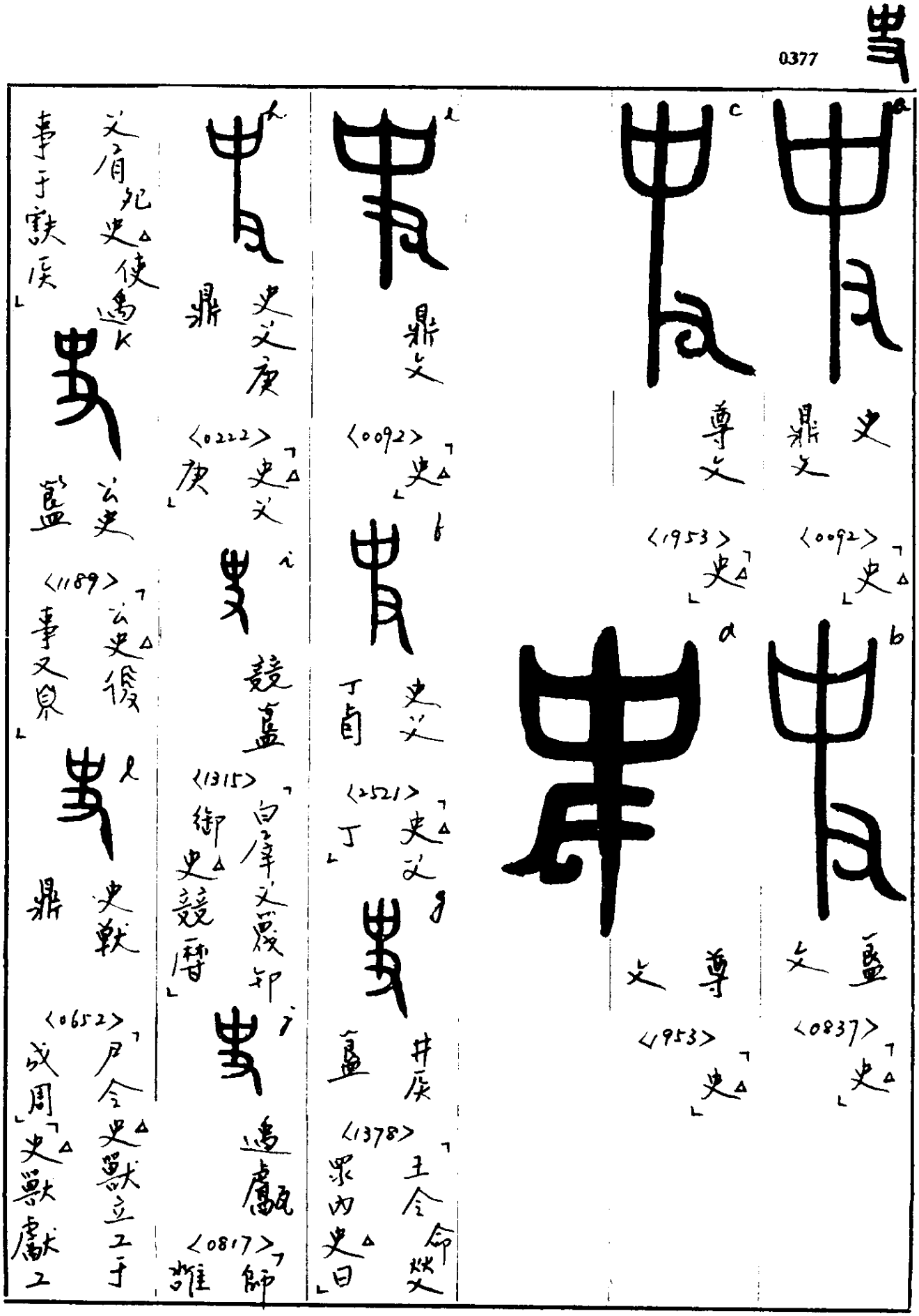
此卑女卑若皆命令之辭（女若皆第二人稱女汝同若亦汝也）自為祖先或天所

命其在詩天保云俾爾單厚俾爾多益俾爾戩穀箋云俾爾彌爾性閑宮云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亦俾爾連言（集刊第六本一分一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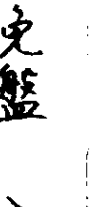
金文嘏辭釋例

b.c 高鴻縉曰「卑作甲乙从田支聲特支字反書耳金文亦有不反書者如吳者減鐘有甲三字余卑盤作甲三卑从田猶之噂尊卑本字）从皁皁高而田低故以取意王靜安曰卑讀為俾按俾使也鄦攸从鼎虢旅迺使攸衛牧誓句法與此同（散盤集釋五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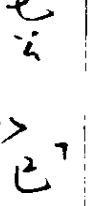
〈大25〉「卑俾復虐逐乎君乎師」〈大45〉「卑俾若鐘鼓」「卑俾百斯男而蕃蕪斯字」〈大47〉「卑俾昌申通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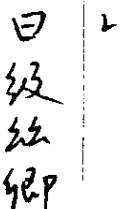

a
史
鼎文
〈0092〉史
b
盉文
〈0837〉史
c
尊文
〈1953〉史
d
尊文
〈1953〉史
a
鼎文
〈0092〉史
b
史父
丁卣
〈2521〉史父丁
f
盉
井侯
〈1378〉王令
眾內史曰
e
史父庚
鼎
〈0222〉史父庚
i
競盉
〈1315〉白屖父
御史競
j
遹觶
〈0817〉師
雒
k
父肩
史使
遹
事于
鉄侯
l
公史
盉
〈1189〉公史
事又
泉
m
史獸
鼎
〈0652〉尹令
史獸立
于成
周史
獸
獻工

于尸「尸賣史獸數」



令盂〈137〉「用牆史使于皇宗」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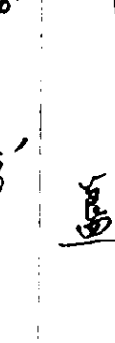
頌簋

<1392> 王乎史號生冊令頌 (A·B)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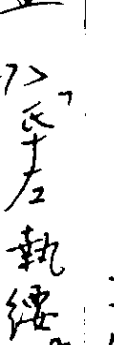
<2836> 王呼史號生冊令頌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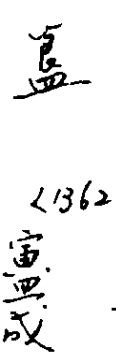


頌壺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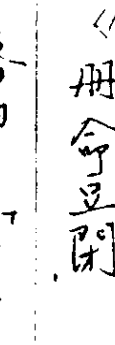
e'



元年師兌簋

<1386> 王乎呼内史尹冊令命師兌足師俗父嗣小右走馬 (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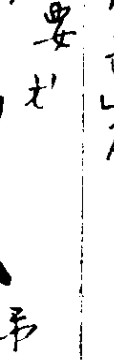
f'



史頌匜

<2951> 史頌作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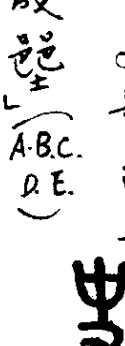
g'



史頌簋

<1356> 令命史頌[illegible]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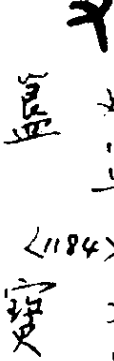
縷鉢

i'

師虎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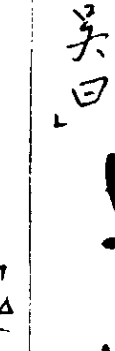
<1368> 王乎内史冊命豆閉

j'



豆閉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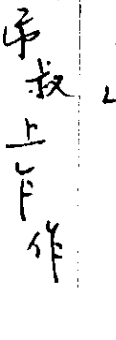
k'



師酉簋

<1374> 王乎史册命師酉 (A·B·C)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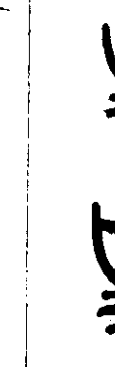
史密簋

<1362> 王乎内史[illegible]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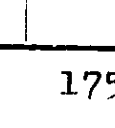
<1184> 史密卒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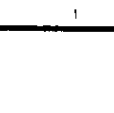
<1383> 王乎呼史册畯冊

o'



師西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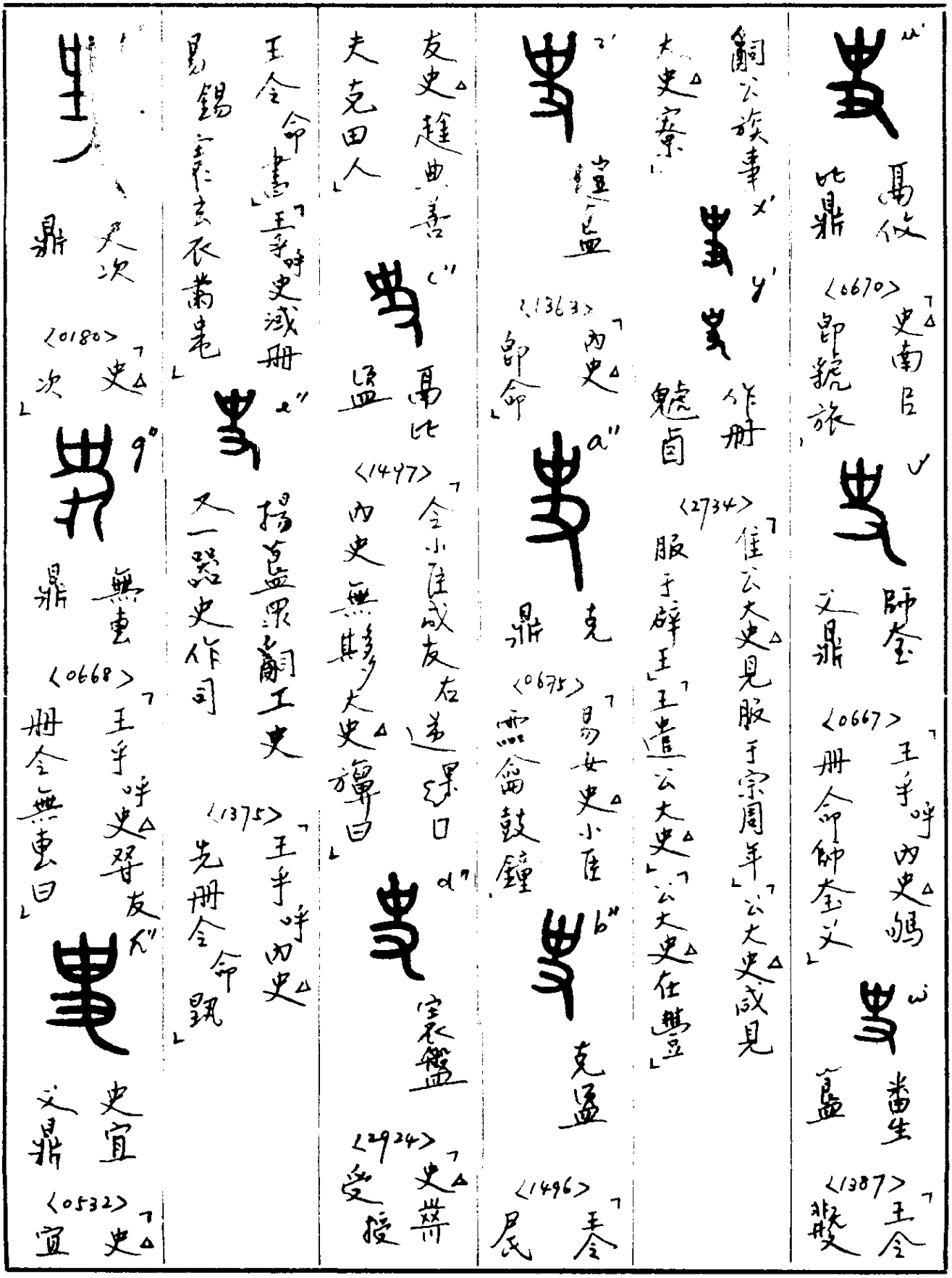
p'



格伯簋

<1362> 乍冊[illegible]寅成[illegible] (A·B·C·D·E)

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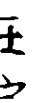
1751(3.593-0377)

文已作 障鼎

史曲辰 〈2314〉「史△農」

史△ 〈1275〉「迺易史△誥貝十朋」

吳王姬作南宮 〈0585〉「史△叔飲鼎」



呼內史先冊命諫」〈1385〉「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1433〉「史兔作旅匜」〈1452〉「史𢦚作旅盤」〈1940〉「史孔作和姬」〈1951〉「王令命士上眔吏𢦏于成周」〈2072〉「姜永史作寶尊彝」〈2093〉「史伏作父乙寶尊彝」〈2145〉「令史懋易兔載市同黃」〈2431〉「齊史疑作且辛寶彝」〈2444〉「王乎呼史戊冊令命吳虢𥫱眔梁叔金」〈2663〉「史戍作父壬障彝」〈2704〉「寧史錫貝」〈2716〉「王姜史叔事于大保保」〈2729〉「令命史懋易錫兔載市」〈2813〉「史頌作旅盤」〈2831〉「顯親令史懋路筭」〈2891〉「史頌作尊壺」〈2811〉

阮元曰案中射禮所用以實算者儀禮大射儀賓之弓矢與中籌豐鄭注中間中算器也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閒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禮投壺司射奉中疏云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此銘中字亦有

旌旂。當是兕鹿背上所立之圖圖形。四其上以受算。以手執之。奉中之義。』（積古卷五、十九頁手執中觚）

方濬益曰『此文為爨器習見辭氏款識釋史積古齋款識前從辭釋後釋手執中形按後釋是也文以一手執中即儀禮鄉射禮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象若陳壽卿編修所藏之父乙角文作㚔則以兩手奉之即禮記投壺司射奉中之象益此諸器皆射禮所用故著其形以見義班孟堅敘次六書所謂象事者也』（綴遺卷十七、五頁執中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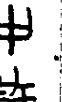
吳大澂曰『㚔記事者也象手執簡形許氏說从又持中中正也按古文中作㚔無作中者史頌敦』（古籀補十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㚔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按古作㚔作㚔師酉敦作㚔曶鼎作㚔彝乙尊从中不从中中古作中中象簡形執簡所以

記事（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朱駿聲云。周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女史其屬又各有府史胥徒。史主造文書者亦僞史。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書酒誥矧大史友小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又左氏春秋序魯史記之名也。疏掌書曰史。此說至詳。蓋謂史字从㕣實聿省。聿即筆字中之中一以兼聿之中一。聿字已象手持筆形。史字亦不可象手持筆形。故為手持中而會意也。史之職尚直筆。故手持中正之中。此例亦往々有之。而其會意之指顯然矣。」（古籀篇五十九第二〇頁）

「容庚曰『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正也王國維先生曰古文中正之字作 、 、 諸形伯仲之仲作中無作中者唯篆始作中且中正無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然則史所从之中果何物乎……案周禮大史職凡射事飾中舍算……中者盛算之器也……周時中制皆作獸形有首有足鑿背容八算亦與中字形不類余疑中作獸形者乃周末彌文之制其初當如中形而於中之上橫鑿孔以立算達於下橫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於他器者也……算與簡策本是一物又皆為史之所執則盛算之中蓋亦用以盛簡：之多者自當編之為篇若數在十簡左右者盛之於中其用較便……史字从又持中義為持書之人與尹之从又持一象筆形者同意矣釋史』（寶蘊十三頁至十四頁商史鼎）

何大定曰『 說解曰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下屬字僅有一  字史金文編作 (史父庚鼎)事作 (毛公鼎)容庚謂史與事與史為一字羅振玉攷釋曰卜辭事字从又持簡書執事之象也與史同字同意王國維舉證史事為一字亦甚塙然則史字當收入 部或聿部而史部不應分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册四一八六頁說文解字部首刪正)』

陳夢家曰『此銘綴方鼎第二行第六字(即主賞者之名)起初不敢認為中字因它與金文伯仲之中不同上畫是平的及比較前器所論的旗中作旂孟其第一字與此器全同而中作伯仲之中因知中乃中之異體說文史字解云从又持中中正也金文小篆史字从中許慎以為是中正之中是正確的王國維釋史(觀堂集林卷六)以為史所从之中即周禮凡射事飾中舍算

之中中乃盛筭之器亦用以盛簡策對于王氏此說久所致疑今因此器而可釋然于懷（金璋九二頁西周銅器斷代綴方鼎）

馬叙倫曰倫按說文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其實史為書之初文聿之異文從又持中為聿從又持中為史中中雖有異正之殊皆是筆之初文古之書刀即筆也故今之筆形猶似之書刀之形蓋為中虛之則為中形與中外之中近故譌為中矣此似非史字中乃儀禮鄉射禮虎中鹿中之中從又持中明是射時執中者制器以此為識也此亦圖語之明證也（刻詞九頁至十頁手執中辨）

斯維至曰案散氏盤全銘所記為矢散兩國劃定封疆之事其最後一語云厥左執繯史正仲農繯契要之本字从睘从郭史正殆

即史官周禮大史職云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此可知其所以由史正執契要也兩从盥云厥右兩从善夫克與此情形亦似(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六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斯維至曰『案史為古代最常見之官彝銘中凡稱史某者多至不可勝計作册之名曾見於書洛誥顧命及書序中自來皆不能解至孫詒讓始發其覆於周禮正義內史疏云尹逸蓋為內史以其所掌職事言之謂之作册古籀拾遺穴自跋略同』王國維釋史觀堂集林繼加推闡又謂凡彝銘中所見之作命內史作册內史亦卷六

皆作册之別稱內史之長曰尹氏亦曰內史尹亦單稱尹氏又或稱命尹說極精審余案叔上匜有大內史當亦即尹氏異稱之一也周禮五史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金文惟見大史御史內史異稱

至多而御史之史當讀為事疑周禮所謂五史殆出後人虛擬事實上非有如此之整齊也

大史古實崇職王國維已論之甚詳番生殷毛公鼎均以卿事寮大史寮並稱余謂西周之時實為兩寮共同執政迨春秋中葉以後大史終於漸漸淪為閒職遂造成卿事專權之局面此亦可覘時代之變遷矣參見卿事條（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五至一六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高鴻縉曰『說文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疏士切按象口有言記事者手持簡以記之之形由文又（手）生意故為記事者謂手為人者亦猶後世謂能手為能者之意史即史官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殷墟書契卷五第卅九頁有其佳大

史寮命字樣是也商周中字作[illegible]仲字作中秦始通作中與[illegible]
知許謂从又持中中非古之中也又後世作史事解者乃其借
意也』字例二篇二三〇頁

王國維曰『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其字古文
篆文並作㞢从中秦泰山刻石御史大夫之史說文大小徐二本皆如此作案古文中正之
字作㞢㞢㞢諸形而伯仲之仲作中無作中者唯篆文始
作中且中正無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然則史所从之中果何物
乎吳氏大澂曰史象手執簡形然中與簡形殊不類江氏永周
禮疑義舉要云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
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
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

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江氏以中為簿書。較吳氏以中為簡者得之。簡為一簡簿書則需衆簡顧簿書何以云中。亦不能得其說。案周禮大史職。凡射事飾中舍筭。大射儀。司射命釋獲者設中。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又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云云。此即大史職所云飾中舍筭之事。是中者。盛筭之器也。中之制度。鄉射記云。鹿中緊。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閣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時中制皆作獸形。有首有足。鑿背容八筭。亦與中字形不類。余疑中作獸形者。乃周

末彌文之制。其初當如中形。而於中之上橫鑿空以立筭。達於下橫。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於他器者也。考古者簡與筭為一物。古之簡策。最長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為一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為八寸。其次四分取一。為六寸。詳見余簡牘檢署考筭之制亦有一尺二寸與六寸二種。射時所釋之筭。長尺二寸。投壺筭長尺有二寸。鄉射記。箭筭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箭。篠也。筭。筭也。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刋之也。刋本一膚。賈疏云。長尺復云有握。則握在一尺之外。則此筭尺四寸矣。云刋本一膚者。公羊傳僖三十一年。膚寸而合。何休云。側手為膚。又投壺。室中五扶。注云。舖四指曰扶。案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引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是扶膚一字一指案寸。皆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為一。謂刋四寸也。所紀筭之長短。與投

壺不同。疑鄉射記以周八寸尺言。故為尺四寸。投壺以周十寸尺言。故為尺有二寸。猶鹽鐵論言二尺四寸之律。而史記酷吏傳言三尺法。漢書朱博傳言三尺律令。皆由於八寸尺與十寸尺之不同。其實一也。計歷數之算則長六寸。漢書律歷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說文解字。算長六寸。計歷數者尺二寸與六寸。皆與簡策同制。故古筭筭二字往往互相。既夕禮。主人之史。清讀賵。執筭。從柩東。注。古文筭皆作筭。老子。善計者不用籌策。意謂不用籌筭也。史記五帝本紀。迎日推筭。集解引晉灼曰。筭數也。迎數之也。案筭無數義。惟說文解字云。算數也。則晉灼時本當作迎日推算。又假筭為算也。漢蕩陰令張遷碑。八月筭民。案後漢書皇后紀。漢法。常以八月算人。是八月筭民。即八月算民。亦以筭為算。是古筭筭同物之證也。射時舍筭。既為史事。

而他事用筭者亦史之所掌周禮馮相氏保章氏皆大史屬官月令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是計歷數者史之事也又古者筮多用筴以代蓍易繫辭傳言乾之策坤之策士冠禮筮人執筴又周秦諸書多言龜策罕言蓍龜筭實一字而古者卜筮亦史掌之少牢饋食禮筮者為史左氏傳亦有筮史是筮亦史事筭與簡策本是一物又皆為史之所執則盛筭之中蓋亦用以盛簡簡之多者自當編之為篇若數在十簡左右者盛之於中其用較便逸周書嘗麥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是中筴二物相將其為盛筴之器無疑故當時簿書亦謂之中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斷民獄訟之中又登中於天府鄉士遂士方士獄訟成士師受中楚語左執鬼中蓋均謂此物也然則史字从又持中義為持書之人與尹之从又持一彔筆形者同意矣然則謂中為盛筴之器史之義不取諸持筭而取諸持筴亦有

說乎。曰有。持筭為史事者。正由持筴為史事故也。古者書筴皆史掌之。書金縢。史乃冊祝。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又作冊逸誥。顧命。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周禮。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掌瀘。掌則。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之。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瀘以前。大喪執瀘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讀禮法。史以書辨昭穆之俎簋。卿大夫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冊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御史掌贊書女史掌書內令聘禮夕幣史讀書展幣又誓于其竟史讀書覿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注讀王命書也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賵又公史自西方東面讀遣辛命曲禮史載筆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祭統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毛詩靜女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又周六官之屬掌文書者亦皆謂之史則史之職專以藏書讀書作書為事其字所从之中自當為盛筭之器此得由其職掌證之也

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則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

說文解字事職也从史从一从史亦聲然殷人卜辭皆以史為事是尚無事字周初之器如毛公鼎番生敦二器卿事作事大史作史始別為二字然毛公鼎小子師敦之卿事作𠂤師袁敦之嗇事作𠂤从中上有旂又持之亦史之繁文或省作𠂤皆所以徵與史之本字相別其實猶是一字也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間王室執政之官經傳作卿士書牧誓是以為大夫卿士洪範謀及卿士又卿士惟月顧命卿士邦君詩商頌降予卿士是殷周間已有卿士之稱而毛公鼎小子師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虛卜辭作卿史

書契前編卷二葉二十三葉又卷四葉二十一葉　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諸侯之執政通稱御事書牧誓我友邦家君御事大誥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又肆余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酒誥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又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洚材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召誥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又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文侯之命即我御事周或者壽俊在厥服多以邦君御事並稱蓋

謂諸侯之執政者也　而殷虛卜辭則稱御史。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二十八葉　是御事亦名史也。又古之六鄉書甘誓謂之六事。司徒司馬司空。詩小雅謂之三事。又謂之三有事。春秋左氏傳謂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稱事若吏即稱史者也。書酒誥有正有事。又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立政立事。正與事對文。長官謂之正若政。庶官謂之事。此庶官之稱事。即稱史者也。史之本義為持書之人。引申而為大官及庶官之稱。又引申而為職事之稱。其後三者各需專字。於是史吏事三字於小篆中截然有別。持書者謂之史。治人者謂之吏。職事謂之事。此蓋出於秦漢之際。而詩書之文尚不甚區別。由上文所徵引者知之矣。（觀堂二四五頁至二五二頁）

釋史

勞榦曰「認為所從的是[illegible]字當然不可以是中字也不可以是
甲形更不可以王國維認為盛筭器也不可以只有認為所從
的是一種弓鑽是可以的在史字中其所從的中就是一個弓
背向下的弓形金文及甲骨凡從弓的字弓都是對側面的這
都是射箭的弓只有這個弓形的弓背向下對於弓鑽的形狀
正皆符合吏字所從是弓鑽頂上壓着的重物事字所從則為
弓鑽頂上還附上一根繩子現在中國大陸的木匠還有人用
這種樣子的鑽子……所以史字是從右持鑽鑽是象鑽龜而卜
之事因為卜筮之事是史官最重要的職務而記事為後起史字
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職務大陸雜
誌十四卷三期頁一至四一九五七」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金文从中
與中正字作[illegible]異史職尚直筆乃春秋以後之史學觀念先

民造字於史學形成之前當不以手持中正為會意之恉陳夢家竟从許說而不知其誤吳大澂謂象手執簡形江永謂手持簿書然兩者皆與中形不符王國維謂从手持盛筴之器義為持書之人其文引徵詳盡其說較勝然誠如王說則字當作𠕋李孝定說見甲骨文字集釋頁九六九以明筴在中中中為何物尚難定也馬叙倫謂史从手持中中象倒聿乃書之初文而金文史手執中聚乃以手執中飾中舍筭之中之圖語非史字然金文史字習見馬說非是

周法高曰陳夢家初釋史為田獵之網考古社刊第五期七至十二頁史字新釋甲骨文字集釋九六六頁引後據鉞方鼎「楣中之中作中說明中乃中之異体但此器中作中而不作中形体尚差一間勞榦氏以為史象手持鑽之形然中形與鑽形不類其說非是阮元方濬益王國維

諸家均以中為盛筭之器，引周禮儀禮為證。白川靜疑之，提出史之祭祀起原說，謂卜辭中五種祭祀之一「𠂤」象收祝辭于由之中而捧持于殷之旁，卜辭常見「由王史」，白川氏不贊成釋由為古「叶」而贊成于省吾釋作「笛」而讀為載，以為與史字音近，史字象收祝告載書之辭于口之中而捧持之形，史字所從之中與中字之形音義無關。釋史，甲骨金文學論叢初集一至六六頁。案史字所從之中是否讀為中抑讀為笛今姑不論，然其為盛物之器，則無可疑，周禮儀禮之中，安知非中字之隸變，然則王國維等引周禮儀禮之中為說，不能謂之為誤，而白川氏謂中字之音與笛近，似尚無確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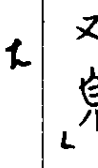
〈大1〉「王令大史兄裏土」「茲茲裏人入史」易錫于珷王乍作臣」〈大4〉「史寇至」〈大8〉「員從史旟伐會𠂤」〈大14〉「王乎呼內史冊令牧」〈大15〉「內

史。册命」〈大18〉「王乎史。尤册令命弟」〈大17〉「王乎呼内史。册命鄴」

a

事 與吏使為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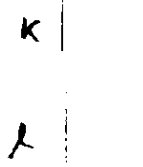
小子鼾簋 〈1232〉 卿事△錫小子b 貝二百



矢方彝 卿事寮 〈2446〉 受卿

旋事寮」公令命佔出司 c

卿旋△寮」眔及卿旋△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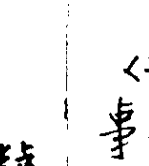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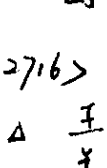
又云令 〈2446〉 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

三事命

三方」佔令舍三事△令」令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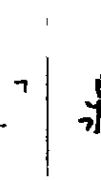
佳令命女比二人先眔矢姤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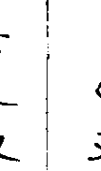




作矩 〈0505〉 用言王出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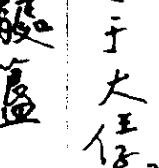
鼎 內入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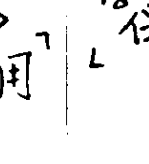


公史 〈1189〉 公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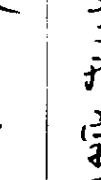
信左右扌乃寮召与乃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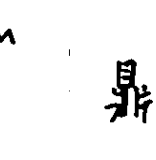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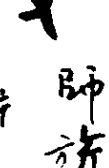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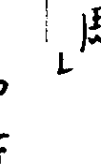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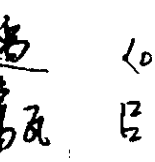
僕事△卜又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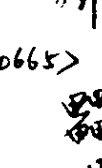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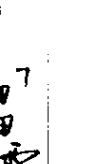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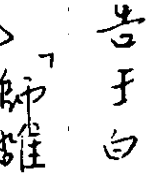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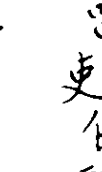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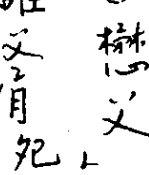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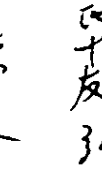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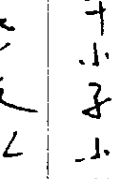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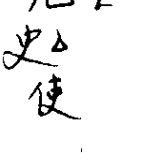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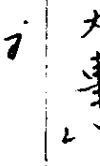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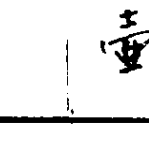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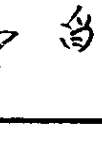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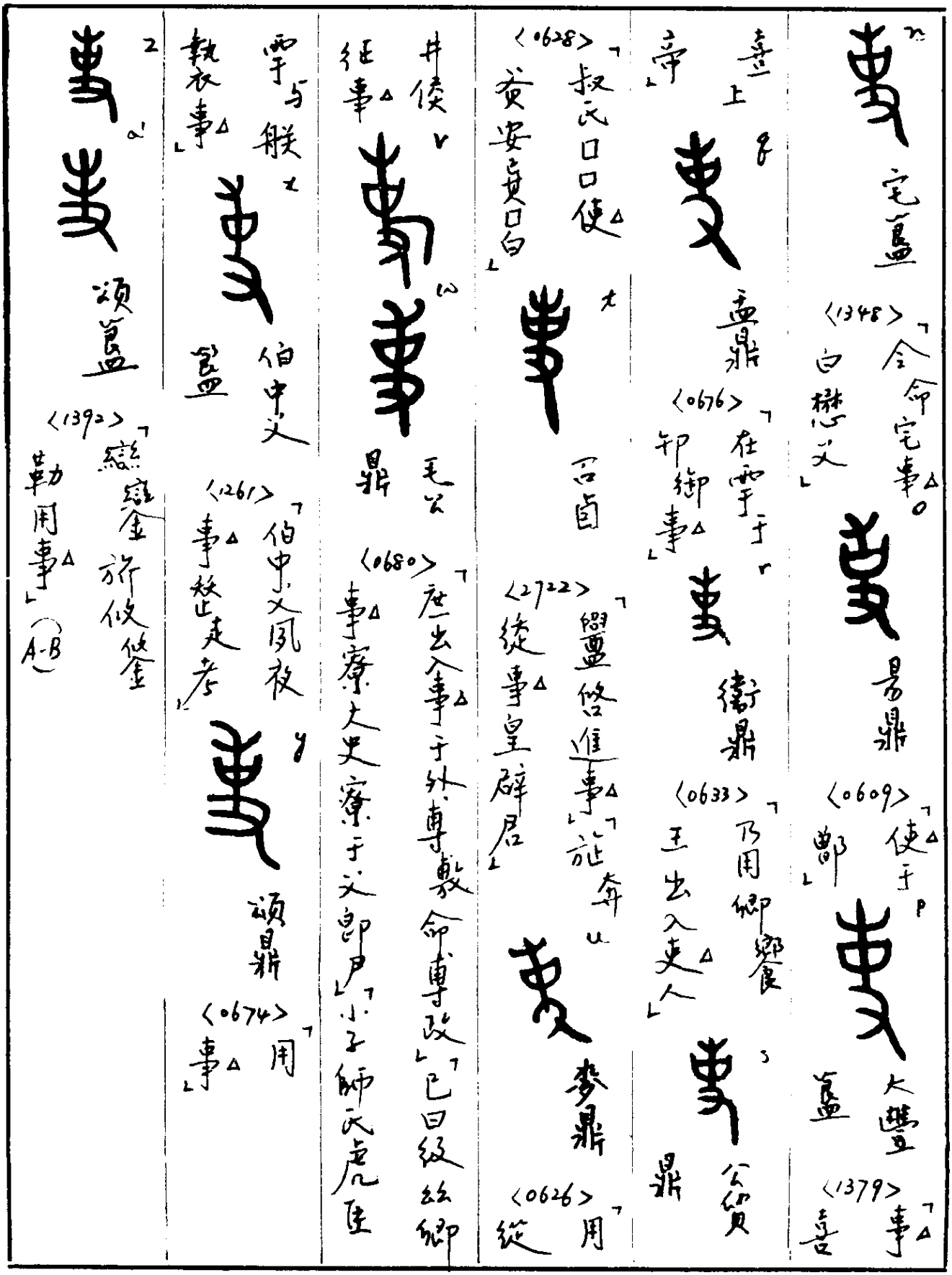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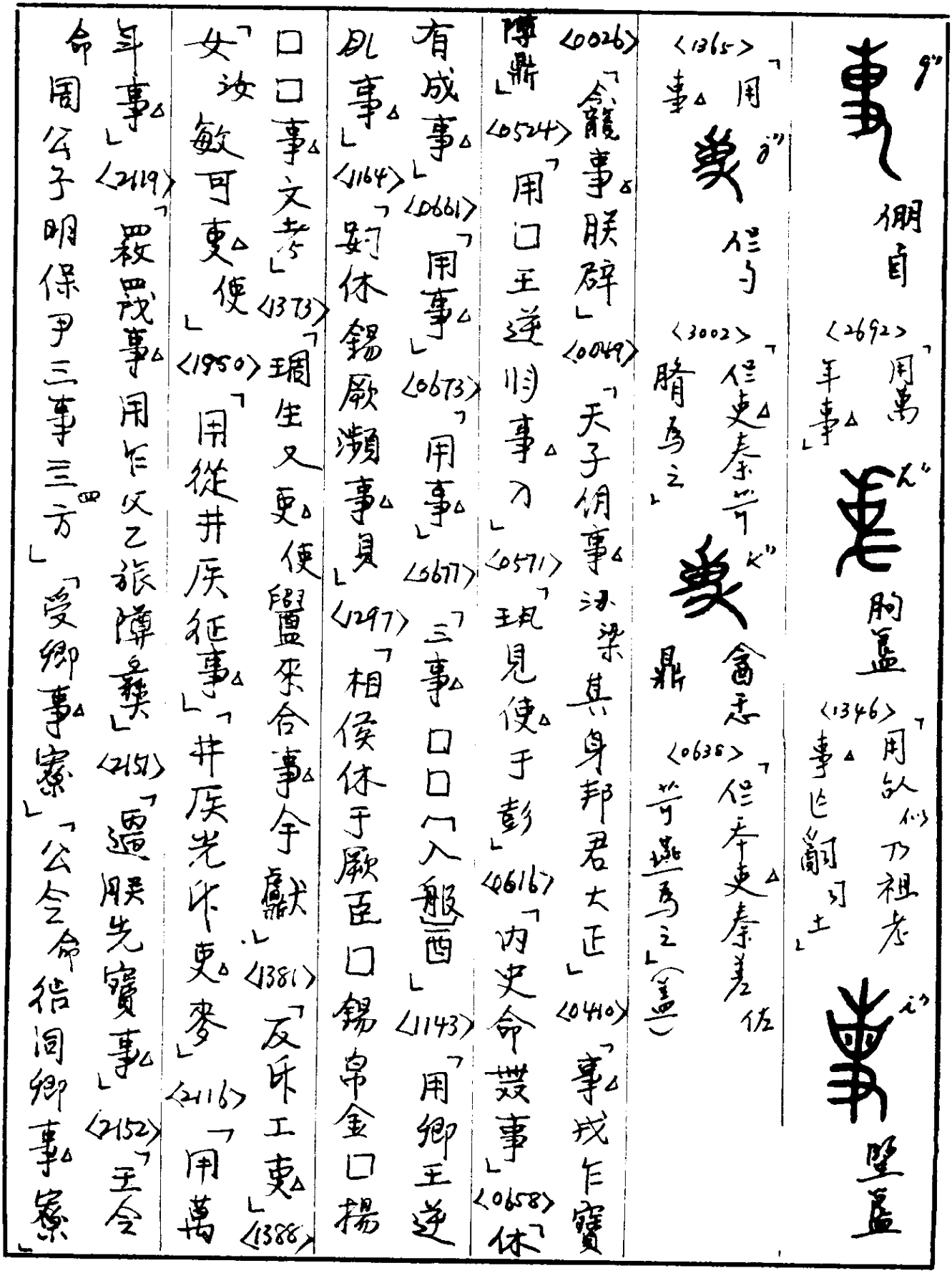





宅簋
〈1348〉「令命宅事」
白懋父
易鼎
〈0609〉「使」
鄭
大豐簋
〈1379〉「事」
彔
盂鼎
〈0676〉「在雩」
卬御事」
衛鼎
〈0633〉「乃用鄉饗
王出入吏」
公貿鼎
〈0628〉「叔氏曰使」
賈安吏曰白」
曶鼎
〈2722〉「豐啓進事」「延奔」
綏事皇辟」
參鼎
〈0626〉「用
綏
井侯
征事」
毛公鼎
〈0680〉「在出入事于外專敷命專政」「已曰汲丝卿
事寮大史寮于入鄙」「小子師氏虎臣
雩与朕
執衣事」
伯中父簋
〈1261〉「伯中父夙夜
事」「蚁走奔」
頌鼎
〈0674〉「用
事」
頌簋
〈1392〉「慈慈金旂攸鑾
勒用事」(A-B)

頌壺
〈2836〉用事
克鼎
〈0675〉敔殷
用事
史頌簋
〈1356〉休又有成事
師嫠簋
〈1338〉用事
守簋
〈1339〉王使小臣守使于夷
不嬰簋
〈1393〉用迺乃事
比鼎
〈0670〉虢旅迺使使
保衡牧誓曰
遣簋
〈1355〉遣度風夕
鄂敝死事
毳生簋
〈1307〉王令毅酮公
族事大史寮
賢簋
〈1301〉公令
事
免簋
〈1358〉用事
事族簋
〈1300〉事族
寶毀
豆閉簋
〈1368〉用隣乃且
祖考事
封簋
〈1340〉王使
戡辟(A·B)
師虎簋
〈1383〉載載先王既令乃
敢祖考事仕用事
曶鼎
〈0679〉用事
且祖考酮卜事
令命女汝更乃

趞
盨
〈1363〉用
事
伊
盨
〈1871〉用
事
大師事良
〈1237〉又作寶尊彝
秦公
簋
〈1382〉虢事使
緐蠻嬰夏
其事
〈2921〉事利于辟王卿事事
師袁
簋
利于辟
郘鐘
〈0055〉余頌圅
事尻
王卿事
鼎
〈0671〉用夙
夜事
天子之事
〈2835〉余不其事使
女汝受冊用御
〈1381〉夙夜卿
櫑將事(A·B)
齊鎛
〈0062〉余三事是台
余為大攻尼
陳猱
〈3019〉陳猱立
事歲
申鼎
〈0632〉參
申乍其造祖鼎鼎
休
〈1312〉休
成事
師害
簋


〈2692〉「用萬年事」
〈1346〉「用以乃祖考事匹厥辟」
〈1365〉「用事」
〈3002〉「作冊睘卣」
〈0026〉「令簋」
〈0524〉「用口王逆羽事」
〈0571〉「現見使于彭」
〈0616〉「內史命冓事」
〈0658〉「休」
〈0049〉「天子休事」
〈0410〉「事」
〈0636〉「作冊睘卣」
〈1164〉「對休錫厥瀕事」
〈1297〉「相侯休于厥臣口錫帛金口揚」
〈0661〉「用事」
〈0673〉「用事」
〈0677〉「三事口口〔人服酉」
〈1143〉「用卿王逆」
〈1373〉「琱生又事」
〈1381〉「反斥工吏」
〈1388〉「口口事文考」
〈1950〉「用從井侯征事」
〈2116〉「用萬年事」
〈2119〉「殺戮事」
〈2157〉「還朕先寶事」
〈2152〉「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三方」
「受卿事寮」
「公令追洹卿事寮」

「佔令命舍三事△令命」「眔卿事△寮」「今我唯令命女二人尃眔矢爽詈石于乃寮以乃友事△」〈2445〉「吏朕先寶事△」〈2722〉「王自彀吏△使賓畢土方五十里」〈2825〉「佳王五祀匽口陞冥再」「再立事△歲」〈2920〉「周師光守宮事△」〈2999〉「國差立事△歲」〈3024〉「口口立事△歲」「閒人口口亓其事△」「亓事△區希△」

方濬益曰『古使吏事三字恆通用此使字从史持从出使者之所載與旅字同意』（綴遺卷四．四頁揚鼎）

α吳大澂曰『事从𠂤从史出疆立於旗下此事字之象古者古文事使為一字也』（憲齋七册四頁乙未敦）

吳大澂曰『古文事使為一字象手執簡立於旂下史臣奉使之義此事之最古者小子師敦乙未饗事亦釋饗使』

公鼎 師舍敎 或从史从攴省許氏說从史之省聲非也孟鼎（古籀補十五頁）

劉心源曰史讀為事說文一部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史部 从史从中省聲古文作 从中不省古刻吏作 二形用為事為使為史小篆吕 為吏吕中直筆下貫之為事始分為二如守敦王 又小臣守 于麦竝讀為使頌鼎用 讀為事趞尊王呼内 讀為史毛公鼎卿 寮用事為士師寰敔邮厥稽 即事之古文从中不省者也古刻吏从 即放非从中也又古刻吏从 无从一者隸省从一許收入一部非也當入史部云从中史亦聲案大徐解省字云中通識也是中即徹字通徹文史謂之吏史記所謂吕文無害為吏也（奇觚卷一二六頁至二七頁頌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事職也从史从之省聲按古作事趙鼎作
彝多父盤作彝克𣪘作彝師寰敦从又持中與史同意之省聲或作
𣪘伯矩敦彝作彝追敦之聲或作𣪘子和子釜變从一亦作𣪘師害
敦从攴執簡執旂皆治事之意事史同音疑本同字而有兩義
說文云事治人者也从一从史按一史非義事字古或作𣪘
形與吏合吏事古同音蓋本同字吏音本如使使从吏得聲復轉如理
使音亦轉如理離騷吾令蹇修以為理今左傳行李之往來借三
十理李皆借為使吏訓治人者亦由職事之義引伸』（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事職也从史之省聲古文作𣪘不省與此
篆相合爾雅釋詁事勤也小爾雅廣詁事力也老子治人事天
又說文一部𣪘治人者也从一从史ㄑ亦聲也周語百吏庶民
注百官也又說文人部𠔃伶也从人吏聲伶者弄臣也承令服

事者也。然則事吏使音義皆同。鐘鼎古文有事無吏使。即知三代吏使義唯以事為之。如此銘亦可證矣。』（古籀篇五十九第二二至二三頁）

6 郭沫若曰『卿』旋寮旋字作叀。毛公鼎之卿旋寮小子師㝬之卿旋与此同。而番生㝬之卿事大史寮。則作叀。用知旋事為一字。典籍作卿士。即曲礼天官六大。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之屬。其或別出大史者。蓋以屬于史職之官特多。』（兩攷第八頁至第九頁今彝）

商承祚曰『說文叀古文事。案段本作叀。是也。古史吏事一字。石經古文作叀。』（古攷二五頁）

馬叔倫曰「倫按舊釋𢦏爲事、倫檢𠂤卣作𢦏、其蓋作𢦏、
王國維謂史吏事一字、倫謂吏事一字、事者爲吏、事從史之聲、
乃史之轉注字、金文無從史從一之吏、其實說文之吏、即此文之變、
耳。」（劉詞一五八頁商尊）

楊樹達曰「事與服同義、故金文或即言事守宮尊云、周師光守
宮事、光讀爲貺、與也、文云、光守宮事、猶井侯𢦚云𢦚井侯服也、
服之訓事、本是古義、特事字在今日義太廣泛、故今釋爲謀事
之事、而綜合𢦚銘詩書諸例、以職字釋之云。」（小學七九頁釋服）

ƒ楊樹達曰「按見事之文又見於他器、𤔔鼎云、「己亥、𤔔見事于彭
衖叔商𤔔馬、用卜父庚隣𢦚、」是其例也、亦有省畧其文單言「見」
者、賢殷云、「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見于衛、賢從、」是其例也、尋
諸經傳未見見事之文、惟書康誥云、「唯二月哉生魄、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古士與事音同。見士即見事也。彝銘「見事于宗周」及「見事于彭」與書文「見士于周」文例正同。特彝銘之事用本字。書文之士用假字為異耳。

古文事史使三文不分。故吳大澂方濬益皆釋珥鼎之文為見。使。憙齋錄伍卷拾肆葉。己亥鼎。綴遺齋肆卷肆葉。揚鼎。于思泊釋此銘及珥鼎亦然。文選卷肆下壹葉下。今可以確知三家之釋為誤說者。康誥云。「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見士決不能讀為見使。一也。彝銘見事或省稱見。如是見使之義。不能省稱。二也。見使之見與孟子「盆成括見殺」之見同表受動。此種用法金文銘刻中絕未見。三也。

(積微一七三至一七四頁匽侯旨鼎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事，職也。从史之省聲。」孳古文事，从甲。與金文从史若从吏異。劉心源謂从中史史亦聲，通徹文史之謂吏，此乃以後世之制度臆測造字之本義，不足信也。方濬益謂从史持𠂤與旅同意，吳大澂謂象手執簡立於旂下，史臣奉使之義，从𠂤之事見於小子𠬜簋。矢方彝、毛公鼎及師寰簋除末一器外，餘皆卿旗連文，且矢方彝及毛公鼎中，吏旗同文並見，而分用劃然，頗弔多父盤及番生簋卿事作吏，而師寰簋則牆事又或作旗吏，旗吏互用無別，其用意不詳。』

〈大4〉「今令女汝事小大邦」〈大6〉「公告厥事于上」〈大10〉「辟井厥光厥正吏」〈大11〉「衣殷事」〈大12〉「小臣靜靜即事」〈大14〉「有𠂤事包苞」「乃田政吏」〈大18〉「勿吏使敢又有庆止欽趾從縱獄」〈大19〉「吏使尹氏受」〈大21〉「敢乃妥夙夜用事」〈大24〉「覭載乃事」〈大25〉「勿吏使戲暴虐從獄」〈大26〉「用事」〈大27〉「用

事」〈大45〉「婁夙夜宦婁執而尔政事」「虞虔卹卒死尸事」「女汝康能乃又有事」「靖命于外内之事」「堇裝其政事」「咻斁協而尔又有事」〈大46〉「余寅事齊庶」〈大50〉「覲事緣蠻夏」「于朱森執事」〈大52〉「燔燎事」

肆

肆 經典通作肆 毛公鼎肆皇天亡斁詩抑肆皇天弗尚作肆聘禮記門大夫之幣使于邸爲肆注古文肆爲肆

〈0620〉「肆皇天亡斁」

肆簋 〈1325〉「弓師錫肆」

毛公旅鼎 〈0627〉「亦弘唯孝肆」

曰肆圖夏

禹鼎 〈0678〉「肆武公亦弗段望膺聖且祖考幽大叔懿叔」「肆禹亦弗敢憙賜其膺辟之命」「肆各彌守邑師氏弗克敗績」「肆禹又成敢對揚武公不顯耿光」

克鼎 〈0675〉「肆克龔保乃辟龔升王」「肆克夙夜尹厥辟」「肆克事」

封簋 〈1340〉「肆對揚王休」

縣妃簋 〈1364〉「肆敢隊對天子休揚」

<00567>「隸用作肆，又大蔷鐘」<00568>「不□□子□先聿盟于廿子□□□孫不□隸□銳□盟龔」

ㄅ徐同柏曰「隸从彖从聿字同肆韵下器字隸字亦見縣伯龔與龔字韵縣伯龔積古㠯三龔器作楬妃龔釋云泉楬伯萬季保蹙燕筆于龔按楬當作縣：繫之彖蹙當作隸義同商燕當作殷與下文毋殷墜伯父休殷字同文泉縣伯萬季保隸句殷肆餘也與夏肆：字同義」（从古卷六、二十四頁周筆于龔句對設）

ㄆ徐同柏釋肆曰「字从井重習之意」（从古卷十六、三十六頁周盂鼎）

ㄇ劉心源曰「肆説文作隸云習也从聿希聲籀文作𣪊篆文作肆此从𣪊即篆文克鼎𣪊克聾保厥辟聾王縣妃𣪊敢筆于𣪊文義皆是隸即肆知古文肆肆實一字後人分為二」（奇觚卷二、三九頁孟鼎）

高田忠周曰『按吳大澂古籀補引云古肄字或从希讀如詩肄皇天弗尚之肄此說未盡說文肄習也从聿希聲籀文作㚔篆文作㚔隸變作肄从聿又肄字隸變作肄ㇾ肄形音皆近故後人多以肄為肄ㇾ字却少見矣周禮小宗伯肄儀ㇾ禮聘禮未入竟壹肄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左文四年傳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段借為勤詩谷風既詒我肄傳勞也又為攜詩汝墳伐其條肄傳餘也斬而復生曰肄又為家ㇾ從詞也爾雅釋詁肄故今也虞書肄類于上帝許氏引作㚔ㇾ肄通用凡金文皆作㚔可證矣希隸古音為轉通耳』(古籀篇五十九第三四頁)

ん

高田忠周曰『按文義或當如劉『心遞攻也然篆形㚔肄迥異此矢即擬字擬矢古音通用故許氏剋字解云㚔古矢字即知此

篆从矢聲之理也右旁作隹字壞文此實雉字異文雉字古與隸通用爾雅釋詁雉陳也即許氏所謂隸極陳也是也此義轉為舊廢又為放恣越語隸與大夫觴飲注放也正與此銘意合字或以矢為之爾雅釋詁矢陳也又或以𡰥為之釋詁又云𡰥陳也由此觀之雉字或从𡰥固為有理矣（古籀篇九十四第一五頁）

商承祚曰『隸案此字下出籀文復出篆文則此為古文也金文毛公鼎作𠂤戊辰毀作𠂤與此同古今隸寫作肆毛公鼎隸皇天亡斁即詩抑肆皇天弗尚聘禮記問大夫之幣傔于郊為肆注古文肆為肄』（古攷二六頁）

a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肆云見博古圖疑生豆孫云銘作𠂤右从帛即隶字說文隶部隶从又持巾是也又肄習也从隶希聲又

希部䆮古文䆮虞書䆮類于上帝䆮䆮字通」（斠釋三頁）

楊樹達曰「按此器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題作封敦陸之廿叁葉引徐同柏說釋䆮為肆字云字从彖从聿字同肆今按䆮字亦見毛公鼎憲齋捨式冊拾葉下疑是說文之䆮字九篇下豕部云䆮豕走䆮䆮也从豕希聲銘文左旁从糸从靜殷之䜌字及頌鼎殷之䜌字證之知為希字說文九篇下希部希下云河內名豕也是从希與䆮之从豕同也右旁上从乂下从中與聿字金文恒作𠂤者不同知非聿字實希字也但希从二乂此只作一乂耳小校經閣金文釋其字為䆮右旁釋希是也左旁釋禹非是」（積微八十二頁䆮殷跋）

高鴻縉曰「說文」豸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伺)殺(也)象形
池尔切

段玉裁曰古多段豸為解鷹之鷹以二字古音同也
徐灝曰象側視之形……豸自是猛獸故貔貅豺豹等字皆从之
按司通伺也象二字據沈濤古本攷補徐鍇曰欲有所伺殺謂
其行緩也苗夔曰豸之言遲也豸字甲文屢見茲取前四.53頁
字金文取毛公鼎肆字偏旁及貉子卣貉字偏旁本意為貪猛
噬殺之獸即豺也典籍或通以代解左氏宣公十七年傳庶有
多乎杜注多解也乃同音通段
秦人加才為聲符作豺說文豺狼屬狗足从豸才聲士皆一切
切
經音義十一引蒼頡解詁豺似狗白色有爪牙迅捷善搏噬也
禮王制豺祭獸然後田獵呂氏春秋季秋紀豺則祭獸戮禽注

云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左氏文元年傳蠆目而豺聲忍人也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王為人豺聲似此則豺為體瘦而貪噬殺之獸甚明與說文所云獸長脊行多多然欲有所伺殺也象形意合字在商周或作複體或又加豸(古拭字見會意篇)為聲作豺(見商紂王時戊辰彝及周宣王時毛公鼎)此形秦漢以來譌變甚歧詳如上列

說文 豺 習也从豸才聲 貔 籀文豺 貄 篆文豺 羊至切 說解於形意俱非所謂籀文篆文亦俱誤又雷浚說文外編曰貄釋獸貄脩毫說文無貄字部首㣇脩毫獸从豕下象毛足讀若弟此脩毫之正字陸釋文曰貄本又作貅案說文亦無貅字釋獸貍子貅陸釋文曰貅衆家作肆又作肄案肄說文正體肆俗體

無隸字

章太炎文始曰說文希脩豪獸从𠂤下象毛足讀若弟古文作弟此古文變易也亦變易為絺希屬从二希古文又作豯此則舒為齒音矣希蓋與多同物從長脊言為多從脩毫言為希狐貍貔貅皆兼二事多希古音並如弟釋獸又嫥以希為貍子(變作隸)本或以隸為之夏小正七月貍子肇隸說文引書絺類於上帝今亦作隸然則絺又同希音也小正之隸傳訓隸為殺取多欲伺殺義也說文古文殺作希即希字然則變舌為齒轉支入隊然後孳乳為殺戮也

茲據各家說理之如次

(一)隸為多之累加字音義不變音伺音才音似音以均一音之轉

(二)引申段借為

(1)伺殺．動詞．廣雅釋詁．肆．殺也．如詩皇矣．是伐是肆．論語．吾力猶能肆諸朝

(2)犯突．動詞．小爾雅．肆．突也．左氏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注．肆暫往而退也．（字例二篇七〇至七二頁）

沈兼士曰「竊疑希絺與肆肆．殆皆重文變易之體．而殺亦為其孳乳字．說文極陳之肆與肆習之肆．雖分別部居．然形音既相近．且古多互用．為例不一．毛詩伐其條肆．傳．肆．餘也．斬而復生曰肆．方言．烈．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肆．論語憲問篇．皇疏．肆．殺而陳尸也．說文肆．習之訓．恐非本義．王筠說文釋例云．肆本同希．借為肆習之義．借義奪之．遂分為二字．本從希聲．爾雅．用之蓋本作肆．肆訓極陳．極殛古通．殛殊也．蓋肆之有殘餘義與因誨肆也．

隸之有體解尸陳義相應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云豨說文習也篆文作豨或讀隸毛公鼎肄皇天亡斁讀如詩肆皇天弗尚王國維史籀篇疏證謂假肆為隸與篆文略同其實隸肄之為一字猶希豨之為一字耳故說文希肄同音羊至切豨隸同音息利切也而殺字亦復同原殺有殺戮黎散二義猶隸有隸殺肆解二義也又經傳多以殺為弒左傳釋文殺字或音試或音申志反是殺字本具二音去聲之音與豨隸皆相近古音心審二紐相通後世以聲別義凡以下殺上皆讀去聲而字形不變故廣韻集韻弒均或亦作殺厥後乃造弒字形音俱異儼然兩語矣段玉裁說文弒字注謂經傳殺弒二字轉寫既多譌亂音家又或拘泥中無定見多有殺讀弒者……殺在古音十五部弒在一部本不相通也蓋段氏先哀一之脂兩部於古絕不許通之成見故為

此說以牽就之不必信也」（輔仁學誌八卷二期四頁希殺祭古語同原考）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黹習也从聿希聲」隸續攈文黹肆篆文黹」楊樹達釋豯是誤亦為希也高鴻縉謂字从多聿聲乃多之累加字然古音多在佳部聿在葉部高說非是沈兼士謂肆黹一字容庚謂經典黹譌作肆容說是也說文段注徐灝箋肆字下云「戴氏侗曰書傳未嘗有聿字聿又作筆實一字耳灝按許君固以聿聿為一字矣聿如非筆類何以釋曰所以書也而从聿建類乎然則聿即聿之省而非从巾明矣後人有所竄改也」金文黹所从聿正象以手持巾之形徐箋誤矣古文聿聿隸分別作聿聿聿取義各有不同聿為以手持巾聿為以手持筆說文謂从聿一聲誤隸為以手持尾與及字同意隸變後則往往混淆

說文所載隸之籀文从隶恐亦聿之譌也又肅說文从聿金文从聿于省吾曰「叙字象以手刷洗希畜豪毛之形或从數點者象水滴之形金文隸字多从巾者左桓二年傳藻率鞞鞙服注率為刷巾說文刷刮也禮有刷巾刷洗之初祇以手繼則用巾此人事自然之演進也甲骨文字集釋第七卷九五頁引于說可从」

〈大4〉「隸」作肩又羞今口口弄兵」

〈大24〉「隸」皇帝亡畏敷」

肅

a

肅 金文未作柬書作柬 从書非从柬 王孫鐘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書部肅持事振敬也从書在開上戰〻兢〻如臨深淵也書為手之建巧也从又持巾肅字从之會意自叶然今依此篆字明从聿〻古筆字又說文古文作柬云从心从卜愚謂聿者史也執筆之官也史字从又持中〻者中正也禮記曲禮史載筆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夫史之職者豈不持事振敬者哉其心當如戰〻兢〻臨深淵而已然則字从聿从淵會意之恉顯矣蓋謂此篆當以聿為建首至小篆變从書固當在于聿部但聿書形近通用下文可證故姑从許目而辨正變云左文十八傳忠肅共懿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語寘肅宣惠皆與此銘意同』(古籀篇五十九第三五至三六

商承祚曰「說文肅古文肅从心卩案金文王孫鐘作肅與篆文近（古攷二六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肅持事振敬也从聿在牒上戰戰兢兢也肅古文肅从心从卩」金文聿聿形近而篆文聿又與金文聿形近肅从聿說文誤高田忠周謂聿聿形近通用更非」

聿

a 聿 金文 〈2751〉「聿」

b 聿 女帚 卣 〈2586〉「女帚庚聿」(A·B)

c 聿 戈文 〈3050〉「聿」(A·B)

d 聿 史 鼎 〈0187〉「聿」

e 聿 者沪鐘 〈0018〉「先之于聿肆」(A·B)

f 聿 尊 〈1996〉「聿」丁

g 聿 〈0033〉「其聿其言」〈320〉「筆口樂毋毋聿肆載諸」

a 方濬益曰舊多釋為以手持杖之形又或釋為支蓋以說文部首尐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古文作㸚此文適象手持半竹之形以為得之余以是清卿中丞所藏婦女卣銘證之器銘作㸚蓋作㸚與此正同乃聿字說文部首㸚手之捷巧也从又持巾

肅等字从之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筆畫畫等字从之今觀此文从手持木象作書筆豪分布之形聿貝父辛卣作與為一斂一舒是為聿之古文意古文聿聿止一字篆文與始分為二而訓聿為从又持巾亦就篆文之一畫兩端下垂為解說若古文則聿止作安得有从巾之義乎」（綴遺卷二十六．二十一頁聿角）

吳大澂曰「古聿字象手執不律也聿貝父辛觶」（古籀補十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所以書也从聿一．按楚謂之聿．秦謂之筆．聿實即筆之古文．古作婦器庚从又持．象筆形．說文云：手之捷巧也．从又持巾．按聿為捷巧無疑．考古聿字作聿．此即聿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此最古筆字也古籀補載下文聿篆云古聿字象手執丨不律也此改至當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又聿下曰手之捷巧也从又持巾此說字形甚誤矣今審正如吳說其作丨者象毛銜墨瀋而潤敍之形又作丨者象毛未銜瀋而乾散之形均皆同意也與聿字从又巾者豪不相係矣後人篆文變作聿或謂為指事或謂形聲皆牽強傅會之說耳如許氏遂為聿一之合形妄亦極矣說文次聿出筆用云秦謂之筆从聿竹此當曰篆文聿从竹三代以前聿管以玉或以漆木詩云彤管是也至秦蒙恬別有竹管之制字亦變从竹作筆丨是秦以後字也然則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禮記曲禮史載筆皆秦漢人所改可知而已今合為一字云』(古籀篇五十九第二八頁)

高鴻縉曰『按聿即筆字倚手(手)畫筆形一由物形一生意故為書畫之筆名詞聿與聿乃一形之變非有二字後借為語詞如詩歲聿云莫聿來胥字等久而成習秦人乃加竹為意符(筆桿以竹為之)作筆筆行而聿之本意廢許書存筆之本字於聿甚是而歧出聿字則非徐灝曰戴氏侗曰書傳未嘗有聿字聿又作筆實一字耳灝按許君固以聿聿為一字矣聿如非筆類何以釋曰所以書也而从聿建類乎然則聿即聿之省而非从巾亦明矣疑後人有所竄改也說甚是』(字例二篇二五三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金文字象从手持筆形从聿一聲之說非是者沪鐘作[illegible]筆端增一橫畫與小篆同此一聲之所本也高鴻縉从徐灝謂聿聿一字然隸从聿金文確象从手持巾形與聿之

持筆形異高徐之說非也」

書 不从聿

兔 者字重見 〈1358〉「王受授年 冊尹者 書」

頌簋 〈1392〉「尹氏受王 令書」 (A.B.C.D.E)

頌鼎 〈2836〉「尹氏受王 令書」

王令命書

格伯 〈1362〉「王書史戠武 立宣西成邑」 (A.B.C)

師旂鼎 〈0665〉「弘吉 史書」

鼎 〈0674〉「尹氏受授王 令命書」 (A.B)

頌鼎 〈2796〉「曰書孫寶兄 擇其吉金」 (A.B)

曰書孫寶兄

擇其吉金 〈3165〉「史盠受授 王令命書」

盠駒尊 〈3165〉「史盠受授 王令命書」

師旂鼎 〈0665〉「弘吉 史書」

史頌簋 〈2924〉「史頌受授 王令命書」

王令命書

盠駒尊 〈3165〉「史盠受授 王令命書」

頌鼎 〈2796〉「曰書孫寶兄 擇其吉金」 (A.B)

曰書孫寶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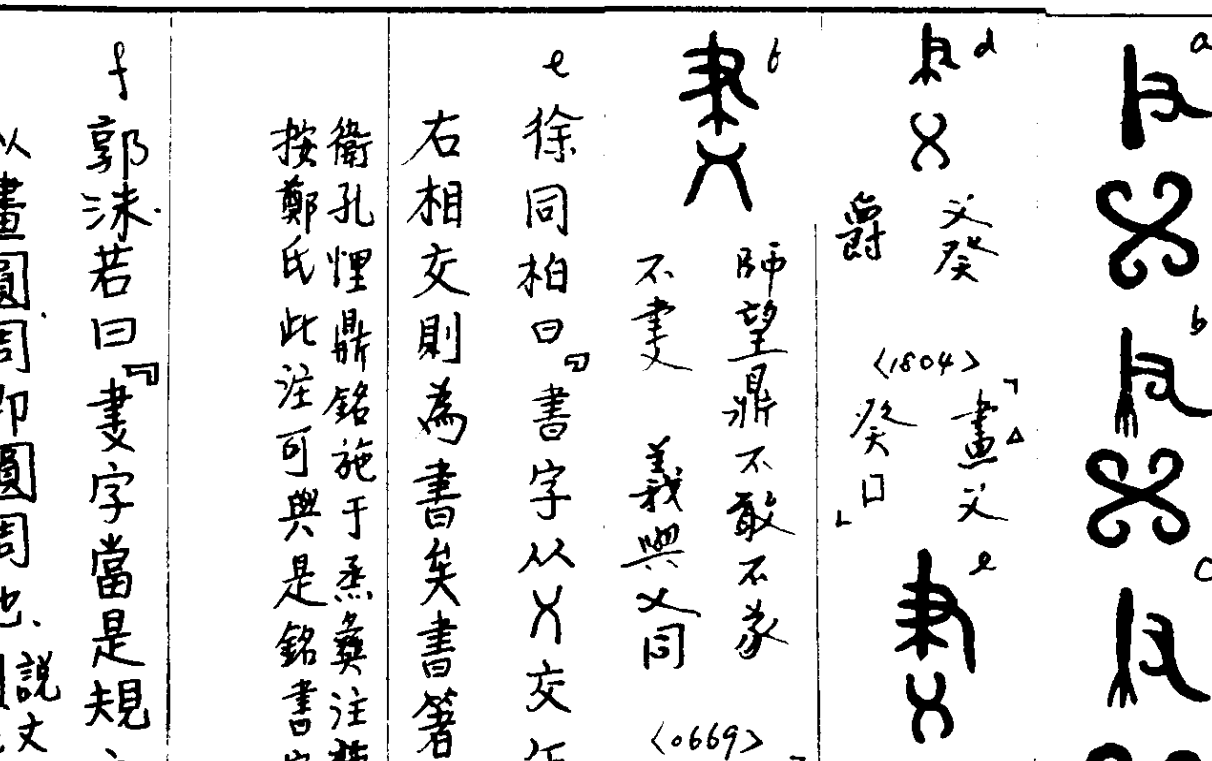
擇其吉金 〈3165〉「史盠受授 王令命書」

盠駒尊 〈3165〉「史盠受授 王令命書」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書著也从聿者聲又序曰著於竹帛謂之書周禮保氏五曰六書易繫辭傳易之以書契蓋者為別事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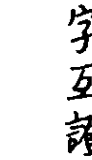
也諸為辯也多ㄑ益辯之意書即以聿記事而辯治分別也者書同意也(古籀篇五十九第三〇頁)

聿



聿 說文所無

子聿簋 〈0383〉「子聿」(A.B.C)



a 聿 文 簋 〈1504〉「聿」 尊

b 聿 師望鼎 不敢不彖 不聿 義與又同 〈0669〉「不敢不彖 不聿」規

c 聿 毎簋 〈1231〉「用作孝 日乙聿」

d 聿 文 簋 〈1504〉「聿」 又口

e 徐同柏曰「書字从𠂤从又从丮交午之象聿象手執筆形手執筆左右相交則為書矣書箸也如也言箸之後世長如此廟器也

衛孔悝鼎銘施于烝彝注施箸也 按鄭氏此注可與是銘書字互證」（从古卷十二、七頁周爯彝）

f 郭沫若曰「聿字當是規之古文、彝銘畫字从此作畫圖、蓋謂用規以畫圓、周即圓周也、說文周匝字作𠂤此字古未見」（兩攷八十一頁師望鼎）

十吳闓生曰「㚔妻即肅字。」十二年敦惟生蔑曆用作季日乙妻子孫永寶用則妻又、器名(吉文卷一第一八頁師望鼎)

參閱0384畫字條高鴻縉說

張日昇曰「按从聿从又。說文所無。郭沫若謂當是規之古文。其說是也。字所从又非即說文訓𠬜艸之又。𠬜艸之農具又作丿丿相交。象剪刀之形。與正圓之規形狀相近易混。必當加義符以為區別。剪艸之又或从刀作刈。正圓之規乃从聿作妻。畫金文作畫。从周从妻。郭說周即圓周。非妻亦聲。規畫古音並在佳是詳0384畫字條。非部合口規(kuei)畫(yueh)角蓋云「用乍季日乙妻。妻段作規。規也。說文云「三足釜也。有柄喙。」古鬻之形制不必如許書所云。然妻文借作食器名稱。則絕無可疑。師望鼎云「不敢不家不妻。」容庚謂義

與又同。郭沫若釋作「不敢不分不妻」規。按第四字原作分。郭釋分於字形不合。容釋豕似亦未當。蓋不豕或不敢豕雖為金文成語。然不敢不豕則於誼不通。不敢不一詞亦見於金文。乃反言懼辭。沈子簋「不敢不紹休同公」。番生簋「番生不敢弗帥型皇祖考不坏之德」。兮甲盤「毋敢不出其負」。並皆可證。至於郭說分字雖當存疑而不敢……不規於義亦可通。

周法高曰『師望鼎「不敢不分不妻」。分容庚釋豕。但0089「豕」字下不收此字。而收於附錄下頁二(3014)「收」此字。張君謂「不敢不豕則於誼不通。案「遂」有成誼。禮記月令「百事乃遂」。注「猶成也」。豕訓為墜。亦訓為成。猶亂亦訓為治也』。

〈大24〉「首德不克妻」

畫 〈2444〉「△畫」轉

畫 吳方彝蓋 〈1387〉「△畫轉」「△畫」轉

畫 畜生 〈1348〉白伯易錫小

畫 宅蓋

畫 匡宅盡「△畫」

畫 鼎 〈0671〉「△畫」

畫 鼎 〈0680〉「△畫轉」「△畫」轉

畫 師兌簋 〈1385〉「△畫轉」「△畫」轉

畫 其弦 〈0677〉「△畫」鼓一 〈3084〉「口庶長△畫」

畫 弔戈九 〈3023〉「富子之上官僕之△畫口鎛

畫 上官登 鉄十台口大役之從鉄登

畫 叔尃父盨 〈3084〉「口庶長△畫」

畫 弔眔簋蓋 〈1380〉「△畫」「△畫」轉轉

吳大澂曰「畫」畫古文从聿从廾从又从周又交也象手執筆畫于四周文相交錯與彫同意許氏說彫琢文也毛公鼎「畫」或从

又从田田古周字吴尊 或从玉录伯戎敦金厄畫轉（古籀補十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畫介界也从聿象田四介聿所以畫之指規劃也古作 師望鼎从聿古筆从象所畫之形或作 畜生敦 師兌敦並从周轉注或作 彔伯戎敦从玉此為刻畫之畫與周从玉同意』（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畫古文畫劃亦古文畫皆鍇本作畫劃是也从聿田象畫田正經界也刀部有劃則第二字乃劃之古文畫劃一字劃為後起甲骨文作 金文吳尊作 宅簋作 上官登作 鉢文毛公鼎作 吳大澂曰从聿从又从周又交也象手執筆畫於四周文相交錯與彫同意許氏說彫琢文也』（古攷二六頁至二七頁）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彫下同據古釋畫窓齋同孫詒讓仍吳釋云篆作畫从周古文之變體徐釋彫下同並非是綱案窓齋云畫古文从聿从又从周又又也象手執筆畫於四周又相交錯與彫同意此說合徐以此篆下从周故誤釋實則吳尊畫字下亦从田而省口彖伯戒敢此字下从田从王唯師兌敢畫字較此僅省一乂餘並合參互校之其爲畫之變體焯然無疑矣(說詳十四頁至十五頁)

高鴻縉曰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畫古文畫省劃亦古文畫胡麥切

按此字甲文(合集24.一.藏)从聿(筆)畫其所畫之花紋形由文聿(筆)生意故託以寄繪畫之意動詞周人加田或囧或周或琱為聲(周

人所加者均與周同音之字故為聲符則可通為意符則不可通也況有畫字从日畫省聲可互證秦篆又略變之也至許稱隸曲古文畫者當是金文隸曲形之論變稱隸曲亦古文畫者當是周末劃字通段以代畫者也劃為劃劃本字與用筆繪畫意別(字例二篇三〇九至三一〇頁)

朱芳圃曰『說文畫部畫畀也象田四畀聿所以畫之畫古文畫劃亦古文畫郭沫若曰古金文畫字作𦘒从聿从周當係以規畫圓之意(甲骨文字研究後記一)按郭說是也惟釋周為圓周之周尚差一間余謂聿所以作繪畫即所畫之文采也或从玉林義光謂此為刻畫之畫與琱从玉同意(文源三〇)其說是也爾雅釋言畫形也郭注畫者為形象釋名釋書契畫繪也以五色繪物象

也、比本義也、書顧命、畫純、孔傳、彩色為畫、周禮春官司常、皆畫其象焉、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儀禮鄉射禮、畫以虎豹、畫以鹿豕、凡此、皆用其本義、引伸為分畫、左傳襄公四年、畫為九州、杜注、畫、分也、為界畫、漢書地理志上、畫壄分州、顏注、畫謂為之界也、為計畫、史記屈原賈生傳、章畫職墨、索隱、畫、計畫也、

（釋契　一三八頁畫畫）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凡畫之屬皆从畫、』籀古文畫省、劃亦古文畫、」吳大澂謂字从聿从又从周、象筆畫四周、文相交錯、與彫同意、郭沫若謂以規畫圜之意、朱芳圃謂聿所以作繪、囲即所畫之文采、高鴻縉謂聿倚聿畫其所畫之花紋形、囲（周）為後加聲符、然古音周在幽部、畫在佳部、高說非是、商承祚謂象畫田正經畛之形、諸家之說、以郭商兩

氏較近字从聿規之古文从囧聿亦聲囧乃囘周四至詳0122字條周
聿為規畫詳0313字條聿規古音同在佳部並為喉音正囘經界乃
畫之本誼許氏不誤

〈大14〉「△轎轐」〈大25〉「△轉」「△轐」

a

材 隶 莊子亂為隸經典作隸 「大鐘 〈00055〉 八隶 △隸」

部 鐘 大鐘八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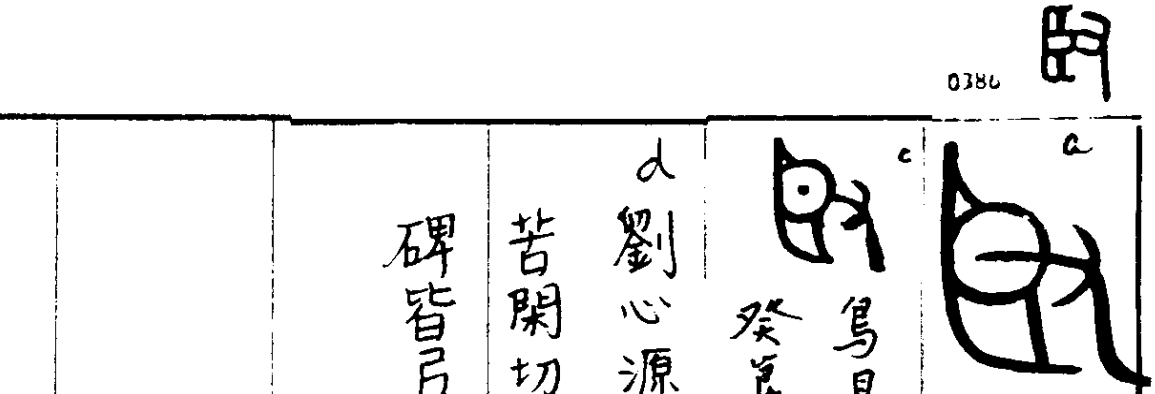
林義光曰『說文云隶及也从又尾省又持尾者从後及之也按古作[illegible]（文源）

何大定曰『隶說解曰及也从又尾省又持尾者從後及之也隶部所屬字僅隸隸隸二字隶隸音義一致……實為古今字耳隸訓附著義同及隸之篆文作隸說解曰從古文之體徐鉉曰未詳古文所出桂馥曰本書（指說文）歺或作歹則隸亦隸之別體當有古文挩去馬叙倫謂隸隸隸三字之于隶猶鞄鼛之于鞉當附於隶下而隶又从尾與及從[illegible]人殆無不同蓋亦及之異文故及下有[illegible]字說解曰亦古文及其字從隶甚明然則隶當入[illegible]部而隶部可削矣（馬叙倫說文解字研究法）是隶

不應立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册四一八六頁說文解字部首删正）

a 容庚曰「聿經典作肆、隸與說文堵下籀文同。周禮小胥、凡樂、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注、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吳大澂曰、若執十六鐘為一肆之說、八肆為一百二十八鐘、四堵為三十二鐘、安用如此之廣樂哉。案左傳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邾公牼鐘銘辭、龢鐘二堵、齊侯壺鼓鐘一肆、言堵肆而不言其數、地下所發見者、齊侯鎛十四器、臨江鐘十四器、西清續鑑錄十一器、近年所見三器、郘鐘十三器、新鄭鐘二十二器、均與十六鐘一肆之說不合。竊疑肆列也、而不必為十六之數。嘗見手持而擊之商鐃、以三器為一組、所見五組均如是、以聲

類通假或者四馬為駟四鐘為肆歟』（善圖第五頁邵黛鐘）



a 臤 彝鼎 〈0454〉「彝作文文丁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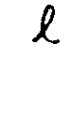
b 鼎 〈2745〉「中子宴彝臤文文丁尊彝」

c 寓且 癸盨 〈1145〉「臤」

d 文癸 盨 〈0934〉「臤文癸」

劉心源曰「臤」說文云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古文以為賢字古閑切此為作器者名當是賢臤卣作亦此字校官碑表良碑皆以臤為賢」（奇觚卷三．三頁臤敦）

臣

a 

臣

臣辰父癸鼎 〈0434〉 臣辰册旁 b

父癸卣 〈2730〉 臣辰册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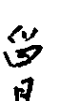
父乙臣

辰卣 〈2589〉 父乙

臣辰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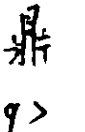
c

臣辰

d 

臣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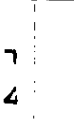
盂 〈1951〉 臣辰册旁



e

臣辰父癸蓋 〈1095〉 臣辰册父癸 (A)

臣辰册旁父癸 (B)



臣辰父乙 〈2590〉 臣辰册旁

父乙 (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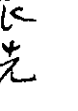
臣辰册旁

乙爵 〈1816〉 父乙臣辰先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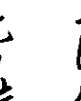
臣辰父乙鼎

臣辰父乙鼎

g 

臣辰父乙

臣辰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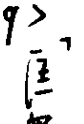
臣辰父乙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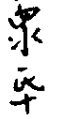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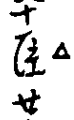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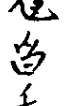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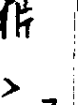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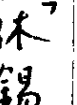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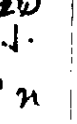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i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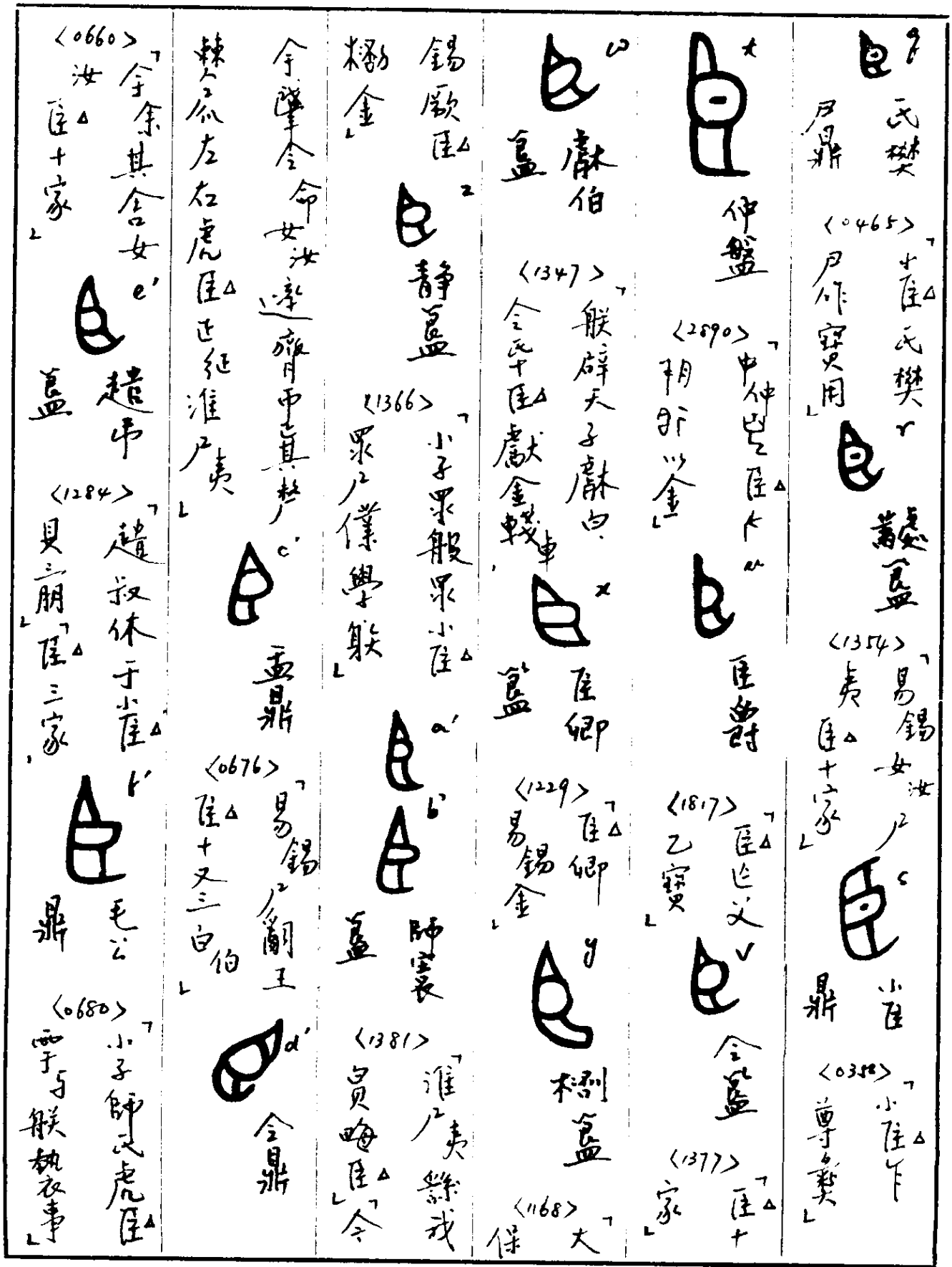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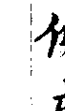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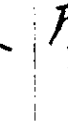
臣辰册旁

臣辰册旁



1822(3.664-0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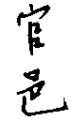
頌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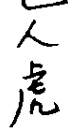


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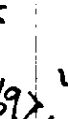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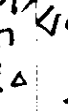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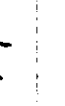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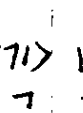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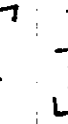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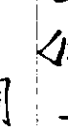
克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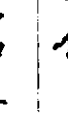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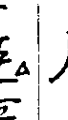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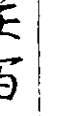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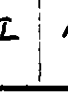
不嬰簋

師酉簋


頌鼎


頌壺

林義光曰『說文云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按古作臣（文源）

作臣使曾鼎』

高田忠周曰『說文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屬皆从臣禮記禮運仕于公曰臣晉語事君不貳是謂臣又周禮太宰八曰臣妾注男女貧賤之僕皆是也屈服隨从即比附也詩云克順克比比ヒ同意故臣字从ヒ又下作臣即省也詩黃鳥序哀三良也箋云三良三善臣也所謂忠良也臣字从ヒ良會意固為至當也許氏云象屈服形未得其詳而已但ヒ有屈服意故云爾耶』（古籀篇三十三第三二至三三頁）

斯維至曰『案卜辭習見小臣其職蓋自殷代以來即有之矣周禮中有二小臣其一屬冢宰謂內小臣乃掌宮中賤役猶寺人

之類銅器中有舀內小臣鼎其職與周禮正合亦有未著內字而地位至卑賤者如師晨鼎大克鼎之以小臣與車服同錫是也其二屬司馬其職文云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此於金文並有徵靜殷云王命靜司射學宮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尸夷僕學射靜為小臣別有小臣靜彝可證此銘所言或周禮之賓射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四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高鴻縉曰『按董作賓氏曰臣象瞋目之形石刻人體上有此花紋是也此象瞋目之形故託以寄瞋意動詞後借為君臣之臣乃另造瞋瞋行而臣之本意亡』（字例二篇一九八頁）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下臣部云臣牽也事君者象屈服之形大徐音植鄰切按許君以牽訓臣乃以聲為訓明其語源植鄰切之音與牽聲紐不同古音殆不當爾觀臤从臣聲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及孝經援神契並云臣堅也廣雅釋詁云臣堅也亦皆以聲為訓知臣古音當與臤牽堅肇音近矣臣之所以受義於牽者蓋臣本俘虜之稱禮記少儀云臣則左之注云臣謂囚俘是也蓋囚俘人數不一引之者必以繩索牽之名其事則曰牽名其所牽之人則曰臣矣吳越春秋卷七勾踐入臣外傳云越王勾踐五月五日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夫文種前為祝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象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

二觴夫勾踐入臣而文種謂其牽致此必有以表之如秦王子嬰繫頸以組之所為者矣左傳宣公十二年云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注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按臣牽之義本謂受牽牽羊則屬主牽事雖有異其以牽表臣則一也不然臣僕所執之賤役亦多矣奚必限於牽牲乎及秦王子嬰降於漢高祖亦係頸以組亦以表牽致之義也應劭乃云係頸者言欲自殺知仲遠俗儒為不識古義矣」（金石七七頁臣牽解）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郭沫若謂人首俯則目豎所以象屈服之形（甲骨文字集釋李孝定謂自來頁九九一引）解說文者自小徐繫傳通論而下皆以擎跽曲拳釋許君象屈服之形一語惟鄭說獨得許君之神恉（全上頁九九三按目之作橫豎

誠有深意存焉目橫乃平視時之象如見作罒是也目豎乃仰觀俯察時之象如睪作𥁕監作𥁕是也俯首屈服其目豎而以豎目代表屈服之人此造字之本義也

〈大1〉「茲裹人入史易錫于珷王乍作臣」「隹臣尚中」「臣口口」〈大9〉

「厥易錫者赫圂臣二百家劇」〈大12〉「小臣靜靜即事」〈大21〉「𢦏嗣我

西隅東隅僕馭百工牧臣妾」〈大45〉「伊少小臣隹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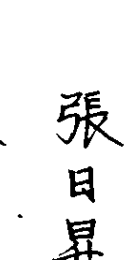
臧

臧[A] 臧[B] 臧[C] 从𠂤 从戕 从貝 <1492>

林義光曰：『說文云：臧善也。从臣戕聲。按字从臣，本義當爲臧獲臧奴也。』（文源）

安伯盨 「慶甘其」 从臧[A]（A.B.C）

𡈼子

a 

𡈼子 說文所無甲骨文有𡈼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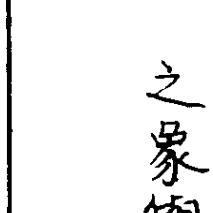
令附于注後 小子𡈼簋 <1232> 「卿事錫小子𡈼貝二百」

高田忠周曰『按古籀補亦收此篆吳氏釋為師云𠂤與帥字所从冒同非冒與二臣迥別詳見帥下而如此篆右明从子與下全異左旁从重臣與層字或作𠂤同尸亦人也故尸臣通用與僕字古文作𠂤同然則此篆亦為仔字無疑周頌佛時肩仔傳克也箋任也蓋任事克勝即臣僕之本分也故字从人或从臣與僕𠂤同意殊从重臣者亦與𠂤作𠂤同意也吳氏之妄不須辨耳或云此亦保字義然銘義人名固不可定矣』（古籀篇三十二第一九頁）

張日昇曰『按字从𡈼从子說文所無高田忠周釋仔謂僕古文从臣从𡈼若臣與从人同意其說非是金文及甲骨文僕字無

从臣者疑朕乃後起字且从臣與从匿是否同意亦屬可疑

鼒



鼒 說文所無

鼒鼎 〈0354〉 鼒下窦 鼒鼎彝

a 方濬益曰鼒疑增之異文說文增益也按古通作曾孟子曾益其所不能又爾雅釋親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郭注曾猶重也釋名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此文从二臣亦增益之意故疑為增之異文(綴遺卷四.十八頁鼒鼎)

a 吳大澂曰鼒古增字从𠂤从曾𠂤即㠯之異文與古㠯字同意小篆作㠯增鼎(古籀補八十頁)

a 劉心源曰隋人名从𣪊臣當是𣪊㠯乃阜之異文古文形近者每依稀為之小子師敔之師作㠯可互證而得从𣪊㠯者增高之象與土同意當是古文增字(奇觚卷一.九頁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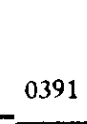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古籀補吳氏云古增字从臣从曾臣即目之異文與古師字作𠂤同意小篆从自．按吳說非是𠂤非師字而仔字也．此曾盍層字異文古唯作曾左襄十八年傳曾臣彪是也．層字或从重臣會意可識．但層增音通不妨故今兩存云』（古籀篇十第二七頁）

高田忠周曰『按吳氏元釋為增云．古師字作𠂤可證誤也．𠂤即仔字與此篆不相關．因謂此層字異文也．說文層重屋也．从尸曾聲．盍从尸與屋字同意也．然竊按層字當爾雅釋親所謂孫之子為曾孫是為本義．轉而屋重亦曰層．元謂人子故字从尸．尸人元同意也．古層字多借曾為之．故爾雅作曾．又左傳襄十八年曾臣彪注猶末位．曾臣亦曾孫之轉義．而專指臣時字从

重臣誠如此篆其會意尤顯矣然則此篆之形由轉義而生者非最古正文可知矣夫如此重屋義別有一字元當作廣今逸而不傳耳（古籀篇三十六第一六至一七頁）

柯昌濟曰『增字从㬎从曾聲即今增字金文所見从㬎之字除此字外尚有尃字見小子尃鼎酓字見曾姬伯鼎大㪔从㬎之字類含有多誼故知此為增字也』（韓華一〇三頁增鼎）

張日昇曰『按字从㬎从曾說文所無劉心源方濬益吳大澂柯昌濟等並釋增高田忠周釋層兩說俱無實據』



殳

趙曹鼎 〈0656〉「史趙執事易錫弓矢。

虎簋蓋 口口百十殳」(B)

〈6045〉「卑俾鳴殳。好」

林義光曰『說文云。𣪊以杖殊人也。从又九聲。按古作𣪊。格伯敦作𣪊。殷敦並與象手持殳形。亦象手有所持以治物。故从殳之字與又支同意。』(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𣪊以杖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亦以先驅。从又九聲。又杖下曰。軍中士所持殳也。从木从殳。殳亦聲。疑元从竹作笈。後用木為之。故字亦从木。杸殳轉注字也。銘意即為杸字。此為省文段借也。或云元以木

為之以竹勹之故字从木為形意猶攩字之例耳』(古籀篇六十第一頁)

勞榦曰『殳說文小篆作𣪊但甲骨作𣪊金祥恒續甲骨文編三卷第二十五葉上收有此字釋作殳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曰說文殳以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揆諸契文形似為有刃刺兵與許說不合而契文从殳諸文如殼殽均作𣪊與此相近金說應可从金文从殳之字作𣪊或作𣪊與契文異契文殳字似為人名其義不明

今案金氏所釋至為確切誠無以易之據考工記所釋之殳殳凡具有下列諸特性

(一)殳前後有銅質所成之首而前部者更長

(二)殳與矛為同組之兵器.

(三)殳之首部與戈戟之鋒略相類似.亦即首部較矛之首部為重.

殳矛同類.但矛頭較輕而柄則較長(據考工記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即戈長六尺六寸.殳長丈二酋矛二丈.夷矛丈八.以市尺六寸當周一尺則殳長七尺二寸.酋矛丈二.夷矛一丈零八寸也)殳頭較重而柄則較短.以今尺度計.殳長七尺二寸正適於作標槍之用也.在古兵器中.殳尚未發見.蓋殳首較矛頭為重.而形略同.凡發見之殳.世皆以之為矛矣.惟日本細川侯爵所藏大矛頭.周漢遺寶曾收入影片.容庚作鳥書考.梅原末治更覓得較清晰之影片.寄與容氏.當時容氏辨認最前二字為越王.而最後一字為賜字.就殳字之發展而言.自契文經金文以至小篆.亦可謂相承有

序契文誠象矛頭無可疑者許氏之从又𠂤聲而𠂤則為鳥之短羽者則亦必本於晚周以後之傳述因此越王矛从鳥形从𠂤之文可釋為殳而全部銘文則可釋為

越王作殳以賜

蓋越王及賜三字已經由容氏辨認作字及以字則字跡清晰亦無疑者惟第四字从𠂤从鳥以器之形質論當為矛或殳但矛字不从手更證以考工記之文則此字宜為殳今更證以金祥恒先生所釋及李孝定先生所申論則其為殳當不誣矣若世傳越王矛可正名為越王殳則侯家莊報告第二本下冊圓版249及250之大鐓亦當認為殳此與契文及考工記之文相互證明而後可知者也(集刊第四十本上五〇至五一頁古文字試釋)

馬敘倫曰「殳從又几聲，几乃伯也，執殳之殳本字，而投之初文也。以金甲文從殳之字證得投之象形文實為，清代儀仗中有之，嬉劇中武士所持之錘即其遺制，特儀仗中之投，柄長，而亦長而細，嬉劇中之錘，則柄長而巨，北方俑形為骨都，促之成投，轉聲成度。周禮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注度謂殳也，殳即投之省文，度為投之借字，廣雅釋詁度杖也，亦借度為投，古書皆以殳字為之，其實殳為打之初文，方言五今江東呼打為度，可證也。（刻詞一二五頁虢叔尊）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殳，以投殊人也。礼，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金文殳象手持𠂤，𠂤蓋投

之象形。殳之為器。其柄曲。其頭尖。甲骨文殳偏作「旁」。蓋捶物之器也。殷字从石从殳。即以殳捶石。殳非刺兵。乃投之本字。亦猶聿象手持「丨」為筆之本字也。勞榦以傳世之越王矛為殳。其說可商。越王矛云「戉王者召」「容庚釋旨」於「賜」。「勞氏讀作越王作殳以賜」。按博古圖卷廿二頁七越王鐘云「戉王者召於賢」「異叔吉金」者「召於賢」為戉王之名。若如勞讀「作殳以賜」。則文不可通矣。

〈大19〉「南淮尸夷邊遷殳」〈大24〉「乍作寽乙殳。肱股」

毆 驅同

从殳義與驅同

師袁簋毆俘士女牛羊

〈1381〉
〈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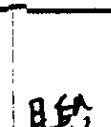
商承祚曰『說文驅馬馳也从馬區聲毆古文驅从攴案甲骨文作𣪊金文師袁簋毆爭士女牛羊作毆石鼓文避毆其特作毆周禮夏官方相氏以索室毆疫又毆方良前漢景帝紀錯傳毆略畜產易比卦王用三驅鄭作毆孟子離婁為淵毆魚為叢毆爵為湯武毆民與此皆从攴不从馬攴為以手執策有驅馭之意从馬之驅為後起』（古考二三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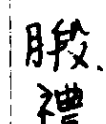
殷 格伯簋 〈1362〉 「殷」姓級及佐人從（A·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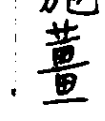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醫擊中聲也从殳医聲段氏云秦人借為語詞詛楚文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殷薛尚功所見秦權秦斤皆作𠂤然則周秦人以殷為也可信詩之兮字傳詩者或用也為之三字通用也此說為妥當矣籀文尚增斜故以殷為也又為兮李斯善籀文知秦人元來尚籀文故也然則詛楚文權文斤文皆與鼓文相合誠有故也』（古籀篇六十第四頁）

〈大52〉「行殷」也」

段


段簋 〈1352〉 王櫟段曆令命龍卅 規矩大鼎則于段


段金 〈1057〉 段金糧蓋 也旅段


段金 〈2067〉 段金歸 糧尊 作旅彝

朱芳圃曰說文殳部段椎物也从殳耑省聲椄金文段象手持椎於厂中撞石之形許君訓椎物引伸之義也云耑省聲誤象形為形聲矣孳乳為碫說文石部碫厲石也从石段聲為鍛金部鍛小冶也从金段聲徐鍇曰椎之而已不銷故曰小冶急就篇鍛鑄鉛錫鐙錠鐮顏注凡金鐵之屬椎打而成器者謂之鍛為腶禮記內則腶脩鄭注腶脩撞脯施薑桂也

左傳襄公二十年宋褚師段字子石二十七年鄭印段字子石又二十九年經公孫段字伯石古人名字相應段以撞石為本

義與字形密合是其確證矣」（釋叢一三八頁至一三九頁段）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段，椎物也。从殳耑聲。」朱芳圃謂象手持椎於厂中捶石之形，窃疑所从厂直是石字，手持殳捶石，乃殿之本字。朱氏所引經傳古人名字相應之例甚當，从殳耑省聲之說非是。」

𣪘

a

𣪘 殷 金文以為簋字

頌簋 簋字重見

林義光曰『說文云𣪘揉屈也从殳𠬜𠬜古文叀字殿字从此按殷為揉屈𠬜為古叀字皆無考古作𣪘格伯作𣪘段作𣪘孫叔多父敦

即摹之或體熟也與孰同意𣪘孰象兩手持𠬜此象手有所持以治𠬜𠬜同字舊熟物器也見享條或作𣪘祖曰庚敦作𣪘函皇父盤

敦之敦古並作𣪘亦或作𣪘齊侯鎛陳侯因資敦作𣪘』（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𣪘揉屈也从殳从𠬜𠬜古文叀字殿字从此然此借殷為敦音義迴隔亦當屬于象形段借耳』（古籀篇六十六頁）

殺

a 殺 說文所無

北伯殺卣

c

北伯殺鼎〈0447〉「北白殺△乍寶尊彝」

b

北伯殺作寶尊彝〈2619〉「北伯殺△乍寶尊彝」

b

北伯殺尊〈2007〉「北白伯殺△作寶障彝」

b 劉心源曰『从殳从朩乃殺字朩古文示字又从彐古文火字亦是山此或殺之鵔文欤』（奇觚卷五．七頁北伯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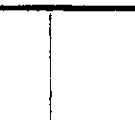
b 高田忠周曰『按或此从尐从殳殳攴通用攴又亦通用此尐字異文．尐上小橫蓋係笵釁非筆畫也．然未見真拓本未可遽斷姑附之俟攷云』（古籀篇十三第二八頁）

b 柯昌濟曰『殺疑古㲋字从火从攴取以火搜尋物之誼也又或為古灰字說文灰死火餘燼也从火从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

執持與此字所从亦近』（韓華二二八頁北伯尊）

林潔明曰『殽字説文所無．字从殳从灭．疑乃威之初文．从手持投以撲滅火也．一在火上．示威火之意．説文威．滅也．从火戌．火死於戌．按火死於戌．乃漢陰陽家之言．無關造字之旨．金文殽用為人名．無義可説．』

殺



殺 說文所無

殺 盂 〈10.40〉「殺」上文庚「旅彝」

a 強運開曰『殺敢說文所無从殳與从戈同意當即殺之異文』(古籀三補卷三第九頁)

a 柯昌濟曰『殺字又見卜詞疑即揆字異文堯典使宅百揆則揆字訓甚古从手从支於訓意亦相近說文載扶字古文作敍字亦从支知古文从手之字可通从支也』(韓華二七一頁殺彝)

𣪘

a

殺 說文古文作𣪘金文多爲蔡字

蔡大師鼎 蔡字重見

<0642> 「△布大市師饗簋勝

鄦許叔姬之妣

欽

<3020> 「于亓事區希△𣪘」

林義光曰『說文云𣪘戮也从殳𣪘聲按說文無𣪘字朱氏駿聲云疑从殳从𠂤又會意未聲按未微韻殺泰韻雙聲當轉』（文源）

參閱0069蔡字條胡吉宣說

參閱0017祭字條沈兼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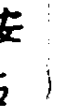
鳥几 仲鳥父盨 〈1062〉 中鳥父匜 作寶般盨

鳥弔 〈1452〉 雙叔作仲姬旅簋 雙叔 具萬年永用仲姬寶用

文上从隹與雋同下所从似几或鳥之別體今姑從閻學舊釋」（綴遺卷九十二頁雋叔簋）

a

張廷濟曰「 癸亥二月余客武林吳侃叔明經東發為余釋曰仲下一字有讀若飛者以鳥之能命之也惟雖等字从之有讀若咀者以鳥之聲命之也誰雖等字从之古字通借甚廣此為名字無由定其何音無已請讀為雛：鴈鳴聲也或詰之曰何據曰晉姜鼎雛作宗周鐘作 蓋 無雛音誰何从得聲乎雍雛古通恐即仲雍之器未可知廷濟案此當定為鳥字」（清儀一册三五頁周仲鳥父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鳥，舒鳥，鵻也。从几鳥。几亦聲。按古作  仲鳥父敦作 鳥叔作 鳥生 不从几从人，人所畜也，取其近

人』（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雔。鵻面也。从人隹聲。朱氏駿聲云。字實與雔同。此說是。雔下曰醜也。雔雔音義正同。人女古字通用。侯或作嫉可證矣。朱氏亦云。淮南子脩務訓。嫫母雔雔。注讀若鵻。雔雔一說讀曰莊維也。按雔雔疊韵連語。或以倭傀為之亦同。此說與銘意合矣。』（古籀篇三十二第三七頁）

C

柯昌濟曰『字又見再彝作𠂤人或釋鳥。案當即古雋字說文雋肥也从弓所以射此文从人疑古會意字雋蓋國族之稱考姓氏漢有雋不疑左傳有鄫魁累鄫雋為字以疑古為一氏也。』（韓華二一八頁雋叔簋）

楊樹達曰「羅氏振玉釋為隹，按此器西清續鑑乙編、捨肆卷肆捨壹葉題為唯叔寶簋樓彝器圖錄釋作佳叔，捌拾壹葉上樹達謂三書之釋皆非也，說文四篇上鳥部云：雖，祝鳩也，从鳥，佳聲，或作隹，云：雖或从佳，此匜器銘字从佳，其為隹字，較然明白。」（積微一六八頁隹叔匜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鳧，舒鳧，鶩也，从鳥几聲。」吳子苾柯昌濟釋隹，吳侃叔釋雝，高田忠周釋雚，楊樹達釋隹，鳧弔匜鳧字下从「，誠與雖之或体相同，然據鳧弔盨鳧下从「匜銘作𠂤乃从「之減省。」

寺

0400

a

沃伯寺盉

〈1267〉「沃白伯寺自作寶殷」

b

寶殷

〈1426〉「寶侯作叔姬寺男媵簋」

c

吳王光鑑

〈1787〉「台少作叔姬寺作宗婦尊鑑」

d

蔡乳為持

鄀公牼鐘之器是持

〈0048〉「之器是寺」

e

又蔡乳為邦

鄀季簋

〈1197〉「寺邦季故鄀公作寶殷」

f

又蔡乳為持

鷹羌鐘武侄持力

〈0042〉「武侄寺邦力」

〈3009〉「嗣司料東所寺」

ㄑ徐同柏曰『寺邦省』（从古卷一、十八頁周邦季敔）

ㄑ方濬益曰『寺為古持字石鼓文弓茲以寺秀弓寺射皆以寺為持國語越語有持盈注持守也呂覽慎大篇注并同』（綴遺卷二、二十二頁邦公𣪘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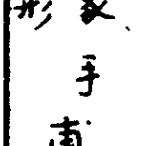
林義光曰『說文云、𡈼、迁也、有法度者也、从寸、按从寸无法度意、古作𡈼、邾公𣪘作𡈼、沃伯寺敦从又从之、本義為持、又象手形、手之所之為持也、之亦聲、邾公𣪘分器是持石鼓秀弓持射持皆作寺（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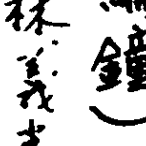
ㄑ高田忠周曰『按𡈼是最古持字、凡手部字古文多从又、又手同意也、持字已从又、又从手為複矣、又寺聲字古文从𡈼、時作𡈼

詩作詘持元作扯作叐可知而已持下曰握也从手寺聲荀子正名猶引繩墨以持曲直注制也漢書劉向傳及丞相御史所持注謂扶持佐助也夫審固也制也佐助也固當有法度也其得行之者即寺人也握持迭寺實一義之轉耳後人謂寺人義主於法度故改又為寸作寺寸又通用猶叔字或从寸作尗也寺字專行而叐字廢由亦作持字以當叐字本義猶有回而後有稟字其後回亦變作廩同（古籀篇五十七第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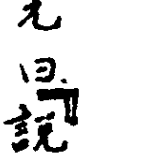
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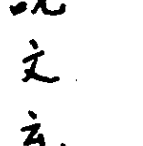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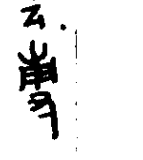
尃 甚乳為敷 毛公鼎 尃命于外 

〈0680〉 在出入事于外尃△敷命尃△政」出入尃△命于外」毋毋又有敢悉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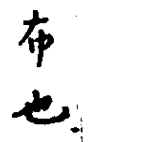
命于 c 

外」 

克鐘 〈0053〉 尃△奠 a

王令命」 

王孫鐘 〈0060〉 余尃△的于國」

e 

a 畬生 〈138〉 「叟夙夜尃△

簋 溥求不晉德」

a,b 徐同柏曰「詩烝民明命使賦賦政于外傳賦布也敷與賦同義」（从古卷十六、二十七頁周毛公鼎）

c 方濬益曰「說文尃布也經傳作敷為古今字」（綴遺卷一、八頁克鐘）

林義光曰「說文云：𡈼，布也。从寸甫聲。按古作尃，王孫鐘又象手甫聲或作尃，陳侯敦陳从𡈼，帀省，帀古作𠂤，甫聲。」（文源）

字編

a.b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尃布也从寸甫聲艸書寸與方並皆作ㄔ故以近楷釋古艸者謁寸作方尃亦作甫方甚非要說文尃篆形背古意今依此篆从又从甴又者手也甴古文圃字从田父聲也種菜曰圃ㄑ與田為同意後又加口作圃又謁作圃甫甴形音近而義迥異矣即知尃古文从又圃省聲也又按凡手部字古皆从又又或从攴即知叟亦敷字古文班馬字類尃古敷字是說文敷施也从攴尃聲小爾雅敷布也書禹貢禹敷土馬注分也顧命敷重篾席康王之誥用敷遺後人休詩長發敷政優優皆與尃布也相同又與鼎文義合矣尃敷同字明ㄑ白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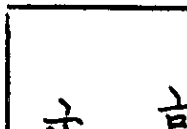
（古籀篇五十七第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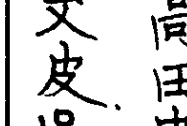
a.b 高鴻縉曰『王靜安曰詩大雅賦政于外商頌敷政優優按敷布也尃為本字从寸（手）甴聲（甴為圃之初字）後加攴與加寸（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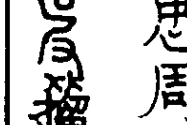
意作敷（實為斠．瀟改作斠．黎定為敷．俗作敷．」毛公鼎集釋八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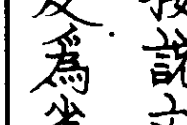
c 陳邦懷曰「說文解字「尊．布也．」玉篇「奠．定也．」尊奠王命．是說布定王命．廿三年克鼎「王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令（命）于成周．」按「尊奠王命」及「舍命」的意思就是詩經．大雅．烝民「出納王命」的「出命．」鄭玄說「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見詩經．大雅．烝民箋．（文物一九七二年六期一六頁克鼎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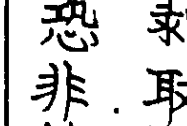
〈大45〉「余既尊乃心」「女汝尊余于蘱卿」「卑尊昷刑」「女汝台以尊戒公家」「尊受天命」〈大50〉「叡尊敷明井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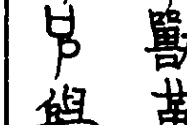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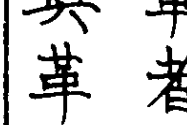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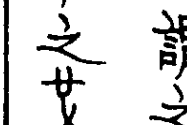
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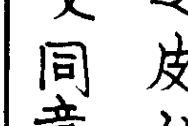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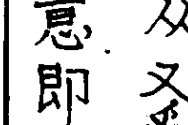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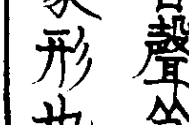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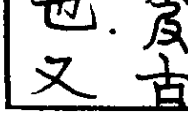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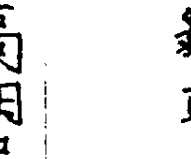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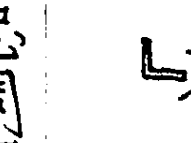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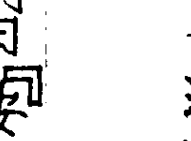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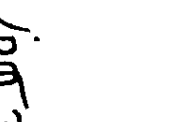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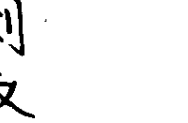
「作鑄叔皮父尊簋」其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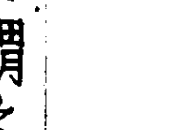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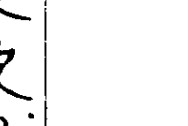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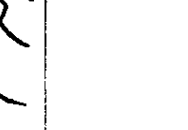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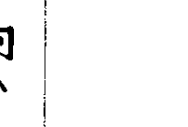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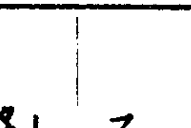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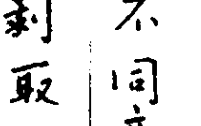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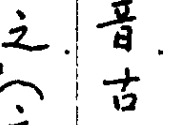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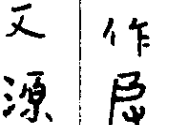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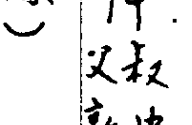


〈0318〉「叔皮父尊簋」其 c 









者減

編鐘 〈0047〉「工

〈0047〉「工

王皮△難之 d

者減」

異擇其吉金」

〈0012〉「盉皮△彼

吉人」

吉人鳥」

林義光曰『說文』『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爲省聲按皮爲不同音古作㠯叔皮父敦从尸象獸頭角尾之形つ象其皮又象手剝取之』（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爲省聲笈古文皮从㠯播文皮爲省聲恐非㠯與革之艾同意即其象形也又

即手剝取之也』（古籀篇六十一第二四頁）

商承祚曰『說文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笈古文皮。案金文者減鼄作。石鼓文同。王國維史籀篇疏證皮字注云。从𠂤者。革之半字也……𠂤从又持半革。故為剝去獸革之名。古鉢文作𠂤。即此所本。而寫誤者。段氏云。从竹者。蓋用竹以離之。从誤形為訓。非也。』（古攷二八頁）

高鴻縉曰『說文。𠂤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為省聲。𠂤古文皮。㠯籀文皮。符羈切。

按此謂獸皮。象手剝取獸皮之形。字倚又（手）而畫獸（口）象獸頭及其身皮（ㄕ）剝起之形。由物形以生意。故為獸皮之剝取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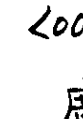
詞原為獸皮後亦謂人皮膚之皮『(字例二篇二二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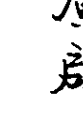
朱芳圃曰『說文皮部、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為省聲、林義光曰、按皮、為不同音、古作㕣(叔皮父敦)从𠂤、象獸頭角尾之形、𠂇象其皮、又象手剝取之、(文源六、二五)按林說是也、廣雅釋言、皮、剝也、剝者、裂也、謂便皮與肉分裂也、戰國策韓策、因自皮面抉眼、王褒僮約、落桑皮櫼、是其義也、周禮春官大宗伯、孤執皮帛、鄭注、皮、虎豹皮、儀禮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注、皮、鹿皮、皆謂所剝獸體之皮、為皮引伸之義也、許君云、取獸革者謂之皮、蓋漢時俗語呼皮工曰皮、乃別一義、孳乳為柀、說文木部、柀、黏也、从木、皮聲、一曰、析也、為詖言部、詖、辨論也、古文以為頗字、从言、皮聲、為破石部、破、石碎也、从石皮聲、皮又有在外之義、故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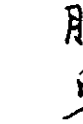
乳為被衣部被寢衣長一身有半从衣皮聲為帔巾部帔宏農謂帬帔也从巾皮聲為髮髟部髮髲也从髟皮聲被又有加被之義孳乳為彼彳部彼往有所加也从彳皮聲」（釋幣七十頁至七十一頁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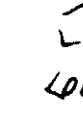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手為省聲」皮為古音同在歌部然从手為省聲與剝取獸革之義無涉為說文訓毋猴甲骨文與金文並象以手役象之形金文所从象或省其鼻作𠂤象頭與皮所从𠂤形近故皮實象以手剝象皮之形」示皮離肉之意許謂為省聲實乃省形之誤」

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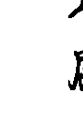

啓 从又 啓尊 <2122>「子先簡曰子 啓賞啓貝」


啓 从又 啓盉 <1307>「廣啓丞孫子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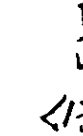

啓 从又 啓鐘 <2722>「鑄啓」


啓 从又 啓鼎 <0349>「訶啓 旅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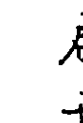
啓 从又 啓尊 <2102>「王子啓 疆自」


啓 从又 啓鐘 <0057>「旅敢啓 帥井型 龔」

啓 从又 啓鐘 <0033>「廣啓 朕身」


啓 从又 啓鼎 <0046>「用廣啓 士父身」

啓 从又 啓盉 <1360>「廣啓 禹身」


啓 从又 啓簋 <3013>「右里啓 簋」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扃開也从口从戶書堯典允子朱启明經傳皆借啓為之其實启啓元為同字也小爾雅廣詁啓開也左

僖二十年傳凡啓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啓儀禮士虞禮記啓戶又夏小正正月啓蟄又詩閟宮大啓爾宇大東東有啓明又書金縢啓籥見書又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皆作啓不作启可證也若有之乎此為啓省文然則許書之启即啓教之啓而許書支部之啓即開戶義之攴亦或作攵而啓即从口攵聲也許說相攵今正因又謂說文扆始開也从戶从聿肁聲也从攴戠省聲又戠肁上諱从戈扆聲段氏云古無肇字肇者戠肇之俗字非金文肇戠肇兩見而扆肇同字猶啓启同字並皆从攴攵者開也又始也若夫肇訓字作肇从戈肇省聲許氏相攵矣唯古文戈支通用故肇啓肇混用其實肇即肇異文而肇為扆正文然啓肇並从攴取于開始之義而一从口一从聿必當有理聿者筆而口者言也啓訓教也釋名釋書契啓詣也以啓語司官所

至詣也。即教以言語也。以開發人智也。又爾雅釋詁。肇始也。虞書肇十有二州。大傳域也。詩生民。以歸肇祀。肇郊之神位也。此實許氏肇字義。始以分畫。所以創始而記識。亦是所以啓導而開發人知識之理也。即知启肇二字其意均皆主于開義。以戶即啟為類首。以口聿為分別。即兩字同意相受。此謂轉注也。元當建啟部。啓肇當收于部中。後人泥啓字訓教義。字亦或从攴作啓。絕不古矣。（古籀篇四十八第三一頁）

e 陳夢家曰「啓肇皆是門戶之象。爾雅釋詁初肇始也。所以啓初義同」（金選八八頁西周銅器斷代召圜器）

b 楊樹達曰「陶齋吉金錄卷式拾陸葉上載番生殷蓋。殷原作敦銘文云。不顯皇且考穆穆克誓哲厥德。嚴在上。廣啟厥孫子于下。勱于大

服、按叔向父敦云、作朕皇祖幽大叔尊敦、其嚴在上、降余多福繁釐、廣啟禹身、勠于永命、士父鐘云、作朕皇考叔氏寶林鐘、用喜侃皇考、其嚴在上、豐豐熊熊、降余多福七彊、佳康右屯魯、用廣啟士父身、勠于永命、永康鐘云、余通永康虔屯右、廣啟朕身、勠于永令、此四器皆言廣啟、句例略同、左傳襄公十年記晉已滅偪陽、晉人以偪陽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光啟寡君與諸銘文廣啟孫子及廣啟禹身、廣啟士父身、廣啟朕身、諸句文例皆同、知銘文之廣啟即左傳之光啟、盞廣字从黃聲、黃字从古文光聲、二字音本同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啟字義亦與銘文相近、然杜注訓啟為開、以詁銘文之廣啟其身、義似不洽、孟子滕文公下篇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

咸以正無缺文以佑啟連言禮記祭統記衛孔悝鼎銘曰啟右獻公亦以啟與右連文右佑字同余疑佑啓啓右皆以同義為連文右訓助啓蓋亦當訓助而趙岐注孟子釋佑啓為佑開恐未是也古書啓與右連文者自上述二事外又得二事偽古文尚書君牙篇云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此明係撰偽書者襲孟子引書之文但又兼本祭統倒孟子之右啓為啓佑耳孔子家語在厄篇云孔子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家語雖偽要多本自古書漢書谷永傳云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閒以遏天所開右文作開右似足證成趙杜注義然此特漢人避景帝諱改啓為開耳要之訓啓為開於銘文不能密合訓右啓為助開以助而開之為說尚可勉通若釋啓右為開助則決不可通謂啓義與右同訓助則古文無不可通矣

以傳注未見啓訓右者故假設言之如此俟達於訓詁者論定之。

（積微一〇五頁至一〇六頁番生敃蓋跋）

高鴻縉曰「按字原為報告之意動詞从口𠬜省聲或从口𠬜聲不省依上舉甲文次序

(一) 曰乙乙卜爭貞雀𧦠亘𠂤雀即告雀也

(二) 曰貞𠂤王𠂤我咎即告王也

(三) 曰洗劃其𠂤雀洗劃為必武乃武丁時將領之名此即洗劃將告雀也

(四) 曰戊申卜宂貞有保啓（報告）此其構造表意甚明前三形金文無覩而說文訓小篆曰𠂤開也从户从口康禮釋意與構造均誤後一形金文或照傳或改又為与或改為戈意當無別說文訓小篆曰啓教也从攴启聲論語曰不憤不啟切康禮

蓋誤以借意為本意第一次通段用啟以代攴(開)第二次用開啟為教乃段借

今日之時函達他人信封外稱某某先生台啟此啟為開乃通訓也信內首云敬啟者乃謂敬以報告也啓為報告是其本意(字例五篇一九九頁)

楊樹達曰『說文二篇上口部云啟開也从戶从口三篇下攴部云啓教也从攴啟聲今以甲文考之疑許君說此二字之形皆誤也甲文有攸字从戶从又甲骨文編三卷十五葉載四十二字殷契卜辭文編十八葉載九字又有攸字从戶从攴甲骨文編三卷十五葉一字附錄二字殷契卜辭文編一字十八葉四字殷契卜辭文編一字从又从攴多不分此二文為一字皆示以手開戶之形愚謂訓開者當為此字以手闢戶故為開也訓教之啓許解為从攴啟

聲愚謂當解為从口攸聲蓋教者必以言故字从口教者發人之蒙開人之智與啓戶事相類故字从攸聲兼受攸字義也

說文全書字之从攸者四篇上目部有瞗六篇上木部有棸七篇上日部有暵十三篇上糸部有縚許皆說為从啓省聲余謂此四字从攸乃攸字獨為一字之證又此四字實皆從攸聲與啓从口攸聲者為例正同因許君不知有攸字故解四字皆為从啓省聲蓋既誤解啓字而並誤說此四字也(小學八七至八八頁釋啟啓)

〈大28〉「攻敔王元啓」自乍其元用」

肇

a

肇 不从聿 鄧方彝

鄧肇作文庚尊彝

〈2442〉鄧改肇已文庚牆彝」

b

斐鼎

〈0417〉」斐改△已佳旅鼎」

c

d

為伯肇

〈2789〉」為伯改△肇作釐公尊彝」

e

為伯改△作釐公尊彝」

〈2789〉」

f

〈2789〉」為伯改△作釐公尊彝」

g

〈2789〉」為伯改△作釐公尊彝」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屖始開也从尸从聿又戈部𢦏上諱从戈屖聲支部𣪊擊也从支𢦏省聲段氏削聲篆云古有𢦏無聲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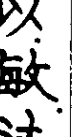
戈之㦰。漢碑或从攴作㦰。俗乃从攴作㦰。而淺人以竄入許書攴部。玉篇曰。㦰俗㦰字。五經文字戈部曰。㦰作㦰訛。廣韵有㦰無㦰。段說未矣。今見此篆。明从又。又者攴之省。啓字亦作閈。可證。又金文㦰字或作㪔。㦰字或作敲。攴戈通也。然則㦰㦰同字無疑。愚竊謂㦰㦰亦元同字。(古籀篇六十第九至一〇頁)

楊樹達曰。字从户从攴。明是說文啓胥綮諸字所从得聲之字。余昔撰釋启啓篇。據甲骨有㕣字。謂㕣从又从户。為以手開户之義。啓字當从口㕣聲。許君以攴启聲之說為誤說。今得此器。知金文亦有㕣字。與甲文作㕣者同。又可加證余說矣。字从攴與甲文从又異者。甲文从又之字金文多从攴也。(積微八十六頁遂改諆鼎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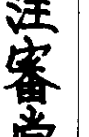
楊樹達曰『余頃重理周金文見文中多用𠂤字位於語首往往無義可求如陳寶簋云齊陳寶不敢逸康𠂤堇經德按堇假為勤經德者書酒誥云經德秉哲𠂤字無義可說其一事也他如彔伯𢦚殷云王若曰彔伯𢦚繇自乃祖考有捄于周邦右闢四方惠弘天命女𠂤不家墜師袁殷云今余𠂤命女率齊眔其邑贊棫及左右虎臣征淮夷善鼎云余惟𠂤𤔔先王命命女左世皇侯寔鼎云寔𠂤從遣征叔向父殷云余小子司嗣朕皇考𠂤帥井荆先文祖共明德師墜鼎云墜𠂤帥井皇考虔夙夕出內王命魯士商虘殷云魯士商虘𠂤作朕皇考叔獸父噂殷交君簋云交君子𠂤作寶簋鑄子鼎云鑄子叔黑臣頤𠂤作寶鼎諶鼎云諶𠂤作其皇考皇母者比君簋鼎諸𠂤字皆無義或有釋𠂤為始為敏者非也

余更求之於詩書則亦有然書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肇字無義偽孔傳釋肇為始非也文侯之命曰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肇刑文武謂汝法文武此猶叔向父設云肇帥井先文祖師望鼎云望肇帥井皇考也詩周頌小毖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肇字亦無義鄭箋釋肇為始非也(小學二四二頁肇為語首詞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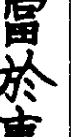
〈大5〉「肇肇從遣征」〈大45〉「女汝肇敏敏于戎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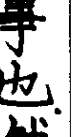
敏 从又 師麩簋 女敏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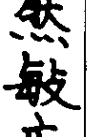
夕入謂諫「△敏」
諫敕罰訟」



〈3025〉「杞白敏△父作邾婷寶盨」



〈1388〉「女女敏△可」
吏使」(A·B)



孟鼎 〈0676〉「敏△朝

高田忠周曰『說文』疾也从支每聲周書諡法敏疾也廣雅釋言敏亟也詩甫田農夫克敏傳疾也論語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皇疏疾速也禮記中庸人道敏政注猶勉也又周禮師氏二曰敏德注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左僖三十三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審當於事也然敏疾者勉而捷也即疾于行也故不从手而从支」(古籀篇六十第一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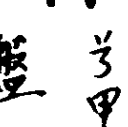
〈大19〉「內入伐滭鼜昂參泉裕敏。陰陽洛」〈大45〉「女汝肇勉。敏于戎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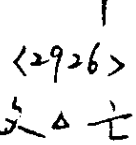
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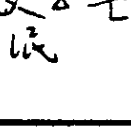
a

敗 从又貝聲 説文 𧵳也 師望鼎 得𠂤七敗即得𠂤七𧵳也 〈0669〉「毛公鼎」七敗又△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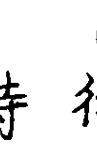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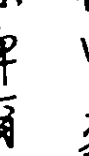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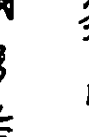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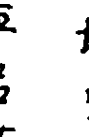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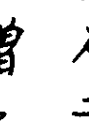
盤 芳甲 〈2926〉「七敗△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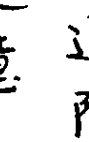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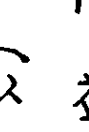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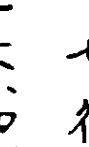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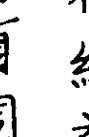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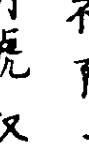












鐘 號季 〈0057〉「毛𧵳」七敗△怒」

鐘 毳 〈0049〉「𢍏得𠂤純七敗△」

d

毛公鼎 敗天疾畏 詩召旻雨無正及十月均作旻天疾威 〈0680〉「敗△天疾畏威」

e

〈0675〉「毳屯 潭沈七敗△」

f

〈0675〉「毳屯 潭沈七敗△」

C 徐同柏曰「釗即坿字从仅从土通附=益也增也得純𠂤附亦詩天保俾爾多益吕葬不增之意」（从古卷六、四頁周毚叔大林鐘）

c 徐同柏曰『坿字从付从土通附』（从古卷十、三頁周虢叔大林鐘）

吳大澂曰『仲師旦鼎㚔也仲與虢叔鐘㚔也仲同當釋作㚔』（古籀補補遺一頁）

c 孫詒讓曰『案此當爲㱿字即說文迾支民聲之㱿也近時新出毛公鼎銘云㱿天疾畏（讀爲圂天㱿威詳下卷毛公鼎釋文）㱿字作㚔與此正同此民字上半殺有剝蝕遂不可識耳……㱿讀爲慜廣雅釋詁慜亂也』（拾遺中七頁虢叔大林鐘）

c 孫詒讓曰『說文心部慜痛也迾心㱿聲支部㱿殣也迾支民聲此迾又者迾支省也慜天即圂天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仁覆慜下則倂圂天爾雅釋天烝爲圂天郭注圂猶慜也慜萬物彫落是其證』（拾遺下二六頁毛公鼎）

高田忠周曰『𠂤敗者諸家云敗與愍通𠂤愍猶言無所痛憂也說文敗彊也从攴貝聲此為本義』（古籀篇六十第一二頁）

ℓ于省吾曰『孫云敗徐讀為愍是也愍忄即旻天爾雅釋天秋為旻天郭注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是其證』（雙選上二第七頁毛公鼎）

ℓ張之綱曰『徐同柏讀為愍窓齋云敗即愍省說文敗彊也愍痛也孫詒讓云說文敗从攴貝聲此从又者从攴省也徐讀為愍是愍天即旻天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仁覆愍下則倜旻天爾雅秋為旻天郭注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是其證』（斠釋三頁）

朱芳圃曰『楑上揭奇字象手持貝形當為撍之初文說文手部撍撫也从手昏聲一曰摹也段玉裁曰今人所用扡字許土部

墀下所用擦字、按土部墀下無擦字、巾部幔下云墀地以巾擦之、此誤、皆即撮字、其說是也、凡从民从叉得聲之字、音同用通、如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穀梁傳作圍閔、淮南子氾論訓、湣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高注、湣讀汶水之汶、是其證也、（釋林二一四頁撮）

敉

敉 毛公鼎 迺敉螽寡 孫詒讓曰敉从支丂声此左从㚔即古文孚字孚為剌兵故作是形敉務声類同爾雅釋詁務侮也詩小雅常棣外禦其務毛傳同左僖廿四年傳引詩務作侮

敉解 〈2420〉「敉匠文 癸爯爵」

敉 毁 〈0813〉「王宜夷 方無敉」

〈0680〉「龍巖迺敉侮螽寡」

〈1337〉「上都公敉人乍作簿彀」

〈2726〉「毋忘□□□勿敉侮螽寡」

d 徐同柏曰「邠古文沈」（从古卷十一、二十五頁周都公彀）

a 吳大澂曰『敄字从矛从攴疑矜之古文說文矜矛柄也矜與務相似矜字不見於經典當即矜之重文或云敄務省』（憲齋四册七頁毛公鼎）

a 吳大澂曰『敄疑古矜字从攴从𠂤當即矛字古文許氏說矜矛柄也又云矜刺也矜字不見於經典或本从攴誤釋作丑疑矜字即矜之古文毛公鼎迺敄鰥寡』（古籀補補附録二頁）

a 劉心源曰『敄務省詩外禦其務箋務侮也國語周語正作外禦其侮是務即侮也』（奇觚卷二四八頁毛公鼎）

強運開曰『敄毛公鼎毋敢龔橐迺敄鰥寡運開按說文敄彊也敄務音同爾雅釋詁務侮也詩常棣外禦其務毛傳同左傳

廿四年傳引𠂤侮救訓為彊非但救侮音同義亦相近左昭元年傳不侮鰥寡亦可證鼎文蓋言毋敢私取人財以供芻苴而侮及鰥寡也』（古籀三補卷三第十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務彊也从攴矛聲字亦作敄廣雅敄強也猶矛字或作鉾也牟矛古音同部然敄字亦當轉為勉強義鹵敄鰥寡者言有所勉于救鰥寡之事也但審此篆形左旁作叀與弔稍異然說文矛古文作𢦏事亦矛也矛戈同類故亦从戈又金文番字所从矛形作𠂤作𠂤作𠂤又婁字所从矛作𡍮如此與𠂤相近又揪字所从矛形作𠂤作𠂤作𠂤互參互推斷此篆之𠂤亦矛字無疑唯此等諸篆矛下殆為人字不能無疑於此因謂敄者人力所為从人从攴矛聲於會意為至順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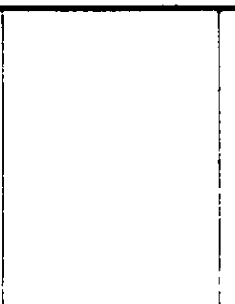
知敄為敄古文也此八斷不可與中才下之人混矣又按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亦釋作敄讀為務从吳氏後說果然此敄段借為懋也務亦段借耳（古籀篇六十第一二至一三頁）

α張之綱曰徐同柏釋敄云戒敄其不敢有侮攘古釋敄窓齋云从矛从攴疑矜之古文或云務省以鰥寡為先務也孫詒讓云徐釋敄非吳釋敄是王宜人虜（王宜人乃王祖焘之誤釋此仍舊題）無敄敄字作敄與此正同从攴矛聲此左从攴即古文矛字小篆變作弔失其形矣敄務聲類同爾雅釋詁務侮也詩常棣外禦其務毛傳同左僖廿四年傳引詩務作侮綱案古務侮通墨子非命毋僇其務偽泰誓作罔懲其侮窓齋以務為先務非（斠釋八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敉，彊也，从攴，矛聲。」吳大澂釋矜，徐同柏釋敉于都公簋並非，孫詒讓釋敉是也。高田忠周謂矛下从人，敉則釋柳，為敉古文。按字所从，誠與楙、通等字所从之丩有異，疑非刺兵之矛，然亦不知其為何于毛公鼎讀作侮，于義可通。』

〈大36〉「上都公敉人（作其龢鐘」

整



整 <2123> 「禽簋 整△ 誥」

蔡侯盤 <2149> 「禽簋 整△ 誥」

<3012> 「整△ 華爾公答」

敖

敖 毛公鼎 〈0680〉「善效乃友正」

〈0679〉「我既賞女汝五口夫口效父」「效口又口則畢俾復乎絲束」

〈2735〉「公休」「乌虖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

「效王休昊世朋」「效對公休」

「效父」

嘉

「啓效父迺詰敬貝曰于王參門口口木榜」

效尊 〈2148〉「公錫厥臣子效王休昊世朋」「效對公休」

效卣 「公易錫乎辵順子效王休昊世朋」「效對公休」

效父 「休王易錫」

辛伯 〈0625〉「效父」「辛白伯賜乃克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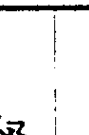
林潔明曰「按說文「效象也」从支交聲」金文與篆文同或从又从支又古通用毛公鼎「善效乃友正」效教也書「王其效邦君」

〈大18〉「女汝母毋弗譖效姜氏人」〈大25〉「善效乃友內入辟辟」

故 不公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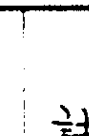
毛鼎 古字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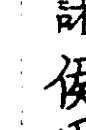
〈0676〉「古」故 棗 棗 倍已 純祀」


「古」故 天黑 翼 翼 臨子」古」

公乍 「故」 鄀 簋 「故」 鄀 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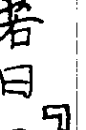
〈0012〉「昌故」 鄀」


〈0677〉「□□ 艾迺即曇遂乍故」


鄧公 簋

〈1277〉「不故」毛夫人 匄 始 乍 造 鄧公」

鄧公 簋


〈1197〉「寺」邾季故」

邾季 簋

d 郭沫若曰「不故疑即薄姑. 漢書地理志下. 齊」殷末有薄姑氏為諸侯. 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 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 左傳作蒲姑. 昭九年. 漢志琅琊郡下. 复作姑幕. 今山東博興縣東北地域也. 蓋薄姑氏雖衰. 後世子孫猶守其血食未墜. 故此與鄧為婚姻也.「匄乍聲公」與叔姬簋「叔姬霝乍黃邦」同例. 乍. 造也. 適也. 鄧國故地在今河南鄧縣. (兩攷一七七頁鄧公簋)

d周法高曰「案」「不隸古音之部」「薄隸魚部韵部不同薄姑滅於周初距春秋的時代已遠而且據郭說薄姑今山東省北部鄄在今河南省西南相距亦頗遥遠非也不姑疑即春秋時的不羹左傳昭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杜預注「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

國語楚語上「靈王城陳蔡不羹」

韋昭注「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為蔡公今潁川定陵西北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

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定陵有東不羹」補註周壽昌曰「陸氏釋文云羹漢地志作更是唐本漢書有因羹音近而譌更者」王先謙曰「不羹見左昭十一年傳續志同一統志東不羹城今

舞陽縣西北。

又「襄城有西不羹」補注續志同。一統志「在縣東南二十里」。

關於「鄧」：

左傳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杜注「魯莊公十六年」。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鄧。故國」。應劭曰「鄧侯國」。王先謙曰「鄧侯吾離朝魯。見左桓傳。楚文王滅之。見莊傳。……一統志故城今襄陽縣北」。案大系謂鄧國故地在今河南鄧縣。非也。

案不羹與鄧相距較近。在春秋初二國都尚存在。又「羹」「更」同音。隸古音陽部「姑」隸魚部。魚陽二部為陰陽對轉。聲紐同隸見紐。音也相近。

關於古音魚部陽部相通的例子很多王念孫讀書雜志餘編上呂氏春秋爲不知其所由條云：

此以「雨」「景」所爲韻（景字古音在養部養部之音多與語部相通故「景」與「雨」所爲韻樂記「和正以廣」與「旅」「鼓」「武」「雅」「語」「古」「下」爲韻淮南原道篇「翱翔忽區之上」與「下」「野」與「後」爲韻繫辭傳「易之序也」虞翻本序作「象」考工記「陶旊」鄭司農云「旊讀爲甫始之甫」皆其例也）

案魚陽通轉之例又可參楊樹達古音對轉疏證第四模鐸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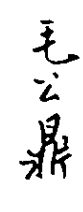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卷三頁三二—三七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今不備錄可見「不姑」即「不羹」在音韻上地域上時代上都可以說得過去（零釋一三六至一三九頁不姑考）

〈大6〉「故人」〈大14〉「由庚之𥘅入令鬲司寇孚𠂤召故」〈大15〉「零邦人正人師氏人又有𠂤又故𠂤」

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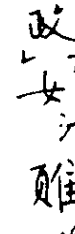
a 政 毛公鼎 〈0680〉「悉尃心于小大政」「出入事于朕尃敷命」「尃政」「女汝雁推于政」「用歲用政」

白盤

 〈2925〉「用政」「正」「慈方」

 盤 〈2926〉「王令甲政」「正」「齠治成周」「三方粤積至于南淮」

鎛 〈0062〉「簡」「書」「義政」

b  南疆鉦 〈0013〉「余以政」「句徒」

 王孫鐘 〈0060〉「惠于政德」

 蔡侯鐘 〈0054〉「宅茲鄭政」

 〈0678〉「政」于井邦」

b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政.正也.从攴.正聲.馬注論語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蓋政字从攴.與教字从攴同意.从正.形聲包會意.故古字正政互通.書微子亂正四方.史記作政.此書用段借字.史記作正字.爾雅釋詁正長也.廣雅釋詁一.正君也.亦政字轉義

耳此銘義段借為征也』（古籀篇六十第一五頁）

a 高鴻縉曰『攻即征討征伐之本字。从攴（小擊也。古作攴。从𠂇手持杖以擊。後世變作攴。从又卜聲。凡從攴或從攵之字。恒為動詞）正聲。後世段借為政治之政。乃通段征行之征（征之初字作𨒫。从止口（口即丁字之初形）聲。𨒫行字。後書作正。借為方正之正。乃另加彳旁作征）。以代政伐之政（甲文政伐之政。逕用𨒫。彼時尚無政則𨒫夷方之𨒫為段借字也）』（毛公鼎集釋一〇八頁至一〇九頁）

〈大6〉「益曰大政」〈大14〉「乃田政叟」〈大24〉「盤盤扈踰雩于政」〈文45〉「嬰夙夜宦摯執而尒政事」「余命女汝政于朕三軍」「薎肅成朕師旗之

政△德」「董袞其政事」「簡々肅義政△」

敷 a

敷 不ㄟ又

毛公鼎 專字重見

〈0680〉「在出入事于外專△敷命專△政」出入專△命于外」「母母又有敢悉專△命」

戟

a

毛公鼎 干字重見 <0680>「呂乃族干喜(趙)我敬王身」

b

大鼎 从干 <0666>「王乎(呼)善夫㪚(趙)入(納)干(趙)大(太)𠂤(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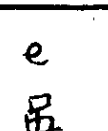
c

者沪鐘 <0058>「𢦏(往)我在戟(載)績」(B) <0015>「日(曰)我(嘉)□□」(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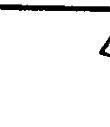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說文戟止也从支旱聲而旱即干聲也又說文戟字从旱聲而鐘鼎古文作戟說文玕琱同字稈秆亦同字亦當證凡干聲字或當从旱聲要从旱者為籀文增絲从干為古正字矣(古籀篇六十第二〇頁)

b 吳闓生曰戟扞同字謂扞撥也左傳羣臣扞撥又云親執鐸終夕與干燎(吉文卷一第二六頁大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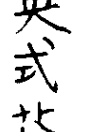
仲倣曰

a 

更 當鼎命女更乃且
老司卜事方言更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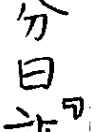


〈0679〉「令女汝更乃且
祖考嗣卜事」

b 

〈2834〉更乃且祖考作冢嗣
士司徒 于成周八自毛」

師麩 「既令女汝更乃且
簋 祖考嗣小輔」(A·B)

c 

趞簋 「王乎呼內史冊令命
〈1361〉趞更氒且祖考服」

d

盞方彝更朕先寶

〈2445〉「更朕先
寶事」

e

〈2151〉「遹朕先寶事」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賈見曶鼎虎敦阮釋曶鼎為賈云賡
通續也瀚案賈从攴丙聲丙古文作冂見薛書母乙卣兄癸卣

尹卣冏重冏當是籀文丙石鼓文黃帛其鰟潘氏音訓引鄭氏云鰟即鯁字畢連反案鄭釋音是而字小誤當云即鯁字說文鯁魚骨也从魚更聲鯁魚名从魚便聲又从扁作鯾是鯁乃得讀畢連切與趯鮮鯾為韻鯁古杏切不得讀畢連也便从人从更石鼓盖从便省而又省叟下之攴故為鰟雨即叟之上體而重之與此冏正同故知冏是籀文丙石鼓又有丙申不作雨者石鼓避我趯奔互見不拘一體也（攈古卷三之一六十一頁至六十二頁趯尊）

林義光曰說文云雨改也从攴丙聲按更丙不同音古庚或作丙子父庚鼎與丙形近疑从攴庚聲庚古亦作庸庚季鼎更之隸書猶與古合因庚篆作丙不復知丙為庚字而鞭古文作叟从丙見攴隸亦變為更遂謂更改之更亦从丙矣隸書有甚合古意者字條隸亦變為更遂謂更改之更亦从丙矣隸書如韓勅碑之叢畫書

碑之賢劉熊碑之卒皆歷世相傳如是說文每字必推原六書則有穿鑿舊文以求通其說者』（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雯改也从攴丙聲此从重丙即為籀文也吳氏釋作御謂為鞭省文亦通然釋為更為嗣續更代之義即為順適吳考失於穿鑿矣』（古籀篇六十第二二頁）

周名煇曰『彳部䙴驟之省古御字也詩曰以御于家邦師虎敢命女雯乃祖考帝適官 䙴師翰父敢既命女雯乃且考嗣 吳氏定為御字古文 今考定為更字

强運開改定為雯字古文是也而謂曾鼎命女雯乃祖考司卜事方言雯代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以雯豕韋之後容庚說則義與銘文不協矣

名煇案叀即叀字趩尊銘云叀乁厥祖考服可證叀猶繼也說文糸部云續連也古文作賡从庚貝廣雅釋言云叀償也禮記檀弓篇云請庚之鄭注庚償也是叀庚二字同義之證續字古文从庚貝者庚亦猶叀也詩大東篇云西有長庚毛傳曰既西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此以字義言之者一事也國語晉語姓利相叀韋注叀續也此其本字有繼續之義者二事也然後考之金文陳侯因資敦銘云紹繡緟高祖黃帝爾雅釋詁云紹繼也成鼎即舊鼎之穆公鼎或改鼎戊鼎銘云命成允口乃祖考政于井邦允即胤字古文書堯典云允子朱啓明今本作胤子朱啓明史記五帝本紀作嗣子朱開明馬融注允嗣也爾雅釋詁云胤嗣繼也伯晨鼎銘云王命䜌侯白晨曰嗣乃祖考侯于䜌師酉敦銘云嗣乃祖啻適官嗣讀如嗣同皆此義矣豆閉敦銘云用侑乃

祖考事長沙楊先生云脞當讀為承詩秦風云于嗟乎不承權輿宣十二年左傳云鄭師為承毛公傳杜預注並云承繼也義與此同案楊說是準此以讀師虎敦銘師毓父敦銘智鼎銘及金文句例相同者比類以辨察之無不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此三事也而循容庚之說則牴牾不相入故為考正之如此(古籀考卷上五至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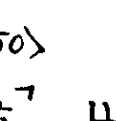
楊樹達曰「憂即今更字、字當讀為庚、詩大東云、西有長庚、毛傳云、庚、續也。」(積微九十一頁師麩敦跋)

高鴻縉曰「按字初倚人畫其端有革結形由文与字生意故託以寄鞭策之鞭動詞(支)後變為攴、从与丙聲已趨聲化矣其或作攴者丙形複作也字又段為更改之改久而不返乃另造鞭字又噩侯鼎馭字偏旁作攴不嬰簋馭字偏旁作攴均與說

文所載鞭字古文同石鼓文馭字作 右从更即鞭鑾車鼓馭字作右旁明明更字則金文鼓文馭字不从又乃从鞭馬會意也金文有省鼎師虎簋趞尊師麥簋均可證丙聲有繁文(字例二篇三〇二頁)

張日昇曰『拽說文云「更改也从攴丙聲」高鴻縉謂字从攴丙聲乃象意字(攴之聲化其說是也林義光謂丙更不同音疑从攴庚聲拽古音丙更同在陽部而古文更字無一从庚者丙庚分別至顯未可謂形譌楊樹達讀作庚較容庚以更代解諸銘文為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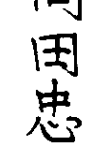
〈六〉「王令命毛白伯更虢戲公服」



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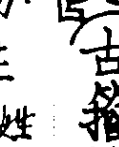
秦公簋萬民是敕

〈382〉「萬遹萬民是敕」



陳財簋

〈3019〉「命左闗丕世扶敕」成左闗之孝也



于聲

〈大50〉

「萬生姓是敕」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敕誡也从攴束聲字亦作勅如敏或作敃也虞書敕天之命傳正也今本作勅隸譌以勅為勅易噬嗑君子以明罰勅法崔注理也字亦作慗廣雅釋言敕謹也釋訓慗慗誠也敕亦段借為斁說文又云畝也曰敕又為勅爾雅釋詁勅勞也又為飭詩楚茨既匡既敕傳固也是也朱氏駿聲說如此」(古籀篇六十第二三頁)

敢

a 𢍏 敢

沈子盉佳老敢丑 〈13911〉 佳老 𢍏又

a 郭沫若曰『𢍏即敢字。說文云：使也。』（兩攷四十八頁沈子𣪘）

釋

a 鄭師許曰『案攻字作𢍏，从𠂤从𠙵，與甲骨文从形近，葉玉森釋為攻，今緐變耳。』（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一卷五期一〇頁沈子它敦蓋新

穀 ㄍㄨˇ

陳財簋穀擇吉金 〈1336〉 穀單ㄉㄢ 吉金

林義光曰『說文云：穀，擇也。从攴，㱿聲。按㱿說文以為㱿之或體，與穀聲陽。穀本義當為穿。从攴，㱿詩㱿入其阻，毛傳訓㱿為深，與穿義近。書善穀，乃甲冑貫，誓鄭注穿徹也。』（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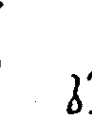
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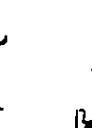
a 隳 經典皆以隳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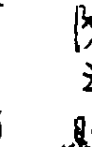
陳公子敦

〈0815〉 隳公子中叔盨 父乍作遽旅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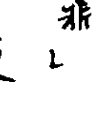
〈1438〉 隳公 陳侯因資蓋

b 乍作孟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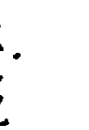
c 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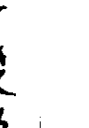
〈0510〉 陳之襄鼎 作飲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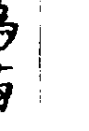
d 

陳伯元匜 〈2967〉 隳白殷之子白元乍作



e 陳子匜 〈2979〉 隳子乍作





古卷六、六頁敶侯敦）

劉心源曰『陳作敶與陳矦敔陳孖匜同說文阜部陳宛丘也舜後嬀滿之所封支部敶列也即陳設及戰陣字經傳用陳古刻作敶惟陣為陳之譌字耳』（奇觚卷一、二八頁陳矦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敶列也从攴陳聲按古作敶陳侯敦作敶陳侯匜作敶陳子匜从阜敷謂師纛陳列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敶列也从攴陳聲經傳皆借陳為之又金文借敶為陳銘義是也互通用字轉義為軍敶字亦譌作陣非』（古籀篇六十第一八頁）

隊嬀姓國于宛丘（張日昇述）

救

周宰毛西 〈2949〉「曰周宰毛」下「救△救姜寶西」

△劉心源曰「救或釋毅案石鼓文君子之求作𣪊即此从𣪊者也」（奇觚卷八三一頁周宰匜）

高田忠周曰「按元釋作殺云疑殺省非今審篆形左旁明是求字此救變勢耳但銘意未詳疑為邾字段借說文邾地名从邑求聲同音通用也」（古籀篇六十第二五頁）

敓

a 敓 敓 鷹弔鐘 〈0042〉 「寶言敓」 楚京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从支兌聲。此引呂刑文。證字形字義也。經傳多借奪為之。又手部挩解挩也。从手兌聲。依手支通用。敓挩當元同字。解挩義為脫。字引申經傳為正。』（古籀篇六十第二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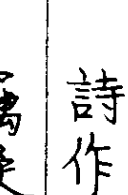
a 郭沫若曰『敓、說文云、強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今書呂刑文、敓作奪。奪乃借字。說文云、手持隹失之也。然今奪失字通作脫。敓取字通作奪。而敓字廢矣。』（兩攷二三八頁鷹芳鐘）

a 徐中舒曰『敓古奪字。說文敓彊取也。書曰敓攘矯虔。此尚書呂刑文。今本敓作奪。』（鷹氏編鐘圖釋四頁）

α容庚曰『說文敉、強取也、周書曰敉攘矯虔、今書呂刑敉作奪』
（善圖第四頁鴋羌鐘）

α劉節曰『敉、即奪字、說文曰、強取也』（攷存九二頁馬氏編鐘考）

斁

a 

斁 詩葛覃服之無斁毛傳斁厭也毛公鼎緐皇天亡斁〈0680〉緐皇天亡㠯斁，靜簋靜學無斁〈1366〉靜學

b

敎無異△斁」

c

與睪弄擇為一字

「戀古書缶斁其古金〈1998〉△斁擇其古金」

「口畬孫翥先

吳大澂曰爾雅釋詁射厭也釋文射本作斁詩清廟無射于人斯釋文射厭也禮記大傳注作無斁于人斯葛覃服之無斁傳斁厭也禮記緇衣作服之無射振鷺在此無斁釋文斁厭也韓詩作在此無射詩洋水徒御無斁釋文本又作射或作懌大澂竊疑經典相通之字形聲必相近斁射字體絕不類何由得而相通以鐘鼎彝器文證之虢叔鐘曼龏也扑與師望鼎曼龏也

仲當釋得純無斁言德之純一不已也毛公鼎釋皇天亡𣪘尉
孫我多𠂤當讀肆皇天無斁臨保我有周言天不厭周邦也即
詩無射亦保之意靜敢朁鶨𣪘學無斁者言學之不厭也兮
甲盤休亡𢦏休無斁者猶言無疆惟休也孟𢦏𣪘五字異
體本非射字後人或釋作斁或釋作射字不同而訓則同也筠
清館載小子射鼎作𢦏疑亦斁字詩思齊釋文斁擇也𢦏从目
視弓下从兩手有選擇之意又與𢦏字相似許書斁猒也一曰
終也周禮大師無射注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
陽至亥而終九月在戌陽氣未終故曰無射」字說二二頁斁字
說)

a劉心源曰「𡍮即𡍮省或釋罢非說文匕部𣪘未定也从匕𡍮
聲𡍮古文矢字𡍮即疑此銘𠂤𡍮為𡍮耳」b奇觚卷二.四七頁毛公

(鼎)

a

孫詒讓曰『竊疑即說文丌部之臬字臬古文𠂤為
斁亾臬猶無斁』(拾遺下二六頁毛公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釋解也从攴睪聲詩曰服之無斁斁厭也
一曰終也段氏云斁厭也見釋詁毛傳按此三字釋所引詩之
斁以別於上文解訓此全書之一例也厭同猒飽也經典亦假
射為之終也疑擇字轉義耳愚又謂古文手收三部通用不分
知斁擇睪皆元同字而手部字古文多从攴知斁為古文擇其
義即柬選也故字从攴為至當者而斁下云解也即段借為釋
也睪訓引紿也亦擇字轉義故金文擇字皆作睪唯察許氏意
此云解也疑懈怠義懈則心倦即猒也其實亦解釋義之引伸

耳朱駿聲云詩振鷺在此無斁禮記大傳無斁于人斯段借為
懌一曰終也按終者絺字之誤又為度後漢張衡傳惟盤逸之
無斁兮注古度字也（古籀篇六十第二五至二六頁）

○戴家祥曰『余昔草商周字例發見○古文均為目之異
體因悟○象眼瞼眼珠及瞳孔形○乃僅象眼珠在眼瞼中
○則省去眼瞼獨象珠球此繁簡之通例也由是勾稽攷核知
此鼎𥁕字靜簋𥁕字楷妃般𥁕字皆哭之繁縟文也單伯鐘𥁕
字師哭父般𥁕字無哭鼎𥁕字鄧伯氏鼎𥁕字哭生鐘𥁕字皆
哭之簡省文也攷許書無哭字即古文射亦無從目從矢之義
然則哭果何字耶
以聲義繹之實即昳之異文原形移置字也公羊文七年傳昳

晉大夫使與公盟也又成七年傳郤克眇魯衛之使何劭公解詁以目通指曰眇說文目部無眇字而有從失之眇訓目不正也段玉裁謂淺人無識以譌體改說文字應作眇竊疑眇字從目從矢在六書為會意從目失聲則變為形聲此六書嬗變例也陸德明公羊釋文云眇本又作眯丑乙反又大結反則與失聲並相近是從失非誤字也古音失與寅同故聲類互易變為瞚廣韻玉篇眇同瞚是其證說文瞚開闔目數搖也莊子庚桑楚篇兒子終日視而目不瞚呂氏春秋安死篇其視萬世猶一瞚也高誘注穎川人謂相視曰瞚按瞚之古音與瞬相近故陸德明釋文云眇一音瞬是眇之本義為目動故其字從目從矢若以為射之本字則其義無取於從目矣

至眯字在金文則當讀為射同音段借字也師遽般靜彝及此

鼎均以亡罭為文當從徐吳讀為無射無射乃宗周成語詩大雅棫樸式燕式饗好爵無射思齊無射亦保周頌清廟無射於人斯又禮記祭統奔走無射皆與金文同無射本為無厭之義故樂律亦名無射淮南天文訓律中無射無射入無厭也國語周語無射所宣布哲人令德示民軌儀也射之音義與斁相近爾雅釋詁射厭也說文斁厭也故無射亦作無斁（葛覃服之無斁禮記緇衣引作無射）振鷺在此然斁韓詩作無射雲漢耗斁下土春秋繁露郊志作耗射下土）周頌振鷺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又駉篇思無斁周南葛覃服之無斁魯頌泮水徒御無斁書洛誥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後漢書張衡傳惟盤盂之無斁兮文選魏都賦復之無斁字均作斁蓋古人言語本無定名經文多通段無罭之作無斁固不必求其孰正而孰段也

罭字今既知其聲與斁相近然則說文巾部臭字當為罭之字

誤亦可以肊訂定矣許書臭大白澤也從大白古文以為澤字蓋古文睪亦作𠦂（見薛氏款識）作𠦂（無斁鼎）斁作𠦂（鄧伯吉鼎）上文與白形近故誤為臭澤斁均從睪聲金文睪與斁通則許書云古文以為澤字知東漢經師尚能知古文古義以此例推金文無斁鼎斁二字為人名知魏人田子方名無澤即無斁之義也（見莊子田子方篇及國策魏策）又變為無擇詩大雅思齊篇古之人無斁鄭箋作無擇釋文斁擇也故莊子讓王篇有北人無擇揚子方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捐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捐正也太元元掜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此即本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為說無擇即無射之段字也（中山第六册四九一八至四九二一頁睪字說）

b 郭沫若曰『無畀即無斁、又通作無射、毛公鼎及師㝨殷作亡𡆥、無斁猶無厭也。』（兩攷五十六頁靜殷）

a 董作賓曰『斁、厭、詩思齊、古之人無斁、振鷺、在此無斁、釋文皆云、斁、厭也。』（毛公鼎考年註譯一八頁）

a 高鴻縉曰『（王靜安曰）詩思齊、古之人無斁、振鷺、在此無斁、釋文皆云、斁厭也、皇天無斁、言天不厭周德也、縉按𡆥古瞋字、从目、矢聲、段借以為厭惡之厭。』（毛公鼎集釋七九頁）

b 楊樹達曰『無畀、吳郭于皆以無厭釋之、余疑畀為畢之省形、當讀為擇、說文云、擇、敗也、無擇猶他器言亡尤也、蓋王于六月令靜嗣射事、歷月餘、至八月、會射于大池、會射者、所以考驗靜嗣射之效能也、及既射而王知靜教射有功、故以鞞刻錫之、靜教無畀、承

b 上文之會射而言其果起下文之錫物而言其因云無厭則於義不剴切也。」（積微一九一頁靜簋跋）

朱芳圃釋矣參閱矣字條）

a 劉師曰「甲文叀字从橫目从交這交字照一般的說法是从矢例如毛公鼎上的睪字就是从矢从目可是梢妃簋上的睪字劉心源以為是見字就變作从大了這同侯字一樣原先都是从交或从大都有象正坐人形後來纔變為从矢古文字正在發展的程途中所以字形不一致這類例子很多當另文討論我們現在所應知道的是叀字睪字下的交字與奉字都是人形甲文見字也是从橫目下从人靜簋上的靜學無斁字从橫目从廿象夙夜警惕的意思惟有小子射鼎作从目从弓从廿

吳大澂也以爲是數字从弓與从矢之義相同這就是無數每作無射的原因但這個字本當作从交交字象正坐的人形我們可以再向古璽古匋裏去尋證據用來作比較古璽中有从縱目从羊的羣字古匋有从縱目从辛的羣字這是根據丁佛言的說法我以爲都很可信就這兩個字的形構上看來从羊从辛與从牽同義从羊就是从羌从辛就是从有莘的辛所以辟字也从辛牽字呢就是圍辛牧圍的牽字所以說文一曰俗語以盜止爲牽从縱目與見字本从橫目後亦改从縱目相同圍人牧人就是周之祖先高圍亞圍並見左傳國語史記其實高圍就是高辛這種圍人古代很多在東方的謂之東圍後漢郡國志洛陽縣東南有圍鄉即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的東圍圍之有東圍如扈之有東扈萊之有東萊牟之有東牟詩經大雅

召旻的圍卒荒就是桑柔的贅卒荒又說孔棘我圍如同說獵狁孔棘之比都是說這種牽人或辛人爲災而這種牽人或辛人都是羌人舉之作斁如同虜之作斁無斁這一個詞最初的意義原是說沒有這種野人騷擾」(放存三六八頁古代成語分析舉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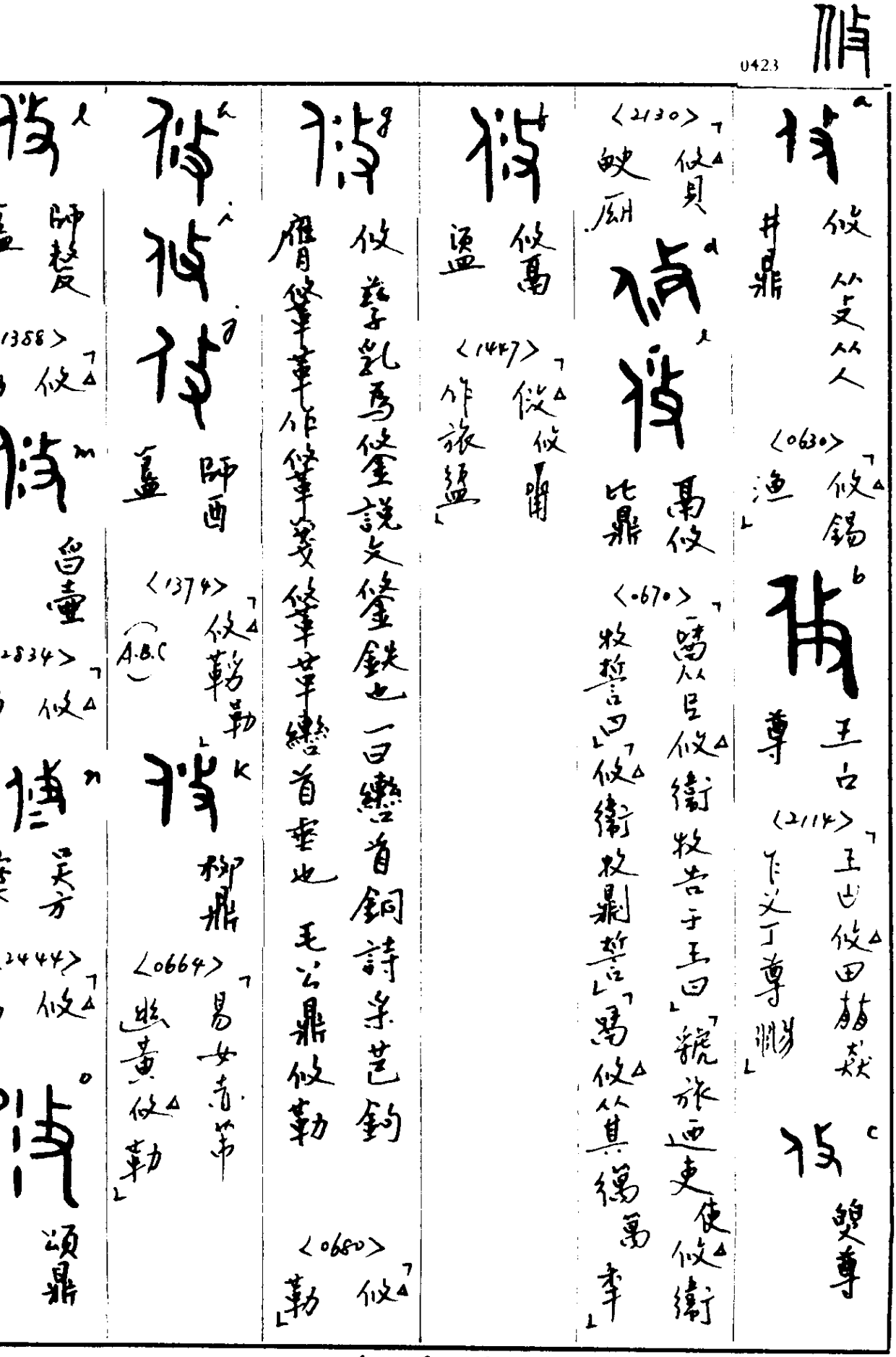
α

王國維曰『哭諸家讀爲斁案無斁古通作無射哭从目从矢矢著目上意亦爲射殷虛卜辭有此字殷虛書契前編卷五第九及第三十九葉』(觀堂二〇〇二頁毛公鼎銘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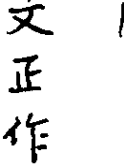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斁解也从支睪聲詩云服之無斁斁厭也一曰終也」毛公鼎緟皇天亡哭劉心源釋哭匙之省非是董作

賓釋斁王國維謂字从目从矢矢著目上意為射高鴻縉謂睪古瞷字从目矢聲段作厥戴家祥亦謂昳之異文讀作射劉節釋睪謂从目从矢矢乃人形之變𠂤斁即無牽人之騷擾按諸家皆以為字从目从矢或謂形聲或謂會意然目矢並無射意而矢聲與睪聲古音一在脂部一在魚部則昳若瞷皆不能段作斁窃以為睪乃睪之譌体藥書缶斁字从睪下作夲亦與矢字形近睪字邕子鼜从睪王孫壽鼜从睪已與古文𠂤為澤字之臭形似臭恐亦睪之譌故古文以為澤靜簋「靜學無畀」楊樹達謂畀為睪之省形是也然讀作釋則非上舉藥書缶斁字段作睪并靜簋之睪自可段作斁靜學無斁蓋即教不倦之意

〈大6〉「𠂤罔不咸斁」天畏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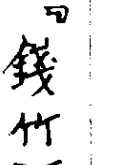

a 攸 从支从人 井鼎
〈0630〉 攸 从 漁
b 王占 王占攸田赫赦 尊
〈2114〉 王占 攸 从 尊 作文丁尊彝
c 雙尊
〈2130〉 攸 从 見 敏 厥
d 比鼎 曶攸 曶从呂攸 衛牧告于王曰 鞏旅迺吏 使攸 衛
〈0670〉 牧誓曰 攸 衛牧 弼誓曰 曶攸 从其 福曶 幸
e 攸 盨
〈1447〉 攸 攸 嘗 作旅 盨
f 攸 鼓字亂爲攸 鎣說文 鎣鉄也一曰 鑾首銅詩采芑 鈞
膺 鎣革作 鎣 鞗革 鎣 鑾首 垂也 毛公鼎 攸勒
〈0680〉 攸 勒
g 師 攸 盨
〈1358〉 攸 勒
h 師西 攸 盨
〈1374〉 攸 鞗勒
(A.B.C)
i 曶壺
〈2834〉 攸 勒
j 柳鼎
〈0664〉 易女 赤市 朱黃 攸 勒
k 吳方 彝
〈2444〉 攸 勒
l 頌鼎

<0674> 「攸勒」



頌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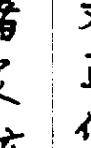
<1392> 「鑾簋許攸金勒用事」(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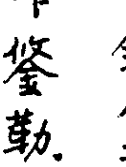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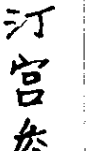
頌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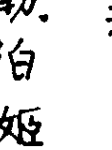
<2836> 「鑾簋許攸簋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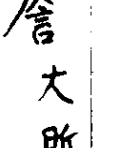
<1385> 「攸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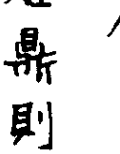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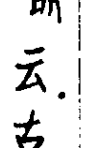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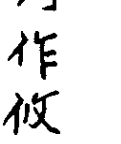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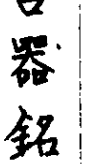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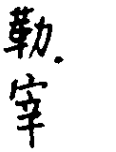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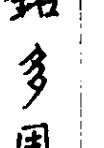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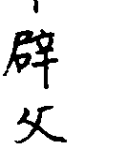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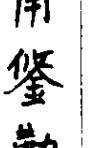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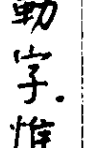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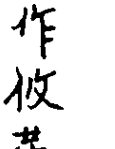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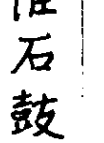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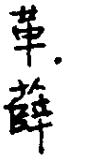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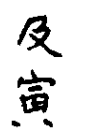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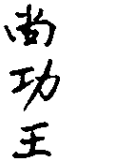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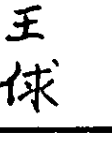












<0671> 「攸勒」

<1370> 「易女汝攸勒」

<2151> 「攸勒」

<2445> 「攸勒」

七阮元曰錢竹汀宮詹大昕云古器銘多用鑒勒字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鑒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革薛尚功王俅諸家竝釋攸為鑒此文亦但作攸蓋古文之鑒勒即詩所云脩革也詩脩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轡首或云轡首銜

毛公鼎訓鞞為轡。革為轡首。說文無鞞字而有鑣字。訓轡首銅。明乎鑣即鞞也。爾雅釋器。轡首謂之革。郭景純曰。轡靶勒也。明乎勒即革也。詩鞞革有鶬。鄭以鶬為金飾。古文鞞从金。與許叔重訓轡首銅合。孔氏疏謂以鞞皮為轡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積古卷四、三十頁無專鼎）

C 徐同柏曰。賢从攸从貝當是古優字。讀如優賢揚歷之優。（从古卷七、二十九頁周虢尊）

九 劉心源曰。攸鑣省。鑣勒即詩鞞革。說文鑣轡首銅。無鞞字。（奇觚卷二、十四頁無叀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按以攸為水省。不顯古作攸。師整作攸。攸尊作攸。彝丁从攴从人。即修之古文。飾也。与彙手

持物形人所飾者也或作㣇師西作㣇伊尌作㣇師克敦作㣇彝飞敦作㣇尊彝从彡轉注彡飾也或作㣇省从一說文云㣇飾也从彡攸聲按攸字古或从彡不得復加彡作修修蓋攸字之譌（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㣇行水也从攴从人从水省秦刻石嶧山文作㣇然見鉉摹嶧山文明作㣇不作㣇即知今本說文有誤元當作㣇為本文引嶧山作㣇㣇者㣇之譌篆文互倒耳銘意段借為篠蓧實為篠也說文篠下一曰轡首銅詩蒹葭蒼蒼篠蓧沖沖傳曰轡也是也又與悠修篠逌迪諸字通字亦作滺楚辭大招弱水滺滺只注流皃又作滽詩竹竿淇水滽滽是也然亦按今本說文解釋有譌攷原本行水上必當有一解而後可云一曰行水也若唯以行水為本義字當收于水部許收于本部固當

訓置安義而其實許氏此條為誤謬攸字本義謂行水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行水攸〻也為是重言形況字也其形从水攸聲攸古文作卜攸古音轉通耳抑是攸聲故或借攸為攸」(古籀篇六十第二六至二七頁)

商承祚曰「說文汝秦刻石嶧山文攸字如此案徐鉉臨本作攸已改之此當是古文如乁及之倒也甲骨文作攸金文王卣尊同頌殷伊攸作攸師酉殷作攸頌壺作攸此从彳作者其乁之論與」(古攷二八頁至二九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攸行水也从攴从人从水省汝秦刻石繹山文攸字如此甲骨文作攸金文井鼎王卣尊與尊等同字从攴从人會意持兵驅人被逐者乃處險境左傳昭公十二年傳「湫乎攸乎」注云「懸危之貌」即此誼也又或从彳蓋象人被血汗後

誤从水遂有行水之說由人之奔逃變為水之急流孟子「仮然而逝」注云「迅走水趨深處也」人水固然不同其言疾者一也

敉

敉 說文或从人作侏此从口書大誥以于敉寧武圖功洛誥亦未
克敉公功皆當訓繼 陳侯因資鎛侏望趄文猶言繼續趄之也

〈1503〉 侏 趄 鉦 銅

趄文

α 吳大澂曰『侏古屎字呻也从尸从朱詩曰民之方殿屎許書作
叩引詩民之方唫叩陳侯因資敦』(古籀補四十九頁)

α 劉心源曰『侏為敉之重文見說文大誥敉寧武圖功傳訓敉為
安撫、廣雅釋詁一敉安也』(奇觚卷四十四頁陳侯因資敦)

α 孫詒讓曰『說文支部敉撫也或作侏吳大澂釋為屎謂即詩民
之方殿屎字又即說文之叩字段玉裁从詩閟雅音義亦通又
改叩从口伊省聲說文辵部徙古文作屎此或屎之省未能決定也』(餘論卷三第
十六頁陳侯鼎)

高田忠周曰『按古文尸人通用此亦侏字也說文糈撫也从攴米聲讀若弭或从人作侏是也廣雅釋詁侏安也書洛誥亦未克敉公功又均健也為本義或轉為治也侏均雖不見于經傳其意可解此古語逸而無傳者也』（古籀篇六十第二八頁）

a 容庚曰『敉說文撫也或从人作侏書大誥从于敉寧文武圖功又云肆予害敢不越即敉寧文王大命洛誥亦未克敉公功立政亦越武王率惟敉功敉義當如繼訓安撫者非也』（善齋吉金錄卷五頁陳侯因資簋）

a 徐中舒曰『侏說文敉或作侏書敉字屢見如

以於敉寧（文）武圖功……肆予害敢不越卬敉寧（文）王大命」

大誥

亦未克敉公功」洛浩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一立政

書多以敉功敉命連文偽孔傳及說文均釋敉為撫大誥以於敉寧武圖功之敉足利本即作撫撫功撫命義實牽強廣韻釋安義亦難通（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三頁陳侯四器考釋）

郭沫若曰「侏讀為弭節之弭低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弭節兮回索隱引司馬彪說弭猶低也漢書相如傳注引郭璞說文選子虛賦郭注均訓弭為低……侏讀為迟亦可通」（兩攷二二〇頁因資鐘）

商承祚曰說文㞢古文迟案金文陳侯因資鐘作㞢口部唸叩呻也詩曰民之方唸叩今詩作殿㞢則㞢為本字叩借字此乃㞢之古文借為徙段據詩爾疋音義五經文字云㞢說文作叩改篆為叩謂作叩者俗人妄改今以㞢證段說非（古攷十三頁）

周名煇曰『疋部㞢陳侯因資敦　丁氏定為延字古文以為即㞢字今考定為休字

名煇案此文从𠂇即𠂇人字从人从㞢聲說文支部云敉撫也从支从㞢聲周書曰亦未克敉公功讀若弭㞢敉或从人即此文矣

銘文云休偟似桓文朝問諸侯休猶終也本章炳麟說見古文尚書拾遺定本承上文揚皇考邵繆高祖黃帝而言謂終當似齊桓晉文朝問諸侯也惟余癸未秋曾從吾友饒固庵借讀容庚金文編重定本似亦定㞢為休時越兩載恍忽猶能憶及而強氏三補采容書未及此文故猶存余舊論于此』（古籀考卷中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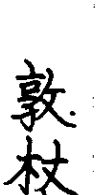
α

高鴻縉曰『按字倚𠂇畫其遺屎形由物形小生意故為屎名詞周人始誤从米後世多通段弓矢之矢以代之又說文亦載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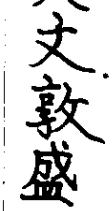
字訓糞也从艸胃省乃屎字之晚出字」（字例二篇二三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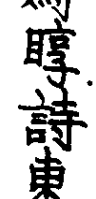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叕撫也从支米聲周書曰亦未克叕公功讀若弭侏叕或从人」吳大澂釋屎商承祚从之謂叕作徙劉心源釋侏解作安容庚訓繼郭沫若讀弭周名煇訓終諸家解說不同而以容說為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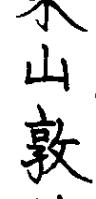
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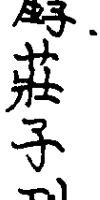


齊侯敦 <1499> 「齊侯作媵寬女口車姜膳敦」









陳敦 <3019> 「敦」者

曰陳純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𩫖奮怒也詩也一曰誰何也从攴𩫖聲朱氏駿聲說敦字訓怒也者段借為憝也訓詩也一曰誰何也者段借為誰也此字本訓撻也故从攴詩北門王事敦我箋猶投擲也傳訓厚謂借為惇矣之又段借為諄爾雅釋詁敦勉也漢書陳寔傳遣人敦寔注勸也又為弶詩行葦敦弓既堅又為焞淮南天文敦盛也又為暾詩東山敦彼獨宿又為鶉莊子列御寇敦杖蹙之乎頤注豎也又為奄方言一敦大也又為竚為笃詩行葦敦彼行葦傳聚也又為琱詩棫樸敦琢其旅敦琱一聲之

轉又為自爾雅釋邱一成為敦邱注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為敦敦器似盂穆天子傳注敦似盤音堆蓋所說為至精然愚謂敦憝元同字其實憝為惇字異文其訓怨也段借為敦字轉義也其又訓詆也訓誰何也者怒義之一轉誰何即敦訶也敦誰古音轉通耳其他論段借者皆可從矣唯又敦器字金刻古文作敦作敦或作盩要敦敦為本字从皀从食其所盛者从攴疑敦省聲故初先借敦為敦又取于器義以从皿盩出于敦而亦敦異文也金文即作盩可證矣(古籀篇六十第二九頁)

貝攴 敗 从攴貝聲

南疆鉦 〈0013〉 「从攴貝」

林潔明曰「按說文云『敗毀也』从攴貝，賊敗皆从貝，貶籀文敗从鼎，金文與籀文同。」

寇

a

寇 从人从攴省下會意 白鼎 〈0679〉「匡衆庶出大寇」白禾十秭「余無迺仗具寇」

b

寇 虜寇壺 〈2823〉「虜翻寇白吹」下作寇壺 (A·B)

c

寇 揚簋 〈1375〉「眾翻寇」

d

寇 虜寇壺 〈2823〉「虜翻寇白吹」下作寇壺 (A·B)

e

寇 揚簋 〈1375〉「眾翻寇」

f

寇 司寇良父簋 〈1214〉「翻寇良父」下為衛姓氏

g

寇 司寇良父壺 〈2808〉「翻寇良父」下為衛姓壺

〈0570〉「大梁司寇口乍智金」〈0655〉「用又右右俗父翻寇」〈3095〉「陳陳衛寇」散「戋、戋」

林義光曰『說文云.寇暴也.从攴完.按古作.象人在宀下鼎文.或攴擊之.形變作 寇虜司寇壺』(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寇暴也.从攴完.易說卦.坎為寇.盜書舜典.寇賊姦宄.傳羣行攻劫曰寇.鄭注.強取為寇.蓋盜賊之強大者

謂之寇故字从攴完會意擊破完全者而無不恣殘害也』（古籀篇六十第三三頁）

林潔明曰『說文云『寇暴也从攴完』高田忠周从之以為从攴完會意擊破完全者按金文字从人从攴在宀下象人以暴力強入宀內見強取之意非从完會意也』

11+28

戰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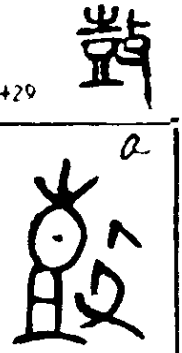
戰 戰

戰狄鐘 〈0032〉「戰狄不龍其供」

b

戰 沈子 簋 〈1317〉「休沈子肇田戰于牧牛貢馬」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戰鬬也从戈單聲凡經傳訓單為終也盡也者戰為本字單為假借字也此銘文不完分書耳」（古籀篇六十第三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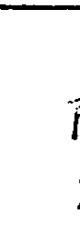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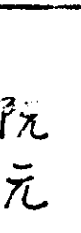
鼓 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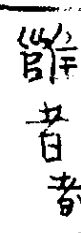
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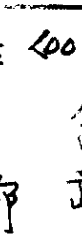
0431

攻 國差鑮 攻帀即工師


攻 差擇厥吉金


攻 攻敔王夫差劍


攻 攻敔王夫差自乍其元用


攻 攻敔王夫差擇厥吉金

孫詒讓曰『女擊敲于戟攻者即詩江漢之擊敵戟公公攻字通』（後漢書宋弘傳引詩伦擊敵戟功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楊注攻當爲功攻公功三字竝通）毛傳擊謀敵疾戟大公事也鄭箋訓戟爲女與毛異紬繹此銘戟攻太當訓大事足證毛義矣』（拾遺上十頁齊侯鎛鐘）

△容庚曰『攻工古通詩車攻我車既攻石鼓文作𨟻車既工周匋文多記匋攻某匋攻即匋工』（寶蘊九三頁周國差罇）

〈大5〉「攻。爾躍無當敵」〈大28〉「攻。敔王元啓自乍其元用」〈大45〉「女汝擊勉敏于戎攻。」

門

a 敫

師袁簋蓋 〈1381〉「今余肇令女汝率齊師曶[illegible]趙[illegible]𠂤[illegible]左右虎臣征淮尸夷」

b 賮

器文从貝說文所無故附于此 〈1381〉「今余肇令女汝率齊師曶[illegible]敫[illegible]𠂤[illegible]左右虎臣征淮尸夷」

c 賮

克鼎 錫敫厥無疆義與釐同 〈0675〉「易敫[illegible]錫釐[illegible]無疆」

a 賮

辛鼎 〈0612〉「多友敫[illegible]釐辛」

〈0563〉「敢〔對揚〕天子不顯休敫」

a,b 吳式芬曰詩大雅旱麓卒荒傳贊屬也疏贊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據古卷三之二．五十四頁師寰敦）

c 方濬益曰敫从貝从敫是賚之異文古音來與敫同詩白駒三章與期思、韵頒并二章與期時韵可證也（綴遺卷四．三

十頁蕭夫克鼎）

孫詒讓曰『敦王孟釋爲賚讀及王休敦同今案當爲賚說文貝部賚錫也書文侯之命用賚爾秬鬯一卣詩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鄭箋釐賜也蓋藉釐爲賚此敦實用正字也』（拾遺上二七頁至二八頁敦敦）

C

強運開曰『釐善夫克鼎錫賚無彊運開按說文賚賜也从貝來聲來之古音讀如埶同在一部來埶一也是賚即賚之古文也』（古籀三補卷六第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敉拭也从攴从丮丮之性拭果孰有味亦拭故謂之埶从未聲按古作敉克彝克字偏旁本義當爲飭爲治从攴

从人从卜即人之反文與攸修同意來聲經傳以聲為之」（文源）

a

高田忠周曰『按銘本段借為賚實整字也說文貝坼也从𠂤从厂厂之性坼果孰有味亦坼故謂之整从未聲是也唯愚意謂字元从厂从枝（古籀篇六十一第五頁）』

c

高田忠周曰『羅氏言君曰錫賚無彊之賚即賚字說文賚賜也大雅釐尒圭瓚傳釐賜也段氏曰古假釐為賚考辭氏款識敔敦中亦有尹氏受敔之語字作賚與此正同知古正作賚从貝从敕作賚者後起字也又考說文釐注家福也從里整聲整字注从未聲段本刪聲字案整非从𠂤乃从采古采字整从采得聲作耒者形近致誤也證之師𣪘父敦之𠂤字師酉敦之𠂤字

叔向敦之毅的字並從殸惟彔伯戎敦作㱿从木乃殸之變仍非从未甚明。按彀字辛鼎所从明从未寶磬彀字亦然又齊侯鎛及鐘彀字所从彀从來即知來未殸三字形近音亦轉通故互通用耳依多从殸似正然以禮以來為賚證之賚固為正字也其所从彀从來亦不為異焉又或有彀从禾者禾殸古音同部故如此耳要以彀㱿為賚之彀㱿合為贅字賚正彀或顯矣(古籀篇九十九第一六頁)

高鴻縉曰說文㱿坼也从攴从厂厂之性坼果熟有味亦坼故謂之彀从未聲許其切

林義光曰按古作㱿本義當為飾為治从攴从人(亻即人之反文)與攸修同意來聲經傳以釐為之

按此即離別之離之本字動詞从𠂤來(古麥字)會意麥扑則其子脫離而下也𠂤聲𠂤反人字旁治清理等意之字作𣪊篆文作麥自段用理字而麥字廢後加聲符里作釐久書之作釐見者減𨙵再省變之則為釐故書堯典允釐百工傳曰釐治也是也動詞因其音同賚故通段以代賚(賚賜也)如詩既醉釐爾女士傳曰釐予也江漢釐爾圭瓚傳曰釐賜也又因其音同僖故通段以代僖春秋僖公亦稱釐公僖王亦稱釐王說文釐家福也則又禧字之訓矣史記曰帝方受釐釐亦禧字之通段然則釐或麥之本意只為治為理而此麥字坼也則為別離之本字

(字例五篇一七七至一七八頁)

張哲曰『釐甲骨文中作𣪊甲二六一三作𣪊後下二二八象以手持杖打麥意在表示收穫收穫為儲糧之始在古人的意識上有食即

有福故說文釋釐家福也此字一旁象麥一旁象手持杖打麥麥脫穗離殼為粒釐聲或由此來殷代釐字字形變化頗大甲骨文中最習見最明顯的有兩個系統其一如 甲一六 佚一四 戩五·二 續一·二十三 三·七一類的字當是金文中之 師釐小簋蓋小篆之 今之釐字另一如 甲二六 一三 甲二六 後下二一八 甲一七一八 甲一七三一類的字其中前二字作以手執物打麥狀意尚明顯後二字象一手執麥根一手持杖打麥執麥根之手與持杖打麥之手同在左方依殷代文字慣例同為左手兩隻左手顯然不是一人之手非二人合作不可不過殷代文字中有使用同一方向兩手操作之例僅不普遍絕大多數是一手在左一手在右今遍閱卜辭中諸釐字竟無一字左右兩手區分明顯者於是乃懷疑持麥根之手非手或為麥根之訛金文中有 向父敦

取把子收穫之意為釐 从貝亦為釐有 里小克鼎加聲符里亦為釐意皆幸福富裕也另 師麥敦當是小篆 字之所本又有 陳肪敦尚書釐字即此字禮記經解云釐釐通釐字其他自金文演變而來的敝廢釐皆釐字六書統釐邑从里从邑田邑皆所封賜故釐邑謂之福釐字形體的演變列表如次

殷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之際文字	唐宋至今文字

釐字的字音說文里部釐里之切玉篇釐力之切同為支韻平聲古音支韻音離力移切平聲詩大雅釐爾女士註音離實韻

音利里儀切讀去聲曹植皇太子頌鍾天之釐釐讀如利又音禧意與禧同蒼頡篇王篇皆云釐字亦音禧注說文者多從之又音來漢書劉向傳詒我釐麰王先謙補注毛詩作貽我來牟說文於來下引作詒我來麰詒貽通假字釐來異文而聲義同今讀離(ㄌㄧˊ)力怡切支韻平聲國音標準彙編注音为一陽平聲亦讀禧百希切工支韻平聲如年釐有讀年禧者是

釐字的字義說文釐家福也从里孷聲段注家福者家居獲祐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漢孝文帝紀詔曰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宜室是也如說最合應劭注釐為祭餘肉失之師古直謂釐為禧之假借字禧與釐雖同在古音第一部然義各有當釐字从里里者家居也故許釋為家福與許訓禮吉不同春秋三經傳公史記作釐公

假借字耳有假釐為釐者經解云差若毫釐或作釐是也有假釐為賚者大雅釐爾女士傳曰釐予也釐爾圭瓚傳曰釐賜也有假釐為理者堯典允釐百工是也

總核段注釐字實有下列意義一家福家慶家居獲祐都有富貴壽考福自天申的意念通禧字禧與福音異而意同二釐為祭餘肉餘訖也祭訖之肉曰胙孟子所謂燔肉國祭訖賜臣下家祭訖賜子孫臣下受胙則飲酒食胙子孫受胙亦飲酒食胙謂為飲福受胙意指天地祖宗賜福臣下子孫故通賜字賜福且為成語三差若毫釐通釐字如兩的千分之一稱釐尺的千分之一也稱釐四允釐百工傳云釐治也詩周頌王釐爾成箋釐理也可知釐意即治理愚意亦未始不可申述為敬大臣體群臣重其位厚其祿君臣固結庶績咸熙此外劉向傳詔我釐

麰詩作貽我來牟釐通來詩小雅巷伯傳鄰之釐婦釋文釐寡婦也依字作婘後漢書西羌傳兄亡則納釐嫂注寡婦曰釐釐通婘爾雅釋草釐蔓華郝懿行義疏釐說文作荎云蔓華也來與釐古同聲釐通來猶如釐定釐金又有規定之意但仍未脫毫氂治理的初義（中國文字七册五至七頁釋來麥釐）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𡍮坼也从攴从厂厂之性坼果孰有味亦坼故謂之𡍮从未聲段氏改作故从未」云「各本故謂之𡍮从未聲段氏謂聲衍四字此說从未之意非說形聲未與𡍮不為聲也」段氏謂未非聲是也然謂未即味意則誤𡍮本不从未未乃來之形論甲骨文𡍮从來張哲謂象手持杖打麥形高鴻縉謂字从攴來（夂人）聲麥扑子離乃離別之本字𡍮古音在一部與十五部

之匕不為聲張說較勝矣或从貝作贅克鼎易贅無彊義與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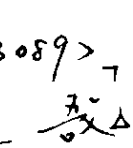
同

〈大19〉「贅」啟圭冨図貝五十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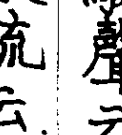
敔

a

敔 不从支 毛公鼎 吾字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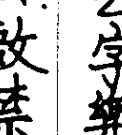
b 

敔簋 <0680>「呂方誤于吾」敔敔王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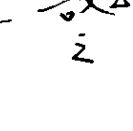
c 

敔簋 <1329>「王穫敔辟」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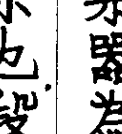
對揚王休」



攻敔王光 <3098>「攻敔王光自作鑑」

d 

敔簋 <1177>「敔敔」作寶敔敔」

e 

敔戈 <3089>「敔之造」

f

攻敔王夫差自作其元用」 <3156>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敔禁也一曰樂器柷楊也形如木虎从支吾聲朱氏駿聲云字樂器為本義禁也即御字段借似是矣古華山農石鼓疏云敔禁也段氏云敔與圉禦音同釋言禦圉禁也說文禦訓祀圉訓囹圄所以拘罪人則敔為禁禦本字禦行

而敔廢矣然賴此而存本字本義也奔訓走大雅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此說精詳然禁也為本義者未矣又按書益稷合止柷敔鄭注狀如木虎背有刻鉏鋙以物櫟之所以止樂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柷敔敔名亦古矣要敔字有訝逆意敔御音義皆近故御敔通用耳」（古籀篇六十第三九頁）

e 商承祚曰「敔禦之本字攻敵曰攻自防曰敔毛公鼎以乃族干吾王身干吾即扞敔」（十二雙五頁光戈）

〈大19〉「王令敔追迺御于上洛悠谷」「武公入右敔告禽」「王蔑敔曆」「賛敔圭暠図貝五十朋」「敔敢對揚天子休」「敔其萬萬季」〈大28〉「攻敔王元啓自乍其元用」

改

a

改 盜 〈1479〉 「改」作朕文考乙公旅盨

〈0062〉「勿或有介(渝)改」

a 方濬益曰「說文改更也从攴已聲段氏注曰或無聲誤李少監以為已有過攴之即改今此文从攴从已說文已已也按古辰已之已與已止之已本一字凡事止則有更改之義疑古文改本从已篆文分改改為二殺改大剛卯以逐鬼魁新莽時語非古訓」(綴遺卷九、十 頁改簋蓋)

吳大澂曰「說文許氏說改更也改殺改大剛卯以逐鬼魁也此漢時之異解疑古文改改本一字改簋蓋(古籀補補遺一頁)

高田忠周曰『按元釋改吳大澂亦云疑古文改改本一字皆非是說文攺攷改大剛卯以逐鬼魁也从攴巳聲讀若已是明別一字也但漢嘉量改字有作改者古音巳已同部故間或用改為改此謂音通亦或係一時寫誤耳』(古籀篇六十第四二頁)

牧

a 牧 牧共壺 〈1113〉「牧△共作文丁 也食穀」

b 作文 辛鼎 〈0455〉「亜 牧△」

c 牧 文盨 〈1295〉「牧△師文弔叔 嗟文御于君(A·B)」

d 牧 小臣遽 盨 〈1357〉「才在牧△ 在」

e 牧 比鼎 〈0670〉「禹从白攸衛牧△ 告于王曰」「女覓我田牧△」「籹旅 迺吏使攸衛牧△誓曰」「攸衛牧△ 弗誓」

f 牧 禹攸

g 牧 柳鼎 〈0664〉「王乎乍冊尹冊命 柳嗣六自牧△」

h 牧 同簋 林吳牧 〈1367〉「嗣易 吳虞牧△」

i 牧 免簋 吳眾牧 〈1359〉「嗣萬還 散眾吳虞牧△」

j 劉心源曰「攴或釋牧非此从𠂤不从中(奇觚卷四四頁宂敔)」

〈大14〉「公族即入右牧。立中廷」「王乎呼内史冊令牧。」「牧。」「牧。」「牧。拜頴首」「牧。其萬季壽考」〈大21〉「鞫嗣我西隔東隔僕駿百工牧。臣妾」

攴

攴 攴說文所無

攴蓋 <0937> 攴 ㄱ△ 攴ㄴ 筆ㄴ

敃 說文所無

盂鼎尊王初執駒于敃 〈2150〉「王初執駒于敃△」 又蓋 〈2150〉「王𠂤駒于敃△」(蓋A)

a,b 周夢生曰「敃字見麥尊有雩王在敃語十五年大鼎載有王呼善夫駿召大與厥友入敃王召走馬雁令取絲鷗三十二匹錫大之事是敃音義均與攸同攸音翰與敔同止也周書曰敔我于艱今本作扞與捍同扞馬即悍馬亦即駻馬故疑敃為馴駻之所」(文參一九五七第八期五三頁)鄙謂周代銅器銘文初釋

參閱1256斥字條于省吾說

〈大9〉「雩王才在敃」

敲

a 敲 說文所無 「元年師旋簋」「以宰速𠂤」〈一〇四二〉 韓宗敲 鷹羌鐘 遹簋 征秦遽簋

a 徐中舒曰『敲古徹字說文徹古文作徹此省彳甲骨文同(見殷虛書契前編九葉)敲人名』(鷹氏編鐘圖釋三頁)

a 吳闓生曰『敲从攴可擊者也楚公蒙鐘𦥑字亦作𦥑尚書𦥑擊漢書作拮隔搏拊荀子作拊鼓史記作拊膈是古樂器可擊者名鼓也』(吉文卷二第一二頁鷹羌編鐘)

a 楊樹達曰『敲即徹字說文攴部徹或作徹甲文只作敲銘文字與甲文同。』(積微一六一頁鷹羌鐘跋)

a 劉節曰『敲即說文敲字古文从支从攴从攴从又皆可通敲者編鐘之原始語義也字當讀如鬲(今作魚綺切)者乃一聲之轉古者

鐘鼓皆從量出古量大者儲酒儲米小者可作食具故鍾鐘經典皆相通而鼓从豆从支與敲之从鬲从支蓋同一語變方法也晏子春秋齊舊量四豆區釜鍾管子輕重丁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鎘二十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鎘二泉然則區亦可作鎘而與從瓦之甌同節案說文敲三足鍑也方言吳揚之間謂之鬲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敲又曰鬲曰鬴詩采蘋維錡及釜釋文曰錡三足釜也說文又有鬻字曰三足釜也有柄喙廣雅鬻鬴也然則區鎘甌敲鬲鬻錡七字實一器之異名其聲皆在一類由是又可推知鬴鍑釜畚亦一器之異稱故方言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鍑廣雅鬴鍑也三蒼鍑小釜也區與釜之說既畢然後論鍾左傳昭公三年釜十則鍾杜註曰六斛四斗為鍾考工記梌氏量之以為鬴鄭註六斗四升說文有鬷字曰鬴也臧

庸汪萊別傳謂孝嬰得漢陵陽子明釜鬵二大者文曰蜀郡楊旦(夏變跋曰實昌字)造傳子孫小者曰陵陽子明受王孫釜作鬵用沸是可證鬵鍾鐘亦一器之異稱則晏子春秋所謂區釜鍾者即敲鼗鬵亦可曰錡鍑鐘則鐘之原始乃由匋器出其初為食具可知故現存各鐘無商代器而甲骨文中有𠂤字上虞羅氏謂即徹之古文案从又从鬲乃卒食之意與从支从鬲乃擊缶之意義亦相通蓋古代民族燕享畢必有謌舞即席鼓缶擊鬲為樂器此鼓與鐘之來源也(攷存八八頁至八九頁馬叙倫氏編鐘考)

張日昇曰按字从鬲从支容庚謂說文所無楊樹達徐中舒並認作古徹字說文云徹通也从彳从支从育徹古文徹段注云

「盍合三字會意。欠之。而養育之。而行之。則無不通矣。」段說傳會少當育恐乃鬲之譌。徐灝箋云。「戴氏侗曰。敲疑自為字。从攴从鬲。屏去釜鬲徹饌之義也。徹从彳敲聲。鬲譌為育耳。徹从彳。本言道路之通徹。故凡通徹者皆曰徹。」按甲骨文有敲字。从又。古文字从又與从攴可互通。乃卒食徹饌之本字。劉節釋敲。謂古文从攴从支可通。按鼓字从支。金文从攴。若攵說文謂从屮又屮象飾。又象其手擊之也。飾之說恐非。然其為會意字。則無可疑。敲為三足鬴。从鬲支聲。乃形聲字。从會意言之。支與攴可以相段。就形聲言之。兩者斷不容相通。劉說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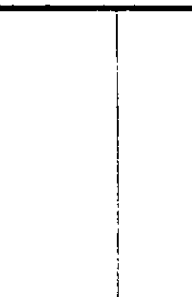
敷

敷 說文所無

敷簋

〈1305〉「白氏賓敷」「易錫敷弓矢
束馬匹貝五朋」「敷用從永揚」

隳



隳 說文所無

勅隳鼎

<0478>「勅隳」作于侯尊彝」

a

敫 說文所無

敫父辛鼎 <10229> 敫 ㄱ△ 父 辛 ㄴ

高田忠周曰『按篇盖籀文苗从苗从攴字書無之古逸文也然愚謂此為春田夏苗之苗从攴所以擊殺而亦實苗字別出』(古籀篇六十第四六頁)

a 高田忠周曰『按銘云敫作父辛旅彝此字明人名也博古釋作冀妄亦甚今審篆形从四屮从田蓁疑苗字籀文从攴少有會意苗字轉義與獠字相近爾雅夏獵為苗从攴獲得之意也猶畋字从田从攴也畋字說文訓平田也非本義韓詩內傳春曰畋文選畋獵題注引禮記王制馬注取獸曰畋此字本義也然畋亦古作田易師田有禽穀梁桓四傳春曰田夏曰苗即知田

苗本皆不从攴後人泥轉義田苗共从攴而畋字獨存敔字亡佚今幸依此器得此字豈千歲之一快事哉(古籀篇七十八第三十七頁)

敏

敏尊　說文所無

〈2133〉

王錫嘼敏△土

御見明」

敫

敫 說文所無

「ㄠ敫治玉章」

貉子卣

a 方濬益曰「敫疑畋之異文从㠯从支㠯治也玄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一日理也按畋獵所以講武治兵故从㠯从支以見義穀梁桓公四年傳春曰田夏曰苗御覽引韓詩內傳亦云春曰畋此云王正月王格于雍畋與穀梁韓詩並合」（綴遺卷十二、十一頁貉子卣蓋）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疑數字讀如左傳以數軍實之數然未敢定也亦未考篆形也今審此當有轉寫臨摹之誤左形元當作㠯即鑾字省文㠯鑾敦作 正同可證此从鑾與畜同意右从攴即敫字異文無疑者也說文鮚煩也从攴从魚魚亦聲即

治亂正義正字後人借亂為之亂行而敳隱今於此器僅見之耳但銘意却用敳為亂即理修之意書盤庚茲予有亂政同位與此相類矣』（古籀篇六十第三二至三三頁）

a 郭沫若曰『敳殆嗣之異文讀為治』（兩攷一九七頁貉子卣）

a 柯昌濟曰『與金文鬲字所从相類或从鬲省聲或古祠字』（韡華二八四頁貉子卣）

斂

斂 說文所無 蓋庶尊斂敬不惕即蓋庶鐘之旨度不易

〈2149〉「斂敬不惕」

〈2923〉「斂敬不惕」

a 數 說文所無 毀敔鐘數：熊；

〈1496〉 皇且考其數 ㄙ 桼 ㄙ

b 〈0032〉 數 ㄙ 桼 ㄙ

井人鐘 〈0056〉 數 ㄙ 桼 ㄙ

虢弔鐘 〈0057〉 數 ㄙ 桼 ㄙ

c
鉄鐘 〈0061〉 數 ㄙ 桼 ㄙ

d
十又鐘 〈0046〉 數 ㄙ 史 ㄙ

e 徐同柏曰 鼜古數字古鐘鼓之數从支數鐘之數从支此从金者金即鐘也攷公記鳧氏于上謂之數注鄭司農云數所擊處銘云鼜：能：謂數其數處而其聲能：也能：猶喤：能讀曰耐熊：喤聲近義同 積古齋一器作數从金同伊氏一器作數叔氏鐘作數又一器作數宗周鐘作數數即數有鼜豐豐豐

強運開曰『豐』字敦狀鐘吳窓齋云从攴从豐讀若豐運開按說文無此字豐敦熊蓋皆狀鐘聲之宏大或即為豐之古文也』

（古籀三補卷三第十一頁）

高田忠周曰『孫氏續古文苑釋為豐敦以字形審之孫釋為允此豈石不从攴當即豐字也豐敦字說文玉篇類篇諸字書並未收當即豐之異文此鐘用正字宗周鐘用別體耳孫說愈於阮氏然未悉是凡手部字古文从攴例見許書又艸部字或有从攴者攴部字或有从艸者金文見此例證又豐字段借為丰丰奉亦元同字然則敦亦捧異文無疑捧說文作奉曰奉也从手夆聲朱氏駿聲云字亦作捧按當為奉之或體曲禮凡奉者當胸釋文本作捧釋名釋姿容捧逢也兩手相逢以執之也此說為

是此實奉別異體奉古正文作𡥈即知𡥈手戈三部通用之證

如銘意用為豐孫攷眞然（古籀篇五十五第一頁）

徐中舒曰『豐數雖不見經典但詩屢見其同聲相假之字如載馳芃芃其麥下泉黍苗芃芃黍苗檻樸芃芃檻樸柔菽其葉蓬蓬卷阿菶菶萋萋生民烝烝捧哄蓬蓬菶哄與數古同屬東部邦滂竝紐故得相通豐豐舊釋熊熊形聲俱誤豐象𡥈在臬上之形金文作圖會形者（見金文編附錄上十四葉爵文子觶兩器）猶可見其朔義說文強分𡥈𡥈為二實誤說文讀𡥈丑略反即𡥈聲之轉甲文金文又有𡥈字地名丙申貞作𡥈豐皆豐之異文說文誤作𡥈讀若寫豐豐士父鐘作𡥈𡥈又季𡥈簋假稱其皇考為井叔與井季𡥈卣當是同一人所作之器其器所繪鳳形又與卣極相似（見西清古鑑卷十及卷十六葉八）即豐𡥈𡥈並通之證石鼓乙其胡孔庶𡥈之𡥈𡥈逞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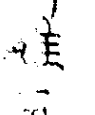
趩趩彙與庶趩韻據此數字推之彙當讀胥篆文胥與金文彙形頗近詩蓼蕭零露湑兮崇崇者莪車舝其葉湑兮湑並與寫韻胥寫庶彙趩古皆魚部字故得相通師酉殷彙麦京麦並言彙京即詩篤公劉之胥京篤公劉于胥斯原于京斯依于豳斯館三語全同京豳為地名則胥亦當為地名(此胡適之先生說)京與胥近亦與師酉殷合詩芃芃棘棘葦葦噎噎湑湑皆有盛意是數數彙彙即形容威嚴之盛也(集刊第六本一分四一頁金文瑕辭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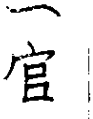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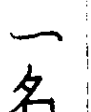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字从攴聲說文所無吳憲齋謂从攴从豐非是攴聲豐疑亦一也擊鼓之聲丰丰然宏大故从攴丰聲據韻會丰半一字丰有盛意遂引申為豐滿而以數為攴聲之專字其寓於目者為豐其聞於耳者為數』

敎

敎 說文古文作斆

汗簡入支部 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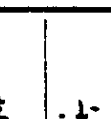
敎（靜敦等敎字皆不從支甲文敎作  羅振玉曰殷卜辭諸文均不從支且省子或省作爻（殷虛文字類編第三學既不从支又不从攴可收入也部而敎字又可入与部是攴不應立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册四一八七頁說文解字部首刪正）

商承祚曰『說文：𡈼古文敎。攴亦古文敎。案弟一文从言孝聲。敎誨也。故从言與誨同義。汗簡攴敎見說文。下出𡈼云一本如此作則結為後人所增入也。甲骨文作  敦。金文鄀𡰥殷作  攴。散盤作 攴。與古文篆文同。石經古文作 。』（古攷二九頁）

行達正曰『攴氏盤云攴㚔父。鄴云乃一官一名。攴蓋校人是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三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高鴻縉曰『說文敎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古孝切按字原从尹子會意爻聲動詞亦作效从攴爻聲學字亦以爻為聲故教之後起字亦作斆斅从攴學聲後變尹為攴意亦得通古者扑作教刑扑子即所以教也爻聲』(字例五篇一七七頁)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敎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豈古文敎效亦古文敎」甲骨文从尹子爻聲高鴻縉之說是也金文从攴子意亦相同許說从攴从孝非是』

斆


斆 不𡆥攴 盂鼎

〈0676〉「今余佳即朕小學」

斆 師麥「才在昔先王小學」 〈1388〉 盂

斆 靜 盂 〈1366〉「王令命靜司眔學宮小子眾服眾小臣眾𠂤僕學眔」「靜學教無斁」

斆 令鼎 〈0660〉「小口又迺學」

斆 者沪鐘 〈0058〉「孫子學趄」(A·B)

斆 沈子 盂 〈1391〉「我孫克又斆」「牛斆」

林義光曰說文云斆覺悟也从教冂冂尚矇也臼聲學斆文斆省按古作學盂鼎从子在冂下冂尚矇之象臼兩手以去其矇文聲變从攴轉注說文云爻效也从子爻聲按即學省說文云斆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爻按即學斆之或體古教學同字

故書盤庚數于民禮記凡學世子及學士文王世子皆以學字爲教古作斆據古錄卷二斆作斆散氏之三鄀侯彝斆作斆器（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教部斆覺悟也从教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然金文悉如此古文已省也且見卜辭文又省子以爻下乂兼介上人彼省之省者也然愚竊謂最古文从冂不从冂且如令鼎析為二形下明从字其會意形聲恐不如許說也許敘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云〻六書者文字之謂也蓋學者小學之義故字从字从臼〻者兩手執之受而欲不失之意又疑斆省斆下曰效也會意之指亦同于此斆之子與字之子相複故省一耳子曰學而時習之即斆效之意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又禮記學記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即臼持之意也然則凡言教學者小

學轉義也若夫字从教从冂臼聲者字形之別說耳尚書大傳學效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莊子庚桑楚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古籀篇六十一第一至二頁）

商承祚曰「說文『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㪔，篆文斆省，胡覺切。』斆省作㪔，同小篆而省子，如效意也。金文皆同篆文」（古攷二九頁）

楊樹達曰「學者，孫詒讓云，當讀為效，尚書大傳云，學，效也，拾遺下拾陸今按孫讀是也……荀子議兵篇云，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楊注云，效，驗也。」（積微十七頁至十八頁令鼎跋）

高鴻縉曰「說文『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㪔，篆文斆省，胡覺切。』

按斆乃晚出之教字古亦作效。从攴。爻聲。至於學字古無从攴者。學應从臼有模仿意。从字有孳生意。模仿而孳生。由不知而知由不能而能。是即學也。爻聲動詞。（字例五篇一七六至一七七頁）

朱芳圃曰：「說文教部。斆。覺悟也。从教。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按許說字形。迂曲難通。余謂學从子。从臼。臼亦聲。結网為複雜之技能。非傳授不能獲得。故引伸為教訓。為放效。禮記檀弓云。叔仲皮學子柳。鄭注。學。教也。此訓教之例也。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此訓效之例也。蓋教以施言。使人瞭悟。效以受言。任人自悟。从子。即長老傳授稚子承受之意。或增攴。即尚書堯典所謂朴作教刑也。」（釋篆一二八頁至一二九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許說字形，迂曲難通。高田忠周謂學為小學之義，然則先民早有小學者耶。高鴻縉分斆學為二，斆為晚出教字，而學从臼从字模仿而孳生也。文聲朱芳圃謂字从子从冂，冂亦聲。按學教一字猶受授一字也。靜簋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僕學射。又『靜學無罪』前者訓效，後者訓教。甲骨文有冂字，李孝定釋斆（甲骨文字集釋窃疑冂从爻聲，段作教，後增从子若孜，乃教字之類化，覺、譽、鷺、盤、磐、鷺、衆等字皆从冂得聲。說文謂从學省聲，衆或作潀，不省，蓋學行冂廢已久，許氏不知冂為一字，今得甲骨文可補說文之闕。」

卜

卜 <0677> 「口口卜△以戕」

卜 <0679> 「今命女汝更乃且祖b 啻鼎 卜△翦卜事」

卜 盂鼎 卜△盂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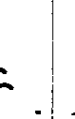
<0675> 「宴陣義」

a 劉心源曰「卜作卜說文卜古文作卜即此篆法从文之字亦作卜與皆用古文也」（奇觚卷二二四頁 留日鼎）

高田忠周曰「說文卜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卜古文卜蓋剝龜即龜版也象形許之後義是也又據下諸文卜亦卜之異文字無常形而唯從主橫隨可知而已周禮大卜注問龜曰卜禮記曲禮龜為卜蓍為筮此為本義」（古籀篇二十九第一六頁）

商承祚曰「說文卜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ㄐ古文卜甲骨文作ㅏㅏㅏㅓㅓ正象坼兆之從橫金文盨鼎作ㅏ石經古文與此同」（古攷二九頁）

高鴻縉曰「按此象占卜時卜兆縱橫之形故託以寄占卜之意動詞此字之創造自在骨卜施用之後」（字例二篇二一一頁）



卟 經典作稽 明公簋 魯侯又卟工 〈1260〉「魯侯又有△因工」

a 高田忠周曰『按古鑑所收彝銘同文而彼作㠯為合文或釋曰壬非今審篆形口中一即云字音作亘示作亖皆一例也唯此篆已从口非最古文銘意以為回轉謂轉送工人作器以將明公(古籀篇二十三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卜辭有卜占貞兆卦款字而未見卦每卟字竊謂固為卦字說見卦下而田與每稍遠此疑卟字古文日為日省亦實日之變文日為蓍蘭象形从日與冒从日同意日省為日為日、與耳口之口相似故小篆因誤作卟从口移卜在于外耳若夫从卜口與占字不可分說文卦卟相次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卟疑今本洪範作稽為段借也因

謂說文卜下貞每占卦兆次出而占訓視兆問也卦訓卜問也占卦與卜義如相近然其不相次出貞每字介于間者卜義與占卦自別異故也蓋卜與卦義相近涉故卜部建首字下直出卦卜二字蓋卜義重而占卦義輕卜義汎而占卦義陝矣又古字通用者有音通而義不通者又有音義並近而通者卜之與稽通當音義並近之通用稽下曰留止也轉為考治義洪範次七曰明用稽疑孔傳明用卜筮考疑之事說苑反質篇凡古之卜曰者將以輔道稽疑夫卜者龜也卦者筮也著也並皆問疑之名也卜亦當與卜筮同即卜筮之一而自其專名與占之視兆問卦之卜問謂其事者自別異矣卦卜均主于筮故字从𠂤與卦同意轉卜龜亦謂之卜耳文曰卜王卦又曰亡卜王卦卜者輔道稽疑也而後王觀其卦也亡稽者無輔道稽疑之事王

直觀其卦也又他放云某日王貞某事云云亡尤王占曰吉其字从卜即指事字書所無然按其義王曰占者卜人定龜吏定墨君定其體也即斷定之詞卜益史定墨之事而王觀其卦而後斷定之故其義字从卜以視斷定意其意可識矣」（古籀篇二十九第二〇頁）

a

郭沫若曰「囚字卜辭習見每于辭末繫以亡囚二字与亡尤同例案此即骨字所从冎字象卜骨呈兆形卜辭讀為禍本銘當讀為過過謂優越過工謂有優越之戰功」（兩攷十一頁明公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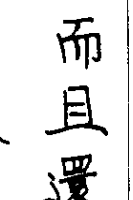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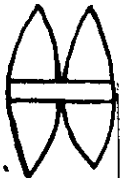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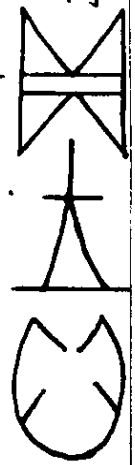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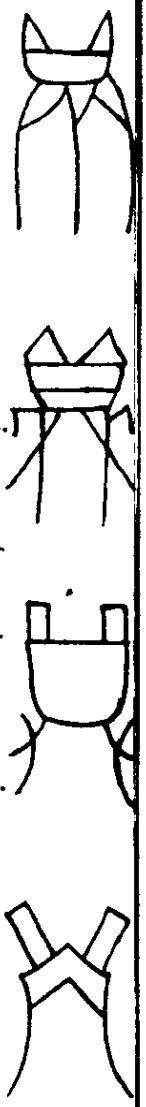
周法高曰「白川靜引郭沫若云「囚字卜辭習見每于辭末繫以亡囚二字與亡尤同例余釋為繇之初文乃象卜骨呈兆之形

此當讀為謀獻之獻。工讀為功。工功攻古本一字。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上冊三四頁。認為因之初義解作絲。魯侯稱大祝。表示掌宗教儀禮神聖之職掌。單解作獻功則失去其本義。金文通釋一三。明公簋白鶴美術館誌第三輯一三七至一三八頁。又以卜辭「亡因」釋為「亡禍」。讀為禍。故郭氏在大系改讀為過。然「過功」二字不詞。李孝定云。「綜之卜辭諸因字釋為禍。骨讀為禍。於諸辭均可通讀。至因困二字則為从囗之字。當釋占若卟。與囚非一字也。」甲骨文字集釋一四九九頁。白川氏謂魯侯為大祝。表示掌宗教儀禮神聖之職掌。然則金文此字當援用說文卟之本義。說文「卟。卜以問疑也。謂魯侯有占卜之功也。从口卜。讀與稽同。」

1995(3.837-0448)

貞

見解便如此見古籀篇卷二十九頁二十五還有說文解字詁林所收髣髴也有一位姓王的這樣說其實我們從型式上看來是截然不對的貞與鼎形體既不同聲音也極遠決無通用之理所以貞字只是一個單獨的  與鼎貞毫無關涉我們應該認清楚牠的圓形是象形金文的  也是圓形而甲文的 却不然所以完全屬于兩個系統這個圓形的 既從沒有借作貞字用過而且還有  一辭的兩字並出哩而鼎貞二字在最初却是一字因為這二個字在古音完全相同貞現在讀丁母在古却只是丁母這是錢大昕所證明大家都曉得的而古人貞卜的時候大概也需用到鼎所以關涉非常密切到了後來因為要使界義分明的緣故才漸漸地分化成了兩個這個分化的歷程畧如下表



這是第一期的形式完全象鼎形.

這是第二期的形式已漸漸與鼎形小異.

這是第三期的形式已正式成立為貞字.

這是第四期的形式因為要使意義明顯的緣故.于是又加了一個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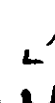
從這樣排列的結果我們方才可以曉得京房說貝為鼎省聲不為無因而貝鼎通用的話.却完全是不合現象的附會.(中山大學第五册三九四〇至三九四二頁 研究甲骨文字的兩條新路)

參閱0928鼎字條田倩君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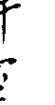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閻宥謂貞鼎原為一字是也然謂古人貞卜時需用鼎而遂用鼎作貞則非李孝定云「蓋貞問一義既無形可象於文復難以會意出之故段聲近之鼎以當之而[illegible]諸形架刻較難而貞字幾於每辭必有故略趨約易則為[illegible]矣」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一〇七李說至確金文从卜乃後加意符以別於食器之鼎也沖子鼎「沖子嬰之行貞」容庚以貞為鼒鼎字並謂鼒鼎字从才乃傳寫之誤見卷七0929鼒字條按詩經周頌絲衣紑俅基牛鼒叶韵鼒从才古音在之部若鼒為貞之誤貞在耕部則於詩韵不叶容說似非說文鼎字下云「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段注改貞為貝疏矣攷諸沖

子鼎文許說信而有徵矣。

a
戊寅鼎 〈0552〉 用作文丁尊彝

b 
盂 〈1189〉 文史用作文乙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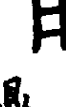
c
盂 〈1280〉 宰甫用作寶尊彝

d 
丙申角 〈1867〉 用作文癸彝

e
乙亥鼎 〈0623〉 用作文丁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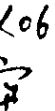
f
盂 〈1377〉 用頌洛後人高 合用奔數展福于皇王 用作丁公寶彝 盂用牆史使于皇宗 用卿饗王逆邇造 用慶朝宴

g
令盂 〈1377〉 用頌洛後人高 合用奔數展福于皇王 用作丁公寶彝 盂用牆史使于皇宗 用卿饗王逆邇造 用慶朝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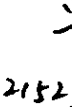
h 
我鼎 〈0647〉 用作文乙寶尊彝

i
盂 〈1243〉 用作文乙彝

j
矢尊 〈2152〉 明公用牲于京宮 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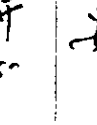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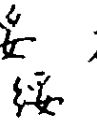
k 
史獸鼎 〈0652〉 用作文庚永寶尊彝

l
師遽盂 〈1351〉 用作文考旅盂 布政牆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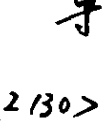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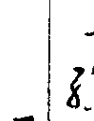
m 
師遽方彝 〈2443〉 用作文且祖也公窟牆 用匄萬年亡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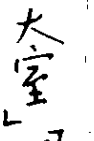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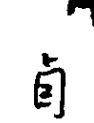
n
牲于康宮 用牲于王 曰用 棒用 匕文丁寶牆彝 用各文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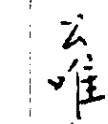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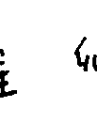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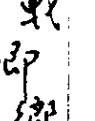
敔尊
〈2133〉用乍文
戊陣彝


P

敔簋
〈1354〉用
其子子孫孫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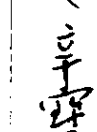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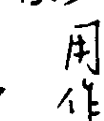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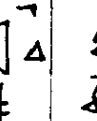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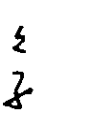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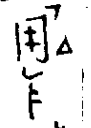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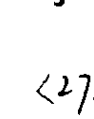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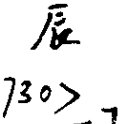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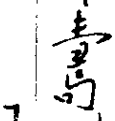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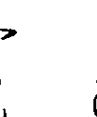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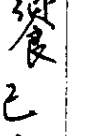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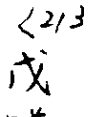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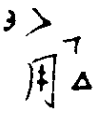
沈子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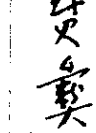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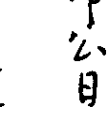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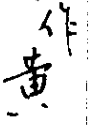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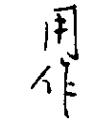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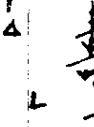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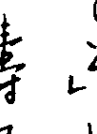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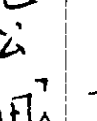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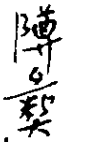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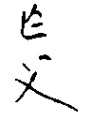
用△飤大
〈1391〉用△
用妥綏
公唯喜壽
也用褱
褱懷柔
我多
小臣
〈1357〉用△
卜

寤陣
在辰
〈2730〉用△
作文祭
周
鼎
〈0622〉用△
寶尊彝
其用
刺鼎
〈0653〉用△
用牡于大室
用卜作
黃公陣鼎
褱其孫
子子永寶用
史鼎
〈0197〉史用乍
文考
子乙宗祀
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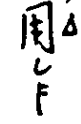







其永寶用

敔簋
〈1354〉用△
用孝于
其子子孫孫寶用△

敔簋
〈1354〉用△
用孝于
其子子孫孫寶用△

寤鼎「其子子孫永用」



鼎 <0679>

用事」當用絲茲金作朕文考孝宮伯鼎

孫子永用」

鼎 <0679>

半鼎「當其萬年用祀」用匹馬束絲」用

從迮誕賚絲茲五夫」用百寽」才戠王人迺賚用口不迄付當」用玖玟

糸人」用五田」用眾一夫曰稼」用在曰寇」用糸三夫頌首」迺或又

「凡用鄗」

師奎鼎 <0667>

用酮及官友」用追孝于刺仲」用乍障鼎」

當田七田」

用匄眉壽黃耆吉康」師奎又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

史宜鼎 <0532>

其萬年子子

孫永寶用」

應公鼎 <0548>

用風夕

頌鼎

頌簋 <0674>

寬用宮御」用事」用乍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始姒

寤障鼎」用追孝于靳」用匄康祿屯祐」子子孫孫寤用」

善夫克鼎 <0662>

克其日用

魯休「克其子子孫孫永寶」

史頌簋 <1316>

「用作寶鼎子子孫孫永寶用」

「用匄康勮樂屯右純佑」

師趛鼎 <0628>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毓祖丁簋 <1294>

「是用左佑王」「賜用乃祿」

「大賜用戈」「用政征蠻方」

同簋 <1367>

「用作朕文考惠仲尊簋」

「其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追簋 <1355>

「用作朕皇祖考尊簋」「用享孝于前文人」「用祈匄眉壽永命」

師望鼎 <1377>

「追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大作大仲簋 <1330>

「用享于乃考」「用作朕皇考大中尊簋」

師遽簋 <1389>

「用作朕皇考于宗室」「師遽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用祈眉壽黃耇永命」

師袁簋 <1381>

「今用作朕文考惠仲尊簋」「用妥多福」「用孝于宗室」

毛伯簋 <1389>

「用作朕皇考大中尊簋」

「用匄康勮樂屯右純佑」

「用作寶鼎子子孫孫永寶用

膳膚設」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舍又

鼎 <0594> 用乍

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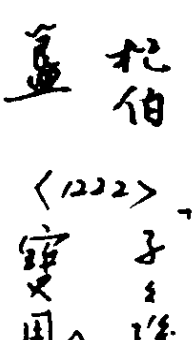
戎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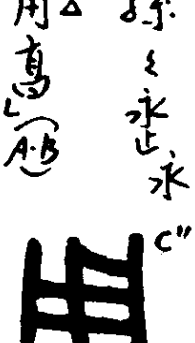
鼎 <0616> 子子

孫孫

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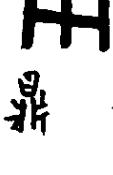
師麥





盨 <1388> 用事」用乍朕皇

考輔白障設」



毛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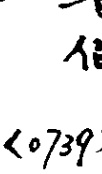
鼎 <0181> 用卲卲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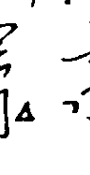
天」文申母母

永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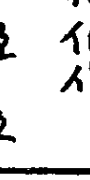
用之」(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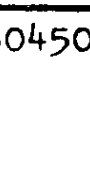
弗帥用先王作明井」刑」用歲用政征





魯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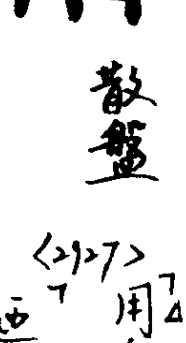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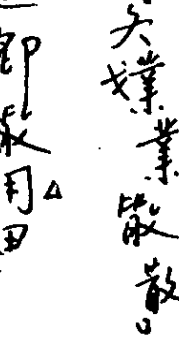
用乍障鼎」子子孫孫永寶用」

仲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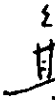
父鼎 <0643> 其用高用孝于皇祖考」用錫眉

壽無疆」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高」





無叀簋
〈1353〉「無叀用乍朕皇且祖釐季障毀」無叀其萬季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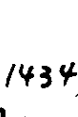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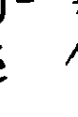
郭伯祀鼎 〈0187〉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用斬厥氏永命萬季年用鳥用孝于皇祖聖叔
<0062> 用斬壽老母母死用求考命彌生子孫永保用鳥

齊侯盤

用作無疆壽萬季年
<2918> 無疆永保用之

齊陳曼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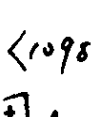
<1434> 永保用匡

申鼎
<0632> 用迹征令

<1246> 永寶

麋伯盒
其用卲享于朕皇考用祈匄康
<1344> 屯右通录魯令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魯伯大父盒

用

鳥

叔盒
<1098> 叔作寶彝
用曰鳥

周寔
<2949> 孫子永寶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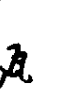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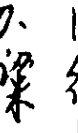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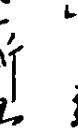
陶子盤
<2892> 用作寶彝

陵子盤
<2892> 用作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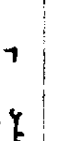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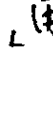
襄鼎
<0541> 永保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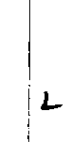
杞伯子孫子
<0542> 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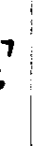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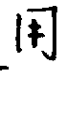
陳公子
<0818> 沈梁用斬厥貞

用征用行用德高

蓋糊

師旦鼎
<0567> 其萬季子子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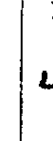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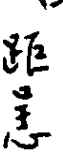
2008(3.850-0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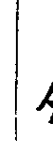

毅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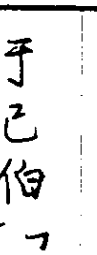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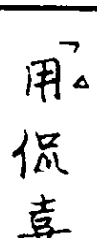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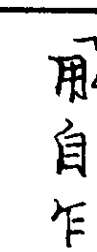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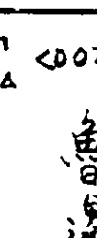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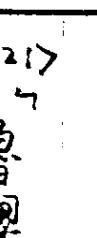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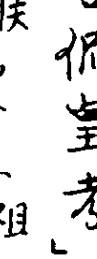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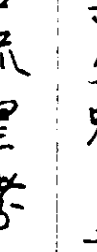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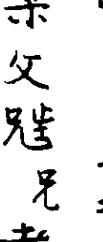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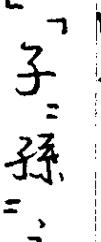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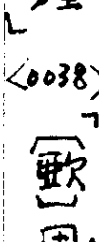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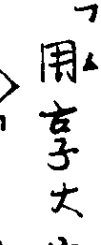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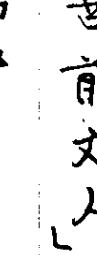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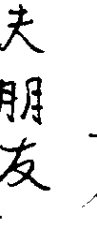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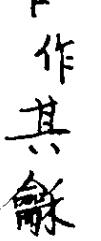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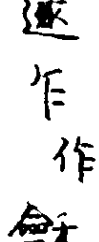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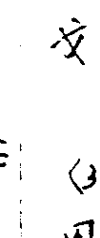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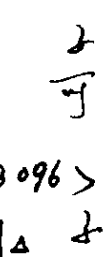
2009(3.851-0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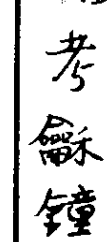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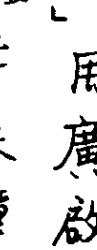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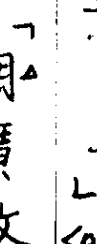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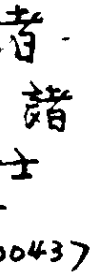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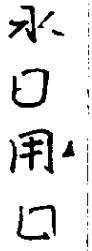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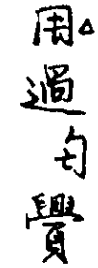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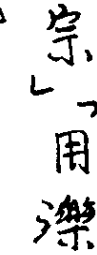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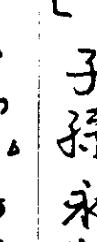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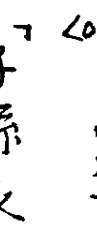
2010(3.852-0450)

2011(3.853-0450)

福」〈0045〉「用△喜侃侖文人」「用△蘭康受虎屯魯」「用△受〔下淵〕」「用△匽用△喜」「用△樂嘉賓」〈0047〉「用斬祈霝眉壽毓麐麃」「子〻孫〻永保用之」〈0050〉「孫〻用之」〈0052〉「用△盤歓歓酉酒」〈0053〉「用乍朕皇且祖考白伯寶劃鐘」〈0056〉「貴屯渾沌用魯」「妥不敢弗帥用△文且祖皇考穆〻秉德」「肆用乍龢父大舊鐘」「用追孝侃前文人」「子〻孫〻永寶用△」〈0057〉「用乍朕皇考惠弔大舊龢鐘」「子〻孫〻永寶用△高」〈0058〉「用△蘭剌烈疾」「文其用△玆」〈0059〉「用△鑾鑄乍龢鐘」「子〻孫〻永保用△高」〈0067〉「用斬祈萬壽」「子〻孫〻永保用之」〈0299〉「叔我乍用△」〈0401〉「遣叔乍旅鼎用△」〈0414〉「鮮還乍寶用△鼎」〈0431〉「乍父己寶鼎其用△」〈0442〉「用匄永福」〈0465〉「小臣氏樊尹作寶用△」〈0473〉「其永用△」〈0474〉「其永寶用△」〈0479〉「永寶用△」〈0481〉「其萬年永寶用△」〈0488〉「其萬季用△」〈0489〉「其永寶用△」〈0490〉「其永寶用△」〈0491〉「其萬年永寶用△」〈0492〉「用乍口姜」〈0493〉「叔姬乍陽白旅盤

永用△」〈0494〉「萬季永寶用△」〈0496〉「痶拎用△乍文父甲寶𣪘」〈0497〉「用△」〈0498〉「其萬季永寶用△」〈0499〉「子孫永用△享」〈0500〉「其永寶用△」〈0502〉「用△乍作寶𣪘𣪘」〈0503〉「從用△乍寶鼎」〈0504〉「用乍作且祖癸寶鼎」〈0505〉「用△言王出內入使人」〈0506〉「子：孫永寶用△」〈0507〉「其萬季寶用△」〈0508〉「其萬年用△享」〈0509〉「用△乍寶𣪘」〈0510〉「孫子其永寶用△」〈0511〉「子々孚々永巟用△」〈0512〉「子：孫：永寶用△」〈0513〉「用△乍乐窐𣪘」〈0514〉「子々孫々用△高」〈0515〉「子孫永寶用△高」〈0516〉「子、孫、永寶用△」〈0520〉「用△乍作饕𣪘父己」〈0521〉「其用△盟鼎寬嫣曰辛」〈0522〉「其萬年子孫永用△」〈0523〉「其萬季永寶用△」〈0524〉「用△口王逆𠂤事入」〈0525〉「其子孫：用△」〈052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527〉「其永壽用之」〈0528〉「用△作父丁尊𣪘」〈0529〉「用△乍且乙尊」〈0531〉「其萬年子：孫寶用△」〈0533〉「其子、孫、永用△」〈0534〉「用△乍寶𣪘」〈0535〉「豆小中仲鼎口口口啟用△乍作口口寶鐸鼎𣪘尊」〈053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538〉「其

萬年眉壽永寶用△ <0539>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0540>
永寶用△ <0543>
旂用作父戊寶尊彝 <0544>
子子孫孫永寶用△ <0545>
其萬季子孫永寶用高 <0546>
武生毀用乍其蓋鼎 <0547>
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0548>
子子孫孫永寶用△ <0550>
子子孫孫永寶用△ <0551>
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0553>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0554>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華 <0555>
子子孫孫永寶用△ <0556>
鄀
嗇子口用△作父癸鼎 <0557>
用△享于祖 <0557>
永寶用△ <0558>
永寶用△ <0559>
用作饕尊彝 <0561>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0562>
永寶用之 <0563>
用作父乙寶彝 <0564>
其子子孫孫用高孝于宗老 <0565>
子子孫孫其眉壽萬年
永用△享 <0566>
子孫永寶用△之 <0568>
子子孫孫其萬季永用△高射口 <0571>
子孫永寶用之 <0571>
用作父庚彝 <0572>
口口豐用△作父丁寶鼎 <0573>
子子孫孫永壽高用之 <0574>
其用夙夕將鼎高 <0576>
孫子永寶用△ <0577>
用作皇且文考寶鼎 <0578>
用△作公寶尊彝 <0579>
其永寶用△

〈0580〉「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0581〉「用乍父□□□□」〈0582〉「子〻孫〻永寶用」〈0583〉「其邁年子〻孫〻永寶用」〈0584〉「用邇用鄰」「用斬眉壽無疆」〈0585〉「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0586〉「子〻孫〻永寶用」〈0588〉「其永壽用之」〈0589〉「用乍作姞姒寶障彝」〈0590〉「用乍作丁辰障彝」〈0591〉「用勾永福」〈0592〉「對王休用之」〈0593〉「用朝夕饗乍多倗友」〈0595〉「口者生口口用吉金乍寶鼎」「其萬季子〻孫〻永寶用」〈0596〉「子〻孫〻永寶用」〈0598〉「用」「用乍尊鼎」〈0603〉「禽用乍寤彝」〈0604〉「罩用作父己寶尊」〈0605〉「祈用作文父曰乙寶尊彝」〈0606〉「其子〻孫〻永寶用之」〈0607〉「子〻孫永寶用之」〈0608〉「用乍作父丁尊彝」〈0609〉「易用作寶旅鼎」〈0610〉「用享孝于文且祖」「子子孫孫永寶用」〈0611〉「永寤用」〈0612〉「罹用逐豐乍剿」〈0613〉「用乍作父甲尊

彝」〈0614〉「用享孝于朕文祖」「子子孫孫永寶用」〈0615〉「用為考寶尊」〈0617〉「用乍父乙盥」〈0619〉「邾王鼒用其良金鑄其鼎」「用鬻朋簋腊」「用雝饗賓客」〈0620〉「用釁登用嘗」「用孝用喜」「用匄壽無疆」「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0621〉「遹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0625〉「用乍父辛寶障彝」〈0626〉「用作鼎」「用從井侯征事」「用饗多諸友」〈0627〉「我用覩厚眾泊我友」「鈞其用晉友」「是用壽考」〈0628〉「公貿用口休口龢」「用乍寶彝」〈0629〉「永保用之」〈0630〉「用乍寶障鼎」〈0631〉「用乍寶鼎」〈0633〉「用奉壽匄永福」「乃用鄉饗王出入吏人」〈0634〉「曾子中仲宣鑄用其吉金」「用雝饗其者諸父者諸兄」「永寶用喜」〈0635〉「用乍己公寶障彝」〈0636〉「趞用乍作作文考父辛寶障鼎」〈0639〉「旅用乍作父障彝」〈0640〉「用祈眉壽」「永保用之」〈0641〉「寧用乍作饗公寶障鼎」〈0642〉「用斬斷鬻」「子子孫孫永寶用之」〈0645〉「用作召伯父辛寶尊彝」「光

用大保」〈0646〉「用作且祖丁寶障彝」〈0648〉「用作朕文考釐叔尊鼎」〈0650〉

「自作後王母厚商乍文母魯公孫用鼎」「用自念于周公孫子」

〈0654〉「其邁萬季孫子子孫永寶用」〈0655〉「用又在右俗父齛寇」「用作寶鼎」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0656〉「用作寶鼎」(A·B)「用卿饗朋友」(A·B)

〈0657〉「用作朕文考釐白伯寶障鼎」「子子孫孫其萬季永寶用」〈0658〉「用作饗彝」「子子孫孫永寶用」〈0659〉「用作寶盥」〈0661〉「用事」「用作候旻

文考邿白伯障鼎」「子孫永寶用」〈0663〉「〔用〕作障鼎」「其邁萬季子孫永寶用」〈0664〉「用作朕剌考障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0666〉「用作朕剌考己白伯孟鼎」「大其子子孫孫邁萬季永寶用」〈0668〉「用作障鼎」「用高于朕剌考」「用割匄熾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0669〉「用辟于先王」「王用弗肇忘聖人之後」「用作朕皇考寬公障鼎」〈0670〉「子子孫孫永寶用」〈0671〉「用夙夜事」「用

作艅文考濒公宮障鼎」子々孫其萬萬季永寶用」<0672>「用作艅文且祖辛公障鼎」「叡其口口萬年世子々孫々其永寶用」<0673>「用事」「用乍宗室寶障」「唯用妥綏福祺乎眉文人」「余用匄屯魯純祺雩德萬季」「余其用各格我宗子雩乡百生姓」<0675>「敢夙夜用事」「用作艅文且祖師婁父寶尊彝」「子々孫々永寶用」<0677>「口口用牲啻禘周王口王成王」「口口口用〔乍〕口白伯寶障彝」<0678>「用天降大喪于二國」「用乍大寶鼎」「子子孫孫寶用」<0715>「永寶用」<0719>「永寶用」<0722>「永寶用」<0727>「其永用口」<0729>「其萬年永寶用」<0730>「榮白鑄厥天麒其萬年寶用」<0732>「其永寶用」<0733>「其眉壽萬季無疆用」<0734>「子孫永寶用享」<0735>「用孝于聖祖考歡文考魯公」<0736>「用作文母辛尊彝」<0737>「其子孫永寶用」<0738>「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0740>「其子々孫々永寶用」<0741>「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0742>「子

孫子永寶用△」〈0743〉「其子子孫永寶用△」〈0744〉「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746〉「其贔壽永寶用△」〈0747〉「用乍父口彝洗」〈0748〉「陳

矦作畢季口口口萬年子孫永用△」〈0749〉「永寶用△」〈0751〉「其萬季子孫永寶用△」〈0752〉「子子孫永用△壽」〈0753〉「其萬季子孫永寶用△壽」

〈0754〉「其邁萬年子子孫永寶用△」〈0755〉「子孫其萬年永寶用△壽」〈0756〉「其萬年子孫寶用△」〈0757〉「子子孫永寶用△」〈0799〉「其萬季用△」〈0804〉「永寶用△」

〈0806〉「永寶用△」〈0807〉「其萬年永寶用△」〈0808〉「子子孫永寶用△」〈0810〉「其子子孫永寶用△」〈0811〉「口征用△行」「子子孫永寶用△」〈0812〉「子孫永寶用△」〈0813〉「用△作父

己尊」〈0814〉「其永寶用△鼎」〈0816〉「子子孫永保用之」〈0817〉「用△作作旅獻」

〈1101〉「旗乍寶障彝用△鐸」〈1120〉「其永寶用△」〈1129〉「其壽考寶用△」〈1133〉「其

永用△」〈1135〉「其萬年用△」〈1137〉「其萬年用△」〈1138〉「永寶用△」〈1141〉「用△追孝」

〈1143〉「用△卿王逆以事」〈1145〉「用乍且考彝」〈1146〉「其萬年永用△」〈1148〉「甘

其邁萬年用」〈1150〉「永寶用」〈1151〉「用乍鑄毀」〈1153〉「用鄉王伐逆仲」〈1155〉

「其用萬年」〈1156〉「其萬年永寶用」〈1158〉「敱寂敱用作旬幸觀簋」〈1159〉「其萬年用饗寶」〈1160〉「用鄉王逆造」〈1160甲〉「子孫永寶用」〈1162〉「用乍作禪旅彝」〈1163〉「其厲萬年永用」〈1164〉「用乍隊寶彝」〈1165〉「子孫永用」〈1166〉「其萬年寶用」〈1167〉「叔姞氏永寶用」〈1168〉「用乍文丁尊彝」〈1169〉

「世子孫寶用」〈1170〉「子孫永寶用喜」〈1171〉「其萬年子孫永用」〈1173〉「子孫永寶用」〈1175〉「其萬年子孫永用」〈1176〉「其子子孫孫永用」〈1177〉「用鑄乍厥孫子」〈1178〉「用貝十朋又四朋」〈1179〉「用乍乐寶隣彝」

「子孫永寶用」〈1180〉「其子孫萬季寶用」〈1181〉「戠用作文丁尊彝口」〈1182〉「其子孫永用」〈1186〉「其子孫萬年用」〈1187〉「子孫其永寶用」〈1188〉「子孫其萬年用」〈1190〉「用乍宗室寶隣彝」〈1191〉「其萬季子孫寶用」〈1192〉「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193〉「其子孫永寶用喜」〈1195〉「其子孫永

寶用」〈119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197〉「子孫々永寶用喜」〈119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199〉「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00〉「其萬萬年子孫永寶用」〈1201〉「門用乍父己隣彝」〈1203〉「用乍且丁彝」〈1204〉「子孫其襲季永寶用」〈1206〉「其萬口子孫永寶用」〈1207〉「其子孫永寶用」〈1208〉「其子孫永寶用」〈1209〉「子孫其永寶用」〈1210〉「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喜」〈1211〉「媿氏其眉壽萬年用」〈1212〉「甘其子孫邁萬年永寶用」〈1213〉「用乍穆尊彝」〈1214〉「子孫永保用」〈1216〉「子孫其萬季永寶用」〈121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19〉「子孫其永寶用」〈1220〉「其萬季孫子永寶用壽」〈1221〉「用饗孝」〈1223〉「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24〉「子孫永寶用」〈122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27〉「旛嫘其萬季子孫永寶用」〈122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29〉「用乍父乙寶彝」〈1230〉「永保用之」〈1231〉「用乍季日乙妻」「子孫永寶用」〈1232〉「用乍父

丁尊段」〈1233〉「子：孫永寶用△」〈1234〉「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35〉「其孫：子：永寶用△」〈123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3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38〉「其萬季子孫永寶用△」〈1239〉「其子孫永寶用」〈1240〉「其邁年永寶用△」〈1241〉「青生其壽考萬年子孫永寶用△」〈1242〉「用乍旦癸寶障」〈1244〉「福嫡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45〉「永寶用△高」〈1247〉「己姜石用△鬲」「用匄福萬季」〈1248〉「其萬季寶書永寶用△」〈1249〉「用朝夕享孝宗室」「其子：孫：永寶用△」〈1251〉「用乍作文戊寶障彝」〈1252〉「子：孫：永寶用△」〈1253〉「用乍大子丁彝」〈1255〉「其萬季子：孫：永寶用」〈1257〉「永壽用之」〈1258〉「其萬季子：孫：永寶用△」〈1259〉「夷其萬年子孫永寶用△高考」（簋）「夷其萬季子：孫：永寶用△高考」（簋）〈1260〉「用乍寶旅彝」〈1261〉「用作乍寶尊段」〈1262〉「克其萬季子：孫：永寶用△高」〈1263〉「其用△格百神」「用綏多福」〈1264〉「用△笹世高考」「其子：

孫：其永寶用△」〈1265〉「子々孫々永寶用△享」〈1266〉「子＝孫＝永寶用△享」〈126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喜」「用△錫眉壽」〈1268〉「用△喜用△孝」「其子々孫々永保用△」〈1269〉「其子孫萬季永寶用△」〈1271〉「子＝孫＝永寶用△」〈1272〉「子＝孫＝永寶用△喜」〈1273〉「用△乍作文戊寶障彝」〈1274〉「禽用△乍寵寶彝」〈127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77〉「用△爲也夫人障設殷」〈1278〉「其風夜用△高孝于皇君」「其萬年永寶用△」〈1279〉「子々孫々孜及永用△」〈1281〉「用乍宮中念器」〈1282〉「其萬寽子＝孫＝永寶用△」〈1283〉「敢對其壽孝萬季孫子々永寶用△」〈1284〉「用△匄父丁尊彝」〈1285〉「用△乍作乍厥文考障尊殷」「甘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86〉「用△追孝于其父母」「用△易錫永喜」「子々孫々永寵用△喜」〈1287〉「用△易錫眉壽黃耆萬寽子＝孫＝永寶用△喜」〈1288〉「子＝孫＝永寶用△」〈1290〉「用△乍寶」〈1292〉「其萬寽子＝孫＝永寶用△」〈1293〉「用△乍父乙寶彝」〈1295〉「其萬季子＝孫＝永寶用△喜」〈1297〉「用△乍尊

段」其萬年□□□用夐〈1298〉「用追孝于厥皇考」「唯用祈壽萬年」〈1299〉「遹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1300〉「其朝夕用喜于文考」「其子子孫孫永寶用」〈1301〉「用作寶簋」〈1302〉「用作寶簋」〈1303〉「用為寶器」「其用喜于厥帝考」〈1304〉「子孫永寶用喜」〈1305〉「敹用從永揚」〈1306〉「子子孫孫永寶用喜」〈130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喜于宗室」〈1308〉「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享」〈1309〉「用孝于宗室」〈1310〉「用享于皇祖文考」「用錫眉壽」「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1311〉「用作文父丁尊簋」〈1312〉「子子孫孫永寶用」〈1313〉「住用妥經神褱懷虎乎肯前文人」〈1314〉「用作文且祖辛公寶尊彝段」〈1315〉「用作父乙寶隣彝段」〈1316〉「宴用作朕文考日己寶段」「子子孫孫永寶用」〈1317〉「用作寶段」「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1318〉「其虔夙用喜孝于叔姬父」「皇萬年永用」〈1321〉「其用追孝于朕皇且祖帝考」「用錫黃耆眉壽」「貿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喜」〈1322〉「用保

喜百姓倗友眾子婦」「用夙夜享孝于宗室」〈1323〉「用茲茲彝對令命」〈1325〉「用作父乙寶彝」〈1326〉「子孫永寶用」〈1327〉「永保用享」〈1328〉「佳白家父帥西用吉金」「用享于其皇且文考」「用錫害眉壽黃耆」「子孫永寶用享」〈1329〉「用作文考父丙彝」〈1331〉「用饗朋友」「用饋王父王母」「用夙夜無斁」〈1332〉「用追享孝」「用匄饗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1333〉「用作辛公段」〈1334〉「用作祖考寶尊彝」〈1335〉「用斷眉壽」「先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1337〉「用享考孝于乖皇且祖」「用賜錫鑾言」「子子孫孫永寶用享」〈1338〉「用作文父丁尊彝」「子子孫孫其永用之」〈1339〉「令用作鑄弘中寶彝」「子子孫孫永寶用」〈1340〉「用保乃邦」「用作寶噂彝」「萬年以厥孫子寶用」〈1341〉「用作尊簋季姜」〈1342〉「用作朕文考寶隣段」「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1343〉「用作厥文考尊簋」〈1345〉「尹弔用妥綏多福于皇考德尹叀姬」「用

新句讀臺」「子〻孫〻永寶用△享」〈1346〉「用△台(以)乃祖考事作嗣司土」「用△作寶毀」〈1348〉「用△作乙公障彝」「其萬季用△卿饗王出入」〈1349〉「用△作文考父乙障彝」〈1352〉「用△作作毀」「孫〻子〻備萬季用△高祀」〈1350〉「屖敖用△口用璧」「用△眉首」「其右子吹吏史孟屖敖莫用△粉先于吏孟」「用△作寶毀」〈1358〉「用△事」「用△作障毀」「免其萬季永寶用△」〈1359〉「用△作祓鬱彝」「免其萬季永寶用△」〈1360〉「用△鬱鬯綢繆奠保我邦我家」「禹其邁萬季永寶用△」〈1361〉「用△作寶障彝」〈1362〉「用△典格白田」「其邁萬季子〻孫〻永保用△」〈1363〉「用△事」「用△作季姜障彝」「其子〻孫〻邁萬季寶用△」〈1365〉「用△事」「用△作朕皇且祖白囧父寶毀」「其備萬季子〻孫〻永寶用△」〈1366〉「用△作文母外姞障毀」「子〻孫〻其萬年用△」〈1368〉「用△作乃且祖考事」「用△作朕文考釐帛叔寶毀」「用易錫嗇壽」「萬季永寶用△于宗室」〈1369〉「用△作寶毀」〈1370〉「用△作朕

文考𠂤白隣殷」「諫其萬季子：孫：永寶用△」〈1371〉「用△事」「伊用△乍朕不顯文且，祖皇考得弔叔竇𣪘龔」「子々孫々永寶用△嘉」〈1372〉「用△獻諫爲白伯」「用△乍朕剌烈且祖鑒公嘗殷」「其萬季子々孫々寶用△」〈1374〉「用△乍朕文考乙白伯宄姬隣殷」「西其萬季子々孫々永寶用△」〈1375〉「令余用△乍朕剌烈考富白竈殷」「子々孫々其萬季永寶用△」〈1376〉「用△乍朕皇考剌白隣殷」「其子々孫々永竈用△」〈1378〉「用冊毋王令命」〈1380〉「用△乍朕皇考龔王竇隣殷」「令其永邁萬季竇用△」〈1383〉「用△事」「用△乍朕剌烈考日庚隣殷」「子々孫々其永竈用△」〈1385〉「用△乍朕皇考龔公鑿殷」「師兌其萬季子々孫々永寶用△」〈1386〉「用△乍皇且祖甗公鑿殷」「師兌其萬季子々孫々永寶用△」〈1387〉「用△釁一卅綢緣大令命」「用△諫三方」「用△乍殷」〈1390〉「用△乍寶隣殷」「子々孫々永寶用△」「用△亞」〈1404〉「圉交中仲乍旅盨寶用△」〈1408〉「永寶用△」〈1409〉「永

壽用之」〈1411〉「用倗百飤」〈1412〉「其子=孫永寶用」〈1414〉「子=孫永寶用」〈1416〉「子=孫永寶用」〈1418〉「其萬季眉壽永寶用」〈1419〉「其萬季子=孫永寶用」〈1423〉「其萬寽子=孫=永寶用」〈1424〉「其萬寽子=孫=永寶用」〈1426〉「子=孫=永寶用」〈1427〉「其萬寽子=孫=永寶用」〈1429〉「其萬季子=孫=永寶用」〈1431〉「用喜用孝」「用皆祈眉壽」「子=孫=永寶用之」〈1433〉「用錫眉壽萬寽」「子=孫=永寶用之」〈1435〉「其子=孫=其永用之」〈1436〉「用追孝于皇祖考」「用賜賜眉壽無疆」「永壽用之」〈1437〉「用盛糕粱」「其子=孫=永寶用喜」〈1438〉「用衮衮魯魯萬季」「子=孫=永寶用」〈1439〉「用衮衮魯魯」「永壽用之」〈1440〉「嘉子易白口用其吉金」「子子孫孫永壽用之」〈1441〉「用盛稻粱」「用速先遼諸兄」「用衮眉高用孝」「用匄魯魯」「用爲永寶」

考無疆」〈1443〉「子子孫孫永寶用」〈1444〉「永寶用」〈1445〉「用乍文考日丁寶彝」「其孫子子永寶用」〈1449〉「登白乍蛟龍用」〈1451〉「中白伯乍孌姬旅盨用」〈1452〉「其永寶用」〈1453〉「其永寶用」〈1454〉「子子孫孫永寶用」〈1455〉「其萬年永寶用」〈1456〉「其永寶用參」〈1457〉「其萬年永寶用」〈1458〉「子子孫孫永用」〈1459〉「子子孫孫永寶用」〈1460〉「用追孝」〈1461〉「用征用行」〈1462〉「遘萬歲用尚」〈1463〉「子子孫孫永寶用」〈1464〉「子子孫孫永寶用亩」〈1465〉「子子孫孫其永寶用」〈1466〉「子子孫孫永寶用」〈1467〉「反子子孫孫永寶用」〈1468〉「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1469〉「其子子孫孫永寶用」〈1470〉「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1471〉「子子孫孫其永寶用」〈1472〉「萬季永寶用」〈1473〉「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1474〉「其永寶用亩」〈1475〉「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1476〉「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亩」〈1477〉「子子孫孫永寶用」〈1478〉「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1479〉「子子孫孫永寶用」〈1480〉「其子子孫孫永用用」〈1481〉「其

子：孫：萬年永寶用」〈1482〉「佳叔其萬年永夙仲姬寶用」〈1483〉「延其萬年永寶子孫用」〈1484〉「其子：孫萬年永寶用」〈1486〉「子孫其萬年永寶用」〈1487〉「用口眉壽無疆」「其用享用孝于皇祖文考」「其子孫萬年永寶用喜」〈1488〉「用喜孝宗室」「子：孫：永寶用」〈1489〉「用喜孝宗室」「用匄眉壽」「子：孫：永寶用」〈1490〉「其子：孫：永寶用」〈1491〉「用喜孝于姑公」「用邁眉壽純魯」「子：孫永寶用」〈1494〉「用喜用孝」「用匄眉壽多福」「子子孫孫永寶用」〈1495〉「用對剌烈」〈1496〉「用乍旅盨」「佳用獻于師尹倗友顯遘婚媾」「克其用朝夕喜于皇且祖考」「子子孫孫永寶用」〈1497〉「其子：孫：永寶用」〈1498〉「永保用之」〈1499〉「其萬季永保用」「子子孫孫永保用之」〈1502〉「用乍平壽造器彊鐘」〈1503〉「用乍作孝武趞公祭器鐘」〈1507〉「用喜于宗室」〈1508〉「用邵昭洛格朕文祖考」「用諧祈多福」「用匄永命」「盧其永寶用喜」〈1509〉「子：

孫：永寶用△之」〈1845〉「用△乍父甲寶彝」〈1847〉「用△薄皇：茜參：亹臨明皿」〈1849〉「用乍父口薄彝」〈1850〉「用△乍△父竈薄彝」〈1865〉「用△乍父辛彝」〈1866〉「用△乍父癸尊彝」〈1868〉「用△作父丁尊彝」〈1896〉「用△作母癸尊彝」〈1935〉「白伯𠂤自乍用△鑄鼄」〈1940〉「子：孫：永寶用△」〈1941〉「其萬年用△饗賓」〈1942〉「萬季永寶用△」〈1943〉「其口年口孫：口用△」〈1944〉「用萬季用△楚保眾弔叔才」〈194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94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949〉「其遘年子：孫：永寶用△」〈1950〉「用從井厌征事」「用旋徂凤夕」〈1951〉「用乍作父癸竈薄彝」〈1952〉「用肇乍薄彝」〈2108〉「用旅」〈2112〉「用永壽」〈2116〉「用萬年事」〈2119〉「用作父甲寶尊彝」〈2122〉「用乍文辛尊彝」〈2124〉「用作父己尊彝」〈2127〉「用作父乙𠂤薄彝」〈2128〉「用乍口口祖乍尊彝」〈2131〉「用乍父癸寶薄」〈2133〉「用作考北父尊彝」〈2134〉「能司用乍文父日乙寶薄彝」〈2135〉「用作父乙寶尊彝」

〈2136〉「用作文考尊彝」〈2137〉「夷伯賓用貝布」「用作朕文考日癸旅寶」〈2139〉「用乍姞寶彝」〈2140〉「用作寶彝」〈2142〉「用昌(冒)尹人配」「用[illegible]倪多友」「用寧室人自人」「用作念于多友」〈2143〉「用[illegible]不[illegible]」「召多用追于炎」「用作圖官旅彝」〈2144〉「用乍文考乙公寶尊彝」〈2145〉「用乍隣彝」「兔其萬年永寶用」〈2147〉「用乍父乙寶旅彝」「其子[illegible]孫[illegible]永用」〈2148〉「用作寶尊彝」〈2149〉「用詐作大孟姬嬴彝醴」「永保用之」〈2151〉「曰用嗣六自王行」「用乍作朕文祖佥公寶隣彝」〈2278〉「用作父乙尊彝」〈2279〉「午棄婦貝于琱用[illegible]日乙尊[illegible]彝」〈2432〉「用乍作寶隣彝」〈2435〉「用喜于皇天」〈2444〉「用乍青尹寶隣彝」「吳其世子孫永寶用」〈2445〉「曰用嗣六自王行」「用乍朕文且益公寶隣彝」〈2446〉「[illegible]用益公用牲于京宮」「用牲于康宮」「用牲于王」「曰用祓」「曰用祓」「用乍父丁寶隣彝」〈2674〉「用乍彝」〈2676〉「用乍父辛于彝」〈2677〉「用旅彝」〈2680〉「其用

萬年」〈2687〉「孫子用言出入」〈2689〉「用乍父乙彝」〈2690〉「用乍且丁父癸隣彝」〈2692〉「用萬年事」〈2693〉「用作父辛尊彝」〈2694〉「用乍且丁口」〈2698〉「敳棗用作丁師彝」〈2699〉「用作祖乙尊」〈2701〉「用乍父己尊彝」〈2702〉「用乍幽尹寶尊彝」〈2703〉「用乍父乙寶隣彝」〈2704〉「用作父乙寶尊彝」〈2705〉「用譬于乃姑寶」〈2707〉「用作父丁寶尊彝」〈2708〉「用乍父己寶彝」〈2709〉「用作毓且丁隣」〈2710〉「用作父戊寶尊彝」〈2711〉「用乍作祖癸隣彝」〈2712〉「用乍父乙寶隣彝」〈2713〉「用乍姞寶彝」〈2714〉「用乍寶彝」〈2715〉「用享文考庚仲」「用勾永福」「孫子。其永寶用」〈2716〉「用乍寶隣彝」〈2717〉「用乍文考癸寶隣器」〈2718〉「用乍作竈隣彝」〈2719〉「用乍宗彝」「其子。孫。永寶用」〈2722〉「用乍歊宮旅彝」〈2723〉「召多用追于炎」「用求不祓」「用乍作圜宮旅彝」〈2724〉「畬用作母辛彝」〈2725〉「用乍作文父癸宗寶隣彝」〈2726〉「用乍作大御于乍祖妣又母多神」〈2728〉「用乍文考乙公寶隣彝」〈2729〉「用乍

膳簋」「免其萬季永寶用」〈2731〉「用作作朕文姑甗膳簋」「其子子孫孫
季永寶用」〈2732〉「用作文乙甗膳簋」〈2733〉「用作朕考日甲寶」〈2734〉「用作日
乙旅膳簋」〈2735〉「用作甗膳簋」〈2744〉「甫人又作旅甗其萬年用」〈2793〉「永
寶用」〈2795〉「其永寶用」〈2796〉「子孫永用」〈2797〉「其永寶用喜」〈2802〉「子孫永寶
用」〈2803〉「子子孫孫永甗用」〈2805〉「萬子孫永用享（蓋）」「子子孫用」（器）〈2806〉
「子孫永保用」〈2807〉「子子孫孫永甗用」〈2808〉「子子孫永保用」〈2810〉「其萬年
孫子永寶用」〈2811〉「其用喜」〈2812〉「姬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2813〉「僕
其萬年子子孫永用」〈2815〉「其萬年子子孫永用喜孝于大宗」〈2816〉「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2817〉「其萬
年子子孫永寶用」〈2818〉「兼保用之」〈2819〉「用興甫口」「其萬年子子
孫永寶用享」〈2821〉「子子孫孫永甗用喜」〈2822〉「其用享于宗」「其子子孫孫
萬年永寶用」〈2824〉「王子刻公之宗婦部製為宗彝將鼎彝永寶用」

〈2826〉「用」賸膳乍元子孟妃尊「子」孫」永寶用」〈2827〉「子」孫永寶用之」〈2829〉「佳曾白陶迺用吉金鑄鎣」「用自乍作醴壺」「用鄉饗賓客」

「用孝用喜」「用賜饗壹」〈2831〉「用乍父丁寶壺」〈2833〉「其永用之」〈2835〉「于上天子用璧玉備一嗣 乙器無「一嗣」二字「于大祘亟嗣折誓于与大嗣命」

用璧」「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用從縱爾大樂」「用盥鑄爾羞銅鍾」

「用御天子之事」「迺子孟姜用气之嘉命」「用祈屬壽」〈2836〉「監司新造貯用宮御」「鑾旂肇勤用事」「用作朕皇考龔叔」「用追孝」

「子」孫」寶用」〈2837〉「用台以口口辟師」〈2853〉「子」孫」永寶用」〈2854〉「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喜」〈2687〉「子」孫永寶用」〈2888〉「孫孫子子其寶用」〈2890〉「用乍中寶器」〈2891〉「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893〉「用萬季用楚保粟帛才」

〈2894〉「其永寶用」〈2895〉「其萬季子孫永寶用喜」〈289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897〉「媿氏其眉壽萬季用」〈289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899〉「用斬

眉壽」「萬年用之」〈2900〉「用朕之麗妘」「子孫永寶用」〈2901〉「用夙饗飤仲氏」〈2902〉「其子孫永寶用喜」〈2904〉「子孫永寶用之」〈2905〉「子孫永壽用之」〈2907〉「子孫永巑用」〈2908〉「其萬季子孫永寶用喜」〈2909〉「子孫永受口福用」〈2911〉「子孫永保用喜」〈2913〉「其萬季子孫永用之」〈2914〉「王子刺公之宗婦鄀嬰為宗彝將彝永寶用」〈2915〉「其萬年無用之彊」〈2917〉「用乍般盤盉」「其萬季寶用」〈2919〉「用祈眉壽萬季無疆」「子孫永寶用之」〈2920〉「用乍且祖乙隣」「其卲子孫永寶用勿逐堡」〈2922〉「用乍朕文考日丁隣般」〈2923〉「用詐作大孟姬媵彝盥」「永保用之」〈2924〉「用乍朕皇考奠白奠姬寶般盤」「寰其邁萬季子孫永寶用」〈2926〉「敢不用令命」「子孫々永寶用」〈2940〉「匽白伯聖乍正妻永用」〈2941〉「用」〈2942〉「永用之」〈2946〉「其禲萬人用」〈2947〉「永寶用喜」〈2950〉「萬季永巑用」〈2951〉「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952〉「其子孫永寶

用」〈2953〉「子孫永保用」〈2954〉「其永寶用」〈2955〉「用之」〈295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957〉「永寶用」〈2959〉「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960〉「其萬季子孫永寶用」〈2962〉「媿氏其眉壽萬年用」〈2963〉「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2964〉「其萬季子孫永寶用」〈2965〉「用賸之麃妃」「子孫永寶用」〈2966〉「其萬季子孫永寶用高」〈2967〉「永壽用之」〈2968〉「其萬季子孫永寶用高S」〈2969〉「子孫永寶用」〈2970〉「子孫永寶用」〈2971〉「唯由[illegible]用吉金作自寶宅匜」「其萬年子孫永寶用高」〈2972〉「其萬年子孫永用享」〈2973〉「子孫永寶用」〈2974〉「子孫永寶用」〈2975〉「用祈眉壽」〈2976〉「其子孫其萬年永寶用井」〈2977〉「用高用考」「用祈覺眉壽」「子孫用為元寶」〈2978〉「其儥萬季子孫永寶用之」〈2979〉「用祈覺壽」「永壽用之」〈2980〉「子孫永保用之」〈2981〉「永毓用之」〈2982〉「永保用之」〈2987〉「用高用孝」〈2993〉「子孫永寶用之」〈2994〉「用征

用。行」「用。祈眉壽萬年無疆」〈2995〉「其萬季子子孫永寶用。」〈2996〉「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3005〉「其萬年孫子子永寶用。享」〈3006〉「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3008〉「孫子永壽用之」〈3010〉「曾大保盧弔叔姬用其吉金」「子子孫永用。之」〈3011〉「子孫永用。」〈3025〉「其子子孫永寶用。」〈3094〉「右賈之用。戈」〈3103〉「蔡公子果之用。」〈3106〉「無鄭白伯彪之用。戈」〈3113〉「趞貞口大口口用。戈」〈3118〉「劼梁白伯乍宮行元用。」〈3119〉「秦子乍造公族元用。」「左右帀口用。逸宜」〈3147〉「秦子乍寢造公族元用。」「左右帀鉦用。逸宜」〈3150〉「帀宥之元用。劍」〈3152〉「寶用。之」〈3156〉「攻敔王夫差自乍其元用。」〈2801〉「用。乍寶壺〈0038〉「永保用。喜」〈0053〉「用勻屯段純嘏永令命」〈0577〉「子子孫永寶用。」〈0669〉「師望其萬季子子孫永寶用。」〈0673〉「其永寶用之」〈1499〉「用。祈眉壽」〈2829〉「用。受大福無疆」〈2830〉「余用乍朕文考大中寶簠簋」

劉心源曰『用字說文云从卜中先輩呂从用不但中疑許說未允心源案凡乃古刻凡字詳鄭同媿鼎用蓋从卜凡凡亦聲也』

（奇觚卷一十七頁寶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中衛宏說用古文用段氏云卜中則可施行故取以會意朱氏駿聲云六書故中字注引衛宏說中聲蓋疑元有中聲二字今本奪之又中說文作中一本作中中从口一口者四圍之象亦是一種象形又凡旁字古文作㠯亦四方之意即口字也然則中作用亦同意明矣或變作中作中』（古籀篇二十九第二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用可施行也从卜中按用非中字古文字作用頌敦貯用字偏旁字藏也見字條用古作用㝬尊彝乙駒作用曉陀尊作用邾公彝丁

華鐘象引出之形有時用自字中引出之也』（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用古文用案用象龜甲形合于制乃可用衛宏卜中之說非也甲骨文與篆文同又作用用金文或同篆文或同古文或同甲骨文』（古攷三十頁）

高鴻縉曰『說文用可施也从卜中衛宏說用古文用余訟切按卜兆向中即為可用用為中形非中字字倚卜畫其兆現於中形由文卜生意故託卜兆現中可用之形以寄可用之意動詞』（字例二篇三一六頁）

李純一曰『用字古作用說文引衛宏說謂从卜中然古中字皆不作用故人多疑之宋戴侗元周伯琦以為用庸等字乃打擊

樂器鐘鏞之象形字而人多不以為然故此說久無進展至清徐灝方注意及此而予以發揮徐說略如下引

用之从用絕非中字古鐘鼎銘多作用……其非卜中甚明且事之施行豈皆待卜乎衛宏說乃望文生義不足信也戴氏侗曰用宣簋文以此為鐘一說此本鏞字象鐘形借為施用之用又曰庸大鐘也灝按古文用或作甬兩旁象樂虡中象篆帶上出象甬短畫象旋蟲絕肖鐘形又鐘甬字古篆作甬(純一案此庚字)形聲亦皆與用相近金部鐘或作鏞尤其明證商頌那篇庸鼓有斁毛傳大鐘曰庸又周礼眡瞭疏儀礼大射疏并引尚書笙鏞以間是庸即古鏞字而用為古鏞字無疑用本象鐘形因借為施用別作庸而庸又為功庸竹庸別作鏞皆以借義奪其本義也(說文解字注箋轉引自說文

解字詁林三下）

徐灝竹論未盡可信而其誤認庚字為用字尤為失當然其謂用字本象鐘形用為古庸字庸為古鏞字用庸之本義為借義竹奪諸說則頗多發明

唐蘭曾對用甬二字做過新的考釋其說略如下引

用象盛器从用之字如萄字本作甹象矢在器中與此可以互證……甬即筩桶鏞之本字礼記月令角斗甬呂覽仲春紀作角斗桶谷口甬之甬說文作鏞并可以證說文筩斷竹也是為甬之本義……

漢書律歷志伶倫制十二筩以聽鳳鳴淮南子作十二鐘按周語載六律六閒之名有黃鐘夾鐘林鐘應鐘等名則宜總稱為十二鐘矣而漢志作筩者蓋其始以竹為之及以金為

之則為鐘故鐘字之別構即為鍾矣(古樂器小記燕京學報十四期)

唐氏用象盛器角之本義為斷竹及鐘始以竹為之諸說實為卓識并可與上引諸說相互補充相互發明

後來郭沫若又對唐說加以補訂并對鐘的演變做出可貴的論述郭說甚詳不便全引今僅摘錄較為簡要的一段文字于下以見其概

鐘鐸之類大率起源于竹筩或中空之木今世丐者猶有擊竹筩以乞討之習其子遺也由竹木器直演而為金屬器中間并無必經之任何階段古之鐘鐸類其器甚小均有柄執而擊之此即由竹木器轉化之進一步而已周人加大之遂為手所不能持鐘乃倒懸矣(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二三七

頁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新一版）

今采以上諸說并參以已見試對用庸甬三字略作考釋并試論鐘名之演變于下

甲骨文的用字有多種寫法如𠂤等等不一而足其非从卜中是極其明顯的疑此字本象斷竹即一段竹筒故初無定形字中的橫劃乃表示竹節故初無定位定數字中的竪劃乃表示裏面已被打通古人本以斷竹的用當做盛器故曰後引申為施用字又逐漸以斷竹或由其制成之盛器當做打擊樂器故遂亦名此種打擊樂器為用曰後隨着社會的發展用之借義日繁乃另造庸甬筩等字以為區別于是用之本義漸失而為其借義所奪（考古一九六四第六期三一〇至三一一頁試釋用庸甬并試論鐘名之演變）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下用部云用可施行也从卜中衛宏說按卜中之說後人多疑之宋戴侗六書故謂用象鐘形即鏞之古文說頗近似今以龜甲金文觀之不惟衛宏卜中之說無稽即戴氏之說亦不相合皆非也今謂用者桶之初文也唐本說文木部云桶木方器也受十六升今本作木方受六斗从木用聲按許君說桶受十六升呂氏春秋仲春紀及史記商君傳皆以斗桶連文桶似為量器之專名實則凡可以受物之器皆可名桶不限於量器也方言五云箸筩自關而西謂之桶檻是受箸之器可名桶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云受黍者曰桶是受黍之器可名桶也漢人訓詁輒云如黍桶觀甲文用字之形皆以三直畫為幹其橫畫或正或邪或上或下其數或二或三或右三而左二或右二而左一絕不一致蓋橫畫第示為飾之橫欄器無定形故

字亦無定式也此以字形為證者一也金文番生簋毛公鼎並云簟弼魚箙此即詩小雅采芑篇之簟茀魚服箋云魚服矢服也箙象矢在用中之形近人吳大澂羅振玉皆謂即說文弩矢箙之箙字由此字變為今之葡字其說碻不可易箙之下截即用字即變為今之葡字下亦从用此由箙葡字形可以為證者二也桶可以受器其為用至廣故引申為一切器用之用由有形引申為無形則為行用之用此用字引申之次第顯明可說者也許君以引申最後之義為初義宜其與字形不合矣(小學四〇至四一頁釋用)

蔣禮鴻曰『戴侗六書故以用為即鏞字但引其端未竟其委近楊氏樹達謂用之初義為桶桶者據唐本說文木部呂氏春秋

仲春紀史記商君傳似為量器專名實則凡可以受物之器皆可曰桷方言五箸箄自關而西謂之桷梪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受黍者曰桷是也桷為用具行用之義衍之於是所以謂用為桷者甲文用字皆以三直畫為幹其橫畫或正或邪或上或下其數或二或三或右三而左二或右二而左一蓋橫畫第示為飾之橫欄器無定形故字亦無定式此以字形為證者一也番生敦簟弼魚兩毛公鼎亦云即小雅采芑簟茀魚服箋云魚服矢服也象矢在用中之形羅振玉謂即說文弩矢箙之箙字變而為今之箭字其說至確之下截即用字變而為箭下亦作用此由箙箭字形可以為證者二也楊說如此案之殆不其然彼謂橫畫示為飾之橫欄既已肊說無徵又謂器無定形故字亦無定式然則直畫曷為必三而不二不四此其第一證

之不可信也又以甬字證之謂下截即用字案甬象矢在筩中今截去矢足則中間一直畫象所受何物乎子父已爵有筩亦即矢筩字孫詒讓釋見契文舉例方國篇若如楊說則用字何以無作者則以用為之下截又不可信也予謂用即鏞字戴說為得其實請申之曰用部甫字許君說為男子之美稱男子美稱本但當為父春秋邾儀父邾父衆父楚語觀射父之類可證也甫當為从用父聲即鏞鎛之初文金部鏞鎛同訓大鐘明用甫為初文鏞鎛為後起矣用之與甫猶肩之與戽舟之與船目之與眼也說文鎛不與鏞同訓其實乃即一字儀禮大射禮其南笙鐘其南鎛又其南鐘其南鑮周禮春官眡瞭注並作鎛又鎛師疏鎛與鐘同類晉語戚施植鎛韋注鎛鐘也是其證也鎛訓鎛解為懸鐘橫木說文鎛鎛鱗也鐘上橫木上華也從桂氏引玉篇說改之金猶以甬為鐘柄耳說見下不

寧唯是用部寧下曰所願也从用寧省聲所願之義與寧訓願詞不異當即屬之於寧甯字自有本義其義當為丁寧許所訓非也左氏宣四年傳著於丁寧杜注曰丁甯鉦也正義曰晉語云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淳于丁寧儆其民也是丁甯戰之用也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鄭玄云錞淳于也其形圓如碓頭以金鐲節鼓鄭玄云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是鉦即錞于鐲即丁寧故先儒皆以鐲為鉦之別名丁寧即是鉦也以上正義韋昭說同鄭玄蓋雙字曰丁寧單字則曰甯猶口為悉口鈴為令丁矣見說文全部據國語曰儆民故為丁寧告誡字也其字从用而依鄭說形如小鐘則用之本義為鐘之明證也考工記鳧氏為鐘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鄭注此二名者鐘柄又以其鉦之長為甬長鄭曰并衡數也是別之曰甬衡統稱曰甬

也實則甬即鐘之全形下象鐘體二字亦本鄭注上象鐘柄為柄不可象故附於體以示之考工記之甬乃以全體名其偏耳故說文鐘之古文作鏞从甬玉篇則以為鏞之重文也薦侯鐘鐘字作甬从甬鐘之象形初文也从金加形旁也从重聲也鏞字雖云古文實即甬之後起形聲字至說文弓部甬字訓艸木華甬甬也者乃別之加形旁者也一字不與考工記及鏞所從之甬同耳是知甬即甬字同象鐘形而有繁省戴氏之說斯有徵矣然則楊說可置矣乎曰不盡然也禮記月令仲春甬斗甬鄭注甬今斛也曲禮獻米者操量鼓鄭注量鼓量器名荀子富國篇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量器以甬名與以鼓名其事類耳抑今存新莽律嘉量斛其制甬銅而作圜形蓋以形質並與鐘近故以甬名斛未可知也推是言之量器之甬受名金奏之甬變其形材則有木而方形者而

有桶字見唐本說文木部殘卷說解廣雅亦云方斛謂之桶云方別於斛之本圓推廣其義則為凡受物之器而用具行用之義出焉此則揆之事理而可通而予所取於楊氏者也遂約其說而備論之爾（說文月刊第三卷十二期八三至八五頁讀字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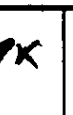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衛宏說金文中不作中許說非是高鴻縉修正其說乃謂中象中形字从卜中亦非李純一據唐蘭郭沫若等說謂字象斷竹其橫劃乃表示竹節堅立劃表示裏面已被打通如其言則此竹筒無底豈能盛物蔣禮鴻从戴侗舊說謂即鏞之本字似較平實可从」

〈大3〉「王曰用先」「用乍父乙寶尊彝」〈大4〉「用乍父乙寶尊彝」〈大5〉「用乍寶尊彝」〈大7〉「乎用乍作寶尊彝」〈大8〉「用作旅彝」〈大9〉「用王乘戰車馬」「用

釐義寧厥覲考于井」用乍寶尊彝」用兩厥逆造」冬終用寘
造德妥綏多孚祐」〈大10〉用乍作尊彝」用兩井厥出入」〈大11〉用乍作寶
鼎」〈大12〉用乍文口寶尊彝」〈大13〉用乍文考日乙寶尊彝」〈大14〉不用先
王乍井型」女汝母敢弔(弗)勗」先王乍明井用」用乍朕皇文考益向伯
寶尊殷」子々孫々永寶用」〈大15〉用乍寶殷」其永寶用」〈大16〉用凶事」用
自乍寶尊彝」徙其眾厥子々孫々萬季永寶用」〈大18〉用乍寶尊
殷」子々孫永寶用」〈大19〉用乍尊殷」子々孫々永寶用」〈大20〉用乍朕穆考
後仲尊盉壺」克用匄纘壽無疆」克克及其子々孫々永寶用
喜」〈大21〉敬乃嬰夙夜用事」用乍朕文考乙仲將殷」穀其萬季子々
孫々永寶用喜」〈大22〉用乍寶殷」子々孫々其永寶用」〈大23〉繼用喜
孝于朕皇考」用易錫康勵樂魯休」繇子々孫永寶用喜」〈大24〉用
夾鑄氒辟覃大令命」用乍朕剌且乙白戚益姬寶殷」用

乍作朕宮寶」〈大25〉「用辟𤔔我一人」「用乍寶盨」「弔叔邦父弔叔姞遘萬季子々孫々永寶用」〈大26〉「用事」「用乍朕文考寶殷」「其子々孫々永用」〈大27〉「用事」「鄀用乍朕皇考弊白障殷」「子々孫々永寶用」〈大28〉「攻敔王元咎自乍其元用」〈大30〉「子孫永保用之」〈大31〉「其永時用享」〈大32〉「用蘇贊書鳥遘萬季無彊」「子々孫々永寶用之」〈大33〉「子々孫々永保用之」〈大34〉「用」「蘇贊書鳥萬季無彊」「子々孫々永寶用之」〈大36〉「用」追〔孝于皇〕皇且祖可公」「〔用易錫眉〕壽〈萬季〕無彊子々孫々永寶用享」〈大37〉「用追享于孝于皇且祖考」「用乞贊書鳥」「子々孫々永寶用」〈大38〉「用匽侯喜」「用樂嘉賓大夫」〈大42〉「子々孫々永保用之」〈大43〉「子々孫々永保用之」〈大44〉「兼保用之」〈大45〉「尸敢用拜韻首」「余用聲登屯純厚乃命」「尸用或又敢再拜韻首」「尸用攸作盨鑄其寶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用旂祈贊書鳥」「子々孫々永保用享」〈大46〉

子々孫々兼保用」〈大47〉「用」鬱召匹辟予辟「用」卞作竄隣鼎」「用」康
鼏柔妥綏褱懷遠覭迩君子」「晉姜用」旛靜籟鬱圭「用」高用」
德」〈大48〉「其萬季永寶用」〈大49〉「用」禪追孝于皇考叀仲」「永寶用」喜」〈大52〉
「用」兵五十人呂上」〈大53〉「用」之勿相」

a 
甫
甫人盨
〈2944〉甫人父乍旅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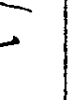
b
鮮甫
人盨
〈2944〉鮮甫人匕嬭妃襄媵盨

c
殷
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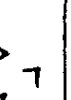
d
〈2819〉用樂甫口

鮮甫
人盤
〈2582〉鮮甫人匕嬭妃襄媵般

e
為甫人
盨
〈1461〉口口為甫人行盨

f 
莫甫
人盨
〈2969〉莫甫人余余王口敢孫丝匕寶宄盨

g
匡簋
〈1445〉匡甫撫象鑾二

h 
甫丁爵
以甫為父
〈1833〉匕父丁寶尊彝

i
宰甫簋金文專圖
字从此形亦甫字
〈1280〉王光宰甫見五册

j
亜甫
〈2707〉匕旅甫（簋）

k
父乙
尊
〈1988〉甫父乙

〈2494〉「甫人父作旅敦，其萬年用」〈2897〉「用與甫人」

林義光曰：「說文云：甫，男子之美稱也。从用、父。父亦聲。按用、父非義。古作甫王孫鐘，甫人盨，甫人匜。从田、父聲，即圃之本字。或作甫人盨，蘇甫人匜作甫人鼎。偽孫詒讓說文古籀補曰：圃，種菜曰圃。从口、甫聲。按古作甫御尊，甫人鼎，辛子甲爵作甫乙彝，與甫同字。」（文源）

α馬叙倫曰：倫按甫從用父聲，用為庸之初文，甫實圃之初文也。」（刻詞一五六頁甫人匜）

γ楊樹達曰：于省吾君釋由為甫，愚按由字既與他甫字形殊異器為自而銘曰甫，亦於事理不合，殆非也。余疑由即今由字，說文無由字，而从由得聲之字至十九文之多，其為遺漏顯然，由、自二字古音同，此器銘乃假由為自也。虢叔旅鐘云：追天子多錫旅休，

假甸為由與此正可互證盂鉦多作盂本字而史孔盂假和為之器名用同音假字與此器正同也。』（積微九十三頁孟鼎跋）

高鴻縉曰『說文甸男子美稱也从田从勹勹亦聲又圃種菜曰圃从囗甸聲按由从田从勹聲古人尊他人曰某父漢人皆通以甸字代之而戰國時變其下體田為用故許訓甸曰男子美稱由既易為男子美稱故又加囗（圃）為意符作圃（字例五篇一九一頁）』

王獻唐曰『契文復有甴字作甴藏一四·一甴前四·五甴同上六·四·二甴同上四·五·七甴同上四·五五·六甴金文作甴甴父乙尊作甴孟甴作甴母丁鼎羅叔蘊釋圃甚是殷虛書契考釋

肇畫同由實為異字一凡由下線錘形皆橢圓如〇此從田作方匡一則由上絲繫〻形類與線穗聯接此皆隔離甚

遠兩字見於卜辭無慮數十試一較論均釐然可見而甾字確知為圃者御尊王在圃作圖辛巳敗在小圃作圖正從甾加口也入後方匡逐漸變圓甾父乙尊為商器未變孟卣為周初器微有變意御尊辛巳敗為商周間器約在周初已變矣與由易淆西周中葉以後器銘乃彎其上筆為別作田毛公鼎尊作田曾侯鐘尊變為從田父聲形聲字田形後演為字偏旁字偏旁匡簋之甫猶金文周字本從方匡田形短其上筆誤為𠂤甫人初作圖繼作圖後作圖也

盤之甫體制承容氏金文編有甫丁爵之甫字爵文見三代吉金文存及殷文存為商周間器彼時不應有此體細論吉金文存揖本未數筆乃剔時誤加殷文存本乃未剔所揖祇為甲字容氏失檢耳降為小篆之甫

今文之甫傳世金文如尊鑄諸字從甾者甚多甫字亦不少試依其時次校其筆畫正一一不爽故契金文圃侑最初作甾為象形字金文或加口為圖入後作甾為形聲字誤為甫字甫又音假他用說文甫男子美稱也從用父父亦聲即係借字田以為用用義意不明段注遂說為可為人父矣

圃當之契金文所昭示吾人者固若斯也甾由形近孫氏釋由為甫本屬疑詞近唐立庵氏用其說謂由即甫釋甾為苗以羅說為誤見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其書晚出容有據以疑由為甫者似不可不辨也（中國文字三十四册六至七頁說撻線）

王獻唐曰『寘甫人匜器主名余余上甫人二字是她的身份稱謂傳世有甫人父匜有鮇甫人盤匜有甫人盨這些甫人何无解釋甫人父匜是西周晚期器余為春秋器似乎這一期間甫人為習用名稱甫人父匜的甫人是器主宅說甫人父作旅匜鮇甫人盤匜是甫人給他姪女作的媵器銘為鮇甫人作孌改襄媵盤汗簡集韻謂孌同姪改為姓而襄為名甫人盨是虏人給她作的銘為口口為甫人行盨作器者名字漫漶所有甫人都是固定名稱于下加名固可不加亦可

古音甫夫兩字均屬魚部聲讀相同詩甫田毋或甫之言丈夫也說文夫丈夫也音義既皆相合甫人就是夫人殷代卜辭金文沒有夫人名稱只稱妻稱婦周代王后和列國君主嫡配始名夫人夫人的本義也很平常婦和甫夫同音夫人又就是婦人把婦字寫作夫以後演變為封建高貴身份把婦字寫作甫致使考釋金文者多費一些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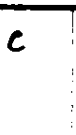
周代曾姬无卹壺銘有夫人鄧公簋盖銘也有夫人乃夫甫兩字并行殷代的婦稱周還沿用器銘稱為某婦或婦某到了後期如晉邦盖等也稱宗婦它們的稱謂并不一般整齊也不可能一般整齊

周代國君嫡妻稱夫人最初只由婦名演出加上一個人字猶男稱男人女稱女人但是女子必在嫁後稱婦由婦而孳生的

夫人也是嫁後名稱般代婦名不限嫡配約从西周後期通于春秋戰國則為嫡配專名春秋僖公八年左氏傳注夫人者正嫡之稱只改變了字面遂分等級夫人既然如此把它寫作甫人當然同樣是正嫡之稱這樣前引器銘一些甫人便得到解釋冀甫人余就是冀國夫人名余鮇甫人就是鮇國夫人□□為甫人行盨就是某某給他夫人作的行盨甫人父以女子名父似乎刺目那時并不計此」(黃縣冀器一二八至一三〇頁)

甫

a

甫 

西申甫 〈1867·王錫甫盨蓋〉

b

備與戒韗采薇五章服與戒韗可證又說文牛部犕下引易曰犕牛乘馬今繫辭作服左傳王使伯服如鄭請滑史記鄭世家作伯犕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抵手言曰義真犕未乎北史魏收嘲陽休之義真服未正作服玉篇亦云犕服也是葡即矰箙古本作甫形變為甬小篆作甬而矢箙之形失矣（綴遺卷二十六、二十七頁丙申角）

吳大澂曰「葡為盛矢之器後人加牛為犕又通服今經典通用服而葡字之古義廢說文解字牛部犕下引易犕牛乘馬今本作服左氏傳王子伯服鄭世家作伯犕後漢書皇甫嵩傳注犕古服字大澂所得銅古葡有矛玖箙㠯四字箙即豪㠯即葡毛公鼎㠯用之甬與㠯字相似魚服即詩采芑之簟茀魚服采薇之象弭魚服也按盛矢之器名不同而制作亦必不同有

从竹从革从金之字周禮司弓矢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鄭注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又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凡乘車充其箙箙說文解字箙箙也箙車箙也陳氏毛詩采芑傳疏曰矢服繫於箙故曰箙箙許書簡所以盛弩矢人所負也信陵君列傳平原君負韇矢韇字从革文選西京賦吳都賦魏都賦皆云蘭錡劉逵曰受他兵曰蘭受弩曰錡錡字从金知盛弩之器有用銅者國語厥弧其服韋昭云其木也服房也然則盛矢之服或用革或用銅或用竹間有用木者矣（字說二四頁箙字說）

吳大澂曰『箙盛矢器也小篆从牛作犕今經典通用服服犕古通許氏說箙具也毛公鼎簟弼魚箙』（古籀補四頁）

b 孫詒讓曰『讀為犕説文牛部犕易曰犕牛乘馬巡牛葡聲今易繫辭作服牛又史記鄭世家周襄王使伯犕請滑左氏作伯服古服犕通用此奠葡即詩之奠服』（拾遺下二九頁毛公鼎）

b 強運開曰『𠂤用毛公鼎金簋弼魚葡説文車紱也或从革葡聲葡即鞴之藉字也』（古籀三補卷十三第一頁）

林義光曰『説文云備具也从用苟省按古作𠂤用毛公鼎作𠂤用盨子器備事从艸用艸古敬字見艸字條』（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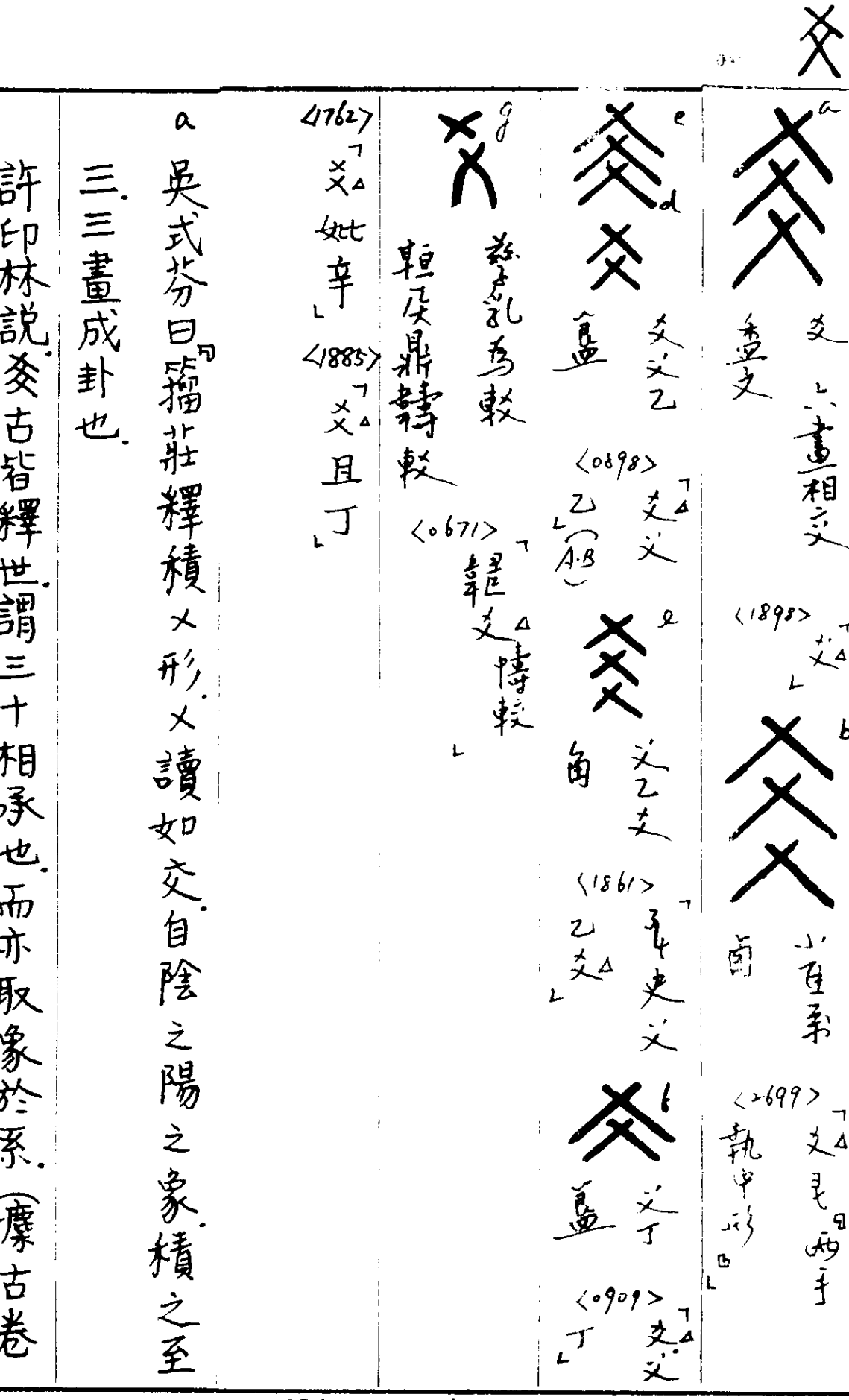
b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爲犕云説文引易曰犕牛乘馬葡即犕省二吳孫並从之窓齋云葡古服字亦作犕盛矢之器也詩采薇象弭魚服傳魚服魚皮也孫詒讓云徐説是史記鄭世家周襄王使伯犕請滑左氏作伯服古服犕通用綱案後漢書皇甫嵩

傳義真箙未乎注箙古服字此亦服箙古通之證（詳釋十六頁）

參閱0583箙字條高鴻縉說

b 王國維曰「甬鼎文作甬古箙字殷虛卜辭作甬丙申角作甬象矢在器此作甬矛亦矢之變形其形似甬字故易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箙牛左傳伯服史記引作伯箙矣……既夕禮記犬服注云箸閒兵服說文韗車箸閒皮箧也古者使奉玉斺以盛之从車玨讀與服同東京賦及續漢志皆有韗箙蓋古者矢箙在車箸閒後或以盛玉或以盛弩雖易其字而猶存其音然則箙韗一字實車上物也」（觀堂二〇二一頁毛公鼎銘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箙具也」从用苟省「字象矢在箙中乃箙之本字从用苟省之說失之李孝定謂箙以盛多矢故引申有全具之義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一二七許書所說非本義也毛公鼎魚箙箙詩采薇作魚服服為箙之段箙說文謂弩矢箙也鼎文蓋用字之本義而箙乃後起之形聲字箙為引申義所專而本義反晦小篆从用苟省與毛公鼎作箙相近乃箙之譌變金文編卷五容庚收从二及三矢者于箙字下以別於从一矢之箙然矢之數目並不構成字義之差異箙箙一字箙下當云箙之重文』



吳式芬曰「貊莊釋積乂形。乂讀如交。自陰之陽之象。積之至三。三畫成卦也。

許印林說。爻古皆釋世。謂三十相承也。而亦取象於系。」（攈古卷一之二。四十二頁祖丁觶）

之方濬益釋上文 為手形奉中而釋××為等曰 蓋寓實拜受矢司射度壺反位設中東面執筭之義又曰正壽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注馬勝筭也爻即三馬之象形蓋以兩筭為一馬也故疑此文為紀投壺行禮之儀節又爻者爻字也說文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易繫辭曰爻法之謂坤坤為馬故名爻為馬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又爻在其中矣虞仲翔注六畫稱爻蓋古文爻字本六畫由坤之三而變體為爻與交字同形故廣雅釋詁曰爻效也易繫辭釋文爻法本作效逸周書王會解外臺之隅張赤帝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閒爻閒即行馬也周禮掌舍設梐枑一再重注梐枑謂之行馬按行馬之式與爻字同形今宮府門前所設者皆是蓋猶沿古之制也（綴遺卷二十六、二十四至二十五頁手奉中父乙角）

吳大澂曰『爻許氏說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古爻字六畫相交不省爻乙角』（古籀補十八頁）

孫詒讓曰『此爻字當爲較之省說文車部較車轉上曲鉤也字亦作較詩淇澳猗重較兮毛傳重較卿士之車』（拾遺下十八頁周韓侯白晨鼎）

高田忠周曰『按爻字最古文也說文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爻者必省文也易卦乾作三坤作☷三者天地人之道也爻形亦應重三數也繫辭傳云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陸績曰天有会易二氣地有剛柔二性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也此三才極至之道也初四下極二五中極三上上極也然則会易交×剛柔交×仁義交×此爻字形也朱駿聲云×古文五

字是五即哉字也交哉故動也傳又曰六爻之義易以貢韓康伯云貢告也六爻之變易以告吉凶也傳又曰繫辭焉以斷吉凶是故謂之爻崔憬云言文王見天下之動所以繫象而為其辭謂之為爻傳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虞翻曰象謂三才成八卦之象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在中故八卦成列則象在其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也又云謂參重三才為六爻發揮剛柔則爻在其中六畫稱爻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傳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虞翻曰動發也謂兩三才為六畫則發揮剛柔而生爻也又云爻象動內則吉凶見外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故曰著由是觀之爻字元當作爻而其形義顯然可見矣（古籀篇十八第二〇至二一頁）

馬叙倫曰『倫謂此說文爻之異文甲文學字或止從𠂤作𠂤而說文之𠂤爻效實一字詳證疏證𠂤為柭之初文』（刻詞五四頁祖丁掌）

高鴻縉曰『按爻為假象象其交也指事字動詞亦用為名詞學字从之得音』（字例三篇六七頁）

朱芳圃曰『說文爻部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馬叙倫曰爻五一字此柭之初文象形爻柭雙聲故轉注為柭也六書疏證六一六八按馬說非也重𠂤為爻字之結構與重火為炎重木為林相同蓋象織文之交錯甲文网字从此是其證矣孳乳為殽說文爻部殽相雜錯也从爻肴聲』（釋幹第一三八頁爻）

薛尚功曰「按說文世字從三十故以此為世字以世為銘者蓋欲世〻傳之子孫不絕而已且三乂又意其為五字從二一而交之象陰陽交午之義天數窮于九地數終于六九六之數為十五而天地之數備三乂者十五也古之聖人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故以之制器而天地之數寓焉是則制字之妙未易以一理推也」(款識卷三第三九頁世毋辛卣)

爾

a 爾 齊侯壺 「暑暑則爾暑」「爾其遬遬受御」「用從從爾大綏」〈2035〉「用鑄爾羞銅鐘」「萬季年無疆御爾事」

b 爾 晉公盨 〈3012〉「整辞爾容」

a 徐同柏曰「爾補省說文無補字亦以爾為補」（从古卷十、二十三頁周陳楣子鉼）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爾麗爾猶靡麗也从冂从爻其孔爻从尒聲此與爽同意蓋麗爾猶爽明之義曰麗爾猶曰離婁囧下云窗牖麗廔闓明也囧之从口从𠂤猶爾之从冂从爻也』（古籀篇十八第二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尒麗爾猶靡麗也从冂爻其孔爻从尒聲按古作尒王子申盞盞實福之古文絡絲架也象形下譌字偏旁

象絲之糾繞易繫于金柅始以柅焉之　說文云木詞之必然
也从入一八八象气之分散按入一八非義亦即爾省不為字
（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爾丽爾猶靡丽也从门从玅其孔玅尔聲此
與爽同意兒氏切
王筠曰丽爾字鑑引作爾爾非嚴氏曰靡丽當作丽廔據下其
孔玅知之
林義光曰按古作𣎵作𣎵實橢之古文絡絲架也象形下
象絲之糾繞易繫於金柅以柅為之說文从冂詞之必然也从入
一八八象气之分散按入一八非義亦即爾之省不為字
按爾為絡絲架象形名詞後世借為第二人稱代名詞用同女

同汝又段為語助詞用同耳爾又省作尔借為代詞者或又加人旁作你(字例二篇一六二頁)

爽

a

爽 从㚔 于此

丙彤曰大乙爽

b

肆 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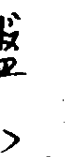
戊武乙爽

〈2720〉 于此丙彤

曰大乙爽

〈1324〉 于此戊

武乙爽

c 

d

散盤

〈2927〉 有爽 余又有

爽寮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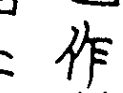
e 吳大澂曰『㬎古爽字从日睞爽象日將出上有雲氣蒙翳也
㠯敦』（古籀補十八頁）

e 劉心源曰『爽从喪从日字書所無然非睞爽為文亦難言矣』（奇觚卷十六、三三頁宂敦）

e 孫詒讓曰『下半从日明甚上半與穆公鼎之㬎字寅簋之㬎字从見薛款識
非敦之㬎字見阮款識从相侶三字薛阮皆釋為㬎王篇口部㬎古文㬎此上从之當
為从日从㬎省聲蓋即爽之異文爽㬎音近古多通用周語晉侯爽二
韋注當為㬎冥子非命上龔㬎厥師偽古文仲虺之誥用其文㬎伀爽
是其證也』（拾遺下六頁周宂敦）

e 強運開釋㬎曰『㬎㬎即㬎敦睞㬎說文所無經典則段爽為之書
牧誓甲子昧爽』（古籀三補卷七第二頁）

b
強運開釋赫曰『 戊長敨溝于妣戊武乙奭羅振玉云从大从 火之變形省二大為一誼已明也此字即召公名之奭奭乃爽之譌有妃之誼殷卜辭中凡王賓之以妣配食者則二名間必閒以爽字此雖在二名之下義亦相同運開按赫篆下段注云赩部曰奭盛也詩中凡訓盛者皆段奭為赫而采芑瞻彼洛矣二傳曰奭赤皃即簡兮傳之赫赤皃正謂奭即赫之段借也爾雅釋訓奭奭本㠯赫赫二字古同音矣羅氏之說蓋實本乎此也』(古籀三補卷十第五頁)

d
高田忠周曰『說文爽明也从㸚从大㸚篆文爽又㸚二㸚也徐鍇曰爽大其中隙縫光也蓋㸚者猶囧之火囧之小也作㸚作  皆同意此字本義經傳罕用唯書云甲子昧爽左昭七年傳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皆近于其本義』(古籀篇十八第二三頁)

c

高田忠周曰『字从日从㚔省聲古文奇字爽也古音㚔爽同部故爽亦得从㚔為聲而从日猶與昧字从日同意也說文昧訓昧爽旦明也昧爽兩字義相涉屬並當从日也書牧誓時甲子昧爽文例與銘正相符合』古籀篇十八第二四頁

b

高田忠周曰『按夾大二形作㚔較此卜辭或作㚔凸似至自別此上从山實火省文下作丄形即下基也此當燎燭象形而燎大燭小此㚔當燭字二燭相並亦與赫字同意此㚔當爽字古異文爽為盛大義字固當取于火義也且燭爽古音轉通此从燭亦兼聲又或㚔為赫異文乎形義殊與爽相近爽赫通用字也但此爽非字之本義求之音理疑段借為衒衒亦作衔周禮大司馬獻言以衒祭是也○愚說見上後得羅君箸書契考釋云說文赫从二赤此从大从㚔者省二大為一詖已明也石鼓

文鐘字孟鼎作奭省三夫為一是其例矣此字即召公名之奭爾雅釋訓奭奭釋文本作赫赫說文奭从皕从大盛也詩出車傳赫赫盛皃常武傳兩云赫赫盛也節南山傳赫赫顯盛也赫从二火故言盛从皕則無從得盛意知从皕者乃从𠂤之譌奭乃爽之譌字卜辭从𠂤或變作𠂤𠂤𠂤等皆為火之變形許書亦變从百愈變而愈失其初矣此說亦詳存參但奭即奭譌文其云爽字以外無奭字非是此一字兩體並行耳（古籀篇四十七第五二至五三頁）

郭沫若曰『爽字亦見卜辭作㸚若㸚異文頗多有㸚㸚㸚㸚諸形其用例均為祖某爽妣某金文戊辰彝言妣戊武乙爽語雖畧異而例實同義則當為配偶羅振玉釋為赫形義俱難通余以為乃母之奇文象人胸頭垂二乳也卜辭亦有爽母通用之

例、如大乙之奭為妣丙、亦稱大乙母妣丙、卜辭通纂別一新三祖丁之奭為妣己、亦稱祖丁母妣己、通纂一三六即其証、又說文林部㮚豐也、从林奭、奭或說規模字、然古文無字如般虡作㮚、大盂鼎作㮚、乃舞之訐文、象人執物而舞、字不从林奭、義亦非豐、唯存一奭字、又存一或說以為規模字、尤足証奭母為一事、奭即卜辭或作㚔若㚔、古蓋有用為規模字者、故或說云然、母模同紐、例可通假、礼記內則淳母、鄭玄云、母讀為模、其証也、故由卜辭知奭㚔等為一字、而通其意、由說文或說而得其音、奭奭㚔等為母之奇文無疑也、本銘奭字冠於左右手乃察以乃友事上、當讀為敏、（兩攷第九頁令彝）

郭沫若曰「奭字作㚔、从日㚔省聲、此為專字、奭乃段借字、」（兩攷八十九頁免簋）

b

郭沫若曰"戊辰彝"遘于妣戊、武乙𢍏、蓋言遘于武乙之配妣戊也、例於下辭至多見、字作𡍮𡍮𡍮𡍮𡍮等形、均介在於上祖下妣之間、羅振玉釋赫云、說文解字赫从二赤、此从大从𠂤原注即二火字者省二大為一、誼已明也、……此字即召公名之𢍏、爾雅釋訓𢍏𢍏釋文本作赫赫……知从𠂤者乃从𠂤之譌、𢍏乃𡍮之譌字、卜辭从𠂤或變作𠂤𠂤𠂤𠂤等皆為火之變文、羅亦引戊辰彝文、云作𡍮亦火之變形、又云𡍮有妃誼、許書𠂤字召公名、又引史篇召公名醜、二說不同、疑召公或名𢍏而字醜、古人名字誼多相應、醜訓𠂤、……意𡍮亦有妃誼、余按羅謂赫𢍏一字、塙有所見、然謂卜辭之𡍮𡍮等字、金文之𢍏、即是赫字、則不免孤證單行矣、蓋卜辭畫𡍮之一列類似从二火、安能於𠂤𠂤𠂤𠂤𠂤𠂤若𡍮之諸形均說為火形之變耶、至召公名𢍏字醜之說、尤屬自我作古、蓋𢍏醜

皆又聲、故不同耳、余曩說此為母之奇文、象母之胸頭有二垂乳、与母字同意、並舉卜辭与母字通用之例為證、詳見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及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中之戊辰彝攷釋、學者狃於羅說、於余所見似尚無人置以可否也、余今於許書復得一證、

說文林部𣏌林字下注云、豐也、从林𠂤、𠂤或說規模字、从大𠂤、𠂤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𣏌林与庶同意、商書曰庶艸繁𣏌、按段注本、

案古金無字作㮚、殷虛㮚、無憂卣㮚、孟鼎㮚、毛公鼎㮚、諸形、寔舞之初文、象人兩手各垂一物而舞、並不从林𠂤、本義亦不當為豐庶、然許於無字說解雖失之、而存一𠂤字、且存一或說以為余徵、則甚可感謝者也、𠂤亦不从大𠂤、从金文無字之較古者按之、寔當作㚔、与卜辭㚔字同、蓋古有用為規模字者、故或說云然也、母模同紐、音亦相近、舊文獻中亦有用母為模之例、禮

內則淳母鄭注母讀為模、是也、是知爽雖不心即規模字、而爽音与模音相近、則漢人猶能得其實、故由古文以知其形、由卜辭以知其義、由許書或說以知其音、形音義三者俱相合無間、則爽若孌之為古母字、並非向壁虛構矣。

金文亦有作㚔者、矢令彝之爽彣左右于乃寮呂与也乃友事是也、此与卜辭之作㚔者同、字在此當讀為敏。

又羅振玉之貞松堂集古遺文有叔爽父作文考尊卷七十七葉爽本作㚔、与戊辰彝文無二致、案亦假為模若敏字、字亦並非从疋也、羅不書作㚔而書作爽、殆亦自知其爽字說之不足信耶、(金攷一八三至一八四頁釋爽)

商承祚曰說文爽、明也、从㚔大、案下出篆文㚔、則此為古文、段于爽下注云、此字淺人竄補、當刪、爽之作奭爽之作奭、皆隸書

改篆取其可觀耳散盤作爽（古攷三十頁）

a 丁山曰『爽于省吾先生釋爽云爽相字通相之通詁為輔相為佐助與匹配之義相因（詳殷契駢枝四二葉）於形較安訓詁猶待商討蓋卜辭凡祭妣為主而以其夫陪享者為配爽之言傅也合也余曩釋奭通其誼未能讀其音』（中央三七卜其自三器銘文考釋）

d 高鴻縉曰『說文爽明也从㸚大㸚窗格孔後作櫺窗格孔大則明也徐鍇曰大其中隙縫光也徐灝曰从㸚者取疏窗通明之意爽字以同音通段為喪爾雅釋言爽忒也爽差也方言爽過也廣雅釋詁二爽減也國語周語實有爽德注亡也本銘兩

㸚字皆用其通段意（散盤集釋六〇頁）

高鴻縉曰『說文㸚㸚二㸚也 力几切
徐灝曰疑象門户疏窗之形非卦爻字義爾下曰㸚其孔是也
按散盤爽字从㸚正象窗櫺之形重之者謂其孔不一也象形非从二㸚說文爽明也从㸚大徐鍇曰㸚孔歷歷然大其中隙縫光也㸚大即疏窗孔大故為明也形聲字有兩體穿合例會意字亦然爽字為會意字之兩體穿合者也凡言㸚㸚猶歷歷麗爾離婁丽陸也㸚後世作櫺說文櫺窗楯間子（孔）也从木靈聲即謂欄干間孔王逸注楚辭縱曰檻橫曰楯按即直曰欄橫曰干（字例二篇一一四頁）

2087(3.929-0455)

b.c.

高鴻縉曰「按此字說文所無其意當為配稱之配之初文動詞亦用為名詞从人(人)而左右手持相等之物兩物之形狀大小輕重相等左右手持之可謂配稱矣兩物相等而不拘為何物也故以通象象之象其等也配也是為指事此字殷人用以稱君夫人如

(一)癸酉卜貞王賓祖丁 妣癸翌亾尤(後上3.十四)

(二)庚午卜貞王賓祖乙 妣庚翌亾尤(後上3.一)

(三)庚辰卜貞王賓示壬 妣庚翌亾尤(後上1.七)

(四)辛卜貞王賓大甲 妣辛彤亾尤(後上2.五)

周人用字以酒之顏色之配字代之久而成習而 字廢(字例三篇九頁)

e 高鴻縉曰「按說文兔殷昧爽之爽作此，兔殷在西周懿王時（依郭說）字應為形聲，从日㸚聲，㸚古穰字，穰豐穰也，象枝繁果密之形，金文西周厲王時有爽字，即後世爽明也之爽，从爿大會意，爿即說文爻字為牖字之初文，窗牖間子（乳）也，此字先為形聲後變為會意構造取意不同，而均在西周（字例五篇一八七頁）

b 郭沫若曰「甕字於卜辭極多見，其異形在十五種以上，均於人形（即大字）之腋次各夾一物，左右對稱，有𠂤𠂤𠂤𠂤諸形，羅於卜辭繹赫，以為從大從二火，又以為即召公名之奭，從皕乃二火之譌，奭乃爽之譌字，字於卜辭除以祖妣相配外無它用，揆其義確有配比之意，故羅氏又謂召公一名醜，醜有比義，疑名奭而字醜，意爽亦有妃誼云云。

余案羅繹實有未安。卜辭此字固不从頁。然亦不從二火（雖偶爾有近似從火者。然僅一二例而已）新出矢彝亦有此字。曰。夾唐（左）右于乃寮。以（與）乃友事。故羅以顧字繹之。遂不得其解。余謂字固非赫。亦不是顧。乃古母字之異文也。左右所夾者乃二乳之象形。與母字之二點同意。此於卜辭可以證之。

卜辭大乙之配為妣丙。

丙寅卜貞王賓大乙爽妣丙翌日亡尤。

丙申卜貞王賓大乙爽妣丙𡆥亡尤。

丙午卜貞王賓大乙口妣丙……

然新獲卜辭寫本有一片。

乙巳卜𡆥出大乙母妣丙一牝。

祖丁之配為妣己。

己丑卜貞王賓四祖丁爽妣己□日亡尤

□卯卜尹貞王賓祖丁爽妣己□亡尤

而殷虛書契後編別有一片

□辰貞其奉生于祖丁母妣己

是則爽與母同為一字之明證字形從大且專用於祖妣之相配可知必含有尊大之意蓋猶母權時代之遺文也（原注云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中央亞細亞及歐非諸古代民族其所崇拜之生殖女神多特大其乳以寫尊崇之對象可為此字之一參證余意如彼西方之生殖女神像將來或有由中國地下發現之希望）故終至母行而爽廢（青研二十三頁至二十五頁戊辰彝考釋）

[a]朱芳圃曰[b]按上揭奇字从日壘聲兔敦銘昧壘王格于大廟昧壘為表時成語經傳作昧爽書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

于商郊牧野，乃誓，是其證。蓋疆晉為本字，爽為音假，疆晉从日噩聲而讀為爽，與喪从亡噩聲而讀為亡，正可互相印證。』（釋爽一九三頁疆晉）

平心曰：『卜辭金文屢見爽字，字作㸚㸚㸚㸚諸形，諸家考釋不一。惟張政烺先生釋爽，並舉詩賓之初筵載手仇，鄭箋讀仇為斆，為證形聲義最為相近。經我考定，爽即最古之后字，於六書為會意，象左右配偶而配偶均有好義，好與仇（逑）又有妃匹義，與后、姤（訓耦）聲義相通。爽即后、姤、好、仇、逑等文的詞源，此字許書讀為酉，亦聲，大徐本音詩亦切，小徐本作希式反，乃是後世音變，甲骨文爽字變形甚多，與斆音仇同从丩得聲之爽與爽必同出一源，爽字讀音段玉裁以為在三、四部，即幽侯二

部之間治說文諸家或讀此字為眉亦聲眉訓左右視亦與相耦意近而眉說文云讀若拘正足旁證毓有拘音與后同聲字之从后从句者每每相通句本从口得聲故拘與后最古音當在幽部而从后从冓从句之字往往通假是后本在見紐後來才變入匣紐毓毓讀后(這是我的推定)音拘正如斛讀仇音眉班簋銘惟作邵考毓毓假為簋正如詩江漢作召公考考假為簋(郭沫若先生說)周召公毓史篇名醜自來是一個疑案我以為毓本讀仇音因聲義與醜近故譌為醜原來醜亦屬幽部也有匹敵齊等義孟子公孫丑今天下地醜德齊禮記學記比物醜類醜與齊比並為同義字故毓與醜通毓為古后字后有匹配義亦有首長義后與後通故後得訓長例如後男即是長子矢令簋銘毓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毓讀后聲義同于書洛誥

王命周公後之後為動詞命周公後即成王令周公總率宗周與成周文武百官舊訓皆不可通）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友事當讀有司）即明保命矢令與亢師為寮屬與有司之長奭奭仇速好醜后後等字在聲義上實為同族為匹敵配偶的同義詞古稱人君或神君為后卜辭常以毓為后皆指先王言稱天子之配偶為后則是很晚的事但商王之妻稱奭卻與後世的皇后字聲義相同故商人祭先妣恆云王賓某某先王奭妣或出于某某先王奭（中華一輯一三六頁奭字略釋）

e

聞一多曰『金文昧爽字作 ㊣ 免簋 金文編二釋㬎云从日从㬎郭書作㬎云从日㬎省聲考釋八九案隸定作㬎可也字實從日從桑當釋暴集韻眼暴暴晞也別一義』（聞一多全集二第五七二頁釋暴）

周同曰」這是甲骨金文的解釋中最異說紛紜的字。如釋「夾」唐蘭先生說：「夾張政烺釋「夾」于省吾先生說：「均離題甚遠。而沫若先生釋「毋」……在所有諸家考釋中這是最為接近事實的解釋。按「𠂤」字在甲骨文中的變體甚多但無論千變萬化總是不離「象」一人挾二物于腋下。究竟是什麼「二物」呢？張政烺先生以為「象一人挾簋。六同別錄」上爽字說：于省吾先生以為「象人左右腋下有火形。雙劍誃契駢技。釋爽。而沫若先生以為「象人胸頭垂二乳」簋、火和乳頭相去甚遠而均可以相象。可見這裏面還有問題。我以為相象必須和可能結合起來。腋下既不能挾火也不能挾簋。而胸前長物只有兩乳。沫若先生的解釋是合乎情理的。在字義上解作配偶也非常正確。但如果解作「毋」字也有可商量處。因為這樣不能解釋和「𠂤」字相關的所有辭句。

字應當釋作「弼」古文弼作「𢦏」左旁不是「弓」形而是「人」形的譌變由𠂤變作彐是很容易的原來字作「𠂤」演變作「𢦏」譌變作「𢦏」于是後人不知「弼」是「𠂤」的變形釋作「弼」可以解釋任何「𠂤」字的用途弼有輔弼義因而可以解釋「爽」訇右矩乃寮臣乃友事而「弼」和「配」字在古音上也可以通假所以用作配偶義也沒有問題那麼解𠂤作弼在形音義上全可以解釋得通(歷史研究一九五九年四期六六頁令彝考釋中的幾個問題)

6 郭沫若曰「班」非敢覓唯作邵(昭)考爽益(謚)曰大政……爽字在此意難明照一般銘文慣例當是「唯作邵考」漢殷(或薄奏)但此殷却是例外而且在有長篇銘文中是顯著的例外或謂「爽」乃「邵考」之名班為其亡考作謚云云于理亦難通頗疑「爽」假為「鼒」宰

甾殷「王貞宰甾貝五朋」用作寶尊彝「尊彝與爽音相近(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九期九至十頁班殷的再發現)

林潔明曰「㚔㚔字亦見卜辭異文頗多有㚔㚔㚔㚔諸形諸家或釋為爽(容庚金文編)或釋為商為赫(羅振玉王襄陳夢家強運開)或釋為配(高鴻縉)或釋為夾(葉玉森)或釋為夾(唐蘭)或釋為母(郭沫若楊樹達又之)或釋為奭段為仇(張政烺李孝定又之)揆諸字形文義皆未能盡適諸家說詳集釋第四頁一一六一奭字條下郭沫若據卜辭及說文奭或說規模字而定為母字奇文謂字象人胸頭垂二乳也按郭說於字音確為卓見模母古音固可通楊樹達說是也然謂字象人胸頭垂二乳則殊覺難安蓋人之乳圓有定形若取象於乳不應紛歧若是張政烺謂㚔等並奭字異文古音當讀仇甲金文諸㚔字皆段為仇匹也據張氏分析

卜辭夾之用法有二。一為「祖某夾妣某」義為祖某之匹耦。二為黃尹伊尹亦稱黃夾伊夾。引詩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好仇」毛傳疏「仇匹也」為說。按張說於卜辭銘義畧雖適用。然於字形稍覺牽強。甲金文夾字至多。而人脇下所从者。从無一字稍近目形者。是不得遽謂為夾字異文。且夾音舉朱切。卷于切。乃从朋得聲。今字既不从朋。則無朋音。張說段為仇之說亦失其所據。是則文義雖通。而實非字之確詁也。窃疑夾夾若夾夾夾字並無字異文。說文「森豐也。从林夾。夾或說規模字。唐蘭謂夾即古文舞字。其說是也。古文無字作夾（殷大盂鼎）夾（毛公鼎）諸形。字不从林夾。實象人兩手各持一物而舞。乃舞之初文。意以為跳舞。本古代氏族社會最常有之事。舞之際或手執羽毛。或持火把。或持獵獲物。戰勝品而舞。故字或作夾或作夾或

作夾以其所持物之不同而字有不同之象也字在卜辭蓋段為傅字無傅古音韻部全同無讀明母而傅讀幫母然撫字从無聲而古讀幫母是古音無傅聲紐亦可通也卜辭黃尹伊尹亦稱黃奭伊奭蓋黃與伊並曾為保傅之官故稱黃傅(張政烺謂當即保衡殆是)伊傅又傅有副義詩崧高「王命傅御」箋「貳王治事」謂冢宰也伊黃並為王之副貳故可稱伊傅黃傅卜辭「祖某奭妣某」之例至多其義殆為匹配奭字亦應讀為傅通附蓋謂祖某附妣某並祭也附音侯部魚侯部古音可通禮記祭統注「傅著於鑪鼎也」漢書五行志「傅以洪範」並用傅為附意殷人祖妣雖並祭然仍有主从正副之分故每云「祖某奭妣某也」周初銅器矢簋「今我惟令女二人亢眔矢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奭」讀為副亦可通也

周法高曰「此字過去惟張政烺釋為奭，段為仇，能貫通其三種用法。李孝定從之。林潔明謂為舞字之初文，段為傳若副，亦能通其讀。或以甲文既有無字為舞之初文，何得復有此字為舞之初文乎？案古文字一形分化為二字，彼此用法各不相混，亦有其例。如高鴻縉謂戍自借為地支之名，乃另造戚字。參戍 1893 即其例也。班殷銘郭沫若釋作奭，亦不能通其讀。兩攷二二頁班殷據宋人著錄並云「奭蓋讀為㚔，亦不可通。若據張政烺或林潔明說，解作「唯作邵（昭）考述或副，皆可通。」

〈大6〉「佳乍邵考奭」